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伊加利亚旅行记

第一卷

〔法〕埃蒂耶纳·卡贝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伊加利亚旅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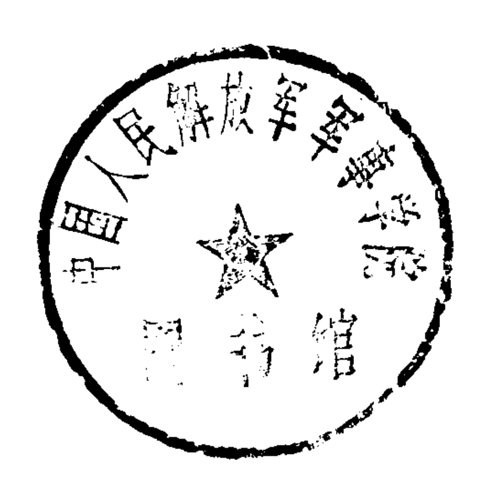
第 一 卷

旅游 记事 描述

〔法〕埃蒂耶纳·卡贝 著

李 雄 飞 译

余 叔 通 校



商 務 印 書 館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伊加利亚旅行记

第一卷

〔法〕埃蒂耶纳·卡贝 著

李雄飞 译　余叔通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199

1976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9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302千

印数11,100册　印张13 1/4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1.55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出 版 说 明

本书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1788 — 1856 年)的代表作。

卡贝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曾经是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参加过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后来因为反对七月王朝，被迫流亡英国。在那里，他受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所以，在 1839 年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7 页) 1840 年他发表了自称为“哲学和社会小说”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部著作里，卡贝用民间小说的形式通俗而又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这是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工厂、土地归国家所有，工业生产是高度工业化的集体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则是个体劳动，教育被提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实行各尽所能，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这个理想共和国，是在人民领袖伊加尔的领导下，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柯罗拉米德-利克斯多的反动统治，并经过几十年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后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领导人都是由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公民轮流担任各种公职。卡贝的这种共产主义尽管还是一种比较粗糙、未经修琢、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即消灭私有

制，建立公有制，因而受到了当时法国基本工人群众的拥护。

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学说是1830年七月革命的产物。七月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自由派和共和派结成联盟进行的；但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独吞了革命果实，并且用武力镇压工人阶级为废除专制政治、争取共和制度的多次起义。于是，共和派工人便开始寻求新的革命理论。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学说，就是适应法国无产者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它反映了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人物。

卡贝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活动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说："**法国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的发展初期帮助了我们，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比我们这些老师知道的还要多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

卡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含有批判的成分，即尖锐地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揭露了剥削者社会的种种弊害，从而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这种共产主义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它片面地强调天才人物的作用，依赖人性的感化，看不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它既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无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根本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卡贝把基督教的教义等同于共产主义，显然是没有摆脱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反映了他世界观与革命理想之间的矛盾。卡贝企图

仅仅通过舆论说服、榜样试验的办法来实现其和平改造社会的理想，这就违背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因而在工人运动中只能起昙花一现的作用。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进展，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与觉醒，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广泛深入的传播，这种空想的共产主义学说就必然日益趋向反动。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本书系根据1848年法文第五版《伊加利亚旅行记》译出。原书共三卷：第一卷，内容着重见闻记述；第二、三卷，主要为理论分析。我们拟分两册出版。因译校水平有限，如有疏误，盼读者批评指正。

1976年1月

目　录

序 言

慷慨的大自然既赐给人类以种种资源供我们享用，又赋予人类以智慧，或曰理性，以便我们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同意说地球上的人们注定是不幸的；如果再考虑到人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性的，因而是彼此同情、互相友爱的，那么，我们也不能同意说人类天生是性恶的。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历史，却不外是纠纷与混乱，弊端与罪恶，战争与动乱，镇压与屠杀，灾害与苦难。

既然这些丑恶和不幸的现象并不是大自然的意志所造成的，那么，就应当从别的方面去探究它的原因。

不良的社会制度不正是这些现象的原因吗？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弊病不正是那作为它基础的不平等制度吗？

显然，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值得所有人的关注。既然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的命运中总是不断会出现某些苦难，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耐心和忍受来找出补救办法；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一切丑恶的事物都不过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平等制度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地通过根除它产生的原因，以平等制度取代不平等制度，来消灭这些现象。

就我来说，当我愈是深入地研究历史，就愈是深信：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

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

当我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哲人先知都崇尚平等原则时，我的这种信念就更加不可动摇。我发现，作为一场伟大宗教改革的创始人、一种新宗教的缔造人、被人们尊为神明的耶稣基督，也在宣传博爱以拯救人类；我也发现，所有的教会神父、所有的早期基督徒、宗教改革派及其无数拥护者、十八世纪的哲学、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全世界的进步运动，都把平等与博爱宣布为自己的纲领。

因此，当今的民主与博爱的学说，或称民主学说，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地球上人们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一切斗争和一切战斗，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学说。

但是，人们只要深入而认真地探索一下社会究竟如何才能按平等原则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如何把社会建立在平等与博爱的基础上，那么，就必然要承认，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

而且，我必须同时指出：包括耶稣基督、一切教派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一切教会神父、一切早期的基督徒、宗教改革派及其各支派人物，以及作为人类的灯塔与荣誉的一切先哲在内，都同样地宣传过共产原则。

以耶稣基督为首的这一切人，都承认和宣称：一个建立在说服教育和公共利益、或者说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产社会，是唯一能够实现平等与博爱，避免各种贪欲与野心，消除一切竞争与对抗，克服嫉妒与仇恨，使恶行与罪愆不可能出现，保证亲睦与和平，并最终给重生的人类带来幸福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要人们

能够自觉地劳动，就可以共同地和普遍地免遭任何灾难与不幸，就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吃有穿有住，以及成家立业。

但是，长期以来，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反对共产原则的人，一方面承认共产社会可能产生各种奇迹，一方面却又极力制造和散播一种成见，说这种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它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一种宏伟的幻境。

共产社会究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还是相反地，是现实的和可能的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我坚决地相信：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而且，我还深信：由于当代工业的发展，现在要建立共产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由于蒸汽和各种机械的使用，生产力有了显著的而且将是无止境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可能实现富裕的平等；而且，任何社会都不如共产社会那样地有利于提高艺术和其他一切合理的文化享受。

我写这部《伊加利亚旅行记》，目的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真理。

在第一卷里，我给读者叙述、描写和展现了一个按共产原则组织起来的伟大民族的各方面情况，让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共产社会。我把读者带到它的城市、田野、村庄和农场，看到它的公路、铁道、运河和水流，坐上它的长途与短途马车，进入它的工厂、学校、医院、博物馆、公共建筑物和剧院，参加它的游艺、节庆、娱乐和公共集会；我给读者说明了这个社会是如何供应食品、服装、住宅和室内设备的，介绍了它的婚姻、家庭、教育、医疗、劳动、工业、农业、艺术创作、殖民等等制度，描绘了共产社会必然带来的财

富丰足、建设宏伟、团结有序、和睦友爱、道德高尚、生活幸福的种种情景。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共产社会就和君主制度、共和制度或两院制度一样，可以有难以胜数的多种形式；它既可以有城市，也可以不要城市，等等，等等。因此，我并不妄自认为自己已经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产社会的最完善的组织形式，我只是想提供一个例证来说明共产制度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这还是一项有待开拓的事业，希望别的人来提供更好的计划，更好的样板；此外，各国当然会尽力来使这个社会更趋完善与正确，同时，今后的一代代人也一定会努力来改进它，使它更为美好。

至于其中具体的组织形式，则有许多是既适用于共产社会，也适用于一般的民主社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就目前而论，这些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实行的。

虽然我把伊加利亚的政治组织形式设想为共和国，但是，这里所谓的共和，是指广义上的共和，亦即公共利益（Res publica, la chose publique），也就是按照柏拉图、波丹和卢梭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来理解。他们三人把一切根据公共利益来统治和管理的国家或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是单元制或多元制、是世袭制还是普选制，都一律称为共和国。一个君主国如果真正具有代表性、民主性和人民性，那就比一个贵族专制的共和国不知要优越多少万倍；因而，一个共产社会也既可以是君主立宪国，也可以是总统制共和国。

在第二卷里，我指出了怎样建立一个共产社会，叙述了一个古老庞大的国家如何改造成共产社会。我由衷地确信，这样一个转

变绝不可能依靠暴力和强制一蹴而成，而只能通过对公众舆论、对全国人民进行劝导和说服，逐步地、渐进地加以实现。我介绍了一个过渡时期政权，它不是别的，就是一个采纳了共产原则的民主政权；凡是适于马上实行的措施，它就立即付诸实施，同时，又为其他一些措施的实行作好准备；它致力于培养共产社会的第一代人，使穷人富裕起来而又不剥夺富有者，尊重当前这一代人已得的权利和既有的习惯，但又立即着手消灭贫困，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劳动和生存的可能，使群众能够通过劳动获得幸福。

在第二卷里，我还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学说，驳斥了各种反对观点；我编列了一个民主制度发展史年表；同时还检阅了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哲学家对平等制度和共产原则的各种评论。

第三卷的內容是综述共产制度的一些原则。

《伊加利亚旅行记》虽然以小说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一部经过长期的劳动、浩繁的研究和不断的思考才写成的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本书的內容，仅仅读一遍是不够的，需要多次地阅读，经常反复地阅读，并加以仔细的研究。

我当然不敢自诩此中沒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在良心上感到安慰的是，这部著作是我对人类最纯眞最热烈的爱的产物。

我曾经饱尝过受诬蔑和侮辱之苦，因而我必须有勇气面对来自各方的责骂，甚而是迫害；但是，我已经从过去一些崇高和光辉的人物的范例中懂得，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献身于拯救自己兄弟的

人，就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一切；因此，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危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身。

卡贝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　启程

有一点希望读者原谅，就是我需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发表这部别人写的旅行记。

在巴黎拉斐尔德将军的家里，我曾经认识一位加利斯达尔爵士，1834年在伦敦又和他重逢；人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么高兴。我本来应该把他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作一番介绍，但是，这将有损他谦逊的美德。为了不违背他的意愿，我只能告诉读者：他是英吉利三王国中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而且是极为罕见的美男子之一，容貌非常令人喜爱；然而，他虽然得天独厚，却并不以此炫耀。我也不准备介绍他那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和蔼可亲，我要说的只是：他自幼父母双亡，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旅游中度过；他热衷于探索问题，但是他所研究的不是一些无关宏旨的琐事，而是种种关乎人类福利的事情。

他常常痛心地说，他发现地球上到处人类都处于不幸之中，即使是在那些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人类似乎应该很幸福的地方，也不例外。他抱怨英国和别的国家一样，社会组织中存在着种种弊病；不过，他仍然相信他本国所实行的那种贵族君主政体是最适合于人类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形式。

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他准备和英国一位最美丽、最富有的遗产继承人亨利爱特小姐结婚。当时，他看见我桌上放着一本装帧得

既别致又漂亮的书，那是一位新近从伊加利亚旅行归来的友人送给我的。

“这是本什么书？”他边说边拿起书来翻阅。“多好的纸张呵！印刷得多漂亮呵！什么，这是一本语法书？”

“是的，是本语法书，也是本词典，”我回答说，“您该心满意足了吧！您不是常常抱怨语言种类太多，也不完善，妨碍了知识的进步吗？这种语言可是非常合理，很有规律，而且十分简单，它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读音，语法规则很少，而且不存在任何例外。所有的单词都是由为数不多的词根有规律地组成，词义又非常明确。这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极其简单，全都包括在这个薄本子里，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容易，任何人只要花上四五个月就能学会。”

“真的吗？这不成了我渴望已久的世界语了吗！”

“是的，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所有的民族迟早一定会采用它来代替自己的语言，或者与本族语同时并用。这种伊加利亚语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的语言。”

“可是，这伊加利亚究竟是个什么国家？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当然啦！它是新近才被人发现的，人们一直还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国家，这可是一个新的世界呵！”

“您的朋友对您谈过这个国家的什么情况吗？”

“噢！他一谈起这个国家就兴高彩烈，欣喜若狂。如果他的话可信，这个国家的土地虽然没有法国或者英国那样大，人口却等于这两个国家的总和。据他说，这是一个异常美好和充满奇迹的国度；在那里，道路完善，河流宽阔，运河四通八达；有美丽的田野、诱人的公园、舒适的住宅、可爱的农村和宏伟的城市；还有许多公共建筑物可以与罗马和雅典、埃及和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媲美。他还

说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别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采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那里的树木、果品、花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十分珍奇可贵。儿童全都非常可爱，男子个个英武健壮，妇女不但貌美而且品德高尚。据他说，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总之，伊加利亚真是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①，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

"您的朋友也许是位十足的幻想家吧！"爵士接过去说。

"这也可能，我也有这样的怀疑。可是，他却负有哲学家和学者的盛名；再说，这本语法书，这样完美的装帧，这样好的纸张和这样漂亮的印刷，尤其是这种伊加利亚语，肯定不会是唯一的奇迹，可以预料，一定还会有别的许多非凡的事物，不是吗？"

"您说得很对！……这种语言确实使我感到惊讶，感到兴奋。您能把语法书借给我看几天吗？"

"当然可以，请拿走吧！"

于是他若有所思地急急忙忙离开了我。

几天以后我去看他。

"喂！"他一看见我就说，"您想旅行吗？我就要动身啦！"

"上哪儿去呀？"

"怎么，您难道会猜不着吗？到伊加利亚去呀！"

"到伊加利亚去？！您在开玩笑吧！"

"不！是真的。用四个月赶路，四个月周游这个国家，回程再用

① 指耶稣基督降生地巴勒斯坦。——译者

四个月，一年以后我再来向您介绍我看到的一切吧！……”

“那末您的婚礼呢？……”

“她不到十五岁，我也还沒满二十二岁；她还没有成年，我呢，还沒有完成学业；我们还从来沒有见过面，我带着她的照片离开，只会使我更加眷念她……何况我急于到伊加利亚去观光。……您一定会笑话我吧。……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我感到很抱歉，我友人已经回法国去了！我可以写信问一下他去伊加利亚的详细情形，也许对您这次旅行会有一些帮助。”

“噢！不用啦！沒有写信的必要，谢谢您。我不需要知道再多的情况了，甚至连您已经告诉我的那些，我都希望能够全给忘掉！因为，我想亲自享受一下接触新奇事物时的种种乐趣。我的护照、我钱包里的两三千金币、我的忠实的约翰和得自您手的那本伊加利亚语法书，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原来已经懂七种语言，旅途上再加学这种语言不会有什么困难。”

“要是有人说您是个怪人，是个……”

“是个疯子，对吗？”

“是的，疯子！”

“好吧！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这么叫我。我无非一笑置之，因为，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我认为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民族，我就高兴了。”

“您旅行中准备写日记吗？”

“当然要写啦！”

去年（1837年）6月他回来了，比我那位曾经被他称为幻想家

的朋友，更醉心于伊加利亚；但是他病了，满怀忧郁，心灰意懒，生命垂危。

我发现他的日记（因为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非常有意思，经历的事情动人心弦，所以我极力劝说他把日记出版。

他同意了，但是因为病情严重，不能亲自办理这件事，便把手稿托付给我，而且要我作主，决定哪些地方应当删去，甚至还请我动笔修改他由于写作匆促而造成的许多文字上的谬误。

我确实认为有些地方不妨删去，留待将来再发表比较好；但是我还是避免做任何修改，宁愿保留一些错误也不去改动原文。下文就是这位高贵的青年旅行家自己叙述的旅行经历和他所感受的快乐和痛苦。

第二章　到达伊加利亚

1835年12月22日，我和我的忠实旅伴、我的好约翰，一道离开伦敦，于次年4月24日到达加米利港口[1]。这个港口是在玛尔福国[2]的东岸，和伊加利亚隔海相望，相距只有六小时航程。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旅途中遭遇到的许许多多事故，例如：几乎在所有旅店里我都失窃过；有一回在一家客栈里差点被人毒死；被警察或行政当局迫害过；受过海关的留难和凌辱；因为抗拒一个海关人员的蛮横无理行为而被逮捕禁闭了许多天；经常冒着覆车丧命的危险在惊险的驿道上赶路；在一处悬崖峭壁上，一个岂有此理的车夫因为喝醉了酒胡乱地驾驶着车子，几乎把我们投入深渊，我们总算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我们也曾经差点被积雪所掩埋，接着又几乎葬身于沙漠之中；被强盗袭击过三次；负过一次伤，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两位旅客都被杀死了；终于，望见旅途的终点了，我那时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更为高兴的是：在那里遇见一些伊加利亚人以后，我确信我一路上专攻的伊加利亚语言，已经既能听又能说了。

据说，外国人如果不懂伊加利亚语就不能入境，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只好在加米利呆上几个月。当我知道这一点，我就更加快活了。

[1][2] 书中很多地名国名都是作者虚构的。——译者

不久我就打听到玛尔福人是伊加利亚人的盟友；加米利几乎可以说是伊加利亚的一座城市；明天就有一艘伊加利亚船要开往伊加利亚的蒂拉玛城；首先应当跟伊加利亚领事馆接洽；领事馆就在码头附近，而且这官员随时都接待外宾。

随后我到了领事馆，马上就被引见。

这位领事看来一点不造作，很热诚地接待了我，请我坐在他旁边。

他说，“如果您的目的是购买商品的话，那请您不要到伊加利亚去，因为我们什么也不卖；如果您是去出售货物，那也不必前往，因为我们什么也不买；不过，要是您的目的只是观光，那当然可以继续前去，您的旅行将充满欢乐。”

他们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我惊讶地回味着他的话。

我把护照交给他，并且向他解释我这次旅行的动机。

“那末，爵士，您是出自好奇想看看我们的国家，是吗？”

“是的，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象我听说过的那样，组织得那么完善，生活得那么幸福；我想学习学习，见识一下。”

“好啊，那太好了！我们的同胞都很高兴接待外国客人，尤其是那些到这里来学习怎样才能过幸福生活，想带点经验回他们本国去的有声望的人。您可以遍访伊加利亚全国各地，伊加利亚人民到处都会把您当作他们的客人和朋友看待，殷勤地按照我国的礼节来接待您。”

“不过，”他接着说，“为了我们两国同胞的利益，我应当向您说明准许您进入我们国境的条件。

“您应该遵守我们的法律和习惯，也就是旅馆发给您的那本

《外宾游览指南》上详细开列的那些事项，尤其是必须尊重我们的姑娘们和妇女们，不得侵犯她们的尊严。假使您觉得这些条件对您不合适，就请您不必再往前去。”

在我声明接受所有这些条件以后，他问我打算在伊加利亚停留多久。我答复说，我想在那里住四个月。于是，他告诉我护照已经准备好了，要我向会计处为我自己和我的旅伴各付二百金币，这个数额是按照居住期限长短确定的。

尽管那位领事礼貌十分周到，我毕竟还是觉得一张护照值二百金币实在太贵了。我不免有点担心，如果所有的费用都是这样昂贵，那末，纵然我的钱包很满，也不够我的其他开支之用。于是我试探着问一下有关费用的问题。

“我渡海该付多少钱呢？”我问他。

“不花钱。”他回答我说。

“乘车到首都费用是多少呢？”

“不花钱。”

“甚么？ 不花钱？”

“是的，不花钱。您交纳的二百金币就是您四个月内的全部花费。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无论什么公共交通工具，您都可以坐最好的座位，不必付款。到哪个地方，您都可以找到外宾旅馆，那里会安顿您住下，管您的伙食，给您洗衣服，甚至还供给您衣服，不论何时何地，用不着您花一个钱。您还可以免费进入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总之，国家收了您的二百金币，便负责供应您所需的一切，象对本国公民一样。”

“至于买卖的事，”他接着又说，“在我们那里是不存在的，因此您找不到任何可以买的东西。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因此，您必须把您全

部多余的钱都存放在这里。”

“怎么，把我全部多余的钱都存放在这里？”

“您一点不用担心。这笔款子将在您离开我国的时候，在您自己选定的离境地点归还给您。”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左右，我和别的旅客一道登上一艘华丽巨大的轮船。到这时，我还没有忘怀昨天经历的新奇事物，一直在惊诧不已。

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如履平地直接登上轮船，妇女们不必坐小驳船登轮。实际上坐小驳船比起以后的旅程来，更使她们担惊受怕，冒的危险更大，给她们造成的痛苦往往更甚。

我又惊又喜地发现，这条船比我们英国的、甚至美国的最华丽的轮船还要漂亮。用来镶饰舱房的虽然不是桃花心木，而是当地一种类似大理石的漂亮木料，可是，我觉得它比桃花心木更为雅致，尤其是对旅客来说更为适用，更为美观悦目。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轮船的巴基卢亚人对那两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鲜艳夺目的地毯、玻璃镜、描金饰物、花卉和许多精致可爱的家具，以至那架钢琴和许多其他乐器，禁不住赞叹不已。他踱来踱去，时而上楼，时而下楼；当他看到人们在这座水上宫殿里看书、写字、游玩、奏乐，尤其是看见这只船既不用桨也不用帆，在风平浪静的海洋上庄严地破浪前进的时候，简直心醉若狂。

从我来说，最赞赏的是为保护旅客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但有防寒、防热、防晒和防雨的设备，而且能够预防种种危险，一切都为了旅客的舒适和方便。

船上有宽敞的甲板，十分清洁平坦，上面备有许多漂亮的座椅，旅客可以在那里散步和休息，一面在遮阳篷下呼吸新鲜空气，

一面观赏海上壮丽的景色;还有两个华丽的客厅,大家可以在炉火旁取暖;每个客人都有他自己的单间舱房,里面备有一张很舒适的床和一些必需的轻巧的家具。

伊加利亚领事对旅客的照顾无微不至,甚至还特别印刷了一本《海上旅行指南》,在旅馆里分发给每一位旅客,告诉他们在旅行前或在旅途中按照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应该怎样预防或减轻晕船。

这本小册子式样美观,本身就引起你阅读的兴趣。在书中我喜出望外地读到,原来伊加利亚政府曾经在医师中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竞赛,征求可以使人不患可怕的晕船病的办法,给予优胜者以重大的表彰。更令人高兴的是,已经找到了使人几乎感觉不到晕船的方法了。

旅客上船以后,船还沒起碇的时候,那位伊加利亚人称之为"台噶尔"(护理官)的轮船主任立即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预先告诉我们丝毫不必害怕,因为轮船的构造十分完善,水手和工人们都很优秀,而且,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考虑到的措施,确保轮船不致失事,不会发生机器爆炸、火灾或者任何其他事故。这些保证,后来我在《海上旅行指南》里都找到了。从这小册子里,我很高兴地知道:所有的船长、领水员和水手们都是受过严格的实践和理论训练,并且经过考试以后才录用的;负责操作机器的工人也同样是经过训练,具有实际经验,并且证明技术熟练、聪明能干的。我还满意地读到:护理官是位十分能干的人,他在开船以前总要先到全船巡视一遍,特别是检查机器,制作一份肯定船只不致发生任何事故的详细书面调查记录。当我从书中得知,和上述晕船问题一样,伊加利亚政府又曾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设计竞赛,对于能够设计出在各方面都最完善的轮船的人,给予十分光荣的表彰。伊加利

亚政府对旅客安全的关怀和照料如此无微不至，使我益发赞叹不已。这时候，我才怀着更大的兴趣加倍仔细地瞻仰刚才我只是望了一眼的两个铜像，因为那正是在两次竞赛中优胜的两位设计人的塑像，上面还刻有另外十位优秀设计人的名字。

至此，我就完全明白为什么这只船能够为旅客提供这样多的完善设备；后来使我对这一点更为豁然开朗的是，我发现船上备有一本精美的巨型意见簿，专供旅客写下如何改善这只船的意见和想法。

到早上八点钟，我们船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大家齐集在客厅里吃早饭。虽然桌上摆满了诱人的佳肴美酒，我的注意力却完全被那位巴基卢亚人吸引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船上的玻璃器皿和酒瓶竟然会纹丝不动。他表示惊讶的手势和赞叹声把全客厅的人都逗乐了。

九点钟稍过，伊加利亚那边骤然起风了，我们不久就处在狂风暴雨中。这一下可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欣赏他们对旅客的关心和照顾了。

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考虑以避免旅客发生惊慌，所有的物件都安置得十分妥当，固定得很牢靠，不让任何东西滚动，既不致一片凌乱，也不会造成任何声响。

船长和水手们全神贯注于操纵船只，护理官则忙于安慰旅客。

护理官对我们说，他的政府关心旅客要比担心货物胜过千百倍，旅客的安全是政府最重视的事情；因此，政府拿最好的船只跑客运，这种船几乎不可能失事。所以，虽然经常发生比这还要猛烈的暴风雨，但是，已经有十年没有发生过事故。这么一说，旅客中谁也不惊慌了。

我觉得沒有比海上风暴的景色更美丽的了，因此我停留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汹涌澎湃的波浪。它们颜色发绿，喷着白沫，象高山一样直向我们扑来，俨然要吞噬我们似的；它们冲到船底下，把船身抛起，忽而把我们投入黑暗的深渊，使我们除了海水一无所见；忽而又把我们举到天空，使我们眼前只见密密层层的乌云。

我发现有几只大船似乎在监视我们，就问船长，这是不是海关的船只。

“海关船只？”他惊讶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有五十年不设海关了。那位善良的伊加尔早就把这种匪巢摧毁了，因为这类匪徒比海盗和暴风雨更为残忍无情。您看到的这些船，是些救助船，一起风暴，它们就出海给船只引航或者救护遇险的船只。您看，它们正在离开我们呐，因为暴风雨开始平息了。”

不久我们就望见伊加利亚的海岸，随后又看到蒂拉玛城，船很快就进了港，沒有经过任何耽搁。我简直来不及仔细地观看一下海岸、岸上的房屋和水上的船只。

我们的船停靠的是一座又长又宽的铁码头，它象英国布雷敦港铁桥那样悬吊在海面上，是专为便利旅客下船和供人们在上面散步而建造的。我们由船上直接走上一座很漂亮的楼梯，登上码头；码头的尽头有一座宏伟的大门，上面刻着一行大字：“伊加利亚人民和各国人民是兄弟”；门顶上还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塑像。

护理官事先已经把到达时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了我们。这时，他把我们大家领到紧邻码头大门的外宾旅馆，即旧海关的原址。我们的行李几乎和我们同时到达旅馆，既不需要我们本人照管，也不用我们付任何费用。

有一些不象奴仆倒很象主人样的人彬彬有礼地领我们到样式相似的一套套客房里；这些房间既华丽又清浩，旅客所需的设备一应俱全。旅馆里还有许多浴室。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张用镜框镶嵌起来的告示，上面写着外宾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一切事项，并且告诉旅客们：楼内专门设有一个大厅，备有地图、交通要览、各种书籍和旅客可能需用的其他参考资料。

不多一会，人们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进餐的时候，来了一位尊贵的官员；他以伊加利亚人民的名义向我们致意，并且很亲切地和我们坐在一起，给我们介绍他们国家的情况，指导我们怎样进行这次旅游。

看到有一位英国爵士专程到伊加利亚来，他似乎非常高兴。“既然您到这里来是为了研究我们的国家，”他在饭后对我说，“我建议您直接到首都去，并且乘坐今天下午五点开行的马车，因为，在这辆车上您可以碰上一位惬意的年轻旅伴。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儿子，会很乐意充当您的导游人。不过，因为要三小时后您才动身，要是您愿意浏览一下这里的市容的话，我可以派一个向导给您领路。”

我正在惊诧不已，并且还在向这位热诚的官员道谢，表示对他的殷勤接待的感激心情时，那位向导已经来到我跟前；我们随即出发到市内几个区匆匆忙忙地游览了一番。

我发现蒂拉玛是一座既整齐又新颖的城市。

我经过的街道全是又笔直又宽阔，非常清洁，两旁都有人行

道，更确切地说是，两旁各有一条有柱子的走廊。我所看见的房屋都是些令人喜爱的五层楼房，四面都有带栏杆的阳台，门窗漆着各种漂亮的色采。

同一条街道上，建筑物的式样便相同；但是每条街道又各有不同的风格。我简直以为自己身在巴黎美丽的利福里路和加斯蒂格尔昂路上，或者说，仿佛到了伦敦美丽的摄政公园区；而且，我甚至觉得蒂拉玛的这个城区比那些地方还要美丽。

房屋的漂亮、街道的美观、喷泉和广场的优美、高楼大厦和各种公共建筑物的雄伟富丽，使我的一位旅伴每走一步都要看得入迷。

特别是那些公园我最喜爱，它们既供观赏，又是公众散步的场所。必须承认：我虽然还只是看到这不多一点东西，也已经可以说，这是我所看见过的所有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在伊加利亚所看到的一切，确实使我赞叹不止。

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时间到了，该结束我们的游览了。于是我们便穿越人流回去；光从外表就可以看出他们人人都既富有又幸福。在登上马车时，我由于没有机会对那些使我这样愉快的亲切有礼的人表达一下自己衷心的谢忱而有点过意不去。

第三章　到达伊加拉市

我看到那辆由六匹马拉着、当地称为“斯塔拉莫里”的客运马车时，真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因为它使我想起我亲爱的祖国的那些漂亮的公共马车和马匹。这里的马很象我们那些最好的英国马，既强壮又驯服，洗刷得很干净，皮毛非常光润，装配着一套轻巧而漂亮的马具。车子和英国的一样美观，一样轻便，但是比较宽敞，因为这里的车子除乘客和小件行李以外，不准载运其他物品。从保障乘客的安全来看，我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比英国车子更为完善。使我既高兴又惊奇的是：我发现车上有种种预防设备，既可防御寒冷，特别是预防冻脚，又能避免疲劳和防止事故。

那位官员向我提到过的那位伊加利亚青年来到了，他亲切地表示要为我服务，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盛情并向他致谢。

“天气很好，”他对我说。“我们到车前面去坐吧，那样可以更好地观赏田野的风光。”

我们在前排座位上坐了下来，面向着大道；马车在城里是缓缓地走着，随后，军号一响，① 马匹就飞奔起来。

我贪婪地欣赏着那些拉着车奔驰如飞的骏马，欣赏它们漂亮的身躯，它们慓悍的性格，它们的种种姿态和动作，以致放过了眼

① 古时马车上在御者旁坐有号手，利用号声催促马匹疾驰。——译者

前不断闪过的许多景物。

我看到伊加利亚秀丽的田野和精细的耕作，连极小块的地也种上了东西，遍地是生机蓬勃的庄稼、葡萄、青草、花朵满枝的果木和好象是供观赏悦目而栽植的大小树木；还有庄园和村落、山峦和丘陵、成群的牲畜和许多劳动者。虽然我沒少看过英国的精美的耕作和美丽的田野，这里的一切却仍然使我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

我也禁不住对那条公路赞不绝口，它比我们英国的公路毫不逊色，或者说更为完善，平坦笔直得象公园的林荫道一样，两边为行人修了人行道，两旁栽上花果树木，到处有秀丽的庄园和优美的村落点缀着，每隔不远就有一座小桥越过河流或者人工河道；路上行驶着奔向四面八方的马匹和车辆。这条公路很象城市里一条望不到头的大街，或者可以说象宽阔绚丽的公园里的一条幽美的林荫大道。

我很快就和这位年轻的导游人混熟了，当他知道我是什么人和我旅行的目的时，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他对我说，“您似乎很留心观察我们车辆……”

“我特别赞赏你们为了乘客的方便所作的周到的考虑和安排，”我回答他说。

“呵！”他解释说，“这是我们善良的伊加尔给教育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规定的一条不容动摇的原则，就是：一切都要讲究实用和美观，但是，始终要从需要出发。”

“你们眞是一个英雄的民族！”

“我们一定尽力不辜负这个称号。”

我又对他说，“我有个闹不明白的问题，想麻烦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的领事曾经对我说，你们是禁止使用钱币的，那么，您坐

这车怎样付钱呢？”

“我不用付钱。”

“那么，别的乘客呢？”

“也不付钱呀！”

“这是怎么回事？”

“车辆是属于我们慷慨为怀的‘女主’的。”

“那些马匹呢？”

“属于我们权威无限的‘女主’的。”

“所有的公共车辆和所有的马匹都是这样吗？”

“属于我们富有的‘女主’的。”

“这么说，你们的‘女主’规定了所有公民坐车都免费，是吗？”

“对啦！”

“可是……”

“等一会儿我会把这一切解释给您听的。”

他正说着，车子就停了下来接两位等车的妇女。所有的乘客都忙着恭敬地让坐，或者帮助她们上车，从这一点看来这两位妇女的身份一定颇为高贵。

“您认识这两位女士吗？”我问我的同伴。

“不认识，”他回答说，“大概是一位庄户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尊重和帮助所有的女同胞，把她们当作我们的母亲、妻子、姊妹或女儿来看待。这种风俗您感到特别吧？”

“噢，不！正好相反。”我说。

我说的完全是真心话。因为，他的回答虽然起初使我感到惊讶，可是后来我倒反而觉得，一个民族能够具有这样一种情感，是很值得敬佩的。

瓦尔摩(这是我这位旅伴的名字)也一连问了我许多有关英国的问题;他一再地说,他对一位英国爵士能够专程访问伊加利亚感到十分高兴。

关于他本人,他告诉我说:他今年二十二岁,正在学习,准备当教士;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首都,全家一共二十六口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我好不容易才从他口里打听到(因为他非常谦虚谨慎!):他父亲是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妹妹柯丽拉是国内最美丽的姑娘之一。他所谈的有关他家庭的一切,使我渴望着认识一下他的家人。

天快黑时,我们需要翻过一道相当高的山梁; 但是,圆月的亮光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许多美丽如画的景色。

最使我赞赏的仍然是那条公路,路线都经过周密的设计,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坡度,我们的马始终在疾驰,甚至在坡度最大的路段也是如此;因为这时除了原有的六匹马之外,又加上了两匹、四匹、甚至六匹强壮的马,满能克服一切困难。

使我钦佩至极的还是那到处可见的预防设施, 事故根本不可能发生。

例如,我们的车从一座相当陡峭的山上下来,旁边是骇人的悬崖和汹涌的急流,我们的马车却一直在奔驰,原因是:公路边上筑有一道很长的栏杆,而且驿车的车闸非常好,所以不论是上山或者下山,马匹费的力气都差不多。

一路上瓦尔摩总是不断地给我指出,他们那位仁慈的“女主”如何关心乘客的安全,采取了哪些哪些措施,不由得使我想起别的地方由于政府的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无数事故,感到有些痛心和惧怕。

他带着显然很满意的神情对我说:“我们善良的‘女主’在所有的公路、所有的河流和所有的街道上,都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因为,在‘女主’的眼中,保证人身安全是最必需的事情。凡是悬崖绝壁,‘女主’都命令把它们炸毁,或者叫车辆改道,或者建造必要的工程以防止覆车跌坠,因为,‘女主’认为凡是有跌坠危险的地方,都应该象桥梁一样建造一些必需的防护工程,不然就是非常错误、甚而是罪恶的行为。”

我们经过了许多村落和五六座城市,一直不用停留(因为卸马和套车都十分迅速),也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城门或者关卡,更没有碰上什么检查人员。到了一座和蒂拉玛的宾馆相似的驿馆,我们才停下来吃晚饭。

“您怎样付您的饭钱的?”我问瓦尔摩。

“我不用付饭钱呀!”

“那末,旅馆也和车马一样,属于你们的‘女主’啰,是这样吗? ……”

“是的。”

“也就是说,你们的‘女主’把人民的吃饭、交通全都包下来了,对吧?”

“是的。”

“不过……”

“您别着急! 您觉得奇怪的事情,往后我会给您解释清楚的。”

我们已经进入平原,现在行驶在一条有人造轨道的道路上,轨道有的段落是铁制的,有的段落是石砌的,在上面车行如飞,如同火车走在铁轨上一样。

不久我们到达一条大型铁路线，改乘火车，它载着我们在铁道上风驰电掣地奔跑。

铁路穿山而过，随后又仿佛悬挂在山谷上，这倒并不使我奇怪，因为我在英国看见过同样的情景。但是，当我看到象运河那样的阶梯式的铁路，又看到一些功力很大的机器把车厢提上降下，就象水闸门使船只上升和下降一样，我可感到非常惊奇了。

"你们有很多这样的铁路吗？"我问瓦尔摩。

"我们有十二条象这样的大干线，朝四面八方通向全国，还有无数支线，与大干线连接起来。可是最近听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比蒸汽还要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名叫'索鲁伯'的能源物质产生的，这种新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显然，这将使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能通航，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运河。不到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将在河上航行，那是我们最秀丽的大河之一。"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到达了座落在河岸上的卡米拉市。这是条大河，河上满是轮船，有载客的，也有运货的。

火车把我们一直送到船上，因此我没有时间来观看这座城市；不过我觉得它就象夜间我们经过的那些城市一样，比蒂拉玛并不逊色。

船离城还不远的时候，我们有幸赶上了一幅瑰丽的日出景致。旭日在河中央升起，两岸山坡姿态万千，布满绿草和盛开鲜花的树木，还有小树丛和一幢幢象城堡般的美丽房屋。这种情景使我想起在法国驶近里昂市时看到的桑尼河畔的景色。

随后，瓦尔摩给我指出我们这条船的优点所在，尤其是那些供

上下船用的小型机器；旅客可以径直登轮或上岸，既不需要借助小驳船，也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即使是最胆小的妇女和儿童也完全不用害怕。

我又问他，“这些船也是属于你们‘女主’的吗？”

“当然啦！”

“那些货轮呢？”

“也是。”

“那末，那些货物可能也属于她的吧？”

“这点毫无疑问。”

“不过，劳您驾给我解释一下……”

“可以，什么事我都打算给您解释清楚……不过，您看，那边的人在等着上船和我们结伴呐！。”

他还沒有说完，船就已经停在十来个旅客面前。他们马上就变成我们的旅伴了。其中有两位妇女，象是母女俩。瓦尔摩急忙向她们走去，象很熟悉的朋友一样向她们问好，请她们坐到我们旁边；我在左边，那两位妇女在右边，他自己就坐在当中。她们的脸被大帽子和很厚的面纱挡住，所以我沒法看见，但是从她们的优美的身段和雍容的举止看来，尤其是那位年轻的，一定是很可爱的。听到她的声音，使你不由得心弦激动。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优美动人的声音，能使人全身微微地颤动；除了以前玛尔丝小姐的声音曾使我愉快和感动得哭出来以外，我还沒有听见过这样美丽的嗓子。

我敢肯定，这样一种娇柔的话音一定是出自一位绝代佳人之口，可是，不知是什么缘故，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来证实我的想法。她的脸越是遮盖得严实，我越是想一睹她的眞面目。但是，尽管我

使劲张望，想法走动，好看个究竟，却始终徒劳无功。那可恨的面纱和讨厌透顶的帽子，仿佛偏要惩罚一下我的好奇心。

两小时以后，几乎全神贯注在她们身上的瓦尔摩通知我说，这两位女士将在附近的村落登岸，他也准备跟她们一同下船，第二天才能回来。这时我的失望实在到了极点，眞想把这位隐面人咒骂一顿。

我认识瓦尔摩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要分手了，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他在临别时一再重申他的情谊和为我服务的诚意。他又说，如果我愿意光临他家作客的话，他家里人一定很高兴接待我；他本人如果能够永远和我做朋友，将感到十分荣幸。

虽然他客气得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这是出自他的內心，他的纯眞和诚恳，使我深深地感激；我发现他这个人既有学识，又善良可亲，因此，我们开始结成亲密的朋友；而且情谊与日俱增。可惜的是，这种起初对我来说十分珍贵可喜的友谊，后来却成了我终身之恨和痛苦之源。

不久以后，我和其他乘客离开了船再度登上火车；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就望见了首都的千万幢建筑物的屋顶。

不一会儿，我们通过两行高大的白杨树到达了西大门。这是一座宏伟的公共建筑物，我在巨大的拱门下面既看不清上面的碑文，也无法瞻仰上面的塑像。

这里是首都的入口，我还从来沒有见过这样雄伟的气魄和壮丽的景色：我们眼前是一条和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相似的又长又宽的道路，坡度缓慢，两旁都种有四行高矮不同排成阶梯形的树

木；一眼望进市区，首先看到的是两座饰有巨大立柱的华丽大厦；从这两座建筑物之间再往前看，是一条纵贯全市的望不到头的宽阔街道。

我得承认：单是这个雄伟的入口，就足以使我相信伊加利亚一定有无数不平凡的事物。

车停在地方宾馆门前，这座宾馆旁边就是外宾旅馆。

这两座旅馆规模都很宏大，但是，旅客很容易在里面碰到同乡和同胞，因为地方宾馆是按照伊加利亚的省份分成若干部分，外宾旅馆则按经常有人来访的国家划分。

"在伊加利亚，旅客要占去多大的地方呀！"我望着这两所巨大的旅馆惊叹起来。

"如果在全城各区给旅客建造成千上万个小旅馆，你以为占的地方就少了吗？"有个人反问我说。

我在那里沒有见到任何英国人，心里有些不快。因此，当我遇上一位名叫欧仁的法国青年画家，就感到特别难能可贵。他是七月革命①以后逃亡国外的，来到伊加利亚已有十五天了。

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使他非常兴奋，心情万分激动，简直象害上了热病，或者神经有点错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个疯子。

但是，随后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爽直、情操高尚、灵魂纯洁、心地善良的人。看来，他因为遇见一个同胞而十分高兴（因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相遇，彼此自然认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我很快就和他结为知心的朋友。

① 1830年7月27日，巴黎市民起义，筑起街垒，推翻了波旁王朝，史称七月革命；但革命果实被资产阶级篡夺，银行家们拥立奥尔良王室的路易-菲力浦为法国国王。——译者

第四章 伊加拉市见闻

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里洗完了澡正在床上休息的时候，瓦尔摩代表他父亲来请我晚上到他们家去玩。我本来就渴望见一见他在旅途上和我谈起过的他一家子人，所以赶忙接受了邀请，并且约定下午四点钟见面。

我问他说，“那末，那位漂亮的隐面女郎你也约了吗？”

“沒有。”

“我想，她一定是样子挺难看，脸上才盖得那样严密。”

“难看？是的，难看极啦！可是，您总有机会见到她，到时一定会觉得她的性格再可爱不过了。”

他刚离开，欧仁就进来了。

我对欧仁说，“他就是我和您说过的那位旅伴。”

“他叫什么名字？”

“瓦尔摩。”

“瓦尔摩？祝贺您交上这样一位朋友，我听说他是伊加利亚最优秀、最高贵的一位年青人。”

“他告诉过我说，他父亲是位高级官员。”

“是的，我认识这个人，是个锁匠。”

“他妹妹柯丽拉是伊加利亚的美人之一。”

“沒错，就是她，是个妩媚的女裁缝。”

“您说什么来着？一个是锁匠，一个是女裁缝？”

“是啊，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一个女裁缝就不兴长得漂亮吗？锁匠就不能是个杰出的官员吗？”

“可是，这里没有贵族吗？……”

“有啊！有许多尊贵杰出的公民，他们都是些技师、医生或工人，因为有重大发明或出色贡献而出名。”

“什么？难道那位女王周围没有一批世袭的贵族吗？”

“您说的是哪位女王？”

“伊加利亚的女王呀！就是瓦尔摩常常跟我谈起的那位‘女主’呀！瓦尔摩总是称道这位女主如何仁慈，如何关心大家的幸福，夸耀她财富显赫和权力无上。能够在世界上发现一位女王为自己的王国造福如此之大，我有点喜出望外。”

“什么？我再问您一遍，您说的是哪一位女王？她叫什么名字？”

“唉呀！瓦尔摩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他只是说所有的车辆、马匹、旅馆、轮船通通都属于伊加利亚‘女主’所有，她还把人们的交通全包下来，处处关怀乘客的安全。”

“呵呵！我明白了，”他笑起来大声说，“您以为是个女王的这位‘女主’，指的就是共和国、这个尽善尽美的共和国，指的是民主和平等①。我理解为什么您很自然地便想到是一位女王在掌握着一切财产和权力，不过您怎能想到……？唉！爵士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您可得抛弃您的那套贵族偏见，象我这样作个民主主义者了，要不然就赶快离开这里；我可要预先提醒您，这儿的人呼吸的空气，对贵族阶级是有致命危险的呵！”

“我们走着瞧吧，以后再说好了，民主主义者先生！现在还是

① “女主”一词译自法语 Souvereine，是 Souverein（主权者、元首）的女称。由于书中此词所指的是共和国、民主、平等，而这几个词的法语原文均为阴性，所以 Souverein 也用了女称。虚构的游览人便误为“女王”。——译者

先说说您是不是愿意在伊加拉城当一下我这个君主派的向导吧！”

“太愿意啦！因为我肯定能把您的贵族气从头到脚冲洗个一干二净。您要不嫌太累的话，我们看看市容去怎么样？”

“如果可以，我当然想去啦！”

“那么，跟我来吧！”

于是欧仁把我领到市民大厅去，这里有许多大幅的地图和一些市政规划图。

“我们先看看这张**伊加利亚地图**，上面只划了国界、省份和公社区划。

“您看伊加利亚南面和北面分别与巴基卢亚国和米隆国接壤，各以一道山脉为界；东面是一条河流，西面与玛尔福国隔海相望，您就是从玛尔福到这里来的。

“您还可以看出伊加利亚全国领土一共分为一百个省份，每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都大致相等。

“这里是其中**一个省份的地图**！您看，这个省一共分成十个大小几乎相同的公社，省会大致就在全省的中心，而且每一个公社镇都设在公社的中央。

“这是一幅**公社的地图**！您看，公社镇以外，有八个村庄和许多农场，它们很有规则地分布在公社管区内。

“现在，再看看另一张**伊加利亚地图**，它是用来表示山脉、峡谷、高地、平川、河流、湖泊、铁道、运河、国家公路和省道的。

“您看，图上的红色线条是铁路干线，黄线是辅线，蓝线是有轨公路，其他道路用黑色表示。您也可以看到所有大大小小的运河，以及可以通航或疏濬过的河流；也可以看到所有正在开采中的矿山和料场。

“在省图上可以看到省属道路，在公社图上可以看到公社道路。

“您说还有比这更方便、更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吗?!”

我实在惊奇得很，因为这一切比英国还要强。

然后我们又仔细地察看了一张规模宏伟的伊加拉市建设规划图。

“计划得眞整齐啊!”我惊叹道。

“是的，”欧仁回答说，“这张图是根据1784年的规划绘制的；开始施工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还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全部完工。

“您看，这座城市差不多是圆形的，被泰尔河(或称庄严河)分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经过修整的河道夹在两道几乎笔直的矮墙中间，为了便利海船直航进来，河底也濬深了。

“这里是港口，泊位，还有仓库，光是这一带就几乎自成一个城市!

“您看，这河到了城市中央就分成两股，先向外分开，然后又重新合拢，汇成一股，朝原来的方向流去，因此，两股河流的中间形成了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圆形岛屿。

“这个岛屿是个广场，叫中央广场，种有许多树木，当中矗立着一幢大厦，大厦中间是一个平台式的大花园，里面繁花似锦；花园的中心耸立着一根很高的圆柱，顶上是一座巨大的塑像，俯瞰着所有的建筑物。河流两边是宽阔的码头，沿岸布满雄伟的公共建筑物。

“在中央广场四周远远近近，您可以看到另外许多广场，排列成两圈，近处的一圈是二十个广场，远处的一圈由四十个广场组成，广场彼此间的距离几乎都相等，它们分布在整个城市里。

“您看这些街道，都是又直又宽!一共有一百条道路贯穿全城，

其中五十条与河流平行，五十条与河流垂直，另外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街道，这些标有黑点、把所有的广场连接起来的街道，两旁都植满树木，和巴黎的林荫大道一样。那十条大红线是有铁轨的道路，黄线是有人造轨道的道路，蓝线是有运河的街道。”

我问他说，“两条街道中间的房屋旁边的这些粉红色长方块是干什么的？”

“那是宅旁公园。等一会儿我会领您去看看。

“您先看这些布满全城的浅色大方块，颜色各不相同，可以互相区别，全城一共有六十块，分别代表六十个区（或称城市公社），各区大小大致相等，面积和人口都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公社镇。

“这些城区分别用世界上古代和现代六十个都城的名称命名，公共建筑物和房屋就模仿这六十个主要国家的建筑式样。所以，您除了发现有罗马区、巴黎区和伦敦区以外，还可以找到北京区、耶路撒冷区和君士坦丁堡区等等，因此，伊加拉市真的成了整个世界的缩影。

“您看，这是其中一个城区的平面图；所有着色的地方都是公共建筑物。瞧，这是学校、医院和教堂；红色的是大工厂，黄色的是大仓库，兰色的是集会场所，紫色的是些大型公用建筑。

“请您注意：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分布得十分匀称；每条街道上除了都有数目相等的住房以外，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一些公共建筑物。

“这里是一幅街道平面图。您看，两边各有十六幢楼房，街道中部和两头各有一幢公共建筑物。这十六幢楼房，或者是外表相同，或者是互相呼应，构成一个整体的建筑群，但是，沒有建筑式样完全相同的街道。

“现在，您一定对伊加拉市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吧；您想往

下再看一下房屋平面图和公用建筑平面图呢，还是出去走一走？”

“我们出去逛逛吧！”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到港口去坐轮船，沿河而上，到中央广场去怎么样？”

“好啊，我们快走吧！先去看几个公园吧！”

用不着一会儿工夫我们就经过一个宏伟的门廊进入一个宽敞的公园，我高兴地发现它和我在蒂拉玛城内看见过的那些公园一样美丽。

这个公园位于四条街道（两条是南北向，两条东西向）中间，是片宽阔的四方地，四周是房屋。在公园的中间，两条美丽的铺着淡红色沙土的甬道夹着一片青草地。其余的地方直到房屋的墙边都是草地或者栽满了花卉、小树丛、花树或果树。

所有房屋的正面和背面都有农村建筑风味，而且各有不同的风格，围上漆了颜色的篱笆，墙上满是爬山虎，夹杂着各色花朵。

所有这一切组成一座美不胜收的公园，赏心悦目，花香四溢，成为绝好的公共散步场所，也给邻近的住宅增添了不少优雅欢快的气氛。

欧仁对我说，“象您在图上看见的那样，城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公园；因为在所有的街道之间和房屋旁边都辟有公园。有的公园，中央不是草地，而是一片树林或者花圃，有的是小溪，甚至是人工湖，岸边围着精致的栏杆。所有的公园都象这里一样，公众可以通过它临街的四个瑰丽的廻廊进出公园，周围的每一幢房屋，又各有它自己的后门通向公园。”

我兴高彩烈地叫起来，“说真的，这些公园和我们伦敦宏伟的广场一样美丽！”

“甚么，一样美丽？”欧仁接过去说，“应该说比你们那些贵族广场胜过千百倍呵！你们那些广场用围墙或者高高的栅栏、密密的篱笆圈起来，老百姓想从外面望一眼都很困难。而在这里，老百姓却可以尽情地在这些民主的公园里散步，悠游自在地漫步在两旁备有漂亮长椅的令人喜爱的小道上，人们可以从围植着诱人花丛的公园外面一览无遗地观赏全园景色。与此同时，每一所住房还有自己的小花园，只用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铁丝和邻接的花园隔开。您看，这些小花园收拾得多么精致，草地修剪得多么平整，花开得多么鲜艳，各种树木又栽培、整理得多么别致悦目呵！”

“什么，每幢房屋都有一个花园？那得多少园丁才够侍候那么些花草！”

“一个园丁也用不着，或者说只要很少人，因为家家户户都把种植花草树木当作一种主要的娱乐。现在这时候您还只看到一些母亲和儿童们在花园里劳动，但是到晚上您瞧吧！花园里到处都是人，男的女的，姑娘和小伙子，都一块在拾掇。……好了，我们快走吧！不然就完不成我们的游程了。”

“这里一定象巴黎和伦敦一样，有双轮或者四轮马车出租吧？我们租辆马车走不是更快吗？”

“行啊！我们坐马车好啦！不过这里出租马车连一辆也没有，不论是双轮的还是四轮的。在这个可怜的民主国家里甚至连一套高级厢座马车也没有！”

“您说什么？”

“这是事实，您瞧呀！这整条老长的大街上，您就看不见那样的车子……”

“那么，没有公共马车吗？”

“只有人民马车，这里的话叫‘斯塔拉格米’，您大概已经看见过。我们就坐人民马车去吧！”

我们果然在邻街坐上一部斯塔拉格米。这是一种两层的公共马车，车上有八排长椅，每排五个座位，可容四十名乘客，每排长椅边上都有它单独的车门；看起来，一切都是为了便利乘客，为了使车子里冬暖夏凉，尤其是为了避免任何事故，凡是稍有不方便不安全的地方都绝对避免。车底下的车轮总是走在两条铁轨上，三匹骏马拉着车沿轨道飞跑。

我们遇到许多斯塔拉格米，也不知道有多少辆了，它们在马路另一边的轨道上和我们迎面而过。车辆的式样几乎都不相同，但是，都比英国和法国的公共马车堂皇得多。

欧仁告诉我说，有公共马车的街道占一半，即每隔一条街就有；车辆也很充裕，这五十条大街都是每隔两分钟就有一班车经过，另外还有几千辆专线车。所以，公民们想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可以坐上马车，比每人有一套高级厢座马车还要方便。

在这条街的尽头，我们转乘一辆走铁轨的斯塔拉格米到港口去；从那里又登上一艘轮船，溯水而上，直达城市中心。

我已望见一个开阔的和几个比较小型的泊位、几条运河、几个设备完善的码头、许多宏伟的仓库、无数小汽船、帆船和大量的装卸机器，还有种种商业和工业活动。看着眼前这些景物，仿佛置身伦敦，不由得产生一种难以捉摸的、交织着高兴和遗憾的心情。

“在城市的另一头，”欧仁对我说，“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专门吞吐各省物产的口岸，设备几乎一样齐全。”

我们终于进入城内，沿着那条挤满无数悬挂着各色旗帜、油漆得鲜艳夺目的轻舟快艇的庄严河行驶。两岸一望无际地植满了树

木，耸立着许多公共建筑物和一幢幢高楼大厦。本来我惊奇的心情就一直有增无已，这时候更是心花怒放。尤其使我喜爱的是，这条河虽然夹在两道笔直的矮墙中间，河道却仍然曲折袅娜，有时靠墙近点，有时又远一点；岸边是绿油油的草坡，也有鲜花、小树、垂柳或高耸入云的白杨，两岸矮墙大都爬满了藤蔓。

在到达中央广场之前，途中瞥见两个秀丽的小岛，岛上遍地绿草，到处花开。我们的船一共经过二十来座很壮观的桥梁，木桥、石桥、铁桥都有；或供步行，或供车辆行驶；桥面有平直的，也有弧形的；有的桥只有一两孔桥洞，有的却多达十孔、甚至十五孔。

中央广场，它的沿河小道，它宏伟的国家大厦，广场里的花园和巨大的塑像，这一切都使我不胜惊叹。

随后，欧仁又领我去看一座奇妙的桥梁，当地叫作"萨嘎尔"(滑索吊桥)，是由一对对平行的桥索组成。一头固定在岸上一座二十尺①高的塔顶上，斜着伸向对岸，另一头就固定在对面河岸上。每对桥索上都悬挂着一只能容四个人的小吊船，从塔顶接上乘客后顺着绳索由高向低地缓慢滑行，把他们运送到对岸。河的对岸也有一座塔，同样利用桥索和小吊船把乘客从对岸滑送到这边来。来回方向都有好几对桥索。

我也高兴地试坐了一下这种小吊船，滑行到对岸就象一下子跃过脚下的一片深渊，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享受呵！要不是人们设法劝阻住那些只为娱乐一番而来乘坐吊船的人，那么，这里一定会象从前的俄罗斯越山游戏②一样，拥挤不堪，应接不暇了。

回到旅馆，正在为刚才所看到的一切心荡神怡、惊诧未定的时

① 指盎格鲁·撒克逊古尺，合 30.47 公分。——译者

② La Montagne Russe. 这种游戏是在环形铁架上修一条模仿山峦起伏的小轨道，人坐在电动小拖车上沿轨道忽上忽下地奔驰，宛如坐车翻山越岭。——译者

候，瓦尔摩按约定的时间来接我了。

“你们的斯塔拉格米可真多呀！”我对他说，“这些人民马车兴许又是你们共和国制造的吧；也象你们的公共马车和船只一样，专为便利公民而设的吧！”

“您猜对了！”

“那么，我看见的那些拉车的大马（叫它们做大马，是因为它们健壮得很，我觉得和我们英国的高头大马一样漂亮）和车辆也是属于共和国的吧？”

“您都猜对了！”

“这么说，你们的共和国是位经营公共马车、大型驿车和运输行业的卓越的企业家喽！”

“这正如你们的君主国是位擅长经营邮政、火药和烟草的企业家一样；不过，就有那么一点区别：你们的君主国把它的服务事业当成生意来做，而我们共和国开办的事业却是为大家服务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马匹和车辆全部属于共和国，那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马厩了！”

“共和国在这个城市的边沿一共有五六十个马厩。”

“这些马厩一定都很新颖吧？”

“您想找一个看看吗？我们倒还有时间。”

“好啊，我们走吧！”

我们坐上公共马车，到了一个马厩区。

我看了真是惊奇得很。你们猜，原来是座高大宽敞的五层楼房，每层是一个大马厩，一个落着一个，全都收拾得很整齐，洗刷得干干净净，油漆得锃亮，和高楼大厦毫无区别；里面饲养着两三千匹马。

你们想，马厩旁边还有好几个分别贮存粗细饲料的大仓库。

你们想想看，还有一幢幢好几层楼的车房。

你们再想想看，那里还有规模宏大的车辆制造厂、铁工厂和马具制造厂，足可容纳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人在里面工作。

瓦尔摩兴致勃勃地向我指出这种集中饲养的新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节约开支、秩序井然以及住戶不必有单独的马厩和车房，马路上也不用来回运送粮秣草料和牲口粪便。

这些都使我非常惊奇，简直为之神往。要不是瓦尔摩提醒我上他家的时间到了，我也许会流连忘返，干脆在马厩里呆上一夜。

我们到的时候，瓦尔摩全家都在客厅里。

眞是不折不扣的四代同堂：瓦尔摩的祖父，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是一家之长，老伴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瓦尔摩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四十八九岁的人；他哥哥、嫂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妹妹，二十岁的柯丽拉和刚满十八岁的塞丽妮；最后是两位叔叔，其中一位是鳏夫，再加上大大小小十一二个堂兄弟姐妹和侄孙辈，一共是二十五六口人。

那位老人虽然貌不惊人，但是白发苍苍，开阔的前额带着几丝皱纹。神态高雅慈祥，看着使你感到和蔼可亲。

瓦尔摩的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威严大方。

所有在场的妇女中，就容貌而论，他母亲最逊色，上天对她也未免太吝惜了。但是，最受关怀照料的却正是她，这可能是因为大家体谅到她有天生不足之处，也可能是因为她善良的性格已经完全弥补了她容貌上的欠缺。

那些孩子几乎都是那么可爱，尤其是瓦尔摩的一个小侄子，他时常跑过来坐在瓦尔摩的膝盖上。

瓦尔摩的堂妹中，有一位不幸一目失明，不过另外的两位却长得非常美丽。他妹妹赛丽妮生就一头美丽的金黄色头发，发卷直垂到肩头，加上她那白中透红的皮肤，使我感到她可以和英国女子媲美。另一个妹妹柯丽拉尤其美丽，有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睛，仪态之妩媚和性格之活泼赛过法国的女郎。

在这个摆满鲜花、芳香四溢的客厅中，一切都显得庄严华丽、精致优雅；但是在我的眼中，把客厅衬托得更为美丽的是那些容光焕发的面孔和周围安祥、欢乐和幸福的气氛。

没想到就在这里见到了欧仁给我提到过的锁匠和女裁缝。

瓦尔摩先把我介绍给他父亲，然后他父亲又把我介绍给他祖父，最后是这位祖父以家长的身份把我介绍给他全家。

起先谈的是些一般的事情，他们问了我许多有关英国的问题。

“我很熟悉你们国家，”那位老人说，“1784年因为执行我的朋友、我们善良的伊加尔委派我的一项任务，我曾经到过英国。在那里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使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你们的国家十分富庶强盛，你们的伦敦相当宏伟，名胜古迹不少。但是，爵士先生，我想冒昧地对您说，那里却存在着一些令人嫌恶的可怕现象，对你们的政府说来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情，那就是：有一部分人民过着惊人的悲惨生活。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参加你们一位大贵族的盛大宴会以后出门的时候，竟然看见两具几乎光着身的尸体，是冻饿而死的母子俩。”（说到这里，在场的男孩子们都惊叫起来，使我心里难过极了。）

“是啊，您的话太对了！”我回答他说，“听到这种事，我实在为我的祖国感到羞耻，觉得十分痛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要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慷慨行义的男子和慈善为怀的妇女，他们给穷苦

人不计其数的布施呵！……"

"这个我晓得，爵士先生。我甚至还听说有一位又谦逊又善良的年轻贵族，不久前出于人道，斥资在自己的领地上修建一所救养院，收容了五十五位不幸者。"听他说这番话，我不由地刷的一下脸红起来，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和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不过，很快我就镇静下来了。

他又接着说，"这些人确实为他们的国家增光，应当为他们祝福！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善行，比他们的一切财富和爵位要高贵得多。他们的功劳甚至比我们大得多，因为他们需要和一个恶劣的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障碍作斗争；至于我们，由于有了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没有穷人了……"

"什么？你们已经没有穷人了？"

"可不是吗？连一个也没有！您看见过那怕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吗？您看见过那怕是一所破旧的住宅吗？难道您没有看到共和国已经使我们全都一样地富有吗？共和国唯一要求我们的就是人人都工作。"

"什么，你们人人都工作？……"

"是啊，我们为此感到幸福和自豪。我父亲是位公爵，是国内地位最高的贵族之一，我的几个儿子本来应当是侯爵、伯爵或者男爵，可是他们中一个是锁匠，一个是印刷工人，还有一个是建筑师。瓦尔摩将来是教士，他哥哥在建筑业里当油漆工人，您眼前的这些美好的姑娘，都各有各的职业，她们的美丽容貌和温柔性格，并没有因为干活而有损分毫。我们的柯丽拉不就是个美丽的裁缝吗？您可以到她车间去探望她嘛！"

"老实说，这些事情我真有点不明白……"

"嗯，爵士先生，既然您光临舍下是打算见识见识，我们还会让

您看到许多别的新奇事。不过，就有一点，您在这里不可能看到任何闲人或者仆人，我们是沒有这样的人的。”

“你们眞的沒有仆人？”

“谁家也沒有！善良的伊加尔已经使所有的奴仆都从寄人篱下的磨难中解脱出来，也使我们摆脱了支使奴仆的烦恼。”

“不过，这眞使我糊涂了。我经常听说的这位善良的伊加尔，究竟是什么人呢？而你们又怎么做到……”

“这个，我今天恐怕沒有足够的时间给您解释了。不过，这位仿佛中了您的什么法术以致非常喜欢您的瓦尔摩，还有他的那位朋友——学识无比渊博的历史教授狄纳罗先生，他们俩一定会很高兴给您把一切都解释明白的，不但让您亲眼看看各种事物，并且答复您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您对伊加利亚的研究，我看也可以让他们俩给您做指导。”

“您喜欢花儿吗，爵士？”在坐的一位做妈妈的问我说。

“可喜欢啦，夫人。我觉得再沒有比花儿更美丽的了！”

“再沒有比花儿更美丽的？”一位年轻的姑娘红着脸接上去说。

“是的，小姐。您不要介意，有的玫瑰花……实在再美丽不过了。”

“您不喜欢小孩吗？”站在我膝盖间的一个小女孩问我说，并且用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怀疑目光望着我。

我把她抱起来说，“呵呵！我最喜欢你们这些小家伙了。”

“您喜欢跳舞吗？”赛丽妮问我说。

“我喜欢看人跳舞，我自己可跳得不怎么样。”

“那么，您应该好好学一下啰，爵士！”柯丽拉接着说，“因为我很想和您跳舞。”

“您喜欢音乐吗？”他父亲也意想不到地插进来问我。

“喜欢得要命呵！”

“您会唱歌吗？”

“马马虎虎会一点。”

“您会玩哪种乐器呢？”

“稍微懂一点小提琴……”

“今天别把爵士迫得太甚了！”年高的祖父说，“下次再请他回答问题吧！先该着，他会还这笔账的。既然爵士喜爱音乐，那么，来吧，孩子们，我们唱歌吧！我亲爱的柯丽拉，让爵士看看我们伊加利亚的女裁缝有多能吧！”

“可是，你们不会象有的画家那样，假装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让人看了，实际上却只亮出最拿手的画来吧！”我低声地说。

“那您等着瞧吧，等着瞧吧！”老祖父微笑地回答我说。

孩子们赶忙拿来了一把吉他，其中一个带着天真的笑容把琴递给柯丽拉；瓦尔摩马上抄起笛子给他妹妹伴奏。

柯丽拉既不忸忸怩怩，用不着大家再三央请，也不象是想显示一下，很自然地就唱起来了。她表情自然，仪态大方，发音清晰，嗓音嘹亮，两眼闪烁着青春的光辉，真使我心醉神迷。

唱到第二节，男孩女孩都一块合着唱那些叠句，使我听得更加入迷。

“来，唱我们的祖国颂！”瓦尔摩的父亲大声说。瓦尔摩马上开始唱起来，孩子们也接上去合唱。正在下棋的父亲们和在另一张桌上玩牌的母亲们都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歌手们；个个热情洋溢，心情激动，同声唱起祖国颂来！连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到第三节便加进去一块唱起来，引起了一片掌声和哄堂的大笑。

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欢乐的家庭。

大家正在笑谈我对音乐的偏爱，桌上早已摆满了乾鲜果品、各色果酱、奶油、糕点和几种清淡饮料，全都是由年轻姑娘们美丽的双手给准备好，和那群欢笑的孩子一道端上来的。

“好啦，爵士，”那位显得返老还童的老人对我说，“您想，我们还需要仆人来伺候我们吗？”

“当然不需要啰！”我走到他跟前，低声又加了一句，“既然有这些女神和小天使在伺候我们……”

也不知道把自己的心意说清楚没有，反正我向那些父亲母亲称道了一番他们的家庭，感谢他们亲切的招待，然后怀着甜蜜的回忆告辞出来。我闭上眼睛徐徐入睡时，还浸沉在欢欣无比的幻想中。

第五章 伊加利亚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历史概况

瓦尔摩叫醒我的时候，昨天动人心弦的歌声还隐约在我耳边回荡，那些逗人喜爱的落落大方的笑容也仿佛就在眼前。

“您有这样一个欢乐可爱的家庭多么幸福呀，我亲爱的朋友！”我对他说。

“我一家人真的那么受您喜欢吗？”

“啊！我简直说不出我多么喜欢他们！”

“不过，多糟糕啊！”他忽然带着一种使我奇怪的神情说，“有件事我倒替您难过。也用不着瞒您：您离开我家以后，发生了这样一桩事……”

“什么事？赶紧说呀！别让我着急了！”

“您晓得，我祖父虽说是一家之长，有权作主请一个人到家里作客，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不喜欢这个人的外表，他就不愿意把他请到家里来。”

“是不是我不幸得罪了哪一位？……放心给我说吧！”

“您走了以后，我祖父把我们叫到一块，先批评了一下我自作主张地代表全家答应接待您，然后，问大伙儿有没有人反对请您到我家来……”

“说下去！把事情说完它！”

“我说我对您很了解，十二分地了解，就象跟您一起生活过好些年似的，而且我感到对您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友情……”

“我请求您再说下去！后来怎么样？”

“所有的人好象都表示同意。……可是这时柯丽拉说话了。……结果大家……”

“反对请我，是吗？”我从床上跳下来大声问道。

“不，沒有！”他大笑起来继续说，“大家同意请您来，还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全体热烈欢迎您。

“请您原谅，我是因为全家同意您来作客，心里特别高兴，才和您开这个玩笑。再说，开玩笑可是柯丽拉给我出的主意，您应该生她的气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因为对不起您，特意要我来请您今天晚上以贵宾的身份正式到我家作客。您将会见到我祖父昨天对您提起的那位博学的历史教授——我的朋友狄纳罗，他是那位虽然难看但是却很可爱的隐面女郎的哥哥。您同意去吗？这回您能原谅我吗？（我除了报以热情的拥抱还能怎样呢！）

“不过，我们别忙着走！先听我把条件说清楚，因为柯丽拉是附了一个条件才同意请您的。”

“什么条件？请快说！”

“那就是威廉① 要亲自宣布他今后不再是爵士了。这条件您接受得了吗？”（我又和他拥抱了一次。）

“好啦！”他哈哈大笑说，“我总算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使命！我得赶紧回去向我敬畏的主人公汇报，她还在等着哩！晚上六点见！”

我巴不得地球听我的命令转得快一点，夜幕早些来临。为了不

① 即这位英国爵士本人的名字。——译者

致等得太不耐烦，我接受了欧仁的邀请，和他一齐去参观一家国营印刷厂。

能够访问这样一个印刷厂，甚至比有机会参观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高兴。

首先得晓得，这厂子是共和国建造的，可以得到建厂所需要的全部土地。

再设想一下：老长的一座三层楼房，有无数根钢筋支柱，里面可以容纳五千名印刷工人。顶上的两层靠四壁满是架子，摆着用机器捡好字或者说排好版、包括有各种型号印刷字体的铅版。大厅的中间放着许多橱架，两个一组背靠背地排成一行；每一个橱架前有一位排字工人，身旁各种工具一应齐备。

在这行橱架的旁边，是些大理石桌子，用来放置铅字盘和修整好的铅版。

每张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有一个活门，可以用机器把排好的版从这些活门送到楼下的印刷机上。

二三楼每层各有三四排橱架和桌子。

看起来眞是壮观。

楼下是许多印刷机器。

印刷厂的左边是几座制造纸张、油墨和铅字的巨大厂房，原料和成品进出仓库都是利用机器通过导管输送的。

机器的种类非常多，几乎全部工序都机械化了。人们告诉我们说，它们代替了将近五万个工人的工作。全部工序配合得很紧密：废纸破布制造纸以后，马上传送到印刷机上，经过两面印刷，在烘干后又传送到折页车间。这个车间以及其他一些大厂房，如从事打孔和缝页的整理车间、装订车间和储书库，都是并排设在印刷厂的右边。

所有为印刷厂服务的车间和印刷工人都集中在这个区里，自成一座小城市，因为工人差不多都住在他们车间的附近。

“请您自己去揣摸吧，”心情激动的欧仁不住地对我说，“这样安排的结果，除了机器所节省的人工不算，能节约多少的土地和时间呵！只有共和国才能这样地安排厂房，使用机器和劳力！”

看到印刷厂的规模、秩序和活动情形，我和欧仁一样感到非常惊奇。我还想，如果所有的工业都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织，这个国家该生产出多少产品来呵！

不过，虽然有这一切在吸引我，我还是感到六点钟来得太晚了！

我终于按约定的时间到达瓦尔摩家。走进客厅时不能不感到激动，原来他们全家都聚集在那里等候。

柯丽拉急忙站起来大声嚷道，“瞧，他来了！是我要请他来的！”（读者一定可以想象到我当时尴尬的情形）然后又跑过来对我说，“您到底还是来啦，威廉！来，我们先握手，因为今天该我把您介绍给我祖父了！”

“爵士先生，”那位老人一面和我握手，一面隆重地对我说，“过去贵国对我的热情款待使我至今感激不尽，现在，要是我的家能够使您感到适意，我将觉得非常高兴；如果您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我们全家将感到十分荣幸。我同意请您来和我亲爱的女儿们和我钟爱的孙女们一齐聚会，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很敬重您的品德，对您的人格完全信任。如果我这些天真无邪、活泼淘气的孩子把您当成老朋友，对您比较随便，就请您原谅他们吧！”

这时候所有的孩子都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争着向我问长问短，照顾这照顾那。我有点不知所措，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感，又

高兴，又激动；老人的那几句话，就象上帝圣洁的谕旨一样，深深地印在我心灵上。

“狄纳罗不会来了，”瓦尔摩对我说，“他在等他母亲和妹妹，我们上他家去拜访他，好吗？”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站起来准备走。

“这可好！”这时柯丽拉边抄起帽子边说，“我们就这么一个未结婚的哥哥，这会家里也只有这位男客人；刚巧可怜的赛丽妮和我想去看看我们的朋友，而你们两位先生可真够礼貌的，也不问一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人陪伴就自己走了！……先别走呀，先生们！我们愿意领你们去！赛丽妮，挽着瓦尔摩的胳臂；我来挽着威廉。”

这样一位娇艳的女郎靠我这么近，真使我有点心醉神怡。平时我在女人面前总是有点胆怯，局促不安，可是，在柯丽拉身边却感到很自然。一种说不上怎么一回事的纯洁天真的气氛，给我平添一股难以言表的勇气，所以一点不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一边走一边说：“我对您的哥哥和府上所有的人怀着亲切的感情，对您十分尊敬，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博得您对我的某种感情。不过，您待我实在太好了。我虽然感到无比珍惜和乐于承受您的隆情盛意，但是，毕竟有点受之有愧。”

“啊！我完全明白您吞吞吐吐地说这么一套的意思：您对我们的友谊发展得这样快感到惊讶吧？我行动轻率，好象有点疯疯癫癫，您觉得意外吧？……您可别误会了！……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密探可不比你们君主国里少呵！……您周围就尽是密探。……那位您以为对您十分忠诚的约翰，就是个泄漏您机密的人。……他在瓦尔摩的询问下，早就背叛了您，向我们透露了您所有的‘罪恶’了！……我们早就知道，昨天我祖父给您提起的那位给五十五个穷苦人出钱修建救济院的是谁；……我们知道，在自己领地上为穷苦

的女孩子们开办学校的又是谁；我们也知道，是谁的名字凡是郡里不幸的人一提起就称颂不已。……我自己也曾经在您毫不警觉的情况下直接查问过您，证实了您喜爱儿童和花卉。您知道吗？在我们看来，一个人要是喜欢儿童和花卉，就说明他心灵纯洁。总之，我们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心地非常善良。根据我们的标准，善良是一切美德之首，而且，我的祖父又敬重和喜欢您，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敬重您，象对老朋友一样喜欢您。……我想，现在您一切都清楚了吧。所以我们别再说客气话啦！……对了，我们已经到他家门口了。等等瓦尔摩和赛丽妮吧，我们不知不觉走得太快了。”

瓦尔摩和柯丽拉把我介绍给狄纳罗；这个人相貌可亲，他的举止仪表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尤其使我喜欢。

狄纳罗等待的那两位妇女还没有来，也许要明天才能到达，于是，我们又和他一起穿过雅典区回到瓦尔摩家里。

“难道你们这里连一家商店、一个百货公司也没有吗？”一回到瓦尔摩家里，我就问他。

“是的。”他回答说，“共和国有许多大工厂和大仓库，善良的伊加尔使我们摆脱了商店和商人，同时商人们也免于种种焦虑和灾难。”

“好吧，狄纳罗，”那位令人尊敬的祖父接着说，“您给爵士解释一下他迷惑不解的那些新鲜事吧！给他介绍一下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让他了解一下我们善良的伊加尔和我们最后的那次革命；这屋子里不只爵士一个人喜欢听您讲解呵！”

连那帮孩子也放下他们的游戏，准备听狄纳罗讲解。于是这位年青的历史家不加犹豫就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伊加利亚社会组织的原则

“你们大家知道，”他说，“人类和其他一切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理性、进取性和社会性。

“伊加利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深切了解到，如果不组织起来，如果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幸福。因此，他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组成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益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神结合起来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由许多兄弟组成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由许多兄弟组成的国家。我们的一切法律，目的都是为了在物质条件允许的一切方面确立绝对的平等。”

“可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总是不相等的，这不就是说大自然本身就在造成不平等吗？”我插话问道。

“确实是这样，”他回答说，“但是大自然不是也使所有的人都同样抱有追求幸福的愿望，同样具有生存的权利和享受幸福的权利，同样热爱平等，并且赋予人们以智慧和理性来组织社会、建立平等、创造幸福吗？

“爵士先生，我劝您最好不要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您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彻底的社会平等。

“由于我们组成的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大家庭，因此，我们的领土，连同它的地下矿藏和地面建筑，也构成一块统一的领地，即我们社会的领地。

“所有社会成员的动产，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也构成

一笔统一的社会资产。

“这块社会领地和这笔社会资产，不可分割地属于人民所有。他们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共同开发这些矿藏，由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所委任的人来管理，然后平等分配所有的产品。”

“这不就是财产共有制度吗？”我叫喊起来了。

“完全正确！”瓦尔摩的祖父回答说，“您是不是有点害怕这种共产制度呢？”

“噢，不！……但是……人们经常说，共产制度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那您就亲眼看一看吧！……”

“所有的伊加利亚人都是社会的成员，彼此一律平等。”狄纳罗接着又说，“所有的人都要从事一种生产，并且每天劳动同样长的时间；不过，大家都运用全部的智力来探索如何能缩短劳动时间，使劳动安全愉快，不单调乏味。

“所有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原料都取自社会资产，同时，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一律储存在公共仓库。

“我们的食品、服装、住宅和家具，都是由社会资产供给；按照性别、年龄和法律上规定的某些其他情况，各人所得相同。

“因此，一切东西都归属于唯一的一个所有人，就是共和国，或者说这个共产社会。组织工人建造工厂和仓库的是它；组织人们耕种土地、建筑住房、生产和制造一切衣食住行必需品的也是它。总而言之，每个家庭和每个公民的食品、服装、住宅和家具归根结底都是由共和国供给的。

“在我们这里，教育被认为是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共和国使所有儿童得到教育，而且，就如平等地供给食品一样，教育也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受到同样的基础教育，然后再受各人职业所需的专

门教育。全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好工人、好父母、好公民和真正的人。

“我们的社会组织大体上就是这样，由此可以推想其他。”

老祖父接上去说，“现在您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穷人，也没有仆人了吧！”

瓦尔摩也插进来说，“您一定也了解为什么共和国会成为您所看到的一切马车和旅馆的所有主以及旅客的膳食和交通怎么会由它来免费供给了吧！

“您一定也清楚，既然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实物供应，也就完全用不着货币和买卖了。”

“是的，”我回答说，“我完全明白了。不过……”

“怎么？爵士先生，”那位老人微笑着说，“您眼看着这里的共产社会欣欣向荣，扬帆乘风而前，却又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好吧！狄纳罗，您接下去说，给他解释一下我们的政治结构吧！”

伊加利亚政治结构的原则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和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我们就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和民卫队的成员。

“我们全体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的民族，因为，在我们这里，人民是一个整体，毫无例外地包括全部伊加利亚人。

“用不着说，人民就是主权者，主权是属于人民的，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委托别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任何一个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阶级妄图充当我们的主人，在我们这里是

根本不可想象的。

“人民既是主权者，他们就有权通过宪法和各种法律来对有关他们的人身、行动、财产、食品、服装、住宅、教育、工作以至娱乐等等问题作出规定。

“假使全体伊加利亚人民经常能够很容易地就集合在一个大厅里或者广场上，那么，他们就完全可以自己来行使主权，亲自制定宪法和法律。但是，完全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把不能直接行使的一些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去行使，同时又保留若干其他权力。他们把起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委托给人民代表大会，把执行这些法律的权力委托给执行委员会(或称执行团)；但是，他们保留以下的权力：选举人民代表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的权力，同意或否决人民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行动的权力，司法权力，以及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权力。

“因此，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的，为了防止僭越职权，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职务。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由两千名代表组成，实行一院制，同堂讨论议案；它是一个经常或者比较经常集会的常设机构，代表每年改选半数。特别重要的法律，例如宪法，必须提交全体人民批准。

“执行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十五名委员组成，其成员每年改选半数，它主要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

“至于人民，他们是在公民大会上执行自己所保留的那些权力：进行选举、讨论和裁决。

“为了便于他们执行这些权力，全国领土划分为一百个省，在省下又分成总共一千个面积和人口几乎相等的公社。

“要知道，每一个省会都位于省的中央，每一个公社镇又位于

公社的中心，这样的分布是为了便利所有的公民准时出席公民大会。

“为了使任何有关人民利益的问题不致被忽视，各公社和各省的公民大会都专门讨论本公社和本省的事情，而全部的公社和全部的省份，也就是全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机构，则负责讨论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或者说，讨论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

“所有的法律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之前或讨论之后，都交由一千个公社的公民大会讨论。由于全国人民都分别参加了公社公民大会，所以他们就参与了制定法律。

“为了使人民在讨论时能够完全明了问题的真相，会议必须在白天公开地举行，所有的事实都要用统计数字来说明，而且都要登载在人民报上，分送到每个公民手里。

“为了使每一件议案得到全面深入的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和每一个公社的公民大会，也就是说全体人民，都划分成十五个大组委员会，如宪法、教育、农业、工业、食品、服装、住宅、家具、统计等委员会。因而，每一个大组委员会的人数占公民人数的十五分之一。这样，就可以集中这个具有高度文化教育水平的民族的全部智慧来不断地探索各种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途径，并付诸实施。

“因此，我们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

瓦尔摩的父亲又接着狄纳罗的话说，“是的，爵士先生，我们这里是由全体人民来制定法律，而且是完全从人民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共同的利益出发来制定法律的。同时，由于法律是他们自己亲手制定的，是他们主权意志的表现，所以，他们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执行法律。

“这种全体一致的意志，就象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就是要

设法确立社会和政治的平等，享受幸福和权力的平等，在一切方面普遍的和绝对的平等。不论是教育、食品、服装、住宅、家具，还是工作、娱乐、选举权或被选举权、讨论权，我们每一个人的享有都相同。甚至我们的各个省份、公社、城市、村庄、农场、家庭，其享有也是尽可能一样。总而言之，您在这里将到处看到平等和幸福。”

“可是，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通过什么方法建立起这种平等制度的呢？”我问他说。

“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来不及跟您解释这个问题了，”祖父回答说，“再说，您如果读一读我们国家的历史，也就明白了。当然啦，如果狄纳罗不感到疲乏，或者瓦尔摩愿意替替他的话，我们还可以给您说点大概情况。”

“那么我呢？”柯丽拉叫嚷起来了，“难道我不能跟狄纳罗和瓦尔摩一样，也来讲一讲吗？”

“对！对！”大家从四面八方齐声喊起来，“柯丽拉！该柯丽拉说啦！”

于是柯丽拉开始讲起伊加利亚的历史来。

伊加利亚的历史概况

“我不准备给你们详细地叙述过去不幸的伊加利亚了，它几乎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曾经被凶恶的征服者占领和蹂躏，之后又长期处在凶恶的国王和贵族们的残酷压迫和暴虐统治下；那时候，工人们痛苦万状，可怜的妇女们不幸已极，和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命运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

“所以，在许多世纪里，富人和穷人始终处于残酷斗争中，发生

过许多次革命和恐怖的屠杀。

“大约在六十年前，确切的年份我记不清了（瓦尔廉补充说：“是 1772 年。”)那个老暴君柯吕格被推翻和处决了，他的幼子被放逐，那位美丽的柯罗拉米德被拥上了王位。

“这位年轻的女王温和善良，因而最初颇得民心。但是，这位不幸的女王信谗于她凶残的首相利克斯多，后者的暴政引起最后一次革命(老祖父插嘴说：“发生在 1782 年 6 月 13 日。”)。经过两天残酷的战斗和可怕的杀戮才推翻了专制政权。

“幸运的是：人民选举出来的独裁者——善良而勇敢的伊加尔，原来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物。感谢他和他的同伴——我们英勇的祖先，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正是他和他的同伴们为了保证妻子儿女、子孙万代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无数辛勤劳动，才建立起这个共和国和这个共产社会来。

“威廉，由此您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伊加尔和我们的好祖父——他是伊加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祖国的功臣和国家的解放者之一……”

一直兴高彩烈地听他孙女讲述的老人，一听到这几句话，似乎感到有伤他的谦逊品德，便温和地责备她出言不慎；可是，柯丽拉一下就扑到她祖父怀里，他也满怀深情激动地拥抱起她来。

“那都是伊加尔鼓舞了我们，”他两眼泪花晶莹，高声地说，“光荣归于伊加尔！孩子们，我们歌唱吧！歌唱伊加尔和我们的祖国！”

于是，我们大家一同唱起他们感谢伊加尔的赞歌和他们的祖国颂。

回到旅馆以后，刚才耳闻目睹的一切仍然使我心潮澎湃，浮想驰骋，难以抑制，就象想把伊加利亚一切对我说来还神秘莫测的事物一下子全给弄懂猜透似的。

我反复想起瓦尔摩、狄纳罗、特别是柯丽拉流畅的叙述、雄辩的口才和优雅的风度。我恨不得这一夜赶快过去，好让我早一点去赴这位可爱的姑娘邀我出游的约会。

第六章　伊加拉市见闻
（续第四章）

这一夜好不容易才入睡，所以早上欧仁进我屋的时候，我还在梦乡中。他欣喜若狂地和我谈起，昨天他也和我一样，碰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许多关于伊加尔和伊加利亚的事情。

“这位伊加尔是个多杰出的人物呵！而且还不如说他是位多神妙的仙人呵！”他高声地说，“眞是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呵！伊加利亚人可眞幸福啊！唉！我们七月革命以后，上天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伊加尔呢？……那些日子有多么痛快啊！……就和伊加利亚那革命的两天一样地美好！……啊，巴黎人民啊！你们那时多么高尚伟大，多么英勇豪迈，又多么慷慨激昂呵！……你们为我的祖国开辟了一条多么光荣和幸福的道路呵！……但是，为什么法兰西这样地不幸？为什么我不得不离开法兰西？为什么我只好蔑视和痛恨法兰西呢？……噢，不！法兰西呵，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你！……”

他热泪盈眶，旁若无人地在屋里大步地踱来踱去，那激动的神情，我起先还觉得好笑，后来我也深深地被感动了。

欧仁情绪慢慢平靜下来以后，给我念了一封他写给他哥哥的信。这封信写得妙趣横生，颇多启迪，所以，我要他让我抄写一份。后来，当我把这封信念给瓦尔摩家里人听的时候，他们都兴高采

烈,并且希望认识信件的作者,我也就答应介绍欧仁认识他们。这封信的原文是:

模 范 城

可怜的加米尔,扯掉你那些城市规划图吧!不过你会喜出望外的,因为我给你寄来一张你盼望已久的模范城市规划图来代替你原来的那些。非常遗憾的是你不在这里,使我不能看到你和我结伴观赏,共享快乐。

首先你设想一下:比方说,在巴黎或者伦敦,举行一次规模庞大、奖励很高的模范城市设计竞赛,由一些画家、雕刻家、学者和旅行家组成一个大型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著名都市的规划图和描述这些都市情况的文章,征求全体居民、甚至外国人的意见和想法,讨论现有城市和应征规划图的种种优缺点,然后,从千万张规划图中选出一张最完美的;你再设想一个比以往任何城市都更为美丽的城市;特别是,你又没有忘记,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由共和国来供应,而且一切工作都始终遵循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就是:首先考虑"需要",然后是"实用",最后才是"美观"。这样一来,你对伊加拉市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

好,现在该从哪儿说起呢?这倒使我有点为难了!好吧,就按我上面告诉你的那条原则的顺序,先从需要和实用说起吧。

我不准备和你详谈有关城市卫生、保证空气流通、保持空气洁净以及过滤空气等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了。这里,在市区内没有公墓,没有妨碍卫生的工厂,也没有医院;所有这些机构都设在郊外空气流通的广场上,靠近活水,或者是设在乡间。

有关保持街道清洁的措施多到数不清,我实在无法向你一

一列举。人行道每天早晨都清扫和洗刷，总是那么干净。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在修造和铺砌马路时设法使路面不致积水，隔不远就有一个地下水道的入口，让水流进地下水道里。

他们不仅使用轻巧灵便的工具把路上的泥土扫集成堆，再用自来水冲入地下水道，而且采用了一切可能想象到的方法来尽量减少马路上的泥土和灰尘。

你先看看道路的造法吧！每一条路上都铺有八条铁轨或石轨，可以并排行驶四辆车，两辆上行，两辆下行。车轮始终在轨道上行驶，马匹则不离轨道中间的马行道。那四条马行道是用石块或石子铺成，其余路面则是砖砌的。因此，车轮不会带上污泥或扬起尘土，马匹也几乎是这样，车辆行驶在这样的马路上也就不致尘土飞扬了。

此外，请你注意，所有的大工厂和大仓库都座落在有运河的道路和有铁轨的道路旁边。四轮货车只能在这些马路上通行，而且总是避免过于满载，以减轻重量；铺着小轨道的马路只准许客车通行；市内有半数的马路是不论客车或货车一律不许通行，只有那种用大狗曳引、专门用来分送日用品给各家的小型车辆，才准通过。

住户或工厂从来不往马路上扔垃圾；也不在马路上运输干草、饲料或牲口粪便，因为所有的马厩和饲料库都在郊外；货车也好，客车也好，车门都关闭得非常严实，里面装的东西一点也掉不下来；何况装卸货物全是用的机器，所以丝毫不会弄髒人行道和马路。

每一条马路都有自来水管，供应冲洗路面、清除灰尘和澄清空气所需的自来水。

你可以看到，由于这一切安排，街道自然比较清洁，冲洗街

道也比较容易,并不费力。

法律上规定(你开始可能觉得好笑,但是最后你一定会十分赞赏)要保障行人的安全,不许因车辆、马匹和其他牲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造成事故。我有一点看法先提供你考虑,也许一会儿你就会了解,就是:一个政府只要有决心把事情做好,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首先是:禁止烈性马和人骑的马在市内通行,骑马只准在城外,马厩一律建筑在市郊。

至于邮政马车、公共马车和运货马车,除去采取各种方法防止役马不听驾驭外,绝对不许车辆离开轨道或进入人行道。在接近人行横道时,驾车人必须放慢马步。此外,人行横道两边安装有必要的安全设备,通常是竖立一些柱子作为标志,结果就象在马路上有若干供车辆通过的门;同时,也可以供行人中途停息,行人可以在柱子内的横道稍事停留,察看路上车马,在确信没有危险时再继续前进。这些人行横道几乎和人行边道一样清洁,那就不用说了。有些马路甚至把人行横道修在地下,和伦敦的地下通道一样;另外有一些马路的人行横道则是一座旱桥,车辆从桥下通过。

还有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预防事故的方法,就是车辆和行人一律要靠右边走。这种方法在我们的城市里没有能够推广实行,原因是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使人人都了解这种做法的好处并且养成这种习惯。

此外,你要明白,那些车辆的驾车人都是共和国的工人,而且不向任何人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冒险行车以致造成事故,恰恰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发生事故。

还需要了解,每天在下午三点钟以前,所有的人都在工厂或

者在家里，运货车辆只是在公共客车停止运行和行人比较稀少的时候才出车，而且车轮又始终不离轨道，所以几乎没有可能发生翻车或者撞车事故。

至于别的牲畜如牛羊群等，在街道上是从来看不见的，不象伦敦那样，马路上经常牛羊成群，既拥挤又不雅观，还造成不少事故，使人提心吊胆，有时甚至引起恐怖和死亡，而且也容易使人民在思想上对杀戮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奇。在这里，情形就不一样。屠宰场、甚至肉库都一律设在城外，免得有牲畜穿过城区，人们永远不必看到牲口的鲜血和尸体；这里甚至不设大批专业的屠夫，以免这些人由于习惯看到自己沾满牲口血的屠刀和双手而对人类的大屠杀也视若无睹，无动于衷。

既然谈到牲畜，就不能不给你谈谈狗的问题。共和国驯养了一大批躯体高大、强壮有力的狗，用来担负大部分运输任务，这比起用马来，造成事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有的狗都经过精心饲养，总是戴着勒头和嘴套，或者用绳牵着不让它任性发狂，咬人吓人，或者在街上咬架。可是，在我们的城市里，却经常有狗在街上打架，结果，狗所受的几年训练往往毁于一旦。

房屋的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到，所以从来没有烟囱、花盆或者其他东西被暴风雨刮下来，或者被窗户在开关时推下来。

甚至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行人也得到保护，因为街道两旁都修有人行道，这些人行道顶上都盖有玻璃棚，可以挡雨而不遮光，而且还安有活动布篷，以防日晒。甚至有几条马路，特别是大仓库之间的道路，完全修上了顶棚；所有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也都有顶棚遮盖着。

保护行人甚至仔细到这样的程度：马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

就修建一个带顶棚的车亭，公共马车就停在亭下，乘客可以在那里上下车，既不必挨雨淋，也不用踩泥泞。

你知道吗？我亲爱的哥哥，不论你想到伊加拉市的哪个地方，事情如果紧迫，可以坐车去，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穿越公园步行前往，天气要是坏，可以在盖有玻璃棚的人行道上行走，根本用不着阳伞或雨伞，甚么也不必顾虑。可是，相反地，巴黎和伦敦的人民每年却要遭遇成千上万的车祸和各种事故，这只能责怪我们的政府卑鄙无能，对人民漠不关心。

你还可以想见，这个城市的公共照明非常之好，不但不亚于巴黎和伦敦，而且要强得多；因为，这里根本沒有商店，而工厂夜里又不开工，不发生商店和工厂消耗大量照明燃料的问题，灯光可以比较集中在街道和公共建筑物上。这里的煤气不会散发什么气味，因为他们找到了滤清煤气的方法；而且，这里的路灯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美观与实用结合起来，因为它的灯罩式样丰富多彩，光线的分布和色彩也千变万化。在伦敦，有时在节日里我也看见过有的街道上照明相当讲究，但是，在伊加拉市却什么时候也是那样灯火通明，美不胜收，使人宛如进入仙境。

在这里你看不到甚么酒铺、茶馆、咖啡店、舞厅、交易所、赌窟、彩票场、下流和罪恶的娱乐场所、兵营和哨所、宪兵和密探，也根本见不着娼妓和扒手、醉鬼和乞丐。你到处都可以找到漂亮、清洁和方便的“盥洗室”，有男用的，也有女用的，多害羞的妇女也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去一会，无伤大雅。

在我们的城市里，墙壁上总是到处划上铅笔道，涂满各式各样的图画和字迹，不但有碍城市观瞻，而且往往不堪入目。可是，在伊加拉市，根本沒有这些东西来玷污你的视野；因为这里

的儿童都养成一种习惯，从来不损坏或弄脏东西，凡是不规矩、不诚实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可耻的，谁也不干。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里的街上反正看不到那么些商店的招牌字号和做买卖的广告招贴；这些玩意儿十有八九都只会破坏市容。反过来这里的公共建筑物、工厂和公共仓库的墙上，却可以看到漂亮的题词，在一些专用布告栏里还贴着用各色纸张精心印刷的告示，这些布告栏有专门的共和国布告员负责管理，尽量使它有助于美化市容。

这里也没有巴黎和伦敦的商业大街上的那种奢侈华丽的商店。但是即使是我们最漂亮的商店、最富丽堂皇的百货公司和商场、最大的市场或集市，如果跟伊加拉市的那些工厂、仓库一比，也就算不了什么啦！你不妨想一下，假使把巴黎或伦敦所有的珠宝首饰工厂和店铺都合併成一两个大工厂、一两个大商店，假使工业商业的各个部门全都这样合併起来，规模该有多宏大呵！你说说，这样的珠宝首饰商店，这样的钟表、花卉、文具、布匹、时装、乐器、果品等等商店，世界上有哪一家同行的商店能和它们相比！你再说说，逛一逛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比参观我们的博物馆、美术馆更有意思？你晓得吗，伊加拉市的工厂和仓库就是这样的地方！

一切市政建设规划，都考虑到最大限度地便利居民和美化市容，为了使这个城市更加美丽，所有的工厂、仓库等等的外表都修得象公用建筑物一样壮观，但是又简单朴实，尽量适合各该行业的特点。

我刚才和你提到了公用建筑物，用不着说，凡是别的国家有的公用建筑物，或者叫公用设施，这里当然更有理由样样齐全

了,比如:学校、养育院、寺庙、公职人员宿舍、人民会堂,甚至竞技场、马戏场、剧场、各类博物馆以及种种近乎必需的娱乐场所,都一应俱全。

就象沒有私人马车的道理一样,这里也沒有贵族公馆。既沒有监狱,也沒有乞丐收容所。沒有帝王宫殿,也沒有权贵邸宅。但是,学校、养育院、人民会堂的高楼大厦却赛过旧日的王宫。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所有的王宫都拿来公用了。

亲爱的哥哥,如果我把伊加拉市一切合乎实用原则的东西都告诉你,那就老也说不完了;这方面我已经谈得够多了,或者说已经太多了。不过,我敢肯定,你出于对我的亲切感情,不致责怪我为什么这样罗嗦。现在我来谈谈美观的问题吧。在这方面你也会发现,既有一致性,又存在着它的经常伴侣——多样性。

我们先来看一看房屋、街道和公用建筑的外形吧。我已经给你说过,同一条街上所有的房屋都相类似;可是,每一条街又彼此不同,各自仿照一个外国的精美的式样来建造房屋。

这里不存在其他国家经常看到的那种伤心怵目的景象:高楼大厦旁边是残垣败宇、垃圾堆和参差不齐的十字路口,服饰豪华的贵族身旁是衣衫褴褛的穷人。

也沒有伦敦房屋四周围着的那种保护沟和铁栅栏。这种东西,加上砖头的暗黑色,使房屋看起来象座大监狱,给人一种愁惨阴暗的感觉。

在别的国家,烟囱总是很煞风景,可是在这里却变成房屋的一种装饰,或者就根本看不出来,房顶上只见一些美观的铁栏杆。

马路两旁的人行道，或者叫人行柱廊；现在已经够美观的了，可是将来按照计划用花草把柱子装饰起来以后，就更加令人喜爱了。

我是不是该给你描述一下这里的喷泉、广场、散步坪、碑柱、公用建筑、大城门和林荫大道呢？不啦！哥哥。因为我沒有那么丰富的词汇来描述我所赞赏的一切东西，何况，这样做恐怕需要写上好几本书；将来我再把所有的设计图给你带来，这里只是先告诉你一个大概。

唉！哥哥沒有能和我一道来观光，实在太遗憾了！你会发现每个喷泉、广场，每座公用建筑物都各有特色，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应有尽有。你在这里就仿佛同时置身于罗马、希腊、埃及、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在这里绝不会象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前面那样，一大堆铺子挡着你的视线，无法一眼望到那座宏伟建筑物的全貌，叫人气愤。

在别的国家，你绝对看不到象这里的公共建筑物、广场、散步坪和公园里那么多的图画、雕刻和塑像，因为在那里这些艺术品是收藏在王宫和有钱人家里，至于伦敦，虽然是放在博物馆，但是星期天却闭馆，对人民来说，实际上就等于永远不开放，因为在工作日里谁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参观。可是在伊加利亚这里，艺术珍品是专供人民欣赏的，所以都布置在人民经常到的地方。

同时，因为画家和雕刻家的一切艺术品都是为共和国而创作的，作为艺术家，他们的衣、食、住、用都由共产社会供给，所以，他们除了对艺术的爱好和荣誉感以外，不会有其他的创作动机，除了凭借自己的天才灵感以外，不受其他想法的支配，创作成果之佳，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绝不创作无用的作品，更不创作有害的作品，一切作品都追求实用；不会有什么有利于专制政权和君主制度的作品，也沒有那种宣扬宗教狂热和迷信思想的东西。反之，一切作品都是歌颂人民，歌颂造福于人民的人，歌颂自由和那些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人士，矛头对准旧日的暴君和他们的走狗；

这里完全沒有充斥着我们首都的那些专供权门浪子享受的裸体像、淫猥画。在我们那里，存在着惊人的矛盾现象：一面不停地劝告人们要行为端正和操守贞洁，一面又广事传播一些丈夫不愿让妻子看、母亲不愿让儿女看的形象。

这里也不存在那种穷愁画家为了餬口而粗制滥造的质量低劣、售价低廉的作品，这类作品不但败坏人们对艺术的兴趣，而且玷污了艺术本身。这里的全部作品都要经过共和国的审查。就和古代斯巴达人消灭一切残废或畸形的初生儿一样，这里对沒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毫不顾惜地予以销毁。

亲爱的加米尔，虽然关于街旁花园，关于河流、运河，关于码头、桥梁，以及将要开工或者正在设计中的公用建筑，我都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说，但是现在我只好住笔了。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伊加利亚的其他一些城市，虽然比伊加拉市小得多，但是它们的城市规划却和首都沒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它们沒有首都的那些全国性的大建筑物。听到这一点你会怎么想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同高呼：“伊加利亚人，你们太幸福了！法兰西人，你们太不幸了！”

当我后来在这座城市里走的地方越多，就越感到欧仁所作的描述是千眞万确的。

信抄完以后，我们又一道到共和国的一家面包厂去参观。

我们走过五六幢并排的大厂房，一幢是存放面粉的，另一幢是和面和做面包坯子的，第三幢是烤炉房，第四幢是贮存燃料的，第五幢是储存面包的，车辆从这里出发，把面包分送给各处的消费者。

面粉和燃料是沿一条运河运来，然后用机器传送到仓库里。有一些大导管专门把面粉倒到和面机里，另外一些导管则根据需要往机器里加水。这些机器都非常精巧，它们和面、切块，然后把面包坯送进烤炉；另外一些机器是加燃料的，还有一些机器则把烤好的面包送到最后一幢房子里去。

这种工艺操作方法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量，节约效果惊人，所以，欧仁简直赞不绝口。

正在一起观看操作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出游的约会，所以赶忙在五点钟前跑到瓦尔摩的家里。

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一到就几乎全家都和我一起动身。瓦尔摩挽着他一位堂妹的胳臂，可爱的柯丽拉则挽着我。她态度显得那么亲密，样子又那么迷人，要是我修养差点的话，准得晕过去了。

我们经过一些路旁辟有花园的街道，不少花园里挤满了年青姑娘、儿童和成年人，有的在浇花，有的在修剪。

这些花园越看越觉得可爱。一片片如茵的绿草，点缀着丛丛的玫瑰花和各色各样的花朵，还有花满枝头的小树，围墙爬满了茉莉花、葡萄蔓、紫丁香和藤萝花，总之，绿荫丛中百花争艳，满园芬芳扑鼻，再加上大人小孩在那里劳动，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图景。

但是，那些散步坪尤其得我喜爱：笔直的或者蜿蜒曲折的沙土道，大片大片的草坪，各式各样的小灌木，高大葱笼的树木，到处是小树丛和花坛，每隔不远就有漆绿的漂亮长椅；有栖满飞鸟的假

山和石洞，一平如镜的小湖或弯曲的小溪，潺潺泉水或滔滔不绝的瀑布，各式各样的喷泉和可爱的小桥；还有各种各样的雕像和小巧的碑碣。这里汇萃了最富想象力、最聪明能干的设计家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东西，甚至各色水禽走兽，这里也几乎搜集齐全。

尽管天然景色和艺术加工本来就把这些散步坪装点得够美丽的，但是，使它最添光采的还是那全家人一块愉快地散步的无数父母子女。成千上万服装整洁漂亮、年龄大小不等的男孩女孩，在他们父母面前成群结队地跑跑跳跳，歌舞玩耍。人们看见的只是欢乐和愉快的景象，听见的只是欢笑声、快活的叫喊声、悠扬的音乐和嘹亮的歌声。

"你们的同胞，好象都十分爱好音乐，"我对柯丽拉说。

"是的，"她回答说，"善良的伊加尔除了教育我们喜欢花草果木外，还教会我们爱好音乐。从伊加尔在世时起，我们的学校便普遍地培养孩子们这种爱好。人人都要懂得有关种植耕作的常识。儿童毫无例外地都要上声乐课，学会唱歌，每人都会玩一种乐器。因此，不论在家庭里或者公共集会上，在教堂里或者工厂中，在剧场里或者散步坪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音乐和歌唱的声音。我们以后还可以在一些华丽的专门音乐厅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乐队；此外，我们还有由机器演奏的音乐会，这些机器代替了音乐家，模仿眞人演奏，使人几乎分不出眞假来。

"差不多所有的信号都用喇叭吹奏。我们成千上万的公共马车都是凭号声来起动和加速的。您觉得这些号声好听吗？"

"实在是动人啊！"

"将来在我们的国庆庆祝会上您还可以听到五万以至十万名歌手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出呢！"

这时候我们走到一个跑马场。我们看见无数马队，骑马的是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他们穿的服装虽然与我们伦敦和巴黎的男女骑士很不一样，却都很雅致。我惊叹不止的是妇女们的优美姿态和马匹的矫健；更有趣的是男子骑的都是高头大马，妇女骑的马却驯顺可爱，儿童则骑着些矮小活泼的马。

“您不必惊奇，”柯丽拉对我说，“因为共和国规定我们可以骑马娱乐，它特别重视训练马匹，甚至派人到外国买来优良种马；而且我们从幼年起就受骑术训练，这是教育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您根本找不到一个伊加利亚人不是好骑手。”

“可是，你们哪儿来那么些马匹供所有的人骑呢？”我问她说。

“是这样的，”她回答说，“共和国的每个公社只有一千匹供骑坐的马，伊加拉市也只有六万匹；可是共和国作好了安排，让每一个家庭隔十天就可以使用一次马匹，所以人人都有骑马游乐的机会。”

“这么说，这些马都属于共和国的，是吗？”

“当然啦！而且，都在国家的马厩里饲养，由共和国的工人照管。”

我们什么话题都涉及了，节日、戏剧、跳舞、娱乐、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无所不谈。她还给我谈了她们的公众集会和报刊杂志，讲得那么轻快自如，仪态那么优雅大方，就象一位非常得人喜欢的女教师在讲课。我听得入神，连夜幕降临也觉不出来了。

第七章　食品

这是个休息日，伊加利亚的星期天，说得确切点，就是伊加利亚历一个星期里的第十天。瓦尔摩两天以前就跟欧仁和我约好了跟他家里人一起到乡下去游玩，所以今天一清早便来找我们。

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伊加利亚人都非常喜欢郊游和野餐。共和国所设想和采取的各种便利郊游和野餐的办法，待以后再谈。

我们出发了，有的步行，有的骑着矫健的驴子或骡马，还有人坐公共马车。我们到一座著名的幽美水泉去。它距离伊加拉二里[①]路，在一个可以俯视全城的秀丽小山坡上。

大路上难以形容地热闹，满是车呀、马呀、驴呀、骡呀、狗呀，还有就是散步的人和他们携带的食品，大家都朝同一个地方走。那些草地、灌木丛和水泉，本来就具有自然界赋予的美丽景色，再经过人工的艺术修饰，景致更加使人陶醉。无数的游人，成群结队地在草地上用餐、歌唱、欢笑、跳舞、奔跑、做着数不清种类的游戏，组成一幅欢乐怡人的图景。所有这些，我都无法描绘其万一。

柯丽拉在她祖父的建议下，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伊加利亚的居民在节日或假期经常去游玩的二三十处乡区。她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令人喜爱的地方，过去都被几个贵族老爷们用围墙和壕沟圈进他们的别墅和园圃界内，只供他们少数人享用；可是今天就不

① 法国古里，合今2.5英哩或4.445公里。——译者

同了，全体人民都可以在那里任情欣赏游乐。

虽然柯丽拉说的一切都很有趣，而且讲得十分引人入胜，但是瓦尔摩给我们讲的共和国供给公民食品的制度，却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

如果欧仁沒有给他哥哥写信详尽地介绍了这种制度，而我又沒有看到过这封信的话，我九成会在这里细说一下这种制度。现在我却可以就把这封信抄在下面，来代替我自己的叙述。为了马上让你们读到这封信，我只想再说一句，就是这次郊游归来的途中，欢乐的气氛幷不减于出发时和在那儿逗留的时候，而且，在那里所看到的种种动人的景象，使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欧仁给他哥哥的信

唉！我亲爱的加米尔，每当我在这里看到伊加利亚人民所享受的幸福，再想一想法国，心就快碎了似的！你了解了他们在食品和服装方面所实行的制度以后，再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食 品

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里，对于食品这种人生第一需要，就如其他各种需要一样，完全听其自然，无人过问，因而弊病百出，情况骇人听闻。可是，这里却完全相反，一切都根据最清醒的理智，以最关切的态度来处理。

你先想想看，我亲爱的哥哥，一切有关食品的问题无不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法律准许或者禁止人们食用某种食品。

全国代表大会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全体公民协助下，把人所共知的食品编列成表，注明哪些是良好的食品，哪些

是不好的食物，何种食物养分高，何种又比较低。

不但如此，在良好食物中又标明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又是味美可口的。这种表格汇编成若干册，每家都有一份。

此外，委员会还提出每种食品最适宜最方便的烹调法，因此每戶又都有一本《烹调指南》。

在确定了哪些是良好食品以后，共和国便组织农民和工人生产和制造这些食品，并且把它分配给每个家庭。由于大家的食品都是由共和国分配的，所以，你可以想见，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费那些未经共和国批准的食物。

共和国首先生产必需的食品，其次生产有益的食品，最后才生产味美可口的食品；凡是可能生产的品种，都尽量地多生产。

共和国是把食品平均地分配给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食品如果数量足够分配给所有的人，就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等的份额；如果数量只够分配给一部分居民，就根据情况按年、按月或按日轮流分配。

因此，从我们视为最粗糙的食品直到我们称作最精细的食品，每个人都无区别地分到相等的一份。伊加利亚人吃得和其他国家最富有的人一样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可怜的哥哥，这里政府所做的和我们的王国政府完全不同。我们的王室大吹大擂地说我们的国王怎么怎么好，说他希望每个农民星期天都能吃上鸡肉；而在这里，共和国却不声不响地每天都把别的国家只见诸国王和贵族们餐桌上的东西供给每一个人。

共和国不仅组织人们饲养各类必需的牲畜、家禽和鱼类，种

植各种蔬菜和水果，以便人民能吃到新鲜的鸡鸭鱼肉和蔬菜水果，而且用晒干、蜜饯等方法把这类食物保存起来，作为储备品来分配。

尤有甚者，我刚才给你提到的那个委员会还经过仔细的讨论，规定出每日用餐的次数、开饭钟点、用餐时间长短、菜肴的样数、菜谱和上菜的次序；至于食谱则不仅按季节和月份而有所不同，而且每天都变换花样，做到一个星期里没有一顿食谱是重复的。

早晨六点钟，在开始工作之前，所有的工人，也就是说所有城里的公民，都在他们的工厂吃一点由厂里厨师准备好并送到车间的很简单的小早餐(我们巴黎工人叫作早点或晨早小吃)。

九点钟，他们在工厂里吃早饭，妻子儿女则在家里吃。

下午两点钟，住在同一条街的居民都到本街的共和国餐厅去吃中饭，由共和国的厨师备办。

晚上，在九、十点钟之间，各戶都在自己家里吃晚饭或夜宵。这一顿是由各家的主妇自己做。

每顿饭前，都要先为工人的恩人、各家的恩人、公民的恩人——贤明的伊加尔干杯。

晚饭主要是水果、糕点和糖果。

可是同街所有住戶在一座可以容纳一两千人而且装饰得很优雅华丽的大厅里一起吃的那顿午饭，却比你所能想象的任何饭食还要丰盛。与共和国的餐厅比起来，即使是我们巴黎最漂亮的饭店和咖啡馆，在我眼里也算不了什么了。有一点也许你

会不相信，这里的餐厅除了丰富精美的菜肴，除了鲜花和其他种种装饰之外，还有悦耳的音乐和扑鼻的芳香。

因此，青年人在结婚的时候就无需在喜筵上花费什么钱，不用在孩子未出生以前就弄得倾家荡产，狼狈不堪。丈夫和妻子分别到对方那条街的共和国餐厅里共餐，然后两家又一起在彼此家里吃顿饭，这样就完全可以代替其他国家最讲究的喜筵。

而且，你一定想象得到，大家这样在一起进餐，比分别做饭不但节约得多，还增加不少欢乐的气氛。

你也能想象到，邻里公民一块吃饭，还有其他的优越性，就是：可以使群众彼此间关系亲密，促进友好，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大大地减轻。

共和国还作出周到的安排，使大家星期天几顿饭都可以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或者和自己亲友聚餐，甚而可以到乡下去野餐，为此，共和国还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指示所有的餐厅都准备一些冷食送到各家，以及给去乡下旅游的人家提供专门的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大概你不会太感惊奇，因为你也知道，共和国唯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幸福。

说实在的，哥哥，我不骗你。我敢说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天堂，它使人精神上十分愉快和物质上十分满足。可是，我……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法国人……在这里却苦恼万分……有时想起祖国，我就象神话里的唐塔尔①一样，受尽折磨！

① Tantale（希腊文 Tantalus），是希腊神话人物，他是宙斯的儿子，莱顿国王，因为把神的秘密泄露给凡人，被惩罚齐脖淹在河里，想喝水时水即减退，一棵满是熟果的大树就在他头顶上，腹饥想吃果子时树即升高，备受饥渴的折磨。——译者

好啦，让我们鼓起勇气，满怀信心，努力学习，等待时机吧！

你一定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分配食品的。老实说，沒有比这再简单的了，但是，你肯定又得赞叹一番！

食品的分配

共和国在这方面进行的各种工作，在巴黎和伦敦也可以看到；这些工作，过去我们也曾经由政府来做，现在却完全由商人在经营。

首先你应该知道，在伊加利亚是由共和国来负责组织人们种植或生产所有供人吃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分别存放在无数巨大的仓库里的。

这里有许许多多象我们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那种公共地窖，许许多多储藏面粉、面包、肉类、水产、蔬菜、水果等等的大仓库。

就象我们的面包房和肉店一样，共和国的每一个仓库都有一张表格，列明它负责供给的食堂、工厂、学校、医院和住戶以及应予供给的数量。

每个仓库都拥有它必需的各类工作人员、种种用具和各色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工具、用品都一种比另一种来得精巧便利。

他们先在仓库里储备大量的食品，然后按需要情况逐年、逐月、逐周分送到仓库附近地区的各用戶。每天还把当天需要的食品送上门去。

分送食品的办法非常有意思。不用说，食品都非常清洁卫生，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仓库给每一家都准备好一只篮子、一个缸子或别的什么容器，上面注明这一

家的门牌号码，里面装着供应这一家的面包、牛奶等等。这样的器皿甚至还备有两套，把装满食品的一套送上门时顺便就带回空的那套。因此，每家门上都预先准备好一个象邮箱那样的储物小壁龛，供放置食品用；送食品的人从里面取出空器皿，然后把装满食品的器皿放进去。食品都是在固定的时间送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声音作为信号；因此，既不打扰各家，也不致浪费送货人的时间。

亲爱的哥哥，现在你一定明白这种集体分配制度多么节省时间，它的好处又有多大了吧！

在这个幸福的国土上，一切都尽善尽美。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人，因为，即使最细小的事情，他们也无不充分运用上帝为了他们的幸福而赋予他们的非凡的理智。

再看看他们的服装制度吧，如果你不象我那样由于对比法国的情况而感到苦恼的话，你就继续赞赏、一直赞赏下去吧！

第八章　服装

欧仁给他哥哥的信(续)

服　装

亲爱的加米尔,我和你谈的所有关于食品方面的原则,也适用于服装:一切都是根据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建议,用法律规定下来;这个委员会征询过所有人的意见,研究了所有国家的服装,把所有的服装式样和颜色开列成册(每家都保存一份),指出哪些是应予采用,哪些在禁止之列,并且根据需要、实用和美观加以分门别类。

共和国组织农民种植和生产各种原料;共和国在它的工厂里制造各种决定采用的纺织品;组织男女工人缝制各种服装的也是共和国;最后还是共和国负责把服装分配给所有的家庭。

共和国最先着手制造的是最需要的纺织品,现在则实用和美观的纺织品也都制造出来了。

经过仔细的审查,凡是在式样、图案和颜色方面稀奇古怪或者毫无美感的都一律取消。他们选择的色彩都十分雅致悦目,图案朴素大方,式样也美观舒适,实在很难想象出比这更为美妙的服装了。

这里沒有一种鞋、帽不是经过讨论评选,根据最理想的典型

设计制造出来的，这一点你也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尽管如你所知，我对男服的式样，特别对于女子的服装式样一向是比较挑剔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向你发誓，对于这个国家的男女服装我真是挑不出半点儿毛病来。

我们刚才谈起妇女来。噢，我的好加米尔！你和我一样，是个多情之士，假如你亲眼看到伊加利亚人怎样对待妇女这种“上帝的杰作”，你一定会热爱他们。因为他们对妇女真是爱护备至，尊重已极；他们的思想、心灵和幸福全都寄托在妇女身上；他们为使妇女们欢乐幸福而不停地劳动。这里的女子生来就很美，他们还尽量把她们装扮得锦上添花，使人们对妇女更为倾心爱慕！幸福的伊加利亚妇女！幸福的伊加利亚男子！幸福的伊加利亚！不幸的法兰西啊！

尤其是妇女的服装，你一定十分欣赏，因为这里不仅女服的衣料、色彩和式样是你所看见过的最精细、最雅致和最悦目的，会使你顾此失彼，目不暇接，而且在有的场合下，那些华丽的羽饰，那些耀眼的饰物，简直使你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不错，她们佩戴的羽饰和花朵，几乎都是人工制造的，首饰也很少是纯金的，差不多都是合金或者其他的金属，有烫金的，也有不烫金的，所有的宝石都是人造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造的饰物就不能赛过真的吗？佩戴着这样的饰物就显得容貌逊色了吗？尤其是所有的妇女佩戴的都是这种人造饰物，谁也不可能炫耀别的饰物，人造的饰物难道会显得不珍贵吗？伊加利亚的妇女们鄙弃一切庸俗的审美观和幼稚的虚荣心，崇尚纯朴的嗜爱和高尚的情操，难道这样会有减她们的多情美貌和人生幸福吗？

如果你闻到妇女们甚至男子的服装上不断散发出来的芬芳香味，一定也会感到陶醉；因为伊加利亚人不但把使用香水当作自己的一种乐趣，而且是对别人的一种义务。他们的香油、香水、香霜和香粉，一句话，男用和女用的化妆香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他们这个国家因为遍地花卉，香料到处可得，并非贵重之物，产量足供全民使用而有余。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情况，对他们使用香料之普遍，一定会大吃一惊呵！

如果你去参观共和国的一个香料厂，你一定会感到有如置身一座仙女宫殿！

所有的人穿着都一样，也就不会互相嫉妒，争妍斗丽。但是，你不要以为在这里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多样性；相反地，正是在服装方面，整齐划一与丰富多彩结合得最为巧妙。不仅男女穿着有别，就是相同性别也依年龄和地位不同而各有其经常更换的服装，从服装的特点上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儿童或青少年、成年或未成年、未婚或已婚、鳏寡或再婚、从事的行业和担任的职务，都可以从服装上辨别出来。身份相同的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有多少种不同的身份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制服。

各种制服有时是材料或颜色上不同，有时是式样上不同或者是带有特殊的标志。

此外，即使是材料和式样相同的同类制服，在颜色上还有所变化。例如，少女的服装颜色便可以因她们的爱好或个人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你是知道的，有的颜色配金黄色头发的女子就比较适合，而棕色头发的女子却要配另外一些颜色才合适。

还要说明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也不一样：工

作时穿的工作服和在家里穿的便服，都比较简单随便，会客或者参加公共集会穿的衣服就比较严肃大方，宴会或庆典时穿戴便华丽多了。

因此，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服装的样式种类多到无以胜数。

你再设想一下，花饰是到一定年龄才许佩戴，帽子、羽饰、珠宝以及华贵衣料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所以，穿戴这类东西的人数，都并不很多。由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和国能够充分地满足这一类东西的需要。

现在你设想一下，所有的居民都穿着节日盛装，涌集在杂技场、散步坪或者剧场时，那种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的景象，远非巴黎和伦敦歌剧院里的包厢或沙龙、甚至是这两个京城的宫廷所可比拟。你完全可以想见，聚集在这些地方的一小撮权贵分子与全体伊加利亚人民比较起来，又是多么地凋敝零落，形影孤单呵！

再和你谈谈服装的缝制和分配吧！你可以想象得到，共和国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下列的一系列工作：首先是掌握全国对纺织原料、纺织品和服装的总需要量，其次是组织农民在共和国土地上种植各种原料，或者向外国购买原料，然后是在规模庞大的纺织厂里用高效能的机器大批地生产纺织品，最后，由男女工人在巨大的缝衣厂里把纺织品缝制成服装。

你甚至可以猜想到，每种服装都经过仔细的设计和计算，选定一种缝制起来最简便、最迅速和最经济的式样。

几乎各类衣服鞋帽都是大小号齐全，以适合高矮肥瘦各种

身材的人的需要。

几乎所有的服装都是全部或部分地用机器缝制，而工人们不需要费很多劳动就能制出产品来。

几乎所有服装都是按照四五种长宽不同的尺寸缝制的，因此工人们不需要事先给每个人量身。

和纺织布匹一样，服装的缝制都是成批地进行，而且同类服装往往在同一段时期内缝制出来。所有的服装都储存在仓库里，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在那里立刻找到他所需要的和根据法律所应得的一切品种。

用不着我提醒，你大概也会想到这种生产制度的优点：由机器或者专门从事一项工序的工人干出的活，当然十分完善；大批地生产也经济得多；而且，共和国还可以避免人们毫无必要地任意变换时髦式样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至于服装的分配，每一个仓库都有一份表册，载明它负责供应的家庭和供应的数量。它给每一家开一个账户，在各家选定它们中意的品种后，便把服装送上门去。

服装分配以后的保管和修补工作，是由各家的妇女来负责，可是这种工作几乎算不了什么，因为，其中要算最累人的洗涤工作，全由国家洗衣房担负起来。

好了，现在请你根据你所知道的这一切自己去作出评断吧！

如果说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应该祝福你一点什么的话，那末，亲爱的加米尔，我祝愿你早日有一个象伊加利亚那样的祖国好了！

我又上瓦尔摩家去了。他和我约好，要领我到他一位堂弟在那里工作的钟表厂去参观，我答应拉欧仁一块去。

用不着说，瓦尔摩对我的同伴当然接待得非常周到，并且领着我们仔细参观厂里的一切。实在是令人赞叹呵！这里什么都有，从存放在头一个仓库里的原料起，到陈列在最后一个仓库里的座钟、挂钟、怀表和各种零件，一应俱全。特别是最后的那个仓库，简直就是一座琳瑯满目的钟表博物馆。专门从事制造钟表的工厂是一座占地一千平方尺的三层楼房，每一层都是一个大通间，支撑建筑物的不是厚厚的隔墙，而是铁柱子；屋里采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扩散光线，因此光线充足，格外明亮。底层安装的是切削金属和压制毛坯的重型机器；上面两层的工人们，则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制造各种零件。工人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简直可以说是一支军队！看到那些整整齐齐的架子、柜子和旁边放着的、墙上挂着的琳瑯满目的工具，实在另有一番风趣。

瓦尔摩的堂弟给我们介绍了这支小小部队的日常活动情况。他说："我们差一刻六点到厂，先在更衣室里换上工作服，把自己的衣服存放在那里，这更衣室回头我再指给你们看。六点一响，我们就开始工作。九点钟起我们休息二十分钟，到楼下食堂里去吃早饭；吃饭时大家都保持安静，由我们中的一个人高声朗读当天早晨的报纸。下午一点钟便停止工作。收拾洗刷干净以后，又到更衣室去，那里备有必要的用品供我们梳洗，洗完后又重新穿上我们的便服，准备两点钟的时候和自己家人一起吃午饭，随后再安排一天的其余时间。

"我忘记和你们说了：在开始工作的头两个小时里，我们都严格保持安静，但是在其后的两个钟头里，便可以和旁边的人谈话；剩下的其余时间就谁都可以唱歌，自己哼也行，唱给别人听也行，

更多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唱。”

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惊叹这里的一切安排得这样合情合理，工人们又这样幸福。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一座宏伟的公共建筑物，情况往后再谈。

我到柯丽拉家不久，一位夫人领着大大小小六七个儿女进来了，其中有一位姑娘长得象天仙一样美丽。

柯丽拉马上站起来向那位夫人跑去，又是帮她脱帽子，又是和她拥抱。

瓦尔摩的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我十分高兴能够向可爱的狄纳美夫人介绍尊敬的加利斯达尔爵士。令嫒大概已经和您提起过爵士先生，他是我们的朋友……”

“这么说，爵士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喽！”夫人端庄风雅地接上去说。

这回轮到柯丽拉拉着我的手学着庄严的语调说：“我荣幸地……向淘气的狄纳薏丝……（我差点插进去说“可爱的狄纳薏丝”，就好象大家需要我来介绍才晓得她很可爱似的）介绍这位善良的威廉先生。狄纳薏丝虽然有一张天仙的脸，实际上却是个魔鬼；要不是这里有人保护我，她一定会把我的脸给抓破了！”

“你总是这样爱开玩笑！”狄纳薏丝小姐面红耳赤地回答说。

而我呢？一听到这声音，简直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来。这不就是那位隐面女郎的声音吗？也不知道我脸上究竟是发红还是发白，反正是很不自然。幸亏那帮孩子一直在吵吵闹闹，来回跑动，找这个亲热一下，又找那个亲热一下，这才把我的狼狈相掩盖过去，没有让人发觉。

可是，这时瓦尔摩插进一句话，又把我给急坏了。他高声向狄

纳薏丝小姐说,"您大概还记得这位船上的游客吧,可是他说了您些什么,您还不知道呐!……"

"他说什么来着?"柯丽拉嚷道。

"他说什么来着?"在座的人也都叫喊起来。

"我可以把您的话重复一遍吗,威廉?……"

"可以,可以!"大家一齐嚷着。

"好吧!他说……他说……这位女士老是用面纱和帽子盖着自己的脸,不肯露面,准是长得非常难看。"

这下可引起了哄堂大笑,大伙笑个不止,一个接一个地和我打趣,笑我善于猜想,神通广大。

"那时候我……我……实在不能……相信……"我结结巴巴地说,"一个人有了这样美妙的声音……还能同时长一张漂亮的面孔。"我的这番恭维话显得那么笨拙,以致狄纳薏丝小姐脸红得更厉害了,而且使柯丽拉和其他的人益发不留情地取笑我,一再地向我说,"难看!难看极了!难看得要命!"

好在不久大家就奏起音乐来了。柯丽拉带头先唱,比上次唱得还要好。

狄纳薏丝小姐不肯唱,柯丽拉死命地催促她,连哄带说终于使她答应了。她有点怯场,唱得不怎么样,可是她那嗓音……那嗓音却使我全身都感到噝噝地颤动。

"您别看狄纳薏丝有点羞羞答答,"坐在我旁边的瓦尔摩的母亲轻声对我说,"她可是聪明得很,也非常有教养。在这群姑娘里,在姊妹朋友当中她要算是最拔尖的一个。只要不在大庭广众,她比谁都亲切温柔,总是只顾别人,不顾自己。她非常爱她的哥哥狄纳罗。要不是她有点不合群,神情有点忧郁,或者说,要是她见了人不那么害羞的话,她一定会和柯丽拉一样得人喜爱……"她接

着又说，“她一家和我们往来十分密切，哥哥从小就和瓦尔摩是好朋友；她自己是我女儿最要好的朋友，爱我象爱她自己的母亲一样。我呢？拿她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而且，过些日子我就可以高兴地正式把她叫作‘我的孩子’了，因为瓦尔摩爱她都爱疯了。她父母和我们一样，都盼望这亲事能早点办成，因此再过几天我们就要确定他们的大喜日子了。”

“行啦！行啦！”柯丽拉边向我们走来边对我说，“现在该轮到您来唱啦，威廉先生！您是一个人独唱，还是和狄纳薏丝或者我一起唱，由您挑吧。我让您自己挑，您就算够运气的了！不过，您一定得唱！……”

我唱歌实在不灵，所以极力请她原谅。

“您拒绝我的请求？！”她说，“没有人来和我一道制服这个反抗者吗？行呀！我来给他点厉害看！你们都听着：明天我们大家一齐去看气球起飞，到时把这位爵士先生送上气球去，后天晚上我们到狄纳美夫人那里去玩，演奏音乐。爵士先生必须在空中旅行的时候学会一首歌曲；如果他嗓子里的毛病在爽朗的天空中有幸地复原了，而且他又侥幸地平安返回大地，就先一个人独唱，然后和狄纳薏丝一起唱，最后跟我合唱。……这是我的命令，不过，当然啦，这先要得到我的狄纳美夫人的同意和我们那位令人敬畏的主人和家长的准许。”

她祖父和狄纳美夫人都在微笑，她母亲说她是个疯子，狄纳薏丝小姐则露出责备她的神情，可是那帮孩子却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起来，一场半真半假的玩笑便到此结束。

第九章 住宅 室内设备

我刚写完一封寄回英国去的信，欧仁便走进来了。他要我陪他一起去参观他熟悉的一个人家的住宅，这家的主妇答应领他仔细看看屋里的陈设。我同意了，马上我们就出发了。

住　宅

因为我知道伊加尔是在征求了住宅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意见并且研究了所有别的国家的住宅建筑以后，才确定了住宅的标准设计，所以，我本来就预计能看到一所在一切方面、尤其是在舒适和清洁方面都十分完善的住宅，可是，沒有想到，这房子比我原先的设想还要好得多。

这里我不打算谈房子的外表和街道与城市美化的情况，而只准备谈谈涉及住戶福利的一些事情。

在这所住宅里，不但人们能够想象到的一切必需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都一应俱全，而且应该说，美观悦目的东西也应有尽有。

每一幢楼房除底层外还有四层，宽度可以开三至五个窗戶。

底层下面是地窖、储藏室、木柴贮存室和煤炭贮存室，这些地下室的底部比人行道低五六尺，室顶则高出三四尺。那位夫人给我

们解释说，木柴、煤炭等东西是从车上直接卸入地下室的，根本碰不着人行道，因此也就说不上弄脏人行道了。随后她又让我们看了怎样用小巧的机器通过地下室顶上的洞口把装着各种东西的筐子或者瓶瓶罐罐送到厨房和上面的几层楼，完全不用靠体力。

在底层，既沒有商店、门房、马厩、车房，也不必开一道专门供马车进出的门，而且沒有门厅和院子；楼下是饭厅、厨房和附属于厨房的小房间；还有一间大的藏书室，一间附有家庭小药房的浴室，两间分别供男女用的小工作间，里面备有家庭平常需用的各种工具；此外，还有一个饲养家禽的小院，一间存放园艺工具的小屋和一个房后小花园。

二楼有一间大客厅，里面放着各种乐器。

这一层其余的房间和其他几层的所有房间都是卧室或是作其他用途的房间。

所有的窗戶都是朝里开的，窗外便是阳台。

楼梯经过精心的设计，占地不多，使用起来却很便利，而且颇有点气势，丝毫不难看。

“多美丽的景色呵！”当我走上房顶的那个围着栏杆、摆满鲜花的露台时禁不住高喊起来。它自成一种独特的美丽花园，向四外眺望，别有一番风味。

“在夏天晴朗的晚上，”那位主妇说，“几乎所有的人家都聚集在它们楼顶的露台上乘凉吃饭，弹琴唱歌。你们看，这是多么愉快的享受呵！”

在房前人行道的柱廊顶上还有一个小露台，也是摆满了花，所有的阳台也都少不了鲜花，这样，整幢房屋就显得更加美丽，四周

也平添一些芬芳气息。

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因为都接到一个蓄水池或者贮水槽里，然后用水泵抽出来使用，就象从水泉、水井打水一样，非常方便。

欧仁和我还很赞赏那些壁炉和屋里到处都是的送暖设备。它散发出来的热气温度适中，变化均匀；用起来不但十分经济，而且不用害怕烟熏，也不必担心火灾。

那位夫人给我们说："壁炉上你们看见的那两个小塑像，是共和国对发明防火除烟方法的人的一种表扬。你们可以发现，在房屋的构造和原料的选择上，都考虑到防火的问题；所以，不论是住宅或者工厂，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即使是偶然有时失火，也立刻就可以扑灭。而且，据说不久以前有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使木材和布匹燃烧不起来。"

"你瞧，多好啊！"欧仁对我说，"门窗的活页连点声音都没有，还有弹性，能够自动关上，严实到一点风也透不进来！"

"可是，你们看，"那位夫人说，"我们房间的门窗不必打开，空气还是照样非常流通，因为有一些可以随意开关的小通风口。"

我特别欣赏的是那一整套保持室内清洁的办法和那些用来减轻妇女繁杂家务劳动的设备。

可以说，凡是有助于保持室内清洁的一切办法都考虑到了：墙脚是最容易弄脏的，所以都砌上带釉的瓷砖或者涂上一层油漆，使它沾不了脏东西，也容易洗刷。不论是饮食用水或者洗涤用水，都来自房顶露台上一个很高的蓄水塔，通过水管和龙头送到每一层

楼，甚至送到几乎所有的房间里，或者用“洗刷机”引出来喷洗；至于污水和脏东西则让它流进下水道，再通往大街的公共下水道；这样，就既不会堵塞，也闻不到什么臭味。凡是容易发出臭味令人恶心的地方，设计上花的力气最大，总是想方设法避免它发生臭味。在每一戸住宅里都可以发现有一间漂亮的小房间，门顶上安了一个很漂亮的塑像，那是共和国用来纪念一位创造出清除臭气的方法的妇女发明家的。

甚至就连进屋时脚底下带的泥土如何解决，他们也考虑到了。

人行道本来就非常清洁，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还作了很多周到的考虑，设法使鞋底带的泥土不致弄脏房屋，连门槛、楼梯也不让沾上泥土。而且，学校从小就培养儿童爱清洁的习惯，把这作为教育上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甚至垃圾和其他废物也处理得很妥善，有的是弄到花园里当肥料，用不上的那些，在运走的时候也设法避免它散发臭味和弄脏地方，而且尽量使搬运不致太费力气。

至于家务，不是由佣人来做，而是由每个家庭里的妇女和小孩来料理。共和国为了减轻繁琐的家务劳动而费的心思，实在使我感叹。

“打扫房屋简直不算一回事，”那位主妇说，“其他的活就更加轻松了。我们的学校和社会舆论都教育我们妇女乐于履行这种义务，不觉得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事，也不感到什么厌烦。不但如此，学校和社会还教育我们热爱这种职责，使我们时刻都想到，自己做家务劳动，对我们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雇佣外人来伺候我们和我们的一家。

“而且，感谢我们善良的伊加尔和我们可爱的共和国，男人们

都时时刻刻在想法给我们创造幸福和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早餐和午餐这两顿主要的饭食，都在外面吃，由国家的厨师给做；我们男男女女的所有衣服，都由共和国的工厂供应，并且由共和国的洗衣房负责洗涤，剩下需要我们做的就只是保管和修补衣服以及准备两顿最简单的饭，而实际上，在自己厨房里做这样两顿饭是再轻松愉快不过的事情了。

“说到我们的厨房，我们顺便走回去看看吧！瞧这炉灶、烤炉、冷热水龙头，还有所有这些小巧的工具和器皿，你们说说看，你们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清洁更方便的设备吗？如果不是那些最聪明能干而又最善于体会妇女心理的建筑师，能把这一切都安排得这样妥当，使我们喜爱家务劳动吗？

“所以，我们有一首优美的歌曲，专门歌颂这位在设计厨房时这样体贴妇女心理的青年建筑师。年青的姑娘人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不过，我看这不应该主要归功于建筑师，”欧仁接上去说，“应该归功于共和国政府慈父般的关怀，或者说良母似的照料，它象父母一样为自己儿女的欢乐和舒适做好一切安排。可怜的法兰西呵！……”

“您说得对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急忙插上一句来打住他的话头，免得他又来发泄他那爱国主义的狂热。

“对呵！”那位夫人说，“正因为这样，所以哪一天要是我们的丈夫攻击起我们的共和国，我们一定立刻和他们离婚！我们不分老幼，都会起来保卫共和国！甚至，你们每天早晨都能高兴地听到我们姑娘们在唱一首誓愿保卫共和国的歌曲。你们知道，她们不论在家里搞家务或者在车间里劳动的时候，都总是在歌唱。确实，她们多幸福呵！你们可以相信，她们穿起做家务的衣服或者工作服，比

穿上便服或节日的服装还要高兴哩!”

这就是一幢伊加利亚的住宅!所有的城市住房，屋里的格局都完全相同,每一幢只住一家。

不过,住宅也有大小不同，一共是三种:一种是正面开三个窗户的,供十二口以下的人家居住;正面开四个窗户的供十二口以上二十五口以下的人家居住;还有一种是正面开五个窗户的,供二十五口以上四十口以下的人家居住。超过四十口的家庭(这是常有的事情),可以占两幢紧邻的房屋,中间开一道门把两所房屋打通。由于房屋都是一样的，所以近邻的人家通常都很乐意让出自己的房屋给人口特别多的人家，自己搬到另外的房子去住。只有实在找不到两所紧邻的空房,而原来隔壁的人家又拒绝搬房时,才需要法官来强制执行。

房屋和家俱是算在一起的,每所房屋的家俱设备都完全一样。所以,在搬房时只需要带走个人的随身物品,家俱则原封不动地留下。新住进去的房子另有完整的家俱设备。

再说，搬迁在我们这里是不多见的。共和国尽量避免象其他国家那样，由于人们不断地搬迁而造成劳力上的重大浪费和家俱在搬运过程中受到毁损。

关于居住问题，房子的大小格局和分配方法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想充分了解伊加利亚人的居住情况,还必须仔细考察一下住宅的室内设备。

室内设备

在室内设备方面也适用同样的原则：一切必需的物品、人所共知的实用物品(即我们所谓的舒适品)和美化环境的物品，都经过周密考虑，合理地配备齐全。

室内全是条木地板，到处都铺着地毯。凡是尖头凹角的地方都改成圆形，以免儿童甚至大人发生意外。各种家俱开关严紧，灰尘根本进不去。安放的地方也经过仔细考虑。那位夫人就指给我们看，家俱摆放的地方都不容易蒙上尘土，即使有点灰尘，每天早晨也很容易就能把它撣掉。

这位态度和蔼的夫人带点自豪地告诉我们，所有的边边角角，比如说墙角啦，壁板的边缘啦，都仔细地抹上一层灰浆或者油灰，把它造成圆形，好让打扫的工具容易伸进这些角落里。

她还显然很满意地告诉我们，为了保护房屋不受虫蛀蚁蚀，他们采取了哪些哪些预防措施。必须承认，这些事情虽然都是细微末节，但是，却和这住房的其他显著优点一样，使我深感兴趣。

所有这些房子都备有壁橱、衣柜、碗橱和储物架。这些家俱或者就修在墙里，或者是刚好放进一片凹墙，或者背靠墙壁，实际上都是些全部在墙里或者半藏在墙里的固定架子或者抽屉，正面安上柜门，有的是上面只有几片搁板，这样，自然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材料。

所有的墙壁都用纸或布料裱糊，或者经过粉刷油漆，挂上一些镶有画片的镜框。这些画片并不是一般的美术画，而是一些有关

日用常识的宣传画，全都印刷得很精致美丽。

例如，厨房里挂的是日常烹调法，妇女做饭时随时可以从这些图片里查到她想知道的方法，不必浪费时间去参考大本的书。浴室里挂的是说明洗澡水应该溫度多高，洗澡时间应该多长等等问题的图表。在哺乳室里挂的是有关喂奶注意事项的图片，做母亲的可以一目了然，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和婴儿的健康。儿童们的卧室里挂的图片则告诉孩子们每天应当做什么事情。这些镜框里很少装油画之类的艺术品，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建筑里去欣赏那里收藏的油画、版画或雕塑。

床是铁制的。卧室里陈设十分简单，但是必需的东西都一应俱全；卧室里还附有男用或女用的盥洗室。

饭厅和小会客室的装饰就比较讲究；浴室倒是方便舒适；客厅可就华丽多了。

我们得知，住房里的一切家俱，如床、桌子等等，都是经法律批准后由政府组织制造和供给的。每户都有一套家俱图表，或者装订成册，或者放在一个大书夹里。这些图表包括有法定家俱的清单，或称目录表，以及表示各种家俱的形状和用途的立体和平面图。我们请主人让我们看一看这本新奇的册子。我们高兴地浏览了一下，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位主妇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每一种家俱的式样，都是从无数同类家俱中评比挑选出来的，都比较理想，而且是根据标准设计制造的。我们挑选时首先着眼的是简单朴素，使用方便，制造起来不费时间和材料，然后才是美观悦目。你们不妨仔细地看看……"

的确，看到周围这一切，确实心情愉快。无论是地毯、糊墙的布料、裱墙纸，还是各种各样的家俱，无一不是朴素大方，在颜色、图案、式样的选择上，他们的鉴赏力实在令我们赞叹。

尤其使我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家俱都是用极其珍贵的材料制造的，包括各种各样的金属、甚至金子和银子，各种大理石和其他石料、陶瓷、水晶石、玻璃，各种木料，以及用各种原料织成的各色布料，总之，一切矿物、植物和动物材料应有尽有。

因为我再三对材料的贵重表示惊奇，欧仁就对我说："我起先和您一样对这点也感到很奇怪，后来人家告诉我，伊加利亚土地上出产的多种东西，种类尽管不同，只要产量比较丰富，在共和国看来，就没有价值高下之分。要是金、银的产量和铁一样多，那么共和国就会象供应铁锹一样，给每个家庭供应金锹和银锹。所以，共和国把某些金器和银器分配给公民，其实和分配铁制工具和铅制用品没有区别。如果某种东西实在太少，不够分配给所有的人，那就一个人也不给。如果这种东西十分实用或者美观，就把它用到公共建筑物上。"

"好啦，"他继续说，"现在你一定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过去堆积在王宫和贵族府邸里的那些珍贵物品，完全足以让每个家庭都分到一份。"

"还要请你们注意，"那位夫人继续说，"在我们看来那些合金、人造钻石和人造珠宝，与纯金、纯银、眞钻石、眞珠宝一样地珍贵，一样地美丽；共和国有的是合金制品和人造宝石，足够大量供给每一个家庭佩戴。

"所有的玻璃、水晶石、玻璃器皿、玻璃吊灯、铜器、玉器、石膏制品、人造花卉和香料等等，都是这样。一句话，凡是共和国出产或

制造的东西,都分配给所有的公民。

"你们再看看,这些照明设备又是多么完善!不但我们的吊灯、蜡烛台和煤气灯丝毫不会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我们的灯油、灯蜡和其他照明燃料,全都加上香料,使你点起灯来气味芬芳,眼睛舒适,不感到恶心和累眼。"

请你们再看看我们的客厅吧!"

类似这样的客厅,虽然我也见过一些,但是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便使我大为惊奇。我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个客厅舒适美丽之处,我只想着重说这么一句,就是:在任何一座宫殿府邸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大方的陈设。

"伊加利亚所有的家里都是这样的!"欧仁激动地高声说道,"多么幸福的国家啊!"

"不过,这样的划一并不使人感到单调,"我加上一句说。

"首先应该看到,划一性是一种无价之宝,"那位夫人说,"它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一切制度的基础;其次,在划一的基础上,各个局部又变化多样。因此你们看,在这座住房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住房里,根本看不到有两个房间、两扇门、两个壁炉、两套糊墙纸或者两条地毯是完全一样的。要知道,我们的立法人很善于把划一性的种种优点与多样性的各种长处协调起来。"

我们感谢了这位夫人的殷勤接待,并且祝贺她能够生为这样一个循情达理、幸福无比的民族的一员,然后,满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踏上我们的归途。

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气球旅行的到来。应我的约准备一道去的欧仁，也是急于再次见到狄纳薏丝小姐。但是，我们到了瓦尔摩家里，才知道她不能来了，甚至明天也不能接待我们，要到后天才能见面；柯丽拉小姐呢？在她女友家里，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你们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失望。只有欧仁、瓦尔摩和我三个人出发了。也不知道究竟谁最不高兴，反正我们都挺有涵养，全摆出一副泰然自若、满不在乎的样子！

“气球在空中怎么能驾驶呢？”在途中我问瓦尔摩说。

“嗯！”瓦尔摩回答说，“这话呀，在发明轮船、指南针、天花痘苗、避雷针、蒸汽机、气球本身和许多其他东西以前，在发现美洲大陆以前，人们不都说过吗？”

“可是，总得有一个支点才行呀，在天空中好象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支点。”

“是啊！从前人们也是说过有这样或那样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可是后来还是找到了。而且，谁敢肯定说就一定需要有个支点呢？谁又能肯定说在空中就一定找不出这个支点呢？举个例子说吧，一个瞎子满可以说他看不见太阳；可是如果他说根本就没有太阳，那就大谬不然了。我认为，我们也是这样，谁也不能说气球根本驾驶不了。”

“我看啊，”欧仁说，“既然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人家随心所欲地驾驶气球，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当初确实是发生过不少事故，”瓦尔摩接着说，“就象开始有蒸汽机的时候也发生事故一样，甚至最早出现车辆的时候也是如此。有过好些气球着火烧掉了，或者被雷电打坏了，或者是降落得太快，或者是触了山头，或者掉进大海，许多气球航行员因此牺

牲了。但是，我们的学者和专家们都坚信最后一定能成功；因此，共和国就提供多种条件让他们反复进行试验，结果，经过多次试验，无意中实现了人们起先以为做不到的事情，解决各种困难的方法也找到了。最近两年，空中旅行已经不仅是一种速度最快和最舒适的交通工具，而且事故最少，危险最小。”

他刚说完，我们就到达目的地了。多热闹的场面啊！在挤满了观众的一片宽阔场地上，五十个巨大的气球，每一个下面都带着一个挂满五光十色旗帜的吊篮，里面载着四五十名乘客，就象五十辆邮车或者五十辆公共马车，正在等待着出发的信号。

号声响了，五十个大气球在道别声和喇叭声中庄严地升向天空，喇叭声一直在空中回荡。之后，飞到一定的高度时，汽球就分别朝不同方向飞开，象一阵风似地很快便消失在远处；但是，几百双望远镜仍然久久地追踪着它们。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这些气球，”瓦尔摩对我说，“或左或右，或高或低，并且可以减慢或者加快它的速度。这些气球经常在它们经过的城市停下来，让一些乘客下去，接别的乘客上来。据说它不久甚至将担负起运输邮件的任务；人们还说要使它通电报呢！”

就在这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喊道，“来了，来了！”原来是大家正在等待的莫拉① 的气球到来了。它在天边象个黑点似的。

隔不多久，就看见它在我们头上盘旋，随后慢慢地降落在广场上，卸下一些乘客和包裹。

这些气球降落和起飞的情形，给我印象很深，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就使我有点心醉神迷，如在梦中，我猜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

① 法国气球创造人。——译者

象个醉汉狂人。

“这种新奇事物当初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感觉，”瓦尔摩说，“但是，今天的这种景象，就象我们日常看到汽船或者不用马拉的车辆在往来一样，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过几天等您参观航空节的奇妙情景时，不晓得您还要说些什么呢！”

“我甚至还听说，”欧仁说，“你们已经有一种潜水艇，能够在水下航行，就象气球在空中飞行一样。”

“不错，就象我们找到摹仿鸟身构造的方法一样，我们已经能够摹仿鱼身的构造。我们可以驾驶着这种船潜行海中，要多深就有多深，正如我们在空中飞行，要多高就能多高。

“如果您读一读我们那些记述海底航行和空中旅行的文章，一定会发现，大海底下的奇妙情景，令人惊叹的程度并不亚于天空和大地。

“我也敢肯定，当您完全了解了我们五十年来的各种发明和工农业方面出现的种种奇迹以后，一定会更加惊讶。”

瓦尔摩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既然您愿意让我指导您研究我们的国家，我倒劝您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狄纳罗不是曾经答应过给您讲我们的教育制度吗？他要我告诉您，明天他可以奉陪。如果欧仁先生也愿意赏光和您一块去，我敢肯定狄纳罗一定会和我一样，很高兴能够结识欧仁先生。”

第十章　教育

欧仁因为另有约会不能和我一同到狄纳罗家里，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这么说，爵士先生，”狄纳罗对我说，“您是想详细地了解我们这个幸福的国家的种种制度和各方面的情况了；您从教育制度入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看来，教育是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根基，我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们最重视的恐怕就是教育了。”

我们应该先回溯到我们的革新时期，那时曾经建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专门委员会，参考了古今的一切教育制度，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拟订出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

随后，法律便对各类不同教育（体育、智育、德育、生产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学习时间、先后次序和教学方法，一一作出规定。

所有的伊加利亚人，不分性别和职业，都一律受到同样的普通教育，或称基础教育，内容包括人类应有的基本知识。

所有从事同一种生产事业或科学事业的人，要另外接受该行业的专门教育，或称职业教育，内容包括这个行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知识。

基础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家庭教育，由父母负责在家

庭中进行;一部分是公共教育,或称公家教育,是在国立学校里由人民教师负责进行。

您完全可以设想到,无论需要多少男女教师,共和国都能很容易就配备齐全,因为教师恐怕是最光荣的职业了,原因是它对共产社会的成败关系最为密切,对公众的幸福影响最大。

您也可以想象到,这些教师有机会在师范学校学到一切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尤其是养成对学生耐心细致、态度温和、象慈父般地亲切等习惯。不过,有一点是您很难想象到的,所以我应当马上就告诉您,这就是:五十年来,所有的人都受到完全相同的教育;都习惯于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教给别人。因此,今天沒有一位父亲不懂得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子,沒有一位母亲不了解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也沒有一个哥哥姐姐缺乏足够的教育程度来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甚至,沒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沒有能力在必要时对自己年轻的同胞进行教育。

现在我先从体育说起,我们认为这是所有其他教育的基础。

体　育

一切问题都事先经过教育委员会的仔细研究和讨论,然后由人民或者说法律作出规定。

首先您要知道,共和国对孩子们的保护,不是从他们出生时才开始,而是始自他们还在母胎里的时候。

年轻夫妇一结婚,就受到如何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教育,懂得一切必需的常识。共和国组织人员编写解剖学、卫生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有关这方面的必要课程。

到了怀孕的时候,又给孕妇开设新的讲座,讲授保护孕妇和胎

儿应注意的一切事项。

孕妇分娩时，除了要有家属在场以外，几乎总是有几位产科医师临床照料。关于临产，也有专门的讲座，內容是根据医师们编写的教材详细讲授如何保护产妇和婴儿的健康。

您可以相信，沒有一个妇女会忽视这些必需的常识。因为，尽力为共和国生育体质优良、发育健全的孩子，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宪法为了教育做母亲的出色地完成这项职责，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

人们不仅为妇女撰写一些实用的书籍，还专门开设婴儿养育学作为妇女的必修课程，使她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一切有关婴儿健康的问题。

这种课程眞是再有趣不过了。它是由一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母亲来讲授，听众是那些腹中怀着最纯洁的爱情所孕育的第一个果实的年轻而幸福的母亲们。他们是在妊娠期间修习这门课程，上课时除了孕妇的丈夫外，不许其他男人旁听。

这门课不仅讲授喂奶、断奶、长牙、走路、营养、衣着和洗澡等等许多有关养育婴儿的问题，而且还研讨如何保证孩子各个器官健全地发展；因为我们确信，在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是可以象改良某些动植物品种一样，有意识地改进其体质和官能，而且在这方面，目前看来还有许多文章可做，沒有什么极限可言。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插上一句：由于儿童出生后头五年的教育是由母亲来进行，所以一切有关智能教育和品德教育的问题，也需要让母亲懂得。

儿童的幼年教育，父亲当然也要进行，但主要是由母亲担负。共和国对母亲教育幼孩的工作十分重视，所以特别办了一个«母亲报»，登载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好建议。由于所有的妇女和男子

都受过相当的教育，所以，您完全可以设想到，这样的稿件总是源源不断，登不胜登。

您也许已经看到，过去我们的所谓成年男女，其实都不过是些大孩子，根本没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现在，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却都是名副其实的成年男女，完全有能力在家庭中开始对子女进行教育，把他们培养成眞正的男子和眞正的妇女。

这第一项重大的革新措施，起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往后，您还会看到许多类似这样的革新措施。

如果婴儿生下来时先天发育不全或躯体畸形，人民医师就上门为婴儿悉心治疗，必要时还把他送到专门的医院里诊治，这类病症绝大部分都能借助最新发明的一些精巧器械治愈或矫正过来；而这些器械，共和国总是保证充分供应，从来不会因价值昂贵而供应不上。

有一点用不着特别给您说，就是：这里一般都是母亲自己给婴孩喂奶，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母亲实在无法尽自己的责任，或者说，无从享受这种幸福，那就总是有亲戚、朋友或者乡亲邻居乐意充当婴儿的第二母亲，替他的亲生母亲喂奶。因此，各地的负责官员和产科医师都准备有一份他们辖区内能够代替别人喂奶的妇女的名单。

母亲不但在喂奶的时候，而且在喂奶以后也始终不离开她的孩子；孩子总是在她跟前，时刻得到她的抚爱和照料。她就象孩子的慈祥的守护神，尽力使婴孩免于过去由佣人照顾小孩时常常发生的意外。

我想您恐怕还不晓得，我们的母亲们不论在怀孕或哺乳期间

都受到周围所有人的亲切爱护、悉心照料和无比的尊敬。她们的心情都非常安祥平静，无所忧虑。一句话，她们是多么幸福呵！她们的幸福心情和健康体格又给她们的婴儿制造出多么美好的乳汁啊！

您一定想象不出这四十年来我们在儿童教育方面改进之大和创造发明之多，也想象不到我们的母亲们花了多少心血来增进儿童的体力和健美，提高儿童的视觉和听力，训练他们的四肢灵巧结实呵！

就请您看看我们的儿童吧！您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比他们更美丽、更健康、发育得更健全的儿童呢？如果您把自从那场给我们带来幸福的革命取得胜利以来的几代人拿来比较一下，您一定会看到我们的人民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完美了。

孩子一生下来，母亲就致力于培养他从事体育活动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孩子的今后是不可缺少的。

所有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三岁到五岁的儿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在各家母亲的共同照管下，或在其中几位母亲的照管下，一起玩耍，一起散步。

一待儿童的身体比较结实了，就开始进行法律上详尽地规定了的体操锻炼；这种锻炼先是在家由父母指导，上学以后才由教师来指导，目的是使孩子身体四肢和各个组织器官健全地发育。

儿童们的一切游戏，都是为了增进儿童的体力和健康，使儿童的体态姿势优美灵活。

步行、跑步、跳跃、登高、下跃、爬山、游泳、骑马、跳舞、溜冰、击剑，最后还有军事训练，都既是锻炼，又是游戏，都能使身体健壮，

发育健全。某些比较简单的工农业劳动，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孩子们也感到兴趣。

刚才我最先提到的是步行。所谓步行，就是从容不迫地走路，姿势要优美正确，要能耐久。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儿童时代就要学会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技能。学生到戶外散步，除了步行外，再加上舞蹈和操练各种军事动作，简直就象行军似的。

这些训练大部分都不仅适用于男孩也同样适用于女孩，甚至游泳和骑马也是如此。不过按男女情况不同，稍作一些必要的区别罢了。

所以，请你们看看我们全国的青年人和成年人的体质吧！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吧！不管一个人单独走，两个人一起走，或者是成群结队地走，男的总是步履轻捷，刚健有力，女的则姿态优美，健康活泼。由这样的男女生育出来的后代，当然要比他们的父母更为健壮，更为美丽了。这难道还错得了吗？

不过，您将看到，我们的智育训练也丝毫不比体育锻炼逊色。

智　育

有一点没有必要给您再重复了，就是：有关智育训练的一切问题，都由教育委员会事先考虑和讨论过，然后由人民或法律作出规定。

您大概不会忘记我们说过，有关养育子女的书籍或者课程，目的都在于教会年轻夫妇如何培养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过，您也许意想不到共和国所有的家庭是如何重视观察、研究和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的。您要是能看看父母是如何满怀喜悦、全副身心地进行这项工作，那就好了！特别是儿童的早年教

育，父母都是争先恐后地负起责任来。母亲固然是成天为此下功夫，做父亲的在下班以后也共同挑起这副担子。有时，父母甚至争相关心孩子，教育孩子，各不相让。

因此，儿童在能够说话以前，就已经表现出惊人的智力，懂得了许多日常生活知识，这种情形常常令我感到惊奇。

五岁以前，孩子受的是家庭教育。在这一段时期里，父母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本国语文，练习读书写字，教给他们许许多多日用常识。

做母亲的对于自己能够教会儿女懂得人生的一些基本常识，总感到是一种幸福和光荣，所以，每一个伊加利亚妇女都象古罗马的革拉古两兄弟[1]的母亲那样，经常自豪地指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说："这就是我的宝贝！"

孩子到了五岁就开始受普通教育，一直到十七、八岁。它是和家庭教育配合着进行，因为儿童们在学校里只吃两顿饭，很多时间还是在家里度过。早晨是吃过早饭后九点钟才到学校去，下午六点钟便放学回家。

儿童不论年龄大小，都和家里其他人一样，早上五点钟就起床。

八点半钟以前，他们在哥哥姐姐的指导下，收拾屋子，梳洗、穿衣和温习功课。

晚上回到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时间就用在散步、做游戏、聊天和自习上，这些活动都经过妥善的调配和安排，力求富有教育意义。

---

① 革拉古两兄弟都是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的护民官。屯载他们提出限制贵族侵占土地的法律。——译者

儿童从这时起便要养成高声朗读和正确发音的习惯，稍后，便要上朗诵课，做到能够出色地朗诵一段历史、诗词、台词或者讲演词。

过去，一千人里难得找到一个擅长朗诵、善于说话的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一千人里找不出一个不会朗诵、说话笨拙的！您听听我们的儿童，我们的教师、教士和医生，我们的宣传员和演员，甚至我们一般人的谈话吧，哪一个不是说得又清楚又流利呵！

儿童们还在母亲的指导下练习书法，而且，一开始写字，就不许他们潦草。因此您可以发现，许多伊加利亚人的字都写得很好，另外还有不少人，比如那些从事抄写工作的人，写的字就更加漂亮了。您根本看不到一份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的文件，因为我们都觉得把字写工整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反过来，字写得不清楚却是最不能原谅的事情。把自己的名字或者一个地址、一封信件写得潦潦草草，使人无法辨认，我们认为是最荒谬可笑和最不礼貌的事情。

我们的语言非常有规则，也非常容易学，所以，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的；上学以后在教师的指导下，用不了一个月的工夫就可以完全掌握语言的规则和理论。教师并不仅限于给学生讲解语法，而且还组织他们自己编写语法。

文学和演说技巧是以后才学习的课程；不过，只要儿童一学会写字，母亲就经常要他们给在外地的亲戚或小朋友写些简短的信，说些简单的事，也经常要他们讲故事，甚至练习讨论问题。

我们的儿童讲起故事来清楚流利，这点也许您并不觉得惊奇，可是，要是您看见出自他们笔头写的故事，您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他们能写得那样流畅自如，那样优美动人。

至于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的古代语，以及现代的外国语，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童们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这些令人厌烦的课程上，这些时间完全用来学习更有用的东西。

我们的学者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外国所有的古代和现代著作。我们呢？也可以在那里找到所有这些作品的译本，至少是找到其中最有用的一些书籍的译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经验而无需懂得他们的语言。

至于说单是为了研究语言和文学而学习外国语，那么，用处其实是很小的。我们本来就有许多更有用的东西需要学，何况，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完善得很的语言，用不着去学别人的语言。因此，我们认为从前那种让青年人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上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绝伦的。我们甚至认为，我们从前的那些专制暴君们之所以强迫人民学习这些毫无用处的课程，只是为了不让人民受到真正的教育。

不过，我们也有一批学习古代语和外国语的青年人，他们是些从事口译或笔译的翻译工作者、教师或者是共和国派到外国去的专家学者和旅行者。

所以，这些语言课程是一种专业，它和别的职业一样，是专门教育之一，青年人要到十八岁才开始受这种教育。

素描是儿童最早学习的功课之一，因此，青年男女中没有一个不会写生的。男工也好，女工也好，随身都带着铅笔和小本子，想起什么东西便拿起笔来画。您恐怕很难想象到，练习素描对提高审美力和发展艺术与生产起着多么大的促进作用呵！

至于绘画、雕刻、雕塑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艺术，都是些专业，

以后另为青年专门讲授。

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如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等的基本知识，在儿童的幼年时期就开始讲授。

一个民族人人都掌握这样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而不是装着满脑子古老无用的知识，你想想看，这个民族的文化该有多高呵！

儿童们学习了所有这些课程之后，才开始接触宗教和上帝。

儿童们还学习基础算术和几何学，因而，没有一个伊加利亚人不会计算、测量和绘制设计图。

您知道，声乐和器乐也是普通教育的课程之一，每个人从童年时期起就开始学习。所以，这里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是音乐家；而过去，我们全国只有少数那么几个外国音乐家。这场音乐革命所起的难能可贵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农业、机械和工业的基本知识也是我们普通教育的内容之一。

整个初级教育，对女孩和对男孩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几乎完全一样；不过，通常是男女分校，教师也不同。

从前，人们总是轻蔑女孩子，认为她们的智力不如她们的哥哥弟弟，现在她们可扬眉吐气了，因为她们已经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能够和哥哥弟弟们比个高低。尽管男子在某些学科上成绩比较出色，但是在另外一些学科上，成绩比较优异的却是妇女。

如果您认为这些情况已经足够的话，就请您自己判断一下妇女教育方面的这场革命，成果究竟有多大吧！

您每天看到伊加利亚妇女的装束打扮和她们亲手制造的各种产品，总是对她们的高度审美力赞赏不已；但是，她们优美的仪容和高尚的情操，比起她们卓越的才智来，就算不了什么啦！我们有不少的妇女就是由于这种才智而成为医学、教育、讲演、文学、美术、甚至天文学方面的第一流人才！如果狄纳薏丝不是我的妹妹，我一定会如实告诉您，她的聪明才智和她的丰富学识，远比她那美貌更为难得。说真的，我敬爱的爵士，我们当然谈不上在美貌方面与她们一比高下，可是这些可爱的巾帼英雄却可以和我们争夺才智的桂冠啊！

女孩满十七岁、男孩满十八岁就开始受专门教育，或者叫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掌握他将要从事的科学工作或生产事业的一切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能作出出色的成绩。

但是，这时普通教育并没有结束，因为，正是从这时起开始讲授文学、世界史、生理卫生等基本课程，以及我前面给您说过的有关养育子女的全部课程和公民教育所包括的各种课程。

这些都是所有青年人的必修课程，一直学到二十岁或二十一岁。这些课程都是在每天早晨从事一段劳动以后讲授。

即使到了二十一岁，普通教育仍然继续进行，因为共和国还规定要开设许多供各种年龄的成年人学习的课程，人类发展史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自学，可以从优秀著作中吸取知识，所以阅读报纸和书籍是我们终生接受教育的一种途径，这种辅助教育并不是强制的，但是，没有几个伊加利亚人是不想接受这种

教育的，大家都象古代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学习那么多的东西呢？请听我往下讲。

教学方法

我们希望给儿童教授尽可能多的知识，所以我们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良好方法来使每一门课程学起来既容易又能引起兴趣。我们的原则是每一堂课都应当是一次游戏，而每一次游戏又必须成为一堂课。

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竭尽心思来研讨改进教学方法，只要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马上便推广使用。

学校环境的优美、设备的齐全，教师的耐心细致和经验丰富，还有教授法的简易，讲解的明晰，教学和游戏的互相结合，这一切综合起来大大有助于达到教育的目的。

有幸的是，我们的语言十分有规律，而且所有的人都说得很正规，所以儿童们学起来非常容易，毫不费力。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用一套经过实践证明为有效的方法，训练学习正确地选择词汇、运用词序和表达思想，而且注意使用实物进行教学。

从这个时候起，甚至更早一点时候，父母就特别注意不要给自己疼爱的儿女灌输任何错误的思想、见解和偏见。过去，家里的佣人，四周的坏孩子，甚至无知的父母本人，往往给孩子们以这类不良的影响。

您也许不会相信，教育委员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对儿童的教学进度尽可能加快，内容尽可能富有趣味。委员会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选择出最好的方法，由母亲首先实行，使学习成为一种乐趣。所以，孩子们对学习都非常积极，就象他们自己就主动

地渴望学习似的。我们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启发儿童热烈的求知欲，以致有时竟不得不适当地控制他们的热情。还应该补充提到的是：我们的语言是说写一致，沒有含义暧昧或者冗赘多余的词，学会阅读更是十分容易。因此，这个过去不知要儿童流掉多少眼泪，花去多少时间，教师又经过多少麻烦才能克服的第一个教学难关，现在却成了儿童和他们母亲的一种娱乐，学习语言的那几个月实际上是一种享受。

有一点好象也应该给您介绍一下：在我们看来，供儿童练习阅读的最初几本书，选择是否适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书都是由共和国委托最著名的作家来编写。进入学龄开始学习的儿童，都用同一本书，我可以拿给您看看(他马上就到隔壁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本)。瞧，这就是《儿童之友》。您看装订得多精致，彩色的插图多漂亮，纸的质量多好，印刷得多精细华美呵！您带回去读一读，一定会发现它的內容浅近，条理清楚，既引人入胜，又富有教育意义，实在令人喜爱。里面沒有一个词汇、一件事情或一种思想是超越儿童智力范围的，因为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措词和每一个论点都是经过作者再三斟酌才选编进去的。我们以前使用过的那本，是在一次有无数本书应征的评比中得过奖的，本来就很十全十美；现在的这一本，是最近二十年里才使用的，因为不断地修订改进，可以说已经成了一部眞正的杰作。依我的看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完善、更适合的书籍了，也沒有比共和国建立塑像来表扬的这本书的作者贡献更大的了！

母亲把全书的內容一一解释给孩子听，然后向他提问，看他是否听得懂，是否了解他自己阅读过的段落；然后，在学校里与其他学龄儿童在一起，由女教师（因为低年级的教师总是由妇女担任）要他们朗读，向他们提出问题，使每一个学生都能集中注意力。如

果学生回答比较犹豫，说不出来，就由另外一个学生来回答；只有在所有的学生都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女教师才自己解答。六个月以后，孩子们就读完了这本书，更正确地说是完全掌握了这本小书的内容。你想，这样他们该学会了多少知识呵！您一定觉得惊奇吧！

用不着给您说，女教师对每一个小同学都亲切爱护，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母亲，因为，我们教育上的一条重大原则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时刻象慈父对待自己儿女那样来对待自己的学生。教师如果因为学生有点缺点，犯了点过错就责骂他，讨厌他，甚至对他发脾气，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愚蠢和错误的。这种做法只会降低教师本人的人格，说明他的水平甚至比那个孩子还不如。

所以说，《儿童之友》是所有满五岁的小孩必读的第一本书。

对每一种年龄的儿童，我们都有几本这类课本。儿童图书馆里的书籍并不多，因为我们认为，儿童能精读少数几本优秀读物，比胡乱读一大堆那怕是好的书要强，尤其是比读许多平平庸庸以及内容不好的书有用得多了！

在编写课本方面我们也作了很大的革新，这就是：所有初年级的课本，如地理、算术等，不再象以前那样编得枯燥无味，而是写成故事体裁，做到引人入胜。

书法教学也是采取同样的原则，在母亲的指导下，让小孩象做游戏一样高高兴兴地学。母亲总是给孩子说明每件事情的道理，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要求他们这样做，因为，每件事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总是有点道理。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不断训练儿童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使他们习惯于推理，经常探索事物的原因，找出理由，作出解释。因此，母亲除了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怎样拿

笔外，还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拿法；不但教他怎样摆好纸张，而且给他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摆法。孩子在学校里上学时，老师就考问他们拿笔放纸的方法，要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问他们写什么样的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用什么样的姿势会写出什么样的字。这些就是书法理论。在各种教学中，甚至在体操课或者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都始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您完全可以想象到，凡是会写字的人，就都能够教别人写字。

这种训练推理的方法，适用于一切方面，凡是与儿童接触的人，都不断地使用这种方法。儿童的好奇心，只要是可以用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就决不加以压制；相反地，我们总是尽量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以鼓励他们的好奇心；我们甚至随时随地启发这种好奇心，就他们所看到的事物，问他们几个为什么。

我们还培养他们不懂就问的习惯，让他们认识到，凡是大人没有教过他们的东西，即使不懂也不是什么羞耻，既然不懂，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您可以设想一下，养成这样一种随时随地对各种事物都认眞地观察研究、寻根究底的习惯，作用该有多大呵！

初级算术和几何学在学校里通过一些能引起儿童兴趣的方法并且利用一些教具来讲授；但是，这门学科的教学也是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大部分教学过程是在国家的工厂、仓库或者在农村中进行，尽量让儿童学会计算、磅称和量度各种原材料和产品，学会丈量土地和当场解决各种三角几何上的问题。

您大概不需要我给您详细说明我们教授图画、地理、音乐等等课程是采取什么新办法了吧！……再说，等我们参观学校的时候，

我会让您亲眼看看的。不过，有一点您一定要晓得，就是：一个国家只要上下一致，决心要使每门科学艺术的教学富有趣味，做到连智力最差的学生也能学会，那么，它就一定能够找到实现这个愿望的方法。

您要是看见我们的教具和我们的博物馆，您一定会感到很惊奇。我不准备和您谈我们的自然史博物馆、矿植物博物馆、古今动物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和生理博物馆等等。因为各种科学和各门艺术，我们都有专门的博物馆；而且我们的国营大工厂和大仓库，其实也就是各该部门工业的博物馆。我只想举我们的地理博物馆做例子来说说。这个博物馆里有无数地图和模型，表示出或者模拟出地球表面的各种形态，有的只表示行政区域和人口，有的则表示河流或山脉。还有，象宗教博物馆，那里有各种塑像和各种图画，描绘各种神灵偶像和宗教仪式。又如，我们的天文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奇妙的仪器，能够表现星球运行的情况，使人们能够用肉眼逼真地看到天文学上的各种最难于理解的现象。

您完全可以想象到，采取这一切办法，再加上在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到郊外田野去散步观察，天气不好的时候到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各种科学艺术的基本知识就不再是使人厌倦、扫兴和艰苦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满足于利用物质上的仪器图表等来促进学生的智能的发展。我们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地培养学生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并且责成每一个学生把自己已经懂得的知识教给比他年龄小的学生。教师只是在为了保证教学进度有必要时，才进行讲解。他指导学生们研究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问题，

而不去代替他们思考。教师能力的高低，就在于他是否善于提问，更确切地说，就在于他是否善于组织学生们互教互学。通常的做法是：由一个学生讲解或者重复教师上次的讲解，另一个学生提问，然后大家逐个地回答，教师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参加自己的意见。”

“噢！我可得走了！”狄纳罗临分手的时候对我说，“明天见吧！如果您高兴的话，请明天八点半以前到我家来，我们一齐去参观这个区里的学校，到时我再给您谈谈我们的德育训练。”

第十一章 教育
(续第十章)

德　　育

还不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到了狄纳罗家里。两人边走边聊。

他说，"您一定推想到，在品德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委员会和那些立法人也和对体育、智育训练一样，费了不少的心思。

其实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因为我们觉得人的心灵比较他的身体和智力更为重要。

如果您读一读我们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看看他们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提出了些什么建议，您一定会感到十分惊奇。

最初步的品德教育还是由家庭、特别是由母亲在父亲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因此，我昨天和您提到过的关于养育子女的课程，内容不仅是指导父母亲如何使子女身体强壮，而且还指导他们怎样培养儿女在道德品格上尽可能地完美。

您要是仔细地看看母亲们以及她周围的所有人怎样关怀备至地观察、研究和引导孩子们开始显示出来的种种感情变化和兴趣好恶，怎样在不良倾向一出现时就加以制止，又怎样致力于培植儿童优良的品德，那么，您一定会惊叹不已。我完全相信，您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样慈爱的母亲，也找不到这样不爱哭

闹、不耍脾气、不横行霸道，一句话，不娇生惯养的孩子。

母亲在孩子身上最先培植的一种感情，就是敬爱父母，无保留地信任父母，从而绝对服从父母；当然，做母亲的自己也注意警惕不要滥用孩子们的这种感情。教育孩子敬爱父亲的是母亲，而让孩子懂得敬爱自己母亲的又正是父亲。所以，我们的儿童都习惯于对他们的父母象对最善良、最明哲的神灵一样，尊敬他们，服从他们。

在儿童的体力逐渐增强以后，就开始培养他们照料自己的习惯，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求助于别人。比方说，自己洗衣服，打扫自己的屋子等等。以往的孩子做这些事的时候肯定都是抱着厌恶的心情，以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却是高高兴兴地从事这类劳动。

其次，我们又培养孩子们习惯于侍候他们的父母亲，侍候比较年长的亲属、自己的哥哥姐姐和到家里来的朋友和客人。看着我们的孩子在别人身旁奔忙，总想帮助别人做点什么事的时候，确实是再高兴不过的了，一点也不觉得他们讨嫌。

我们培养儿童习惯于关心、帮助和爱护自己的弟妹；哥哥姐姐们的这种出自手足之情的关怀照顾，是人们童年最早享受到的幸福之一。

情况就是这样：孩子们都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养成从事各种家务劳动的习惯．做哥哥姐姐的把自己已经会做的事情教给弟弟妹妹。干活的时候是你追我赶，又说又唱，愉快得很。

孩子们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是每天五点钟就起床，先做一

两小时的家务劳动，然后由一位哥哥姐姐照料着梳洗换装。这方面首先要求他们的是整洁，然后再注意美观大方和雅致，要他们认识，穿衣打扮是对别人的一种义务、一种礼貌，而不是追求虚荣。然后，就在母亲或哥哥姐姐的监督下开始复习功课，一直到吃早点上学。

您可以想象到，在家务劳动和梳洗换装的过程中，孩子们从家人对他的关怀爱护和示范指导中能够学到多少东西呵！在复习功课或者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从中也能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也可以想象到，通过这些做法，哥哥姐姐爱护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又尊敬和感激哥哥姐姐，家人之间培植起多么深厚的互相友爱的情谊呵！

我在上面曾经给您提到过，小孩到了三岁会说话以后，就和同街的孩子一起，由一位或几位母亲照顾着做几小时的散步或游戏，以便增强体质；不过，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开始习惯集体生活，习惯于彼此平等相待，友爱相处。上学以后，我们还继续不断地培养他们的这种习惯。

噢！我们到了，这就是本区的学校。您瞧，多宏伟的建筑，多少标语和塑像呵！房子又多有气魄呵！您再看看，周围的场地多大，树木又多美呵！马上您还会看到房子里面又是多么华丽！这一切不都证明共和国是把教育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把青年看作祖国的财富和希望吗？孩子们享受着这一切，怎能不对学校以及给他们办起学校来的共和国产生一种真诚的敬爱呢？您看见那些正在走进学校的人吗？他们都是教师，正在上教师休息室去。

噢，快九点了，我们稍等一会儿，看看孩子们上学的队伍吧！

瞧，他们来了！您看，队伍多长，简直赶上一条街了！你说，象支十几个连组成的小部队吗？他们按年龄和高矮不同，一共分成十二个小队，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先是每家的孩子由年龄最大的一个领到本街的一所指定的房子里去，等同一条街的孩子都到齐了，再按照年龄大小重新排队；一条街的儿童算一个学校，各校由一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带着队伍集中到区校来。

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又以家庭为单位按居住远近重新编队，各校队伍分别回自己街道去，沿途经过自己家门口时，孩子就和其他同学亲切告别，然后离队回家。

您看，他们每个年龄各有一种制服，多么地整齐清洁！他们到达学校的时候秩序多好，样子显得多高兴呵！好啦！这个区里所有街道的孩子都进去了，我们赶快到大厅里去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礼堂，里面装饰着许多塑像，都是对教育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当我看见在场的学生里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多的时候，我简直惊奇得快叫喊起来了。

“瞧！”狄纳罗对我说，“这是区里所有的教师和学生，按学校分开坐。现在您听听……”

几千名小孩在唱赞歌，两段歌词里第一段是歌颂伊加尔，第二段是歌颂青少年的另一位恩人。他们的歌声实在使人心驰神往。

狄纳罗对我说：“这首赞歌有一百多段歌词。每天早上，学生都要唱歌颂伊加尔的那段和一段别的，好让孩子们不忘给他们造福的恩人。

“我看得出来，您在奇怪这里怎么会有女孩子。您晓得，她们不是和男孩子们一起来的，是从另一道门进来的；这座建筑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归女孩子用，另一部分归男孩子用，另外有几个共同使用的礼堂。”

“什么？”我嚷道，“五岁到十六岁的女孩子和年龄相同的男孩子坐在同一个礼堂里？”

“是啊，一点也不错！这沒有什么不合适的，而且还有许多好处呢！因为，男孩子从童年起，不论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我们都要求他们象尊敬自己的姐妹一样尊敬所有的女孩子；同时又要求女孩子们态度端庄，举止稳重。

“我们认为知羞才能保持贞洁，知羞还可以使美貌更为动人，所以，我们教育儿童不但在男女之间、而且在女孩与女孩之间、甚至男孩和男孩之间都要懂得羞耻，保持纯洁无邪的关系。

“现在，孩子们都在上课，我们到那间教室里去看看吧！

“您看，孩子们多专心，多规矩啊！教师给他们讲话的时候多和蔼啊！

“您再看看，甚么东西都那么干净！桌子上、衣服上一点墨水渍也沒有，写字的笔连点刀痕也沒有！养成整齐清洁的习惯，作用多大呀！”

我们参观了各种班级。有的光是男孩子；有的只有女孩子；有的是男女一起上课，中间用一道很薄的板隔开。之后，我们又跟着孩子们到操场去，在那里我们看到许多体育器械和体操设备。一个十岁的小孩爬到一根三十尺高的旗杆顶上，解下一条绑在一个

横着的滑轮上的绳子，再从杆顶上滑了下来。

人们告诉我们说，昨天有一个同样年龄的孩子爬到了滑轮上面，从三十尺高的地方跳了下来沒有受伤；但是这种行为是禁止的，因为有摔坏的危险。这孩子将因为违反校规受处罚，我们可以去旁听对他的审判。

孩子们回教室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了校园里的两个游泳训练场，其中一个供男孩子用，另一个供女孩子用。狄纳罗把男孩和女孩穿的不同的浴衣或者游泳衣指给我看，并且给我解释说，孩子一学会游泳就让他们习惯穿着平常的衣服游泳，不再使用游泳衣；这样，万一失足落水，也能自己脱险；而且，学校还教会他们抢救溺水的人，因为他们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教育孩子乐于助人的机会的。

在等待旁听对那个违反校规的孩子的审判时，我们到院子里散了一会步。

我问狄纳罗："你们用什么奖赏来鼓励学生的竞争心？"

"什么也沒有！既沒有奖品，又沒有奖状，也不给特殊的称号。为了培养孩子平等待人、互相友爱的心理，我们尽量避免给孩子们以任何特殊的荣誉，以免他们产生自私心和名利欲，也免得别的孩子产生嫉妒和不服的心理。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实际上，与其说我们需要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还不如说我们需要适当地控制他们的这种热情！孩子们唯一希望得到的荣誉，就是因为最有能力、最合乎要求而被大家推选出来在教师的指导下负责带领队伍和帮助别的孩子。特别是由于这项选举象所有的考试一样，都是在教师的监督下由同学们自己进行的，所以

在他们看来,这种荣誉特别可贵!

"因此,我们这里沒有偷懒的学生,即使偶然碰上个把,我们也不是用加重作业的办法来惩罚他们,以免增加他们厌恶学习的情绪;相反地,对他们是加倍亲切,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启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在我们这里,天资鲁钝的儿童也和懒惰的小孩一样,为数极少。发现有这种儿童时,我们不仅不对他们发脾气,而且对他们更加耐心,加倍地关心他们,努力帮助他们克服这种生来的不平等现象。

"我们认为对天资鲁钝的儿童、包括偷懒的儿童抱厌烦情绪和虐待他们,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既违背理性,也荒谬绝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野蛮行为;教师有这种行为,要比那些儿童本身更不可原谅!

"我们甚至找不出儿童有多少过错需要处罚的,而且所有的处罚都很轻微,办法是不让他参加某种游戏,或者更重一点的话,不让他上某些课,主要还是批评或者当众警告。

"对儿童的处罚是根据他责任的轻重和过错的大小,按照«学生法典»来确定。为了使学生们认真遵守这个法典,我们经常让学生讨论它,由他们自己来审议和投票表决对犯错误的学生的处理。学生们都把这个法典看成是他们自己规定的,都能把它背下来,很好地遵守它。这部法典在五年前曾发给全国学生讨论,得到几乎一致的赞成。

“学生犯了过错，是由学生们自己组成法庭来查证和审理。好啦！我们回礼堂去吧，很快就能看到这种学生法庭了。”

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因为是早晨，所有的教师学生都出席了。

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负责起诉，另外五个学生提出处罚的意见，其他的人都当陪审员。

在陈述事实以后，有一位教师，也就是辩论指导人，提醒大家说：起诉人要用温和的态度控诉；被告可以大胆地为自己辩护；证人要如实作证，不要撒谎；陪审员们要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判断；审判员则要大公无私地引用法律。

起诉人先表示说，他不得不对自己的一位弟兄起诉，感到十分遗憾，他当然希望最好能查明被告无罪，但是，法典是所有的学生、其中也包括被告所共同制定的，法典上规定的原则、禁令和处分都是为了集体和每一个个人的利益；被告人从旗杆顶上跳下来有可能摔死或者摔伤，如果大家认为他有罪，那么，为了公众的利益就应该处罚他；反之，如果认为他无罪，就不应当处罚他。

那个小被告沉着地答辩。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曾经从旗杆顶上跳下来，违反了法律，应该受到处分；他虽然后悔没有遵守纪律，但是他原来这样做是想向同学显示一下自己的胆量和勇气，而且当时自己确信不会跌伤。

另外一个孩子站起来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了，因为他忘记了学生法典上的禁令，鼓动了被告人从上面跳下来。

一个充当证人的儿童说，他亲眼看见被告从旗杆顶上跳下来；并且补充说，虽然他作这样的证言感到很抱歉，但是责任所在，不能不说实话。

辩护人首先承认被告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他提出，由于被告坦白承认错误，表示悔恨，而且他是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犯的错误，应该减轻或者免除对他的处分。他请求陪审员们考虑下列情况，就是:被告人是同年龄同学中胆子最大的，最擅长从高处往下跳，正因为他勇敢灵活，所以才听信别人的鼓动，做了错事。

起诉人承认，如果是给跳得最勇敢的人发奖的话，那么，被告就理应得奖，但是，他问道，《学生法典》之所以规定这一禁令，不正是为了约束这类勇士吗？这项规定不正是应该主要适用于这些勇士们，以免他们过分勇敢而遭致危险吗？

陪审员们一致宣告被告违反了法典，是有罪的；同时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宣布这一行为可予宽恕。

那个五人委员会建议，除了在校内公布事实以外，不作别的处分。在场的人通过了这个建议；教师最高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一位教师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提醒孩子们不要因为这个行为就对犯过错的那个孩子另眼相待，也提醒那个孩子不要因此对起诉人、陪审员等抱任何成见，埋怨他们。同时，还提醒大家要更加热爱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幸福的共和国，要彼此更加相亲相爱以报答共和国。

我一面走出礼堂，一面对刚才看到的事情感到惊奇和激动，一路陪着狄纳罗回他家里去。

"眞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我对他说，"现在我算对你们的儿童、妇女和国家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我们另外还有一种专门的德育课，每个儿童都要连续上十二年，内容是让学生懂得他们应尽的一切义务、应该具备的优良品德和应该避免的一切恶劣行为和习惯。本来，这样的课程在过去是

最不受重视、最枯燥无味的，可是现在却上得非常引人入胜，生动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是联系历史事实，对比英雄人物与罪人恶棍，对比伟大的德行与严重的罪孽来讲授这门功课的。

“我们那些最有才能的作家撰写的有趣的书籍，我们的小说、诗歌、剧本等等，都和教育相配合，教人向往高尚的品德；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宰，即共和国，是禁绝任何不道德的作品的。

“家庭生活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道德教育，用您刚才的话说，就是生动的德育课；因为，从儿童能听能说的时候起，他耳朵听的、嘴上说的和行动上做的，无一不是符合道德的事情，比方说，从来就没有听到任何孩子说过一句谎话。

“再说，既然共产社会使伊加利亚的儿童生活得这样幸福，孩子们还有什么必要说谎呢？既然共产社会和平等制度给他们带来这样好的日子，他们又怎么会不热爱这个社会，热爱这种制度呢？”

“再见吧，我到家了！”狄纳罗对我说，“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还出版一种有关教育的定期刊物，分发给所有的教师，使他们能经常了解到教学方面的各种新创见和新经验。

“今天晚上请您和瓦尔摩一家到我母亲那里去玩，到时我们还可以谈谈我们的公民教育。”

我已经有两天没见柯丽拉了，心直焦急，觉得仿佛和她阔别了两个世纪似的，好象自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必要，一定得见见她，听听她说话。

因此，我很早就到了她家，好在那里先消磨点时间，再和他们一起到狄纳美夫人家里去。

六

我从来沒有见过柯丽拉象今天这样美丽，这样可爱！

“啊！您来了，先生！”她迎着我走过来说。“您好象很喜欢看见我们。怎么？您竟然整整两天沒有来向我的祖父请安！……这可不好，太不好啦！爷爷对您很不满意，是不是，爷爷？……

不过，既然您已经来了……我们可以原谅您。……呵，对了，在狄纳薏丝家里我们还得一起唱歌呢！来，我们先试唱一下，看我和您合得起来不。”

我们一块唱了一下。“啊，不错！”她说，“希望到时唱得更棒！”

一路上，她快活得很，眞叫人喜欢。

狄纳美夫人一家人口不多，全都在家里，连我们一共大约四十个人。这是个欢乐、痛快和幸福的聚会，招待周到而又热情，特别是那些孩子们……

我把狄纳罗拉到一边对他说，“你们确实是个幸福的民族！”

“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了！”他回答说，“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共产制度。”

“还有你们的教育制度。”

“对！还要归功于我们的教育制度！如果沒有它，我们的共产制度也不可能这样地十全十美。正是因为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我们每个人才能认眞履行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义务，也才能充分地享受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幸福。

“可以说，孩子们从小时候起，就在学习怎样当一个公民，尤其是在学校里学得更多。他们在学校里讨论学生法典，参加考试，进行选举，出席学生审判会，这一切都在训练儿童习惯于公民生活。

“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十八岁才开始的。从这时起，

青年要学习文学概论、讲演术和世界史。

“更为专门的公民教育包括有伊加利亚历史、伊加利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伊加利亚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公职人员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每个儿童都要背诵宪法全文。沒有一个伊加利亚人不懂得什么是选举和选举人，什么是全国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什么是公民大会和国民军；也沒有一个人不晓得公职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法律允许人们做哪些事情，又禁止做哪些事情。任何人如果漠视公民教育，将被剝夺行使公民权的权利。但是，因为这是一种耻辱和痛苦，所以谁也不愿意这样做。

“甚至，妇女也要具备公民教育的基本知识，以免她们对与她们利益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和不了解她们的丈夫所从事的事业。

“还有，尽管我们一贯希望国际国内都能保持和平，但是，仍然规定所有的公民都是国民军的成员，并且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都要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武器。这种训练既是国庆节的一种喜庆活动，又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辅助性体育锻炼，同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青年满二十一岁就成为公民，您可以看到，伊加利亚青年所受的教育，是要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爱国者，成为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邻居，一句话，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

“我还应该补充一句：他们都将是爱好和平、遵守法律的人。我们的公民教育中，有一条每个人必须从童年起就要学习并不断付诸行动的基本原则，就是：凡事必须经过自由和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表示意见，少数必须无保留地服从多数。因为，在决定任何事情时，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就只有使用暴力，诉诸战争，只有采用战胜和征服的方法，那样就只会带来暴政和

压迫。”

“在你们这种共产制度和教育制度下，犯罪行为恐怕不会很多吧？……”我问他说。

“您想呢？象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呢？”静听着我们谈话的瓦尔摩插进来说，“既然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货币，每个人又都享有他所能希望得到的一切，我们还能碰到什么样的盗贼呢？除非是疯子才会做贼！既然连盗窃罪也不可能发生，怎么还会有杀人、放火和放毒这类事情呢？既然所有的人都很幸福，连自杀也是不可思议的，你说对吗？”

“但是，”我反问说，“难道不会由于别的原因，譬如说由于恋爱或者嫉妒而发生谋杀、决斗和自杀等事件吗？……”

瓦尔摩又回答说：“我们的教育把我们培养成眞正的人，教会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志，并且根据理性和正义来行事，因此，伊加利亚人几乎全都是哲学家，从儿童时代起就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由此可见，”狄纳罗接上去说，“共产制度一下子就消灭了盗窃和其他犯罪行为，根绝了盗贼和其他一切罪犯，从而，法庭、监狱和刑罚，我们统统都不再需要了。”

“不！先生，请原谅！”柯丽拉一面向我们走过来，一面用严肃的口气高声嚷道，“这里还有一些盗窃和犯罪事件，还有盗贼和罪犯，必须有法庭来审判他们，用刑罚来处置他们。我虽然不是学识渊博的历史教授，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举出无可驳斥的证据。大家都听着！（孩子们都跑上去把她围起来）为了博得这些先生们的掌声，我喊破了喉咙唱了足半个小时，可是这些先生们不但夺了我应得的掌声，还废话连篇，妨碍别人叫好；可见，他们是些盗贼！（喝彩

声)不但如此，他们还有一桩更可恶的罪行：狄纳薏丝本来正准备唱，可是这些先生们却哇哇乱叫，使我们无法听下去！……他们是想强迫我们听他们的谈话，好象他们是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共和国和共产制度似的；因此，他们是些捣乱分子，篡权人物！(喝彩声)现在，我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控诉他们！(好！对！)我请求按照正义和法律严厉处置他们！(掌声大作)不！因为我恐怕审判员玩忽职守，(耳语声)为了保证判决能公正不倚，还是由我自己来对他们定罪判刑为好！(哄堂大笑)我向犯人宣告：你们犯了骇人听闻的亵渎音乐罪，业已查证属实。为了挽回影响，我决定把你们开除出共产社会！(耳语不满声)不！我刚听到一个很好的意见，提醒我不要不分青红皂白，连无辜者带罪犯一齐惩罚，所以，我判处你们两人对罪行负连带责任，受体罚处分：先好好听即将表演的夜莺唱歌，然后，你们自己也学夜莺唱！"(叫好声不辍)

"严明的执行官们！"她对孩子们说，"请立即执行判决！首先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再强制罪犯唱歌！"

狄纳薏丝唱起来了，她有点拘束，信心不足，可是她那神奇美妙的嗓音，博得了大家的掌声，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现在，"柯丽拉说，"该老莺哥儿唱了！(孩子们都跑过去抓狄纳罗的手，拉的拉，推的推)他可得好好地唱，不然，当心音乐法庭的审判！"

"疯子！真是个疯子！"狄纳罗说。

"行啊！您想叫我疯子，就算疯子吧！可是，狡猾的哲学家先生有时候还是放聪明点，听听疯子的使唤吧！"

我也被迫唱了一会，先是和柯丽拉、然后又跟狄纳薏丝一起唱。

“好啦！”柯丽拉说，“现在我要发奖了，我当然会大公无私地作出评判的，我的为人你们是知道的。好，注意啦！

“这位能言善辩的学者、教授唱得象只伤了风的老莺哥儿在吱哇乱叫。(哄堂大笑)和狄纳薏丝合唱的那位研究共产制度的大学生呢？却象条掉在陷阱里的狐狸在哀嚎，(又是哄堂大笑)狄纳薏丝则象只吓破了胆的黄莺在啼哭。(长时间的大笑)

“至于我，柯丽拉，有哪个冒失鬼敢否认我是歌唱女神或者歌唱女皇呢？因此我在等待着高明的听众给我喝彩。(掌声雷动)……现在，我命令立即把狄纳薏丝亲手做的美味的糕点端上来(对！对！对！)，还有，我所看见的所有准备好了的好吃的东西统统都端上来，好让这些出色的歌唱家饱餐一顿。……这些人骗吃的本领可高明了……他们一定很高兴让人们欣赏他们狼吞虎咽的那副馋相！……”(笑声和喝彩声)

晚会在一片欢笑声中结束了。柯丽拉请我原谅她的放肆不羁；她说话的那种美妙声音久久地在我耳边回荡。我整整地做了一夜迷人的美梦，梦见自己象只小鸟，在花丛里飞来飞去，被一群姑娘追逐着；我战战兢兢地躲避狄纳薏丝小姐，正在庆幸逃脱了她那快要抓住我的手的时候，不料又扑到迎面而来的柯丽拉的手上。

第十二章　劳动　工业

“我能爱她吗？”我醒来时心中忐忑不安地暗自思量着，“伊加利亚驻加米利的领事不是叮嘱我要绝对尊重姑娘们，不得侵犯她们吗？特别是那位年高德劭的祖父不是说过他因为看我诚实才让我和他孙女来往吗？既然这样，我能爱她吗？再说，我和美丽的亨利爱特小姐已经差不多算订了婚，总得履行婚约呀！我能爱她吗？……算了！还是再仔细揣摸揣摸吧！……”于是我出门找瓦尔摩去，因为他答应要领我去参观一家建筑工厂。

“你觉得她美丽动人、聪明伶俐吗？”我一路走着又想起来了。

“当然啦！你看到她的头发、眼睛，她的嘴唇、牙齿，她的手和脚，不觉得满心喜欢吗？”

“喜欢极了，她全身我都喜欢！”

“你不觉得接近她就高兴，离开她就苦闷吗？”

“是啊！”

“你白天想念着她，夜里在睡梦中追求她，是吗？”

“是的！”

“可怜的你啊！准是爱上她了！”

“不过呀，我见到她的时候虽然很高兴，但是心里还是安详平

静的；离开她的时候虽然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还不致于痛苦万状；我虽然想念她，但是还不到坐立不安的地步；我梦想她也沒有到了热狂说呓的程度；我接近她时还不致张惶失措，触到她的手臂时也不是说就周身颤抖。……不！我不过象爱自己姊妹或者朋友那样爱她吧了！……”

“那么她呢？……我是不是已经打乱了她的安宁和幸福呢？……唉！我应该感到内疚和苦恼才对！不过，一当我回想起……噢，不！……对了，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去散步，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得巧妙地试探一下她是怎么想的。”

正想到这里，我进了瓦尔摩家，他正等着我呐。

我们随即动身去参观建筑工厂，边走边谈着。

“既然我们是去访问劳动者，”他对我说，“我来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劳动组织和工业制度，因为劳动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劳动 工业

“首先请您先回忆一下几个最主要的事实，它们是了解其他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这些事实我以前曾经给您谈过，这里再用几句话简单重述一遍：我们生活在共产制度下，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享受着同样的福利，承受着同样的负担。我们既沒有私有财产，也不存在货币；既不买也不卖。除非是根本做不到，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力求一律平等。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地为了共和国或

者说为了共产社会而劳动。一切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归共和国所有；分配产品给我们的是它，供给我们吃、穿、住和使我们受教育的也是它，正是共和国把我们所需的一切平均地分配给我们。

“还请您回忆一下：我们的一切法律，目的都在于使人民过尽可能幸福的生活，首先是满足我们的生活必需，其次是提供实用有益的东西，最后是创造使生活舒适愉快的条件。所谓舒适愉快，那是没有止境的，比方说，如果它能够供给每个人一套高级马车，那么我们每人就有那么一套；但是，这种事情既然办不到，那就谁也没有，大家就都乘坐公共马车，而共和国又尽可能地使这种马车既方便又舒适！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原则应用到劳动组织时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吧！

“共和国或者说共产社会，每年都要确定为满足人民衣、食、住、用的需要而必须生产和制造哪些东西和生产多少。正是共和国，而且也只有共和国，负责组织工人们在工厂里制造这些东西，因为，所有的生产部门、所有的工厂都是属于国家的，所有的工人也都是属于国家的。也正是共和国负责组织人们建设工厂，选定最适当的厂址和最完善的设计，创办各种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凡是合并起来更为有利的工厂，统统联合起来，只要预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就决不吝惜任何必要的投资。也正是共和国负责选定最优良的工艺方法，而且积极地公布推广各种新的发明创造和成功的经验。正是共和国负责训练大批的工人，给他们供应原料和工具，分配给他们工作，进行效率最高的劳动分工，并且以实物而不是以金钱来付给他们报酬。最后，也正是共和国负责把所有的产品集中起来，分别储存在一些巨大的仓库里，随后再把它们分配给所有的劳动

者，或者说，分配给共和国的儿女们。

“共和国有权进行这种计划安排和指挥调度的机构是工业委员会，也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即全体人民。

“您马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极其优越的全面安排的制度必然会带来的难以数计的巨大节约和各种各样无法估量的好处。

“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劳动者，都为共和国劳动。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毫无例外地要参加一种生产行业，掌握一种生产技能，或者说从事法律上规定的一种职业。

“男孩子从十八岁起开始工作，女孩子是十七岁；最初的几年劳动，目的是增强他们的体力和训练必要的技能。男子满六十五岁退休，妇女是五十岁；但是，由于劳动都并不繁重，而且十分愉快，所以很少有人请求退休，大家到达这个年龄都仍然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或者做点别的更适宜的事。

“用不着说，病人当然免除工作，但是，为了避免漏洞，凡是生病，都应该到医院就诊，或者由别人送去治疗；说句实话，住医院就像住王宫似的。

“更不用说，每个劳动者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和得到同事们的同意后，可以得到休假。

“我刚给您说过，劳动十分愉快而且并不繁重。确实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不吝笔墨，极其详尽地作了规定。从来还没有看见过一位工厂主能够象共和国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由于我们不断地增加机器，现在机器作业已经可以代替两亿匹马或者三十亿名工人的工作。一切危险作业、繁重作业、有损健康的作业、不洁净的或者令人厌烦的作业，都由机器来进行，在这一点上特别显示出我国同胞高度的才能和智慧。举例来说吧，凡

是会使人恶心的东西，我们都想方设法把它埋藏掩盖起来，或者是特别注意打扫卫生，搞好清洁。因此，街道上不仅看不到什么带血的肉食，而且连点粪便垃圾也看不到；在工厂里见不着哪一个工人需要用手接触任何令人恶心的东西。

"一切都是为了使劳动能令人愉快。在教育上，从小就教儿童热爱劳动，重视劳动；工厂里经常保持整洁，工作起来方便；唱的歌内容都是焕发劳动人民的精神，使他们心情愉快的；任何人都同样地要从事劳动；劳动时间长短适中；还有，社会舆论是以劳动为荣，而且不论什么劳动都同样光荣。"

"什么？"我叫嚷起来了，"什么行业都一样受到重视？鞋匠也和医生一样受到尊敬吗？"

"是的，当然是这样啦！这一点您不必感到惊奇，因为所有可以从事的行业或者职业，所有需要制造的产品，都有法律明文规定，此外的行业是既不准教授，也不许经营；法定以外的产品不准制造。例如，我们就没有酒店老板这种职业；我们的刀剪厂里就不制造匕首。因此，我们所有的职业和制造行业都是法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同样必需的。既然法律上规定了鞋匠和医生两种职业，那就应当既有医生，也有鞋匠；显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当医生，总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去当鞋匠；为了使大家愿意当鞋匠，就必须让鞋匠和医生一样地幸福，一样地满意，应当使鞋匠和医生尽可能地彼此完全平等，应当使这两种给共和国贡献了同样时间的公民受到同样的尊敬。"

"那末说，你们对才能、智力和天资不同的人都一律不加区别，不是吗？"

"不！事实上，这一切不都是自然界的一种赠与吗？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来惩罚一个命运不如他人的人，难道公正吗！我们的

理性和我们的社会不是恰恰应当补救这种由盲目的自然所偶然造成的不平等吗？一个人如果天赋较好，使他用处比别人大，因而自己感到高兴，这不就是对他最大的报酬吗？如果我们要做出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只能是特别优待那些从事最艰苦的职业和劳动的人，以便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作出补偿和给他们以鼓励。总之，我们的法律既然规定要使医生尽可能地幸福，尽可能地受尊敬，那么，为什么一规定鞋匠也和医生一样幸福，一样受尊敬，人们就啧有烦言呢？

“不过，尽管通过教育我国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切望对共产社会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但是，为了掀起强大的竞赛热潮，任何工人，如果出于爱国热忱而作出比他职责所要求的更为重大的贡献，或者在本行业上有突出的发明创造，那就特别受人尊敬，得到公众的赞扬，甚至获得国家的荣誉。”

“那么，那些懒汉呢？……”

“懒汉？我们这里还从来没见过什么叫懒汉！……既然工作这样愉快，而且游手好闲和偷懒在这里被视为与别的国家里的盗窃行为一样地可耻，您想怎么还会有懒汉呢？”

“这么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常说的什么时候也会有醉鬼、盗贼和懒汉这句话是错误的喽？”

“在那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下，这话当然对了；但是，在伊加利亚的社会制度下，这么说就大谬不然了！

“工作时间当初曾经是十至十八小时，后来逐渐地缩减，现在已经确定为夏天七小时，冬天六小时，从早晨六点或七点工作到下午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缩减它。只要有新的机器来代替工人操

作，或者需要制造的东西减少了（比如说，建筑物），可以减少大批工人了，缩短工时就可以办到。不过，现在的工作时间很可能是最短的了，原因是，如果某些行业消失了或者减少了工作量，又可能出现新的行业来代替，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通过劳动来增加我们的享受的。比如说去年，除了原有的家俱以外，我们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家俱，为了保证每一家庭都能领到这种新的家俱，需要十万名工人来制造，我们就从劳动群众中抽调了这十万劳力，大家的劳动时间也就普遍地增加了五分钟。

“每个家庭里，妇女和姑娘们都是从早晨五、六点到八点半一起料理各种家务，九点到下午一点分别在工厂里上班，从事自己行业的劳动。”

“孕妇和喂奶的母亲当然免除劳动，是吗？”

“您说得一点不差。而且，各家的主妇也不用到工厂里劳动，因为照料家庭、收拾屋子也是对共和国有益的事情。

“同种行业的工人都在一些巨大的公共工厂里一起劳动，这些工厂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理性。”

“我已经参观过几个这样的工厂，确实使我深为赞赏。”

“够宏伟的，是吧？尤其是妇女工厂您更应该去参观参观！对了，您去过沒有？”

“还沒有呢！”

“那么，等我先请示一下。得到许可以后，我们就到我妹妹赛丽妮的工厂或者柯丽拉的工厂去参观一下。

“要是您还记得我们每家工厂的设计都是在征求了这个行业

所有的工人、学者和全体人民的意见以后经过评比才确定的，那么，您对我们的工厂为什么这样完善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为各种露天作业准备的可以搬运的活动工厂，同样拥有各种方便的设备。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一个这种工厂，因为现在我要领您参观的建筑工厂已经到了。”

这整条街都正在盖房子，集中有五、六百名各样工种的工人。

近处有一座盖着防雨布的宽敞的流动厂棚，里面象普通的大工厂一样，有一间更衣室和一间食堂。

建筑工人工作时用的脚手架，也搭有罩棚，同样可以防晒和挡雨。

所有的建筑材料，象石块、砖瓦、木材、铁件、水泥，甚至灰浆，都是预先准备好了送来的，当时就可以使用。

狄纳罗对我说，“所有的石块都是在采石场附近的大工厂里先加工，用机器把石头切块或者削齐的。

“各种尺寸的砖也都是在大工厂里用机器制造的，这些工厂就修建在有泥土可以制砖的地方。

“水泥和灰浆是在另一些工厂里大批拌和好的，有时候就在工地准备，但都是用机器来捣拌。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先沿运河运到大仓库里贮存着，然后用各种货车送到工地附近。

“您看这些货车设计得多好！装卸起东西来多方便！既不会损坏东西，也不致沿途丢撒。

“您看这轻便轨道，载货不论多重，车子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向前滑动，还有这无数大大小小的机器，不论什么东西，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全靠它们搬运。所以，尽管干活的工人那么多，却看不到

有人需要用头顶或者用肩扛什么沉东西，他们都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操纵机器或者铺砌材料。

“您再看看那些为了减少粉尘、避免沙土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甚至您可以看到他们穿的工作服全都是那么干干净净的！

“今天早上，所有这些工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公民，都是六点钟就到了工地，几乎全是坐公共马车来的。他们在更衣室里脱下平常上街的衣服，换上原来存放在那里的工作服。下午一点钟，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重新穿上日常服装，坐车回家。在路上碰见他们，您一定不晓得他们是刚下班的建筑工人，因为，只有在别的国家里，您才能分辨出建筑工人来。”

“我猜想，”我对他说，“这里的人一定都愿意当建筑工人，就跟愿意从事其他职业一样。”

“所有在户外工作的工人，和室内工作的工人一样，受到共和国的尊重和关怀；在工地里给他们准备了厂棚、工具、工作服，以及他们所需的一切。连货运马车的车夫，象您所看到的，在车上也总是有他们专用的座位。

“您也发现这个大型工地上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吧！这里和我们所有的工厂一样，每人都有他的岗位、他的职务，不妨也可以说，每人各有他的级别，有的人负责指挥生产，有的人负责供料，人人都严格地、愉快地执行自己的任务。难道不可以说，这一切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有规律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吗？”

“是的，这样的纪律真是使我感到惊奇！”

“可是，这有什么好惊奇的呢！每个工厂的规章都是经工人讨论决定的，各种负责人员都是由工人自己推选出来的，至于那些适用于一切工厂的法律，则是由全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亦即所有工厂的劳动者共同选举出来的代表所制定的。公民们所执行的正是他

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和法律，因此他们执行起来总是主动自愿，毫不迟疑。”

归途中我问瓦尔摩，“不过，各人的职业是怎样分配的呢？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还是必须接受人家分配给他的职业？”

职业的分配

“要回答您的问题，应当首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业生产教育或者说职业教育。

“您还记得吧，所有的儿童在十八岁以前，都要接受包括各门科学基本常识在内的初级教育，而且都有了画图和数学的知识。

“我们教他们懂得了有关各种生产工艺、原料（矿物的、植物的和动物的）、工具和机器的一般知识。

“我们不仅限于讲授理论，而且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专门的工厂里学习使用钳、刨、锯、锉和其他主要的工具。这种训练对青年本人来说既可以学会一点技艺，为他们将来学习各种专业作好准备，同时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娱乐，而且也是他们对共产社会初步贡献的劳动。

“这样，青年人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就有能力给自己选择个职业。下面说的就是他们选择职业的情况。

“每年，在我们革命纪念日的前十天，共和国在经过统计确定每一种行业需要的新工人的数目以后，就在每个公社公布准备招收的数字，要求所有满十八岁的青年选择报名。同项职业报名人数超过需要数字时，便先举行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和参考报考人

自己组成的评判委员会的意见，进行最后的评比来确定职业的分配。

“共和国境内所有满十八岁的青年，按这个办法每年在同一天分配到各行各业，最后再分配到各个工厂。这一天称为新工诞生日，是我们的重大节日之一，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不但如此，青年人在此以前从学校受到的还只是基础的和一般的生产教育，现在，年满十八岁选择了职业以后，便要开始受专业教育，或者叫职业教育。

“这种教育为期长短不一，因为各种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范围不尽相同。

“这种教育包括理论方面的教育，这是在课堂里进行的，讲授这门职业的理论和历史。

“这种教育也包括实践方面的教育，在工厂里进行，学徒们在这里经历若干阶段的实习，并开始真正地用他们的劳动贡献来报答共和国。

“对年青姑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先教给她们以家务劳动的知识，教她们懂得一些适宜于妇女从事的职业的基本知识；到十七岁的时候就让她们选择一种职业，然后接受职业教育。

“您不妨设想一下，经过这种包括基础和专业双重教育训练出来的男工和女工，该是多么优秀熟练呵！

“这样的劳动就业制度，您看出它的好处在哪里吗？”

“我认为我是看到了一些好处：在这种制度下，男子都有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妇女都能非常熟练地从事

各种家务劳动；房屋不必作商店之用，可以全部供家庭住用；工厂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区，甚至可以从美化城市的角度把它们的外表装饰起来；大家都不会为个人利益而不愿公开某种有益的发明创造，或者窃为己有；谁也不必担心还债清账，也没有人需要害怕破产！”

“我们的制度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呢！过去，我们的工人不得不为金钱而工作，因而拚命图快，不顾质量，有时甚至彼此商定，故意破坏生产，以便大家有机会多得一笔工资。比如，锁匠、木匠和油漆匠参加修建新房，在做门的时候，锁匠故意把新做的门或上面的油漆损坏，结果木匠或者油漆匠不得不返工重做，大家就可以多得一份工资。现在，情形完全相反了，工人们唯一关心的是怎样把工作尽量做好，操作时都特别细心，认真钻研，因此，工作质量几乎全是上等的。

“所以，从我们工人的外表上，更正确地说是从我们的公民的外表上，您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种自豪的感觉。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职责，同时，所有的公职人员又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一种劳动。

“您有没有注意到我国人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清早五点钟大家就起床；快到六点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马车和街道上都挤满了到工厂上班的人；到九点钟，主妇和儿童们也开始工作了，干家务的干家务，上学的上学；从九点到下午一点，人们都在车间里劳动，或者在学校里上课；下午一点到一点半，所有的工人都离开工厂，同他们的家属和邻居到人民餐厅聚面；两点到三点，大家都在吃午饭；三点到九点，大家都到公园、剧院、人民会堂和公共场所去，或者上街、散步，或者在自己的屋顶花园和院子里干活、欣赏

花草。晚上十点大家都上床睡觉；从夜里十点到第二天早晨五点，街道上全都空无一人。”

“那么，你们也有清道法[1]啰，这种法律未免有点专制了吧？”

“如果这种法律是专制君王强加给人民的，那确实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暴政；但是，如果它是经过全体人民的同意，为了增进人民健康和保持正常的劳动秩序而制定的话，那就是一种极为合理、益处很大的法律，执行起来也十分顺利。”

“呵！这我明白了！我也懂得你们的工人为什么这样幸福了！”

“他们甚至幸福到这样一种程度，连过去那些贵族的后代也宁愿不要什么公爵、侯爵之类的称号，而以当一名锁匠、印刷工或者其他什么工人而感到自豪。”

这些情节我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因为他讲得分外有风趣，所以更加引人入胜。但是我还是急于想再去接受一次柯丽拉的审判，所以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

狄纳美夫人和她的一对儿女，正好到柯丽拉家里来，准备一块出去散步。我听见柯丽拉说，“我有一些历史学问题要请教教授先生，所以我来挽他；威廉先生，您陪着狄纳薏丝吧！”一听这个，你想我有多失望呵！瓦尔摩这时已经松开手臂让狄纳美夫人挽着。

我几乎想找个借口溜走，但这怎么行呢！只好尽量装得很大方地把手臂伸开让狄纳薏丝挽着。身边紧靠着一位娇艳的年青姑娘，她的甜蜜可爱据说还胜过她的美貌，而且又恰恰正是那位过去我一听见她声音就渴望见她一面的姑娘，我当然感到非常不自然，简直还不如让人狠揍一顿来得痛快。

---

① 中古时有的国家曾规定：每晚定时发出信号，任何人必须立即回家熄灯睡觉。——译者

她和我一样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这就使我更加狼狈了。

有一段路上我们要不彼此一言不发，要不就是聊聊天气，说说树木。后来，我想要是谈谈瓦尔摩，也许会使她高兴，便一个劲地向她热烈称赞起瓦尔摩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亲密友好的气氛。我固然比较活跃了，她呢？也好象颇受感动，比较高兴了。

她回过来又给我谈她的女友柯丽拉，极口向我赞扬她天资聪敏，性情愉快，表示对她情谊极深，并肯定地说没有什么人能比柯丽拉更可爱、更幸福了。

可是，她忽然又补充说，柯丽拉正急切地等待着她哥哥的一位朋友到来，她喜欢这个人，正准备嫁给他！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听到这话，我是多么地吃惊啊！

"柯丽拉小姐要结婚了？"我叫喊了起来。

"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她神情很不自然地说。

我就这样偶然地知道了一个我一直想了解的秘密。我也不晓得这个发现是使我痛苦呢还是使我快乐，反正我马上不由自主地陷入梦幻之中，莫名其妙地心神恍惚，烦恼不安。人的心理真是不可思议呵！

我陪送她回到家里，一路上尽管她说话的声音那样美妙悦耳，却没有能使我心绪平静下来，我感到极需要独自一个人思索一下，所以一有机会，立刻就借故溜走了。

第十三章 保健 医师 医院

“威廉您这人真可以的！撇下我们，自己送狄纳薏丝回家去，也不回来向我们告别一声就走了！……实在令人生气！……

“我还是可以原谅您一次，不过您必须亲自向我道歉。请今天晚上八点钟来，陪我到狄纳薏丝家去！

“可别不来啊！我要告诉您一件叫您高兴的事情。来啊！”

这条子把我弄得更加如坠五里雾中，心里直想：“这生气啦、原谅啦都是什么意思呢？她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呢？是她结婚的事吗？要不，是在耍我吧！不！不！她可是个天真坦率的人。算了，等着瞧吧！”

早饭后，我和欧仁一起去访问一个区医院，他认识的一位大夫领着我们到各处参观。

说起医院，我倒真的认为应当把我这位可怜的伙伴留在这里治疗治疗，因为，伊加利亚的什么事情都使他兴奋激动，他简直得了狂热症。

不过我承认，我自己也越来越着迷了，而且他给他哥哥写的信里所说的有关我们这次参观医院的体会，我也深有同感。等我先把柯丽拉和我的对答说完以后，再来给读者介绍欧仁的那封信。

我到柯丽拉家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立刻就动身。

“来吧！”她一面挽着我的手臂一面说，“让我把心里高兴的事情告诉您吧！您晓得我哥哥喜欢狄纳薏丝，这可怜的孩子简直爱她爱得发狂了！……要说，她也确实是温柔美丽，讨人喜欢！……嗯！我用不着对您说这些，您第一次听到她说话的时候不就觉得她的声音象仙女一样神妙，容貌象天使一样美丽吗？……一点也不错！她对家里人和朋友们确实象天使一样可爱。要是她在陌生人面前不那么孤僻害羞，不那么胆小自卑，那就真是十全十美了。”

“她喜欢瓦尔摩吗？”我问她。

“怎么能不喜欢呢？瓦尔摩这家伙那样英俊，那样有学问，那样得人尊敬，而且又是她最要好的女友的哥哥以及她哥哥最要好的朋友；再说，瓦尔摩和她可说是一块长大的。这样一个小伙子，她怎么能不喜欢呢？……嗯！要是她不爱瓦尔摩，我们大家可要不高兴了！……有时她无意中说她永远不离开她母亲，也许永远不想嫁人，你才不知道我有多难过呵！……她老象要躲开瓦尔摩似的，但是，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又对瓦尔摩挺亲热，可怜的瓦尔摩就是不敢向她明说。我们大家呢？我父母和一家人都和我哥哥一样，希望这桩婚事早日成功，但是我们也不敢催促她表态。幸亏别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近来，她常和我们在一起……她的哥哥和母亲给了我们最可靠的定心丸，说他们确信她会同意的。我们已经商量好，后天两家的母亲正式征询她的意见，我们大家都满心希望她能同意……您快能看到我们这里的婚礼了！……威廉！为了肯定有一位我喜欢的男子汉陪我，我预先和您约定，到时您来当我的舞伴！”

虽然我对瓦尔摩的婚事，心愿与她相同，抱着同样的希望，心情一样地高兴，但是，她一句也不提她自己的事情，却使我很不满

意，甚至有点让我生气。

“您沒别的知心事要告诉我吗？”我对她说。

“沒有啦！”

“一件也沒有吗？”

“确实沒有啦！一件也沒有。”

“您自己的婚事可向我隐瞒啦！……”

“什么？什么？我母亲给您说了？”

“沒有，从来沒有！”

“一定说过了！……”

“给您说了，沒有嘛！……”

“我猜她是说了！”

“这婚事您满意吗？……”

“他会使我更加幸福的……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再有两个月他就来了，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今天早上我父亲刚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是就凭我们给他说的您的模样，他已经和我们一样地喜欢您了。……他一定是个最好的丈夫，我呢？将是个最幸福的妻子！”

“可我呢，要是我爱您，该怎么办呢？”

“要是您爱我？您？……哈，哈，哈！（她大笑起来）……那么，那位漂亮的亨利爱特小姐怎么办呢？她那么喜欢您，您也十分喜欢她；您不是已经答应娶她，而且再过八九个月就要结婚了吗？……”

“您还笑呢！……我再给您说一遍，要是我爱您……”

她有点害怕，赶忙接上来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会让我受责备，会使我后悔，使我内疚的！我会很难过的！……爵士，我求求您，快点说清楚，好让我放心！……”

“啊，是的！我爱您，我非常爱您……象最亲爱的哥哥，象最

恭敬、最忠实的朋友一样爱您……”

“啊！这我就放心了！”她说，“您算把我的忧虑给解除了！您对我太好了！……我相信您是会这样的！……不过，这对我们姑娘们是个多么大的教训啊！……再见吧，我的朋友！请别进来啦！走吧！不要陪我啦！我得马上去告诉我母亲，好让她知道您的这位新妹妹因为新来的哥哥对自己这样好而特别地高兴。”

在离开她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说，“神圣的友谊啊！我才刚刚开始了解你的伟大所在呵！不过，既然你使我们结成了这样的一对朋友，还有谁能比你更值得我们赞颂和崇敬呢？！”

下面是欧仁给他哥哥的信。

保健　医师　医院

我亲爱的加米尔，你一向对人类抱有满腔热情，可惜现在不在我身边，沒有能和你弟弟一起分享欢乐和悲伤，不能一道击节赞赏，共同叹息遗憾！我刚刚在一位第一流医师的陪同下参观了一所伊加利亚的医院，他盛情地领着我到各处观光，并给我一一讲解。听我给你说吧：

我不准备给你详细描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不，还不如说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它座落在一片广阔幽美的公园中心的一个空气清新的小丘上，旁边有一条秀丽的小水溪。共和国要求一切公用建筑物都符合实用、方便和舒适的原则，而且都按照一套典型设计来修建。伊加利亚的医院不必用来收留穷苦人，而是无例外地接受一切患重病的公民，而且都是平常居住条件非常舒适的公民。这么一说，你大概就不难猜到，这样的医院会是什么样子了！我说它象座第一流的华丽宫殿，确实一点也不假。因为，共和国认为，患病的公民应该住得比健康的公民还要

好，所以医院的陈设比平常的住宅还要漂亮。

在绿荫花丛之中，可以看到一些在医疗技术上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的塑像。

使我深为感动、赞叹不已的是，他们采取了种种办法来避免噪杂声音、不良气味和通常可能使病人讨厌的其他东西；他们对病人尤其关怀备至，想方设法使他们心情愉快，时而用一种你看不见的器械送出柔和悦耳的音乐，时而又发散一些使人身心舒畅的香味，并且到处都陈设悦目，色调宜人。

同样使我赞叹的是那些可以变换各种姿势和四处移动的活动病床，以及那无数专门为病人设计的用具和器械；有的是用来运送病人，有的是帮助病人以各种姿势比较舒适地坐卧，有的是用来避免意外事故和疾病痛苦，另外，还有用来便利手术和包扎的。一切都象一位慈爱而手巧的母亲为使自己的孩子安睡而作的精心安排。为了减轻药物苦味和包扎痛楚，为了使手术比较好受一些，病人不致太害怕，他们花费了多少的心思呵！你要是能亲眼看看就好了！谁都会认为，这里的病人真是慈善为怀的神灵的宠儿！因此，我心情激动得很。可是当我想起共和国曾经命令卫生委员会要不惜工本为病人创造一切福利，我也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尤其是，一想起这所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雇佣来的，他们全都是把病人视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料的公民，病人里也没有什么穷苦人可言，他们全都把工作人员和病友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姊妹，我就更觉得理所当然了。

另外，为了使病人得到慰藉，他们的亲友能够安心，只要病情许可，又经医生同意，亲友探病的次数可以尽量增多，时间也可以尽量延长。

根据病情需要，病人可以住单间病房，不过，通常都是住在

有若干床位的大病房里，当家属来看望的时候，可以马上把病床所在的地方隔成一个单间，外面就看不着里面。

再看看他们对病人的医护工作又是安排得多么周全吧！

所有的内外科医师、药剂师和护士，都住在医院附近，或者可以说都住在医院里面；而且按需要配备足够的人数。每人一天只工作六、七小时，不让他们过于疲劳。

医生们定时诊视所有的病人，每天三至四次。在这中间，如果病人病情发生突然变化，医院里随时有足够的医师来诊治。而且，病房里经常有一批青年医师进出，给病人包扎伤口，检查病状和在必要时替病人去找更有经验的医师。

每次查房，至少有三位医师；凡是手术，除了一名外科医师负责开刀外，另有两位医师在场协助。如果病情严重，医院里所有的内外科医师还聚集起来会诊。

你一定能够想象到，病人住院治疗好处多么大啊！当然，病人在家治疗，由家里人照料，病人有他愉快的地方，但是，医院里却具有家里所不可能有的许多其他优点。

此处还需要提到，公民们上医院看病，或者住院治疗，都是因为患了严重的病症；这类需要找医院的病症都是医师事先作了规定，或者是卫生读物上已经载明的，所以，每个家庭都心里有数。

至于轻微的疾病和无需医师诊治的病痛，都是在家里治疗。每个家长都学习过卫生课，并且可以参考为他们编写的卫生读物，因此完全懂得哪种情形需要请医师诊治，哪种情况不需要；也了解遇到后一种情况时应该如何治疗，如何使用家庭小药房里相当齐全的普通药品。

这种使人人都具备医疗常识而且每家都有小药房的做法，起的作用很大；因为，过去家庭里都不知道如何配制和使用简单的药品，医师开药方的时候，连说明一下如何配制和使用药品这么个举手之劳的事也不肯干；而现在却谁都懂得如何配制和使用一些最普通的药品。过去即使是这类普通药品，也常常乱用一气，甚至根本用错了；现在是任何药品都经过慎重考虑才使用，力求对症适量。

以热水烫脚疗法为例，过去，病人或他们的家属常常是不经医生同意就随意使用，或者是医生嘱咐使用却不问明病人是否懂得如何进行这种疗法；可是，你是很清楚的，烫脚有种种不同的烫法，水温高低、时间长短、用水多少，效果都很不一样。在千百种烫法里，只有一种是对某一病症有效的，别的可能都是有害的，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恶果；人们因为无知，就往往采取了有害的方法，以致发生了许多意外。可是，伊加利亚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不晓得怎样给病人配制合适的烫脚水。

这里，保健包括的范围很广，拿牙齿来说，大家从童年起就随时注意保护牙齿；所以，以往常常发生的既痛苦又危险的牙病，已经差不多绝迹了。

另一件意义重大的革新措施就是：凡是有可能发生工伤事故的工厂，都配备有一位外科医师和附设一个小药房，以便在事故发生时可以立刻进行急救。

医生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出诊，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城市里是这样；至于农村，他们倒常去出诊。为了便利紧急或远途的出诊，每个医院里都有一个国家小马厩，准备了一些

坐骑，随时供医生使用。

因此，医生主要是在医院里治疗需要他们诊治的病人，特别是外科手术几乎都是在医院里进行。

你一定能够猜想到，这样做法对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无穷的好处，那就是：所有老年和青年的内外科医生和医科学生都有机会协助或者旁观各种重要的手术和严重病例的临床治疗，这样，每次手术或治疗，就会有助于以后的手术和治疗，每次的经验都可以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因为，每一个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都能了解到本区或本公社的所有病例。

还有一项你一定很赞赏的重大革新措施，就是：伊加利亚人认为，男医生给妇女诊察、接生、做手术或治疗会产生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因此，他们规定内外科医师中妇女的数目应与男的相等；只有女医生才能给妇女诊察、接生、做手术和治疗，男医生只给男的看病。

卫生事业上的这一革命，成果之大恐怕是你所难以置信的。

你是知道的，妇女完全可以和男子一样地聪明和有学问；而且一般地说，妇女比男子更有耐性，更为细心，特别是更善于体贴人；女病人对女大夫不致害羞，不会有什么顾虑，比较信任她们；而女大夫也比较熟悉妇女的一些特有的疾病。不过，也许你会反驳说，妇女是不是比较缺乏当大夫所需要的胆量和体力呢？特别是做外科手术的时候。

说到胆量，妇女并不缺乏；她们比男子更能忍受痛苦，看到别人受苦时也更能忍受得住，更善于体贴和同情病人，照料慰藉病人，帮助他们渡过痛苦。

至于体力，妇女们也足能应付一般的医疗，就象她们在技术上并不欠缺那样，特别是在受过外科训练以后，情形更是如此。即使是在某些极少有的情况下需要男医师参加，也都是女大夫自己请求的。

因此，共和国沒有男的产科大夫，只有女的；男的內外科大夫不给妇女看病，妇女另有自己的內外科大夫。

妇女患重病时，也和男子一样，送进医院治疗。所以每一个医院都包括有两幢互相隔开的相似的房屋，一幢住女病号，里面只见到妇女，另外一幢住男病号，里面只看到男的。

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几乎所有妇女都是在医院里分娩，产前几天就住到医院里去，产后的一段必要的期间內也留在医院里。起先，共和国因为担心这个做法会遭到许多妇女的反对，所以，推迟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等到教育和輿论说服了妇女们，使她们相信这种做法不但对她们沒有什么眞正不便，相反地，对她们的婴儿、对她们本人和对国家都有莫大的好处，这才开始实行这个新办法。

你可以想象到，领取出生证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不需要另行奔跑，而是就在医院里分娩以后，马上根据产科医师的报告把出生的婴儿登记下来。

你还可以设想到，在共产制度下，人们沒有任何必要隐瞒婴儿的出生和他的身份，也沒有必要消灭任何新生婴儿。

有的妇女还是在家分娩，但是，总是至少有三名产科医师在场；此外，在家里治疗疾病的妇女，也比男的多。

儿童留在家里治疗的情况就比较普遍。五岁以下的儿童，不论是男孩或女孩，通常都是由女大夫来治疗。

孩子稍大了，就在学校的小医院或者普通的医院里治疗。

至于残废人或老年人，因为在家里也能和在医院一样地得到照料，所以一般都是在家由家属来伺候。

我们常见的那种盲人拄着棍子探路或者牵着条狗领路，踯躅街头，沿门行乞，呼天唤地的悲惨情景，在这里根本看不到。相反地，在一些散步坪上，常常可以看见一些精致的手推车，上面坐着老爹爹，由他们的儿女子孙们推着，或者是坐着双目失明的小孩，由他们的兄弟姐妹推着，后面还跟有父母。还有比这景象更动人的吗？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医院的所有附属设施，象厨房、洗衣房和浴室等等，都非常宽敞漂亮。但是，最让你高兴的是：不管什么东西，食物也好，药品也好，洗脚热水也好，都是用机器一直运送到病床跟前，几乎完全不用人力，而且连点声音也没有。

更使你惊奇的是那些药房、化验室和大批的药剂师。

这药房规模之大，只要告诉你下面的情况，你就可想而知了：每个城区或公社都只有一个大药房，它不仅供应医院所需要的一切药品，而且还满足各家小药房的需要。

但是，亲爱的加米尔，这一切还算不了什么，更值得告诉你的是他们怎样培养医生。

满十八岁的男孩或满十七岁的女孩如果愿意从事内外科的

任何种类医疗工作,需要首先参加一次基础教育考试。

录取的学生都送到医科专门学校学习五年一般的医学课程,目的是使他们对整个医学,不论是內科或者外科,都全面地有所了解。

然后再经过一次考试,每人专门选择內科或外科,学习期限是两年,內容都是內科或外科所需要的课程。

经过第三次考试以后,每个外科学生或內科学生又从各该科的许多专业中选择自己主修的专业,继续学习一年专业课程。

所以,在內科医师中,有普通內科医师和专业內科医师之别,后者有的是专治小儿病的,有的是专治精神病的,有的是专治某一种主要病症的,同样地,外科医师也既有普通外科医师,又有牙科医师、眼科医师、产科医师以及专攻各种主要外科手术的其他专门外科医师。

学生需要第四次考试及格以后,才能获得国家內科医师或国家外科医师的称号,开始从事自己专门业务。

学生们都不会抱怨学习期限过长,因为他们都是由共和国供给伙食的。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样培养起来的內科兼外科的大夫,或者是外科兼內科的大夫,技术都是既全面又高深。举例说吧,这样培养出来的牙科大夫,懂得的东西并不比最有学识的內科大夫或者最有学识的外科医生少。

有一点你听了也许要发笑,但却完全是事实,这就是:由于牙科医师的学识和技术都非常高超,儿童们又随时随地注意爱护自己的牙齿,加上牙科医生们经常访问各家,所以,伊加利亚人几乎已经不再发生剧烈牙痛或者牙齿脱落的情形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他们还想方设法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上的便利条件，使学习效果尽可能地良好。例如，他们设有生理博物馆，陈列有各种骨头、骨架、蜡制标本和图片，来表示人体各组成部分以及各种疾病对人体的影响；头盖学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有各种特点的头盖骨，并附说明；比较解剖学博物馆，陈列各种动物的骨架；外科学博物馆，陈列有各种外科使用的工具和说明各种手术方法的图片，等等。

还要加上理论联系实践：学生们学习到一定程度时，就让他们见习或协助进行各种临床治疗和外科手术，并且负责包扎伤口和看护病人。

最后，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革新，就是：所有病人的尸体都无例外地进行解剖，而且都是在宽敞的解剖室里，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在曾经诊治过死者的一名或数名内科或外科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每一次解剖都制作书面记录，载明观察所得的一切有意义的现象，但死者的姓名对参观者保密。

共和国曾长期致力于克服反对解剖的偏见。正如它耐心地克服那种反对在医院里当着许多其他妇女的面分娩的偏见一样。它最后还是通过教育和舆论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出生和死亡，如同自己整个生命一样，都应当对人类有所贡献。曾经有一段时期，只有那些最先转变思想的人在临终前嘱咐解剖自己的尸体，另外很多人还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理智终于完全战胜偏见了。

此外，根据共和国的命令，这两项大事——住院分娩和解剖尸体，被赋予宗教似的神圣意味，非常受到尊重。多年以来，分

娩妇女的名字和尸体的名字，都向所有参观人保守秘密；而且直到现在，妇女的尸体都只交由妇女看管和解剖，因为，这是神圣的遗体，不应当被男子目光所亵渎；不过，女外科医生所作的解剖，和男外科医生所作的一样，成果都要发表。

关于殡葬问题我下次再谈，这里我只给你说一点，就是：人的尸体不是让它腐烂生蛆，而是把它火化，送上天去，既不需要墓地，也不怕受到玷污。

我亲爱的哥哥，如果我给你详细地介绍他们的殡葬制度、接生制度和解剖尸体之类办法的好处所在，给你说明解剖是怎样由内外科大夫共同进行的，怎样有的专门观察心脏，有的专门检查肝脏或者其他部位等等详细情况，那就老也讲不完了。我只想谈谈接生问题。目前，不但接生手术对母子都不会造成任何危险，而且已经能够通过事先准备，使分娩不发生什么困难，而且大大减少痛苦。他们现在甚至已经能够通过在婴儿身上施行某种手术而改进其体质，增强其体力，以及促进躯体和智能的发育。至于尸体的解剖，由于它提供了许多新的发现，所以，已经被认为是对人类有极大好处的事情。

我也没有必要给你详细谈那些内外科医学杂志了。这些杂志专门发表各种治疗或解剖报告，报道医学上的各种先进经验和新的发现。

也不必给你介绍这个国家药剂师的情况和在药物学方面的各种成就了，你一定能够推想到他们在这个重要部门里有哪些改革，诸如，大力培养药剂师，对他们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的训练；尤其是你一定会猜想到，这些药剂师的品质都十分正直诚实，这表现在不但有高超的技术，而且他们工作的目的是获得公众好评，而不是个人发财致富。

你也可以推想到，他们在制药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他们已经找到办法来中和药物的苦味，甚至使几乎所有的药都变得香甜，易于入口。

你还可以推测到，所有的护士都经过必要的训练。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一般都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结婚的人。这些人因为自己不能给祖国生男育女，所以情愿致力于保护祖国已经拥有的公民；但在共和国方面，则不惜一切力量来使她们从别的方面获得幸福，病人也对她们象对天国使者一样地尊敬。

亲爱的哥哥，请你自己判断一下，他们在医疗工作、卫生事业和药物学方面的这一系列的改革成果究竟有多大吧！这一切做法的结果是：许多过去目为不治之症，现在都很容易就治好了；另外有一些病则已经完全绝迹；死亡率更是大大降低了。

伊加利亚人不仅从外国引进了牛痘接种法来预防那种使大批患者即使不死亡也不免于破相的天花传染病，而且自己还发明或者从外国引进许多其他的医疗技术来预防各种与天花同样可怕的传染病。并且，一些有才能的人还成功地通过教育，使口吃的人能够流利地说话，使聋哑人能够用眼睛代替耳朵，了解各种事物，用手势表达自己的一切思想，以及使盲人能够以触觉代替视觉。外科医生呢？则成功地使哑巴说话，聋子能听，瞎子能看，并且使许多不幸肢体残废的人恢复功能。因而，可以这样说：今天在伊加利亚已经不再存在瞎子、聋子和哑巴，也看不到没有牙齿之类的人了！

每个人为维护健康所必需的一切用具和药物，都是由共和国供给的。

所有的保健用具都十分完善，因为，沒有任何人会因为个人的什么利益而故意制造或分发劣质的保健用具。

储存保健用具的仓库，情形是再有趣不过了：

所有的保健用具，都是分别由一名熟练的兼懂机械的外科医生严格根据病人的需要来分发。例如，眼科医生总是十分仔细地给视力不良的人选择眼镜片；遇到两眼视力不同时，一定给配不同度数的镜片。你要是能亲眼看一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才好呢！

你一定会想到，这类用具只发给那些确实有需要的人！

在这里你根本看不到那种式样滑稽可笑、既无用处又有害于视力的手持的单片装饰眼镜。

在这里你将永远用不着象平时那样，常常因为社会上的一种恶习而生气了。我说的这种习惯，对沾染上的人说来，是既无益处又十分麻烦；对周围的人说来，则既不舒服又十分讨厌；对穷人说来，则极不经济；对青年男女说来，更是荒唐可笑。如果一定要叫出它的名字，那就是吸烟的恶习！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极少数的人在抽烟和吸鼻烟，而且都是经医师指定，把烟草作为一种必要的药物配给他们吸用。

亲爱的加米尔，这里人们健康的改善，不但得益于完善的医疗，而且要归功于新的社会制度。

例如：这里沒有污秽的工厂；不论妇女、儿童或男子，都不会工作过度疲劳；几乎从来沒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故；不存在任何贫困现象；不再吃用恶劣腐坏的食品。这里沒有酒徒醉鬼，因此

几乎不存在因酗酒而造成的各种病症；沒有情欲畸形的人，因此几乎沒有痲疯病；也沒有色鬼淫棍，因而，也就不再存在那种肉眼难见而为害极烈的梅毒病症。

最后还需要提到，这里再也看不到各种各样从童年起就足以损害健康、降低智力、摧残心灵、对人类的危害也许比瘟疫还严重的其他恶习。因为共和国和它的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及父亲们和母亲们，过去曾经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也继续在作出重大努力，来根除各种贻害青年的恶魔，实际上各种恶习已接近于绝迹。

伊加利亚人在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收到非常巨大的效果，现在，共和国病人的数目已经只有革命前的百分之一不到！

人的平均寿命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必操劳的幸福童年，免于困乏、摆脱忧虑的成年时期，再加上根本不知痛苦为何物的安乐晚景，使人的寿命几乎延长了一倍！

人口也大大增加了。妇女人人都结婚，个个身体健壮，幸福愉快，因此生殖增多。青少年一代今天不会因为溺婴、战乱、屠杀、刑罚、凶杀或自杀而有丝毫减少。所以，伊加利亚的人口已经从 1782 年的两千五百万增加到现在的将近五千万，而且居住在国外的侨民还沒有计算在內！

问题还不止于此，最值得赞叹的恐怕就是：这里人人肤色红润、容光焕发和体态美丽！

你是懂得的，富裕还是贫穷，安定还是忧患，幸福还是痛苦，对人们智能和体格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你也完全知道，富人

的孩子一般都比穷人的孩子长得漂亮，有钱人总是比较好看，而穷苦人却因生活困迫而逐代退化。

现在你完全可以估计到，伊加利亚人所作的种种革新和他们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起了多么良好的作用！

我乍到这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你看到的男子都是那样地魁梧，妇女都是那样地美丽，小伙子们都是那样地英俊，姑娘们又是那样地甜密可爱，孩子们则简直个个象小天使。现在呢？我再也不觉得奇怪了！

你还应该了解，五十年前伊加尔就建立了一个由一大批医生和卓有才能的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一直在进行改良人种的工作。他们确信人类比起动植物来，在各方面都更有改进的可能性，发展前景无可限量。

共和国首先委托这个委员会进行研究，确定究竟有哪些迹象足以预示一对青年男女只能生育残废的婴儿，法律禁止这样的青年结婚。可是，共和国还规定：患有这类病症的人的父母不仅要将情况通知对象一方及其家长，而且要反对预定的婚事。共和国还责成有关机关在病人结婚前要提醒病人及其家长遵守法律上的这项规定。虽然违反这条法律除了要受舆论的谴责以外，沒有别的制裁，但是，因为教育和舆论的威力很大，所以从来还沒有人敢于违反它。

话说到这里还不够。我在伊加利亚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事物中，最使我惊叹的莫过于这个人种改良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试验和研究，它的发现和成就，以及它所抱的雄心壮志了。它出版的刊物，学者们无不人手一册，争相阅读。当我想起这些，我对贵族制度和君主政体便无比地愤恨。那些国王、贵族多少世

纪来从来没有想到要改良人种，但是却拚命在改良狗呀、马呀或者是马兰花和桃树之类！

再回头看看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做法，又是多么不彻底呵！几乎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里，人们都只知禁止兄妹姐弟之间通婚。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们知道假使兄妹姐弟结婚，将有若干代子女逐渐退化，因此，人们承认需要在不同血统、不同家庭和不同宗族之间通婚；可是人们也就只限于禁止近亲通婚而已。

相反地，在伊加利亚这里，共和国——贤明的共和国——它的全国代表大会、人种改良委员会，以至全体人民，都时时刻刻考虑到改进人种，而且为此进行各种实际工作。比方说，棕色头发的人选择金色头发的，金色头发的人选择棕色头发的，山里人选择平原姑娘，北方人又往往选择南方的姑娘；共和国还和若干人种比较优秀漂亮的民族协商，从它们那里收养一大批美丽的男女儿童，培养成人，让他们和伊加利亚青年结婚。这种做法虽然已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我还不敢给你说，伊加利亚学者们在改良人类的体力智力方面所抱的雄心究竟实现了多少，看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路程还相当远。

我在赞叹这一切奇迹的同时，也增添了不少的伤感。七月① 的阳光本来可以使我们美丽祖国的肥沃土地上结出和伊加利亚同样丰美的果实，但是，最后却只给我们带来动乱和内战、枪声和刀影、流放和镇压，而且使人心败坏，人性卑屈，人情怯懦！一想起这些，能不悲伤吗？……唉，我的哥哥呀！唉，我的祖国呀！

① 指法国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译者

第十四章　作家　学者　律师　法官

我正要出门的时候，瓦尔摩喜气洋洋地走了进来。

“我实在太高兴了，不能不跑来告诉你，”他边说边拥抱我，“因为，现在我的妹妹也成了你的妹妹，我们也就如同兄弟了；我应该象兄弟一样待你，希望你也同样以兄弟待我。我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而你的苦痛也就等于我的痛苦。你走之后，柯丽拉什么都告诉我了，什么都对我说了。不过，尽管我知道妹妹对你那样友爱，心里十分高兴，我也闹不清是不是因为我对狄纳薏丝对我的感情如何比对你们这件事更为关心，反正我更急于知道的是狄纳薏丝是否同意我的求婚。唉，真使人着急啊！虽然她哥哥和她母亲差不多就算已经替她答应我了，这两天工夫对我来说可显得太长了！

“啊，老兄，你知道吗？她多么叫人疼爱，她的确是位天使啊！我该多么幸福啊！……你虽然见过她，听过她说话，但是你还不了解她的内心，她的灵魂深处，她的精神世界呵！……要是你跟我一样地了解她，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地心情激动，这样地神魂颠倒了。……也许你也会爱上她的，……不过，你可要当心！我一定会宰了你的！……”

“好啊，太好了！”我笑着对他说，“一个伊加利亚人，还是个哲人君子，就这样克制感情啊？你未免太耐不住性子了，我可怜的瓦

尔摩！这下子伊加利亚可出了个杀人的教士卡恩[1]了！……”

“当然啦，如果……不过，亨利爱特小姐不是还在那里吗？……要是你真的死在瓦尔摩手里，那你可就永垂不朽了！”他接着说，又一次和我拥抱。

“好啦，说正经话吧！我们大家在一起消磨这个晚上吧！柯丽拉请你早点去，可别耽误了！”

他刚说完这句话，欧仁就笑着进来了。

“你们知道吗？”他说，“昨天我差点儿跟人家打起来了！”

“您跟人打架？在这个国家里？您开玩笑吧？”

“是的，我自己还觉得好笑呢！……那胖子气得脸通红的，也不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到这儿才三四天的样子，你们准看见过：下巴长着一大把胡子，额角上翘起尖尖的一簇头发，不晓得是个什么家伙。”

“什么严重的事弄得吵起来了？”

“听我说呀！我们正在谈论一首很好听的有关妇女的歌子，有人说啦，伊加利亚的歌曲都很美，因为任何作品要是不经共和国允许，都不能出版。

“就这会儿，那位有簇尖头发的家伙粗暴地打断了人家的话嚷起来说：‘不对，您错了！共和国不会象君主国那样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这决不可能！’

“‘我知道得不多，不过我也相信只有得到共和国的许可才能写作。’我也插上了那么一句。

“‘呵，您相信？我说您相信错了！’”

“可是，根据共产社会的原则，不正是应该这样做吗？

[1] 卡恩，圣经中人物，据说他背弃耶稣，杀害弟兄。——译者

“‘如果这样做，那是完全荒谬的！’

“不过，我觉得共和国既然只允许某些药剂师配制药品，很可能也只允许某些人发表作品。

“‘这么说，你们老是吹嘘的那个共和国，就比一个专制君主还要专制了！’

“可是，先生，自由可不是说你什么事都可以乱来，自由只是说可以做那些不妨害其他公民的事情，有的歌曲可能是精神毒剂，对社会的危害和毒药一样地厉害。

“‘你啊，是出版自由之敌！’

“不，先生！在压迫人民的君主国里，我希望有这种自由，但是在伊加利亚共和国里……

“‘您是个假贵族！……’

“我正想把这个笨蛋狠狠训一顿，旁边的人听见他把我当成贵族看待，就哄堂大笑起来，连我自己也忍不住笑开了，一场争论就此结束。”

“您说说，您这位常和学者往来的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欧仁朝着我来了这么一句。接着转身又向瓦尔摩说，“尤其是您，伊加利亚的学者先生，您又是什么看法？”

“让威廉回答您吧！”瓦尔摩说。

“老实说，我实在一点也不清楚，”我回答说，“不过，根据我所看到的伊加利亚社会，我也跟您一样，相信写作也和行医一样，应当是一种职业。我想这里既然有国家医师、国家教士、国家教师，同样也会有国家学者、国家作家、国家诗人；要是仔细揣摸一下，甚至可以肯定：只有共和国才能够印行书籍，因为只有它拥有印刷厂、印刷工人和纸张等等；而且共和国当然只会印刷好的作品；同

时，谁也没有金钱可以买书，也就不会有人卖书了。大家手里的书都是免费领来的，而共和国分发的当然不会是什么坏书。”

“对啦！您给那个笨蛋的批驳，我看是完全无可辩驳的。我确信，不经共和国的同意，什么书也印刷不了。这个措施乍看起来未免有点奇怪，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坏处。既然每个人的衣、食、住都由共和国来供给，谁又会埋怨共和国不准印行大家本来就不屑阅读的坏作品呢？而且，要是有哪一位优秀公民自愿把空余时间拿来造福公众，写出了一本好作品，怎么可以想象共和国会不赶紧把这作品接受下来，付印发行呢？”

“至于我，”欧仁接过去说，“不但看不出有什么坏处，而且认为大有好处。我猜想，当作家从事写作，在这里一定是一种职业，满十八岁的男孩和满十七岁的女孩如果想选择这门职业，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证明有培养前途；然后，这些未来的作家就要接受五、六年必要的专门教育；他们的作品要经一个委员会审查，提出报告，证明其符合有关的法律规定后才能印行。这样不是就可以保证不再印行坏书，而且可以促使作家们写出大家所希望的各种好作品吗？因此，就象过去国王有他们豢养的御用作家一样，共和国也有它自己培养的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作曲家；除了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以外，共和国还要求他们写作它需要的作品；因此就不会有淫秽的小说和猥亵的歌曲。谁也没有必要草率仓促地拚凑一些平庸的作品。这种适用于文学、科学和艺术等一切部门的制度，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很周到，它能够使创作臻于完善，这就是伊加利亚的制度！”

“你们两位猜得太对了！”瓦尔摩说，“你们这样正确地了解我们的社会，实在使我高兴。好！你们接着讲下去吧！”

“孩子们不论男的女的，”这时我又说，“都要学习各门科学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修习文学课，所以，所有的伊加利亚人，都无例外地对各种事物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能够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把这些看法表达出来；加上伊加利亚的语言又比较完善，而且每个人从童年起就养成说话简洁的习惯，这就大大便利了人们写作。工人们也能够向各个委员会和报刊投送文字写得好、立论中肯的意见书或稿件；而且，很可能有许多工人，在完成了自己本份的工作以外，利用业余时间来创作各种各样好作品，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会由共和国选上，送去出版。”

“不错！情形正如您所说的这样。”瓦尔摩说。

“至于大量的专业学者，如化学家、地质学家、机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等，情形恐怕就有所不同。他们从十七、八岁起就长期深入研究自己那门学科，力求精湛透彻；到二十五岁时，他们一般就完全精通这门科学或艺术；然后，他们把往后幸福的一生都用在做实验搞发明上，致力于发展这门科学或艺术。这一大批学者里，既有做试验的、从事应用的，也有教师以及各种科学杂志和生产刊物的编辑和撰稿人。”

“您说得完全对！”

“将来共和国也会象给锁匠、印刷工人等修建巨大厂房一样，给作家(历史学家、诗人等)、学者(化学家、天文学家等)和艺术家(画家、雕刻家等)们盖起一些宽敞的工作场所，包括供考试评比和讨论时使用的宏伟厅堂，而且都按照独特的典型设计来修建。”

“完全对！”

欧仁接着说，“而且共和国在拨款进行各种实验、试验，修建和布置各种实验室、博物馆，推广各种有效的经验，把各种理论创见

付诸实用，组织教学，帮助撰写文章，出版发行报刊杂志等等方面，都一概不惜任何工本。”

“完全对！”

“所有的作品都交由专家们来评比挑选，决定取舍，以便在许多好作品中选出最优秀的，”我又接过来说。

“对极了！对极了！”

欧仁又接下去说，“然后，共和国把最受欢迎的作品印刷好，象其它东西一样无偿地分发给大家，有的书只发给学者们，有的则分发到每一个家庭，因此，公民们的藏书全都是一些优秀的作品。”

“太对了！”

“共和国还组织人重写那些虽然有缺点但是还是有用处的书，比如说本国历史吧；另外又把所有被认为危险和无用的旧书一律烧掉。”我又加上这么一句。

“烧掉它们？”欧仁说，“要是让那个笨蛋听见这话，一定会责备您效法那位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暴虐的奥马尔①和中国的那位为了维持他的王朝而焚毁史册的暴君了。”

“这点我可以回答您。”瓦尔摩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那些压迫者这样做却是为了反对人类。我们点火烧掉的是有害的书籍，而那些暴徒或宗教狂使用火刑是为了屠杀无辜的异教徒。不过，即使是旧书，我们也在宏伟的国家图书馆里每种保存那么几部，用以证明过去如何无知和疯狂，今天又怎样的进步。”

“幸福的伊加利亚啊！”欧仁是越来越激动，终于高声地喊起来，“幸福的伊加利亚确实是以巨人般的步伐在人类进步的大道上迈进呵！

① 回教国的第二个国王(634—644年)，借口藏有违反回教教义书籍而把亚历山大图书馆焚毁。——译者

“幸福的伊加利亚已经不再有丑恶的事物，甚至连平庸无奇的东西也没有了，几乎一切都是那样尽善尽美。可是，相反地，我那不幸的祖国，本来也可以和伊加利亚一样雄鹰展翅，广阔天地任翱翔，可惜却被专制制度所束缚，就象火神普罗米修斯[①]一样，在悬崖上挣扎受苦。这样的制度不但深深地危害我的同胞，而且也严重危害其他的民族！”

“多难得的青年人啊！”欧仁离开之后瓦尔摩对我说，“他多么热爱他的祖国，志趣又多么高尚呵！”

晚饭后，欧仁又陪我到瓦尔摩家里去。

我们在那里遇到了狄纳美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虽然欧仁曾到过不少伊加利亚人的家里做客，但是，我发现他这时因为正坐在柯丽拉和狄纳薏丝中间，所以显得局促不安，很不自然。她们两个人好象都争着向他表示友好，极口称赞他写给他哥哥的信，那些信我早先都念给她们听过了。

而那位祖父则夸奖他彬彬有礼，称赞他爱国，赞赏他对伊加利亚人的好感。

“还有，对伊加利亚的女人，他也抱着好感呐！”柯丽拉又加上一句。

瓦尔摩给大家叙述了我们早晨的那场小插曲，当说到那个翘着一簇尖头发的笨蛋把欧仁当成贵族的时候，大伙儿都笑个不停。

“既然你们对我们的作家和学者的情况猜得那样正确，”那祖父说，“我们不妨看看，有关我们的法学家和法官的培养方法，你们

① 在神话故事中，火神被天神惩罚，把他钉在山石上，任凭鹫鸟啄食他的脏腑。——译者

猜着猜不着吧。”

“可以啊，这并不难呀！”我回答说。

“那行啊！您就讲讲看！”老人接着说。

我说了：“你们培养法律人材的办法，就和培养其他的学者专家是一样的：男女到了十八岁和十七岁的时候……呵，对了，我想你们一定也有女的当律师，所以才说十七岁……（这时柯丽拉插进了一句：她们的本领一样高明！）……想从事这种职业的青年必须经过一次基础教育的考试。”

“对！”祖父微笑着说。

“一经录取，便到法律学校学习五、六年，在高明的教师指导下学习法律专门课程。”

“对！”老人说。

“对！”其他人也说。

“他们不但要学习本国的各种法典，而且还要学习古代的和外国的法制史。”

“对！对！”在场的人都一面鼓掌一面喊道。

“不但教法典，而且还教诉讼程序；教理论，也教实践，特别是训练他们正确地分析判断，慎重地发表意见。由于律师的生活所需都由共和国供给，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欺骗当事人，不会为他们认为缺乏正当理由的当事人充当法律顾问或保护人，也不用象过去的律师那样，为了从检察官那里求得一些本来就理屈的讼案来辩护而被迫低声下气地去讨好自己原来瞧不起的检察官。”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边嚷边笑得更厉害了。

“诉讼代理人几乎和律师一样有学识，一样地诚实……甚至那些法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很了不起，他们都经过认真的训练，待人很有礼貌，字体写得很工整。”

“对啊！对啊！”瓦尔摩笑个不停地嚷道。

“法官是从最有经验、最受敬重的律师中挑选出来的，既有学问，品德又高，不愧为正义和法律的执行者，尤其是那些刑事法官……”

“可是我亲爱的威廉，您知道您现在是在什么国家吗？”欧仁大笑起来高声地说，“您是在做梦吧！您是发疯了吧！您怎么忘记了您现在是在伊加利亚，是在一个既不存在货币也不存在私有财产，从而既没有犯罪案件也没有诉讼的共产国家里呢？”

“说得对！”狄纳罗搓着双手首先表示肯定。

欧仁又接着说，“所有那些有关私人财产、买卖契约、抵押、汇票和破产的大部大部的法典和单行法都有什么用处呢？！什么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又长又臭的法典不全都是废话连篇、有害无益的无聊作品吗？！”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柯丽拉高声嚷道。

欧仁这时笑得更欢了，他往下又说，“可怜的威廉，您没看出来吧？刚才这些女士给您鼓掌，是笑您太糊涂了！”

这时，大家都调皮地瞅着我。

“可是我……”我回答说，“我坚持认为，伊加利亚如果有司法工作人员的话，一定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其实，我也和您这位可爱的笑包一样，晓得这里不会有什么司法人员。至于你们大家呢？你们以为我糊涂，觉得挺好笑，可是你们谁也没有看出我正是因为你们这样天真、这样容易受骗而觉得可笑呢！”

大家听了这话，更是大笑不已。

欧仁接着又说，“所以啊，在这个伊加利亚天堂里，再也看不到旧日那些身穿黑色大长袍、头戴撒满淡红粉末的假发、吃得红光满

脸的人间丑角和人面兽心的怪物，再也看不到那一队队长着带钩爪子的凶残的鹰隼，一窝窝饥不择食如狼似虎的乌鸦了！可是亲爱的威廉啊！这些家伙在我们的国家里可多的是呢！”

“还有，那一大帮穿着红袍来掩盖浑身鲜血的法官老爷或者说是刽子手，”我又加上一句，“那些出卖真理的卑鄙坏蛋！可怜的欧仁啊！这种人我们又亲眼看过多少呵！可是，我们自从到了伊加利亚，还看到过他们半点影子吗？！他们不都被打进多少层地狱去了吗？……”

“你们是多么幸福啊！”欧仁朝着那位祖父说，“在伊加利亚再也没有律师，没有诉讼代理人，没有公证人，没有证券经纪人，也没有掮客了！……你们用不着庭吏法警，用不着宪兵、巡捕、密探，也用不着狱吏、刽子手！你们再也没有大大小小穿着红袍黑袍的法官，没有专制政体的打手，没有魔鬼撒旦的走狗！！！啊！共产制度啊！有哪位上帝能象您这样仁慈至善呵！”

那群姑娘看到欧仁的那副兴奋狂热的样子，都在大笑不止，可是可怜的欧仁却一直没有发现。

“不过，”瓦尔摩接过去说，“我们还是有犯罪案件，也有刑法和法庭。”

“什么罪？”欧仁赶忙问道，“你们有了共产制度，它给你们造了那么些福，还能有人犯罪？是偷窃吗？不可能！破产吗？伪造货币吗？不可能！杀人能图个什么？干什么要纵火、强奸呢？甚至伤害人身也没有必要啊！有什么理由要阴谋叛乱呢？我看，除了轻微的违背道德和普通过失以外，根本不会有什么别的犯罪！”

“不！我们还有重罪案件呢！”狄纳罗接过去说。

“什么？那是什么罪？您说说看！”

“嗯！比方，沒有如期准确地完成某项任务，负责分发物品的人送货不足规定数量，个人领取过量的东西，或者由于粗心而犯的其他错误……”

听到这里，欧仁大笑起来了。

“我们认为最可恨的罪行，就是诽谤。”

“啊！您说得太对了！有意诽谤其实就是强盗行为，就是恶意杀人！……”

“不过，在我们这里，诽谤别人的结果只会使自己倒霉，因为，被诽谤的人就象谋杀未遂罪里的受害人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任何对他人的指责如果无从证实，就等于废话，根本不起作用。”

“但是，即使在你们这里，诽谤也多少有点影响吧？”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对诽谤者本人倒是有些影响，对于被诽谤的人说来却丝毫不起作用，绝对不起作用！就好比有人说狄纳薏丝非常难看，你说能起什么作用呢？……”

“什么？哪个活宝居然敢……”

这下子孩子们都指着我喊道：“就是威廉！就是威廉！”

“不过，”瓦尔摩又接着说，“通过教育，我们都对诽谤行为深恶痛绝，人与人之间都培养起兄弟般的感情，因此，足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还沒有出现过一起诽谤事件；相反地，有的时候倒发现有个别公民知情不举。”

“要是污辱了你们这可怜的国家，该判什么刑罚呢？”欧仁问。

“那可重了！”瓦尔摩回答说，“由法庭宣布罪状，给予警告，以及在公社、省或全国范围内公布判决，在学校、工厂或公社里剥夺某些权利，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內禁止到某些公共场所去，甚至不许到别的公民家里……哦！您好象在笑。可是，您要知道，我们所受

的教育，使我们大家都十分畏惧这些处罚，就象别的国家的人害怕刑枷和断头台一样。”①

“你们难道连监狱也沒有吗？……”

“我们完全不需要监狱。”

“可是，”我接过来说，“要是有坏蛋到处作恶，威胁到社会治安怎么办？”

“我们沒有这类禽兽……要是有的话，我想会把这家伙送到医院里去治疗治疗……”

“不过，尽管你们一般地说都沒有私心，而且知书识礼，难道就沒有因为爱情纠纷而谋杀的事情吗？”

“不！不会有！”

“可是，你和我都清楚地知道，有那么一个人……”

“真的吗？是谁？”年青姑娘们叫嚷起来了。

“您不用说了。放心吧，这样的人，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精神错乱。”②

“那么说，你们用不着那种新发明的地狱，”欧仁说，“就是那种叫做警察所的阴森凶恶的衙门了！”

我马上插进去对他说，“您爱怎么说都行啊！你们那警察，您愿意把它叫做什么都行，可是您无论如何得尊重我们英国的警察呀！他们不但监视盗贼和醉鬼，而且夜里还留心商店和住宅的大门是不是关牢了，好让每个人都能睡上安稳觉。”

欧仁回答我说，“您还是称赞称赞伊加利亚共和国吧！这里是夜不闭戶，既沒有醉鬼，也沒有盗贼，从而也就沒有警察。”

① 我看见过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把果酱面包翻过来吃，受到母亲责备，便伤心得哭起来了。

② 在英国，自杀都说成是因为一时精神错乱。死者尸体只用柳条席垫着拉走，不许葬入墓地。

“您可沒有说对呵！”瓦尔摩接过去说，“哪个国家也不如我们警察多，原因是我们所有的公职人员，甚至全体公民，都有责任监督人们遵守法律，有责任揭发控告他们所知道的违法行为。”

“那么，你们不怕被告对揭发人怀恨在心，进行报复吗？”

“不，用不着怕！因为，一方面，告发的人不会出自成见，不会存什么恶意；另一方面，被告也都了解，告发人不过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履行法律赋予他的义务。如果被判罪的人眞的敢于怀恨在心，企图报复，那就犯了新的罪行，又一次违抗法律，敌视人民。这是会引起公愤的。对了！这里刚好有一个例子，今天报纸上登载了我们这个省里一个公社公民大会审判这类案件的报道。”

“柯丽拉！”那祖父说，“你给我们读一下那段报道！哦，不！还是把报纸给小玛丽亚，好让这几位先生们看看伊加利亚的小孩朗读的本领吧！”

那个刚满七岁的可爱的小姑娘句是句段是段、条理分明地给我们念了那段报道，她发音那样地清晰，态度那样地自然，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十分欣赏；老人呢？也快乐得不可开交。下面就是那个审判报道：

伊加利亚的一次审判

据惩戒委员会的报告人称：某甲曾经因为一项违法行为，被某乙告发，在本人供认不讳后，公民大会给予他警告处分。现查，甲在乙不在场的情况下指责乙曾恶意诬告他。

报告人指出：此项指责如属确实，对乙来说，是一种耻辱。但公民大会与会人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在那次大会上的表现。当时，

并没有人指责乙怀有恶意；因此，甲提出的指责看来是虚妄的，纯属诽谤。由于这一诽谤行为是针对一位克尽自己职责的公民，它可能扰乱治安，妨碍公民严格服从法律和积极为人民服务，所以性质十分严重。如果甲确实犯有此罪，即应予以惩处。

然后，报告人列举了检举人和证人的名字。

主席请这些人出庭，讯问了他们。他们证明了报告人的陈述属实。

被告本人也被传出庭，他承认了主要的事实，但是指出证言中有一点小小的错误。

主席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宣称："法律是最正确、最公平的，乙不过是履行了一个好公民应尽的责任。被告现已后悔自己一时没能克制住对乙的反感，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请求同胞们对他施加法律制裁。"

不少人替他辩护，但是并不是完全宽恕他。

报告人随后又对被告提出控告，同时也认定，被告人既然已经表示后悔，就说明他还是高尚爱国的。

这时，主席便征询大会的意见，说："甲是否犯了诽谤罪？"

与会人起立一致地回答："是！"

"大会认为是否可以减轻处分？"又是几乎一致地回答："是！"

最后，惩戒委员会的报告人和另外两位委员经过短时间的商议后，向大会建议惩罚办法为：在公社报上发表审判经过和原告被告的名字；在本省的和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判决全文，但不公开原告和被告的名字。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建议。

我高兴得把那个读报的小女孩抱起来了。这时欧仁说了："什么？原来法庭就是公民大会呀！"

“怎么会不是呢？您不是常说，公民应当由与他身份相同的人来审判吗？这不就是说由他的同胞来审判吗？”

“由所有的同胞来审判？”

“为什么不行呢？两三千人组成的法庭难道不比两三个人组成的法庭好得多吗？”

“那么，一切违法行为都由公民大会来审判吗？”

“噢，不！我们还有其他的法庭！……每一所学校都是审判学校里违法行为的法庭；每个工厂负责审判厂里的违法行为；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审判它内部的违法行为；每个家庭里也成立法庭来审判家里的违法行为。……您看，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法庭，没有这样赏罚分明，哪个国家犯了法的人也不能象在这里这样，可以夸耀说是由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来审判的。”

“那么说，妇女也由妇女组成的法庭来审判咯！”

“可不是吗，妇女在工厂里犯的过错由她厂子里的女同事们审判，女工们也是挺能干的法官；……在其他地方犯的过错，由家里比她年纪大的妇女审判；……如果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就得到公民大会受审。”

“可是，伊加利亚的妇女都是……”

“都是天使，对吗？”

“你们的公民大会一定没有多少机会看到妇女受审吧！”

“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您自己也能猜着，”瓦尔摩往下又接着说，“凡是在人民餐厅里大伙一起吃饭的时候犯的错误，都由全体共餐的人开会审判；由于他们都是街坊，每天都在一起吃一顿饭，所以，他们每天都可以审判这条街道上前一天发生的各种小过错。”

“这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耽误，”我又说，“不

过，要是这些法官里很多人碰巧喝醉了，怎么办？……”

“喝醉了酒？您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伊加利亚吗？……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法庭以外，每个公民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别的两位公民因为讨论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从中调解；只要一有第三者以法律的庄严名义进行调解，争执的双方便应当互相让步，求得和解。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当我们有什么分歧不决的问题时，通常总是选择一位教士或公民来充当友好仲裁人。”

“这么说，”欧仁嚷道，“我看那纠纷之神和惩罚之神就只好呆在阴间或者只能到伊加利亚以外的地方去肆虐了！”

“我们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审判死人的法庭呢！”狄纳罗补充说。

“啊！太好了！太使我高兴了！”欧仁嚷道，“因为，我最愤恨的是那些生前罪恶滔天，但却逃之夭夭、没有受到惩罚的坏蛋。我常常希望能够有一天把暴君们的尸体挖掘出来，好好审判他们，让他们遗臭万年！”

狄纳罗继续说，“这个法庭是根据伊加尔的建议建立起来的。早在我们国家开始革新的那一年，全国代表大会便指令所有伊加利亚的历史学家每年集会一个月，经过仔细讨论，对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发表统一的见解，对过去的人物和史实进行审查和评价。

“这个历史法庭首先审查的是1772年以来伊加利亚的各种人物，然后是在这以前的人物，再就是外国的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这种审查总是严格地辨明眞相，根据事实来作出结论的。”

“这么说，你们一定有一套过去所有著名人物的正式传记了，是吗？”

“我们国家的著名人物传记，倒是已经有了；至于别的国家的

著名人物，尽管编写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十年，却还没有完成呐！

“我们还有一所历史博物馆，它眞正是一座献给正义之神的殿堂，地地道道的先贤祠兼群魔窟。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褒扬古时那些属于人民之友的人物，给他们以应得的荣誉；对于那些属于人类之敌的人物，予以贬抑谴责，使他们千年万载受人唾骂。

“在这座博物馆里，您可以看到伊加尔名列光荣先贤之首，而利克斯多则位居群丑之冠。”

“我一定要看看这座博物馆，”欧仁高声说道，“因为我要一直追到地狱里去看一看这些暴君恶魔的眞面目，看看他们遭惩受罚的狼狈相！

“幸福的伊加利亚啊！你是各民族公平正义的光辉榜样！不幸的法兰西啊！你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化身！”

欧仁的这又一句即情妙语，使那些青年人又一次大笑起来。那位老人家也许怕他们这样地哄笑会造成嘲弄客人的印象，赶忙向我的那个拥护民主的朋友表白说，他们全家都十分尊敬他，都很喜欢他的爽直、热情和爱国热忱。

第十五章　妇女工厂　小说　结婚

看来，瓦尔摩已经有点坐立不安了，这可怜的小伙子心急如焚地想知道狄纳蕙丝对他下了什么判决。

足有一个多钟头他一个劲地跟欧仁和我俩谈他那亲爱的人儿的种种优点、他如何地爱她以及他将会怎样地幸福。

临了，他嚷道："唉呀！我们只顾着谈话，可我们早该动身了！赶快走吧，不然，就得迟到了！"

"您跟我们一块去吗？"他问欧仁。

"不啦，我得写点东西……"

"算了吧，明天再写吧！到她们工厂去看看我们那些漂亮的女工去！"

"你们的女工？"欧仁高声说，"那我一定得去，不过，我去办点事，马上就回来。"

我们坐上公共马车，十分钟以后，就到了制帽工厂。

瓦尔摩领我们到经理会客厅去，从这儿可以俯瞰全厂，一览无遗，又不惊扰工人们干活。

多壮观呵！两千五百名年轻妇女在同一个车间里劳动，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几乎都是那么俊俏；有的把漂亮的头发盘在头上，有的梳成发卷垂在肩上；精美的衣裙上都罩着雅致的围裙；各人手

里拿着的是颜色鲜艳的绸缎和丝绒、花边和彩带、花朵和羽饰、美丽的帽子和优雅的头巾。

这些女工的知识水平绝不亚于别的国家里教育程度最高的妇女。她们都是艺术家，从小画图的训练使她们具有高度审美力；她们都是公民们的妻女，来到共和国的工厂里劳动，制造出帽子来让自己的女同胞，或者更确切地说，让自己的姐妹打扮得更加漂亮。

瓦尔摩指给我们看首都最高长官的一位女儿，再过去一点是共和国主席的妻子，靠我们这边的是主席的妹妹和狄纳薏丝小姐的妹妹。她们都从来不把自己的地位看得比自己的同伴高一等。

一切好象都是为了这些祖国的花朵、年轻的妇女们的便利和舒适而安排的：工厂里到处都装饰得非常美丽，可以闻到一种芬芳的香味，不时还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一切都说明这是一个敬重妇女的民族，是一个对妇女的欢乐比对男子的幸福更为关怀重视的共和国。

女经理中的一位给我们讲解了工厂的法规，这是经女工们仔细讨论通过的一部特殊规章，规定她们怎么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怎样分工，怎样分配岗位，简直可以说是一支有高度纪律的军队！

另外一位经理告诉我们说：帽子的式样始终没有改变过，不过，无论是礼帽、便帽、头巾或小帽，式样都有好几种，全是由一个由妇女服装专家和画家等组成的委员会挑选决定的。每一种帽子都可以随意放大或缩小，因此，无论脑袋大小，几乎都可以适用，不必逐人量取尺寸。

共和国要求任何东西的制造过程都尽可能简捷，就拿这帽子来说吧，都是把每顶帽子分成很多部分，分别用机器大批地裁制，女工们只需要把各个部分缝合起来，便成一顶帽子，总共用不了几

分钟工夫。

因为每位女工都专门从事一个工序的工作，速度就成倍地增加，质量也更加完善。

每天上午，这些美貌而又灵巧的制帽女工制造出成千上万顶各色各样的帽子，犹如在艳阳照射、和风吹拂下怒放的百花，美不胜收。

工厂的规章要求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小时内必须保持安静，以便领导人员给工人们下达各种指示和指导学徒们操作。我本来就一直认为妇女聚在一起时并不见得一定比男子饶舌，而且相信她们完全能够象那些不公正地指责女人话多的人一样地保持安静，甚至也同样善于保守秘密；但是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里的女工在工作时竟然安静得鸦雀无声时，也不能不感到惊讶呵！

可是，十点钟刚刚敲过，两千五百名女工的美丽小嘴一下子就都张开了，马上唱起歌来，使我不由地吓了一跳。这是一首赞颂善良的伊加尔的优美歌曲，原来，伊加尔曾经教育他的同胞们要象崇敬他们幸福所系的神明一样尊敬妇女。可惜的是这首歌曲太短了一点。在这千百个嗓音里，我好象分辨出有狄纳薏丝的声音；要不是我事先知道她今天不在这里，我准会以为这就是她了！

接着，九个女工唱起一首歌颂工厂愉快生活的非常优美活泼的歌曲，全厂的人都乐气融融地反复合唱那段副歌。这副歌的曲调极其欢快悦耳，遗憾的是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唱歌的时间好象转眼就过去了，马上又是一片寂静。这时候，我们禁不住又赞叹起车间里严明的纪律来，真可以说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大家都在埋头工作，只有一些负责人在一排排的工人中间来回地走动。

我多么想看看这两千五百名在一起工作的女工休息时候谈话的情形啊！……多么想看看这些漂亮的女工卸下她们雅致的围裙，把她们娇美的脸蛋儿重新掩盖在她们那带有面纱的好看的帽子下面，重新坐上公共马车，分头回各城区去的情况啊！……又多么想看看那些附属建筑物，看看储存着工厂需用的呢绒布匹和其他材料的庞大仓库，以及存放礼帽、便帽和其他成品的宏伟仓库啊！……但是，瓦尔摩因为有事不得不走了，所以，虽然那女经理再三留我们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是和瓦尔摩一块离开了。

瓦尔摩和我们分手时对我们说，"所有的妇女工厂，象缝纫厂、制花厂、衬衫厂、洗衣厂等等，都和这个厂差不多。参观了这个工厂，也就等于看过了所有那些厂子。"

"不！不！"欧仁嚷起来了，"我想都看看，而且天天去看！"

归途中，虽然我和欧仁一样地赞叹伊加利亚人对妇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欧仁那种兴奋狂热的样子却老是使我忍不住发笑。

进了旅馆，发现有人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下午四点钟我们就可以得到那盼望已久的肯定答复了。请来吧！是我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

柯丽拉"

两小时以后，我又收到了另外一张字条，上面没有签名，但是我认出那是瓦尔摩的字迹。一看内容，使我大吃一惊。

"请不要来了！……明天清早五点钟在北方公园门口见。"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卦呢？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间见面呢？……不管怎样，总得去一趟呀！

我跑到柯丽拉家里——没见着他们！

我又跑到狄纳美夫人家里——她们刚动身到乡下去了！

我心神不定，焦虑万分，不知道上哪儿去散心好，只管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伊加拉的一个大散步坪的一条小溪边上。我在一个幽静的地方找到一张凳子，想在那里休息一下，打算动手看一下柯丽拉借给我的那本小说。这一读不要紧，倒把我给吸引住了；我简直爱不释手，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里面的描述、文笔、故事情节和体裁，无一不令我喜爱。

说实在的，这本书的题材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写的是婚姻问题，谈到了结婚可能带来的愉快和不幸、夫妇双方必须具备的品德和为了彼此的幸福应该承担的义务，以及任何一方的缺点可能引起的烦恼和痛苦，等等。读者完全可以猜想到，从这样的主题出发，可以作多么精彩的描述，写出多么动人的情节，提供多少有益的启示啊！

这本有关婚姻问题的著作，不论对青年、对未婚夫妇、对作父母的，都是十分生动活泼的德育教材。

因此，它受到全国代表大会的表扬。共和国先是向全国的作家征稿，并且动员公民们也动手创作，参加征文活动；这部小说就是从许多应征作品中评选出来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力扼要地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因为故事的情节实在太紧凑了，很难决定取舍，与其从这样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中断章取义，不如还是只说一说我的一些感想。

先谈谈我的两点主要看法：第一，在共产制度下，伊加利亚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嫁妆，就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遗产一样，青年人和他们家里在考虑婚事时绝对不用操心对方的财产问题，他们想了解的只是对方的品德如何；第二是，所有的男女青年都同样地受过很好的教育，正常地成长，所以即使是抽签配对也一样能成为一对对好夫妻。

但是，伊加利亚的青年人都认为，婚姻美满与否有着天壤之别，影响着自己的一生，因此，他们都是在充分了解了对方以后，才同意结婚的。为此，他们总是至少彼此先往来一年半载，有的时间更长，甚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从小就培养起感情来。女的不满十八岁，男的不满二十岁，是不准结婚的，即使从小认识的也是这样。

为了让年轻姑娘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她们未来的丈夫的性格，她们可以完全不受拘束地与年龄相仿的青年在一起谈话和散步；不过，无论是在客厅里聊天还是在公园散步，都总是有她们的母亲在场。男子从小就受到尊重妇女的教育，并且都养成了这种习惯，舆论也非常严肃对待男女之间的放肆行为，因此，年轻男女单独在一起，本来就不致于有什么危险；再加上做母亲的和家里所有的人以及社会公众都经常留意青年的举止，即使想避人耳目，事实上也有着不可逾越的困难。不过，伊加利亚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还是从教育入手，让姑娘们懂得，有意地躲开母亲，对母亲保守秘密，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也同样教育小伙子们信任自己的父亲。

孩子们发生感情，不论是自己的儿女有意，还是别家的孩子先有好感，做父母的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要认为他们来往不太合适，就不让继续下去。

此外，父母从来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打算而去反对儿女乐意的婚事，尤其是不会勉强儿女答应他们不中意的婚姻；至于儿女方

面，则总是象遵从守护神一样，听从自己父母的劝导。

青年男女要结婚的时候，都要让他们懂得自己应负的义务。负责进行这方面教育的，主要是双方的父母，男女教士也从旁协助；另外，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供他们阅读。

这样，夫妻双方都很清楚地懂得，既然结婚了，就是终身的伴侣，彼此都无保留地委身于对方，两人应该同甘苦共患难，彼此的幸福都取决于对方，这就是说，他们都明确为什么夫妻要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而完全自愿地承担这些义务。

其实，对于相敬相爱的夫妇说来，又有什么义务不义务可言呢！共和国为了使夫妻能够始终相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对他们进行各种必要的教育，使做妻子的知书识字，会工作能劳动，与丈夫能够谈到一起，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伴，从而使家庭生活十分融洽；同时，新婚夫妻在双方父母的亲切关怀下，彼此间有深厚的爱情，都勤勤恳恳地从事劳动；特别是，共和国和共产制度又使他们享受着种种幸福，这一切难道不比任何道德信条和任何法律规定更能保证他们克尽夫妻的义务吗？伊加尔为他的国家制定的社会制度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这种制度使所有的夫妻都能做到彼此忠贞不二。对伊加利亚人说来，夫妻互相忠贞不渝是当然的事，甚至沒有必要去特别提到忠贞二字。说实在的，贞节这个称号本来是褒扬那些出于无奈不得不拒绝自己所倾心的男子以示忠于自己原来那位暴君似的丈夫的不幸女子，而伊加利亚却不存在这样的妇女，她们都热爱自己的丈夫，所以万一眞的欺骗了自己的丈夫，她们感到的痛苦，将与别的国家的妇女被迫拒绝自己情人时的痛苦沒有两样。伊加利亚妇女对家庭幸福心满意足，别无企求，根本不会去和别人爭夺贞节这个称号。

即使夫妻之间不幸出现失去和睦的迹象，他们的父母也总是

会有所发现，并且着手启发这对夫妻的责任感，更确切地说，给他们讲清道理，诉诸他们的理智，使夫妇双方或不幸的一方了解他们真正的利益是在于顺从自己的命运，相互容忍，象母亲容忍自己孩子一样容忍对方的缺点，同时又不减自己的爱情。遇到这种情况，男女教士有时也运用他们所享有的威信，配合家人的婉言劝导，亲切地鼓励这对夫妻彼此忠诚相待，以寻求幸福，或者至少求得家庭的和睦。

这本使我读了喜出望外的小说，围绕这个主题塑造了两个动人的形象：一位是不幸的妻子，由于耐心地等待，善于体贴对方，而且机智聪明，终于重新赢得丈夫的爱情，恢复了家庭的幸福；另外的一位同样是个不幸的妻子，却因为存心报复，结果大大加深了自己的痛苦。

因此，即使是那少数在结婚后确实不很幸福的夫妇，也是通情达理，不愿违背自己对共和国立下的誓言和已承担的义务。对这样的夫妇，如果他们的家庭认为必要，共和国也允许他们离婚，使他们有可能在另一次婚姻中寻求上一次结婚未能获得的幸福。

共和国认为婚姻美满和夫妇彼此忠诚相待是家庭秩序和民族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除了对每一个人都很好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保证所有家庭都过着安定的生活，给结婚提供各种方便，并且规定了离婚这样一种补救办法以外，还反对那种自愿的独身生活，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忘恩负义和完全违背情理的行为。共和国又宣布纳妾和通奸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这项规定实际上有点多余，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通过教育，人人都对这种罪行深恶痛绝，舆论对犯这种罪行的人也是毫不留情的。

何况，共和国的各种安排使得纳妾和通奸成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家庭生活那样地幸福，城市的组织又那样严密，通奸又哪能掩人耳目，又何从遁迹呢？

我上面提到的那本小说就提供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描绘了一位受人诱惑的可怜妇女所面对的种种艰难、心里的不安和悔恨，以及公众对她的唾弃。

但是，这种景象在今天看来纯粹是种假设；因为，如果说最近几年里还能看到极少几桩离婚事件的话，那么，违法私通的妇女，则据说二十年来还从来没有过。

这里的舆论与旧日或者别的国家的情况不同，对待这种事件不是采取那种对受害者残酷无情、对诱惑者却百般宽容的蛮不讲理的不公正态度；相反，在这里受到舆论无情对待和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是其中的主要罪犯。答应和一个女子结婚而诱奸她，然后又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她欺骗了再遗弃掉的行为，对那个女子和她的家庭、对共和国都是一种叛逆罪行、强盗罪行、谋杀罪行，是一种比过去这里存在过的一切罪行和目前别的国家还存在的一切罪行还要可恶的罪行。这种手腕高明的罪犯在这里不但找不到人来欣赏，而且只会遭到蔑视和咒骂；这种人不但不能逍遥法外，洋洋得意地嘲笑受他损害、正在伤心落泪的人，而只能看到受害人得到人们普遍的同情，而罪犯本人却被万人所唾骂。

这部小说描写的另一方面的情景，尤其动人心魄和大快人心。它写的是那个诱奸有夫之妇的坏蛋怎样被人一致摈斥，如何被所有的妇女视为杀人犯，被所有做丈夫的看成是盗贼，被所有的家庭当成公敌。

小说里有一个风流寡妇，她以挑动几个年青人的感情为乐，当其中的一位为了爱情而自杀于她脚下，她竟然以此引为无上幸福。这个人物也同样地被描写成一个纵火犯、害人虫，为众怒所指。

尽管由于作者的才能出众，书中的人物塑造得极其逼真，而且教育意义极为深刻，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目的早已完全达到，今天谁都懂得犯这种罪行的人必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毫不以此为怪。在伊加利亚你就根本举不出一个通奸或纳妾的例子，甚至连意志薄弱不慎失足的例子也难以找到。

劫持妇女的事情从来也沒有过，因为劫持人怎样可能弄走他的猎获物呢？诱拐妇女也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诱拐人又能拿什么来做钓饵呢？

再也不存在诸如要求取消父子关系、以对方缺乏性能力为理由而要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是因遭受人身虐待而申请离婚等不体面的诉讼。殴打自己妻子的人，一定是个穷凶极恶的魔鬼，妇女们一定会把他活活砸死，或者剁成肉酱！

新的伊加利亚语里，甚至取消了堕胎、溺婴和弃婴这样一些词汇，因为这类骇人听闻的事情已显然不可能发生。

再也沒有毒杀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的事情了！

再也沒有什么对自己丈夫或妻子不忠实的风流韵事和爭风吃醋、情场决斗一类的事情了！

伊加利亚的姑娘都是贞洁无邪的，青年人都是恭谨规矩的，夫妇之间彼此都精诚相爱，相互尊敬；他们全都享受着天地间最大的幸福。这部小说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极其动人的情景，使人信服伊加利亚确实是古往今来一切民族中最充分地享受着造物主赋予爱情的种种乐趣的一个民族。

我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些奇迹都应该归功于共和国和共产制度。

我真想和欧仁一样高呼：幸福的伊加利亚啊！幸福的伊加利亚啊！

第十六章 狄纳薏丝的拒婚 瓦尔摩的失望

我心神不安地走到北方公园门口，只见瓦尔摩在不远的地方神情激动地踱着大步。一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立刻朝我跑来。

“你是我的朋友吗？”他简直有点发狂地高声喊道，“来，跟我来！……我要离开伊加利亚了！不要忘掉我这可怜的人！……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他来回重复这句话，还没等我回答，就扑向我的怀里。“她不爱我了，威廉！……昨天早晨我还是个最幸福的人，今天我却成为最不幸的了！……她不爱我了！……十多年来我全部的希望，全部的爱情，未来的全部幸福都寄托在她身上……可是她却不爱我！……她哥哥和她母亲哄得我以为自己很幸福，现在她一句话就毁了我的全部幸福！……她永远不会和我结婚了！唉！我的好朋友啊！我全家人和我妹妹都很难受，使我多么伤心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十分疼爱她，她这一拒绝，让大家多么失望啊！……如果你还有情义，不嫌弃一个不幸的人，那你就会发现我是多么沮丧和悲痛，你再也看不到我有笑脸了！……”

我一再地抚慰他，反复向他保证说我对他的友谊长在，并且极力鼓起他一点希望。

“不！”他紧握着我的手说道，“不！你的朋友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要是她是一个恨我的人，我倒希望她……；可是她对我

却情谊深切……一个心地这样善良的人，怎么会恨一个从小就这样关心她、尊敬她的朋友呢？她也为我的失望、为我一家人的伤心而感到难受，为她母亲和哥哥的苦恼而感到难过。……但是她还是哭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她都不愿意出嫁。使我们最失望的是，这样一位天真烂漫、美貌绝伦的天使，一位平时那样羞涩、那样胆怯、总是愿意迁就她所喜欢的人的天使，竟然除了天仙般的温柔驯顺、腼觍羞怯的特点外，有时还会有这样执拗倔强的性格。她事先也晓得她这一拒绝一定会叫我们大家伤心，所以自己内心也斗争了好久，踌躇了很长时间，她自己也是为此付出了代价的。我们知道再也无法改变她的主意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因此，我们也就更加失望。”

让他发泄了这好一阵子伤感以后，我除了表白我自己对他的不幸如何地同情和难过之外，便极力安慰他，启发他的理智，振作他的勇气，劝说他应该念及自己的妹妹和母亲，应该要以自己临难不乱、逆来顺受的榜样来平息她们的悲伤。

我总算说服他不走了，但是我一整天都没有离开他。我对他的情谊，似乎多少减轻了他一点痛苦。他家里的人、尤其是可怜的柯丽拉的那副悲伤的样子，看了实在让我心都碎了。因为狄纳罗准备领瓦尔摩到乡下去住几天，瓦尔摩家里人就请我陪他们一块去。

第十七章　农业

我们三个人由上回我进入伊加拉市时通过的那座门出城，坐上公共马车在铁轨上飞驰，不一会就到了我坐船来的那条河的岸边。当我们的船经过狄纳薏丝小姐上次下船的地方时，瓦尔摩显得非常激动；可是，等到船在上次她上船的地方停下来让我们离船的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和他一样心绪不宁了，因为，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她母女俩，或者更确切地说，第一次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瓦尔摩对我说："你还记得吗？她就是在这里从我们身边上船的；……那时候，美好的未来在向我微笑招手，可是现在……"我听了更加心烦意乱了。

我们穿过了几座景致诱人的农庄。

"天气多好啊！"狄纳罗高声嚷道，"这田野多美啊！"

"是啊！"瓦尔摩回答说，"可是阳光使我厌烦，这一片葱绿我也觉得不象以前那样可爱了，大自然对我再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

"我说，老兄！"狄纳罗又说，"拿出点勇气来！难道你不再是个男子汉，不再是那个聪明的瓦尔摩了吗？"

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一个靠着小山坡的农庄。

"我们碰见她母女俩的那天，她就是到这里来的，"瓦尔摩对我说，"从前我跟她兄妹俩一起走近这农庄的时候，总是那么兴高彩烈的；可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憋闷……"到这他就说不下

去了。

住在这农庄的是狄纳美夫人的父亲米罗尔先生。他和瓦尔摩的爸爸非常要好，事先就接到狄纳罗的信，知道我们要来。这老先生和他一家亲切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但是都带着忧郁的神情，瓦尔摩感动得快掉下泪来了。

"我和她一块来过好多回了，"瓦尔摩暗地里一再跟我说，"看见这地方，我是非常快乐，但是也……非常难过。"

我发现米罗尔先生家里的人眞多，足有四十多口：夫妇俩，五个儿子加上儿媳妇，十四个孙子，十个孙女，其中有三个孙女已经结婚，还有十来个外曾孙，其中三、四个已经上学，五、六个年纪还比较小。

有一个快十九岁的孙子很快就要从学校里毕业了。

晚饭开始的时候，气氛颇为沉重，谁也沒说话。后来那老祖父考了考他一个孙子的功课，问他哪些动物对农作物有害。那孩子不假思索就把各种专门咬断根子，破坏种子叶子，吃掉果芽、花朵和熟果的鸟兽昆虫以及益兽身上的寄生虫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又讲了其中几种主要害虫的发生史，它们怎样繁殖，习性如何，以及用什么办法可以消灭它们。

这孩子的一个哥哥又给我们讲了一些益兽的家族史，详细地说明怎样驯养喂饲，它们会发生些什么病症，以及这些益兽各有什么长处等等。

一个小姑娘讲蚕的生长史，它能产些什么好东西。而这小姑娘的母亲呢？因为大家在称赞一个里面装满蜂蜜的玻璃蜂箱，也就顺便讲起了蜂蜜和蜜蜂来了。

这四位主讲人在说的时候，听的人都经常插话，作一些有趣的补充。

尽管我对伊加利亚已经相当了解，对各种事情不再觉得怎么奇怪了，但他们叙述的流畅自如，发音的优美动听，以及知识之渊博丰富，毕竟还是使我十分惊讶。

“你看到这些男女庄员觉得很惊奇吧！”狄纳罗对我说，“不忙，瓦尔摩今天晚上会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教育农民的，到时您就会比较了解在这里看到的各种使您喜欢的新鲜事了。”其实这是我和狄纳罗早就约好的，为的是尽量让瓦尔摩多说话，免得他老想不开。

晚饭后，米罗尔先生主动领我们去看他的住宅。我发现里面的格局和家具设备完全和城里的住房相似，不过更要宽敞点，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房屋的四面都有窗户，哪一套住房的光线都很充足。

有几套房间是专供招待亲友住的。因为三顿饭都需要自己做，所以厨房比城里的稍为考究一点，设备也更加齐全。农村妇女因为从小就学做饭，所以烹调技术比城市妇女要高明。客厅和伊加拉市里住房的客厅一样华丽，但是面积更大，以便邻近的农庄全家来访时容得下主客两家人。

我注意到墙壁上到处都挂着印刷好的须知和美丽的图片，介绍农业生产上日常最实用的一些知识。

“您看，”米罗尔对我说，“我们这些乡下人，我说‘我们’就是不单代表我这一家，因为农村所有的人住的屋子都一样好；我们对于城里的兄弟们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到他们家里去，我们并不感到

眼花缭乱，也沒觉得寒酸偈促；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呢，也沒什么好嫌恶的，决不会感到缺这缺那。固然，我们不能常常看见他们那里那些壮丽宏伟的大建筑物，不过，他们也不能经常享受到我们这里大自然秀丽的景色；而且，我们要到城里去就和他们到乡下来一样方便。我们跟他们一样，公路上有川流不息的大大小小公共马车供我们乘坐，还可以先骑马或者坐两轮轻便马车到附近的长途马车站，或者直达城门口。到了那里，我们可以把马车停放在国家的马厩和车房里，然后转乘城里的公共马车。您大概已经看到，我们的道路都非常平坦，马匹都跑得非常快，而且我们的农庄离公社镇都很近，一般只用两小时就能跑个来回；所以，我们要出席个公民大会，上个学，听个讲演，甚至看个戏，都很方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车辆从城里定期给我们送来这里缺少的一些食品、服装和家具设备。"

说着说着，我们已经走出了屋子。主人又指给我们看，房屋的四面，外表都不相同，就好比把四幢建筑风格不同的房屋联接成一幢似的。

他还补充说："房屋外表的装饰，公社里沒有一个农庄是相同的，但都十分漂亮。

"再看看这农庄房屋的墙壁，全都贴有油漆格板，虽然很简朴，却十分雅致，房屋周围尽是绿树鲜花。

"这些建筑好看吧！马上您就会看到牛奶棚、家禽场，还有别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菜园和果园吧！

"这个菜园主要是我疼爱的爱丽莎和我侄儿艾罗伊斯负责管理的。我那爱丽莎是位烹调能手，您大概也已经注意到了。别忙，她

还会让您尝尝她更拿手的菜呢！我侄儿艾罗伊斯却是位种菜能手。请看看这各式各样鲜嫩的蔬菜！这四十年来，由于栽植技术飞快地发展，几乎哪样蔬菜的产量都增加了一两倍，质量也大大提高。您看看这些暖房和苗床。人类的创造眞是可与大自然的赋予相媲美，无异锦上添花呵！

“现在您可以进入我那文静的爱拉耶和她的小弟弟阿尔瓦莱的‘小王国’了！您欣赏欣赏这各式各样的玫瑰、石竹和其他种类繁多的鲜花吧！它们先在这里供我们观赏，让蜜蜂采粉酿蜜，然后，被送到国家香料厂作原料。这里仿佛就象我们的阿拉耶公主殿下的宫廷花园，她的一些最富庶的臣民全被召集到这里来，盛装华盖，争妍斗丽；因为，装饰着共和国广阔大地的各种芳香四溢的花卉，这里可说是应有尽有。

“可别再往前走了！这是养蜂场。那些在她们那用玻璃和稻草修盖的车间里劳动的‘女工’，动作都非常灵巧，可也非常凶狠可怕，说不好就会让您尝尝她们那锐利的针刺，她们对您这位好奇的不速之客和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可不象对精心照料她们的可爱的加米尔那样客气啊！

“从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果树风障，再往远处是杨梅树和其他果木。这是弗拉西和他表弟柯马尔的‘王国’，因为他们俩都是这里的君王，或者说是这里的公主和王子，君临他们的臣民。不过，我这么打比方，您可别以为我们是在眷恋专制政体和君主制度呵！。”

瓦尔摩一不小心差点儿掉到一条水沟里。米罗尔赶忙说，“怎么啦？您不认得我们这里的水沟和花园了吗？……对了，爵士，我们的灌溉水源可不好解决啦！可是三十年前我们掌握了穿凿地层的秘密，开始挖水井，从地下的水泉、河流和湖泊引出水来，从此就到处都可以取到我们食用、浇花、饮牲口和浇地所需要的水。我们的

灌溉工具用起来方便极了；不费多大力气，连衣服也用不着沾湿，就能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花卉和蔬菜颜色鲜艳，生机蓬勃。如果您喜欢钓鱼的话，一定能发现我们的水沟、河流、运河和蓄水库里满是我们精心饲养的各种鱼类。

“这里呢？是果园，是我和我那忠实的老皇后的‘帝国’。可是我们并不专制，人家也不大服从我们的命令，偷我们果子吃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呵！”

“多好的果树啊！”我高声说，“这些樱桃树多美啊！”

“要是您能看到这里秋天果子熟的时候的情景，不晓得您还要说些什么哩！”狄纳罗接过去说。

“是啊！是啊！”那老人又接下去说，“对这些果树，我们可是操心了又操心，钻研了又钻研呵！跟种菜和种花一样地下功夫。我们有自己的苗圃，培植和挑选最壮实的树苗；我们嫁接出最优良的品种；我们拔掉那些长势不好或者肯定将来会有毛病的小果树；我们又锄草又浇水，手里总是拿着家伙修修剪剪，把废枝杂树通通给砍掉；我们间掉那些长得太密的树；我们保护专门栽培起来的树木，消灭一切对它们有害的东西。从它们开始生长一直到衰老，我们象对孩子似地百般加以爱护，因此，如您所见，它们都长得茁壮茂盛，一点不辜负我们的心血，这完全理所当然。

“还有，您根本看不到一棵废树或者没有用场的篱笆。我们的地里，只要是能够种果树的地方，您都能看到结满果实的果树。在农村里果树可是不计其数啊！

“哦，天快黑了。今天晚上的天气一定坏不了，我们上房顶的大露台上找孩子们去吧，到那里一面休息，一面欣赏太阳落山的景致！”

于是，我们就到了屋顶，只见他们全家都聚集在这里的花丛里；平台当中张着一顶可以折叠的帐篷，底下放着张大桌子。落日余晖映照着周围的田野和邻近的村庄，斜阳把树梢和小山坡顶染成一片金色，山麓却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天空中晚霞色彩缤纷；各种牲畜在归圈途中竞相嘶叫，仿佛是在欢呼一天辛劳的结束；百鸟齐唱，就象在欢庆栖息安眠的时刻到来；清凉的空气送来芬芳的香味。夕阳庄严地降落到地平线上，宛如在昭示我们，明天将是一个晴朗好天；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满怀喜悦。

"您看，爵士，"米罗尔先生对我说，"我们乡下不是也有自己可供欣赏的东西吗？您说它比城里的歌剧哪一点不如呢？要是您在这里看到一场夏天的雷雨，那才美呢！远处无数闪电突然间把这辽阔的天际染成一片通红，把最黑暗的角落也照得通明雪亮，我们在昏眩中眼前就象看到一幅宇宙万物随着造物主的一声呼吼从浑沌中霎时涌现出来的奇妙情景；在万籁俱寂中您听到闪电的噼啪声和反复迴响的隆隆雷声；可是，不一会儿，您又看到万点星光闪烁在天边无际的苍穹，接着就是比它们更为明朗的月亮，它仿佛想拚命压倒一切星晨，好和自己的兄长太阳一争高下，称雄天际。"

"我曾经亲眼见过她在这儿欣赏这一切美景，"瓦尔摩贴着我耳朵说，"所以我非常欣赏，因为那时候我满怀着希望和幸福感，可是现在呢……"

"喂，瓦尔摩！"米罗尔先生说，"既然爵士奇怪伊加利亚的农民为什么这样能干，就请你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通过受教育而理所当然地变得这样聪明的；说实在的，除非我们真是象驴子一样

愚蠢和冥顽不化才会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呵！来！我们围到桌子边坐下，大家都很想听听你讲农民的教育问题。开始吧！”

瓦尔摩起初还直推辞，老人家就用长辈的口气说：“在这里我就是你的父亲，我才给你下命令。我们可等得不耐烦了。讲！讲呀！开始吧，瓦尔摩！”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朋友！”瓦尔摩终于朝着我开始说了，“伊加利亚所有的孩子，男的在十八岁以前，女的在十七岁以前，都要受基础教育，或者叫普通教育。

“在我们国家里，农活被认为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技能，共和国要求所有的公民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当农业劳动者，因此，人人都要培养到能够从事农业劳动。

“从事任何职业的公民都必须懂得农业上的一些必要的知识，因此，儿童们一律要学习**农业基本常识**这门课程。

“因为我们在教育上总是尽可能使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所以我们经常把小孩子们领到地里去，给他们讲解农业生产知识，让他们亲眼看看农民劳动的情况，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既富于趣味、有益健康，又十分有教育意义的远足活动。

“十四岁以上、身体比较强壮的孩子，我们就干脆让他们象工人一样，到地里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象清除地里的石块呀，帮助收获庄稼呀。这一干活，他们就更有兴趣了。

“农民的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如果城里有家庭愿意收养他，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职业，就象城里的孩子如果有农户愿意收养的话，也可以当农民；不过，农民的孩子一般都愿意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当农民。

“选择务农的青年人，要受一年理论的和实际的专门教育，然

后就回他们父亲的农庄去继续完成学业，使自己成为尽可能优秀的农民。

“农民也要懂得各种金属、岩石，尤其是土壤，要了解他们的成分和各自的特点，也要知道各种植物的生长情况和它们的特性、各种工具和它们的用途，还要懂得一切有关季节、风向和晴雨等气象知识，以及预防天灾、保护农作物的各种方法。

“农民不仅要了解一切有关收获的知识，还要懂得酿酒、制造果汁等等技术。

“每个农民都不能不懂得哪些动物是有害的，哪些又是有益的，哪些是家禽，哪些是野兽，以及一切有关畜产品的知识。

“农民的女儿同样要学习，以便懂得一切有关农业的知识，特别是乳品制造、家禽饲养、蔬菜种植、园艺和果木栽培等方面的知识。

“还要请你注意到：由于各省各公社的土质并不相同，因此种植的作物也不一样。比方说，一个地方的土壤只适宜种植葡萄，而另一个地方则只适宜种谷物。所以，各省、各公社的学校，在教育青年农民时，重点都放在当地的土壤和农作物上。

“还需要说的是：每个农庄都有它自己的土地资料，所记载的除了土地面积以外还包括它的地界内每一块土地的特点。每一个农民学习时注意力都特别集中在后一个内容。

“现在你已经了解我们的男女农民受教育的情况，大概不致于再奇怪他们为什么知识那样丰富和技术那样熟练了吧！

“我看至少有一点你是不应该再感到惊奇了，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能够懂得那么些东西。因为，你只要仔细揣摩一下便会发现，孩

子们从一生下来就有人专门关心他们的教育，他们在十七、八岁以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

“再说，我们的农民和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公民一样，不但是在学校里受教育，而且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增长知识。这些青年男女离开了学校回到农庄以后，他们的父母、叔婶、哥姊们就是他们的教师，而且还是最有经验、最循循善诱的教师。

“在农庄里，他们还可以领到由共和国印刷得很精致的各种书籍，包括他们原先学习过的各种教本和论著、一部庞大的《农业百科全书》、大批《蔬菜培育指南》和《园艺指南》之类的书籍，最后，还有《农业报》，他们每天可以从中了解到国内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有什么先进的经验。

“你设想一下，这样大量的知识丰富、善于钻研问题的农民，将进行多少试验，发明多少东西，创造出多少先进经验来呵！

“如果把我们今天的农民和过去那些象畜牲一样粗野无知的农民比较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我们的千百万农民都是极有才能的人，而不再是愚蠢的动物，明白我们的农业为什么在五十年里、特别是最近这三十年里年年在发展，而且前进的步伐比过去一切世纪都要大！

“由于我们在农业各部门、各方面的发展极其迅速，所以，连我们伊加利亚人自己有时也需要认真思索一下它的原因才不致于感到惊讶不解。

“要是你知道我们乡下人也在他们的屋顶露台上，也就是他们的观象台上进行各种天文观测，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比方说，就在这个露台上……”

“太好了，你讲得太好了！我亲爱的瓦尔摩！”米罗尔先生打断

了瓦尔摩的话头说，“我们听你讲得连晚饭和睡觉都快忘记了！你大概也疲乏了吧。明天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呢！不过，你得答应给我们继续讲下去。”

至于我，实在听得非常高兴，因为，除了这话题非常有趣和瓦尔摩讲得确实动听以外，他的声音生来就有点象狄纳薏丝，具有那么一股魅力，现在，由于他心里的悲伤，就变得更加动人心腑了！

我们沒时间观测天象，研究星辰日月了，因为，一个年青姑娘这时跑来通知我们说要开饭了。

吃了一顿精美可口的晚饭以后，瓦尔摩领我到一间卧室去俩人一块住。可是我始终无法入睡，因为这位不幸者抑制不住感情，老是对我述说他的痛苦，一个劲地说他那位心目中的天使怎样百美俱全，怎样千载难逢。

第十八章　农业(续)

我们一早就起来了。我把瓦尔摩拉到农庄的大楼去，狄纳罗很快也来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顺次参观了槽头兴旺的各种牲口的饲养房、肥料库、大车房、农具机械库、农具修理厂、原粮仓库、粮食加工厂、外运产品储存库等，最后参观了家禽饲养场、鸡舍和牛奶场。

农庄也和共和国的所有工厂一样，都是按照典型设计来修建的。要是我不了解这种情况，那我对农庄一定比对住宅更要赞赏，因为，通常这些地方总是骯脏破旧，杂乱无章，令人看了就恶心。可是这儿却到处都清洁整齐，宽敞便利，漂漂亮亮的。

负责给我们做解释的瓦尔摩让我好好欣赏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犁车和许多新发明的机器，这些东西便利了工作，缩短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农活质量，特别是因为用兽力和机具代替人的手臂和肩膀，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地减轻了，结果，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几乎就等于一位能干的领导人或者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从劳动效率上看，现在一个人相当于过去十个到十五个人，而且质量远远超过以前。

他还说："骡、驴，甚至狗都成了活的机器，专门用来代替人力，驮运东西。

"农民的工作服冬天能保暖，夏天则凉快，都是不透水的，而

且，象各类工人的工作服一样，非常整洁大方，看了使人喜爱；年轻的农家妇女穿的工作服更不用说了，就跟她们本人一样，在田野里的绿叶、鲜花和果子衬托下，显得特别鲜艳夺目。”

我们在牛奶场遇到狄纳罗的两位表姐妹，她们皮肤洁白，和牛奶不相上下，红润的脸颊酷似白百合丛中怒放的红玫瑰。

牛奶场里，摆满了装着牛奶、奶油、黄油和干酪等各色各样奶制品的桶桶罐罐，可是却又整齐又清洁。

那个家禽饲养场又多么气象万千、富有生气啊！当中的一片水池使空气显得格外清爽，池面栖满水鸟，周围是各种禽舍，鸡鸭成群。那些公鸡多么雄健呵！就象深宫里的苏丹一样地骄傲自豪。百鸟众禽一见自己亲切美丽的女主人公，就纷纷围拢过来，争相啄食。

“瞧，这就是狄纳薏丝最喜欢的母鸡，”瓦尔摩指着一只洁白肥大的母鸡对我说，“唉！要是你能看见她站在鸡群当中，满面春风地给它们喂谷子那情景才动人呢！有的鸡比较大胆，干脆就从她手里夺食！有一天我从这绿叶丛中兴趣盎然地看着她喂鸡，她笑容可掬，好象因为能给她的臣民带来幸福所以心里特别高兴似的。可惜，我再也不能在这里看到她了！……”

早饭后，米罗尔先生要亲自领我去看农庄的庄稼地。

他先领我到一间大厅里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精美的农庄地图给我看：农庄建筑物的右边是花园，左边是庄稼地，前面是一块有条小河穿过的草地，草地的尽头有一片长得高大葱茏的树林子。

他对我说：“我们昨天看了菜园，今天早晨您又参观了各种建筑物；现在，我们先经过草地到苗圃和小树林去，从那里再绕地里回来。

“我们沒有那种只供装饰、不作别用的草坪，但是您看见过比这块长满鲜花的草地更美丽的地毯吗？绿油油的草丛中点缀着红白蓝各色的花朵，不是把四周围种着的黄澄澄的油菜花衬托得更加鲜艳吗？瞧，那边活动围拦里的牲畜多么消遥自在啊！有了这种围拦，我们就可以不用老看着它们了。

“不过，这片草地尽管很大，还不够用呐！在收获前、特别是收获以后，我们都要增加许多人工培植的草地，利用青草和别的根茎和蔬菜来喂养牲口。由于轮种套作的技术有很大发展，所以我们已经能够每年从每块地里陆续收获好几种作物，从来不让土地闲着。

“瞧！这小河和它的两岸多幽美呵！我们有时就在河上划船游乐。请您特别注意一下，我那帮孩子把这两岸收拾得多平整呵！什么危险也不会发生。河的上游有一段陡峭的石岸，他们就在那里筑了一道小小的栅栏，防止行人掉到河里。虽然我们国家的小孩不论男女都会游泳，但是共和国还是让大家修整河岸，疏浚河流、运河和各种水道，以免发生事故。”

经过一条美丽的桥过了河，走完了草地以后，就到了苗圃，接着是树林，更确切地说是个小树林子。我觉得这地里的树木都很高大，奇怪的是连树木也修整得象果树一样整齐。

“您看这树有多少年啦？”狄纳罗问我。

“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我回答说。

“不！才三十五年呐！”他说。

“看来，”米罗尔先生接着说，“应该让您晓得，共和国对树林采取了一种完全新的方针：凡是树木生长的地方不合适，采伐运输比

较困难，或者是可以种植更有利的作物的话，就一律把它砍掉。至于其余的树林，共和国则组织采伐，只留下一些位于耕地、农庄或工厂附近的小树林，去掉其中矮小的杂树，留下大树；另外又在没有小树的农庄里栽植一些新的小树林。我先选定地点，整了整地，然后从苗圃里选择那些我认为用途最大、培植起来又方便的品种，把它们移植到这里；接着我就象过去伺候葡萄、酒花、白杨和其他珍贵的树木那样，细心地培育、修剪和照管。结果您看，它们长得多么高大！

“因此，我们不象以前那样有大树林、矮树堆和荆棘丛，而是每个农庄都有小树林。果园里集中着大批果树，田间也分散有果树，河流、运河和道路两旁也大部分都种有别的树木。

“这样，我们至少是燃料有了着落，而且农庄本身对木材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了；特别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腾出更多的地来种植果树和工业上需用的各种优质树材。

“此外，还有一个意义也不小的好处，就是几乎完全消灭了全国各地所有可能伤害人身或为害农业的动物。

“另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在只有岩石的秃山上栽种灌木、乔木的办法，就是往山上运土或者就地挖土，开出树坑来栽种，从而可以说把荒山秃岭不毛之地也给征服了。

“我们现在到了地里啦，您看，到处有我的孩子们和邻居在干活，我们是一年到头里里外外总有点事情需要做，所以我们并不象城里人那样一天只工作六、七小时，但是，我们的活计除了有时赶赶农时外，一般都可以随我们自己安排，所以干起来也挺轻松，就是整天干活，也不觉得怎样。

“行啦！我讲得有点疲倦了。瓦尔摩，你给你朋友讲讲我们土

地的情况吧！”

“你先要看到，我们种地是连一寸土地也不浪费的，”瓦尔摩对我说，“你看，不但一点荆棘野草、一棵无用的植物也沒有，而且连道废旧的篱笆、栅栏、围墙也不见，有的只是必不可少的水渠垅沟和大路小道地边的那一串醋栗和覆盆子，以前是一道碍眼的断垣残壁，两边得各占去十尺土地！

“你要是能计算出那些围墙、栅栏、篱笆和用砖石砌的防护沟的代价，你也就晓得，取消掉这些东西能节省下多少人工和材料了！

“那边路旁你看见的那片斜坡现在种上一种高级蔬菜，绿叶鲜花把它装点得十分美丽，可是，以前却尽是杂树、荆棘和爬虫洞穴。

“象你看到的，我们的大路小道、水渠垅沟全是成直线的，每一块地都尽可能划成长方形，既便利耕作，又节约土地；在我们国家里这样做并沒有什么困难，因为，你知道，我们各个农庄的土地都是由共和国的农业工程师们按照需要自由地加以划定的。

“再看看，这地整得多平呵！即使斜坡也是平坦整齐的。你看不到鼓包，也看不到坑坑洼洼，甚至连块石头也见不着！

“你看见过比这更精细的耕作，更饱满壮实的庄稼穗，更茂密的麻田，更茁壮的油菜吗？

“再看看这些道路多平展，这些垅沟挖得多直，收拾得多干净，这些铺着沙石的小道多美丽啊！你不是到处都可以满意地看到农民出色的劳动成果吗？我们的农民是什么都要研究，什么都力求完善，什么都要做到美观合理。这整个农庄不就象一个完整的美丽花园吗？其中的一些幽美小道不都是别有风趣的散步地点吗？”

狄纳罗说，“每个农庄都是一座大公园，田野本身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散步坪，你说对吗？”

“你说得很对！”瓦尔摩接着说，“我们不再有做地界用的围墙，也不用打什么土地官司，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私有财产了。农民都可以随意在邻近的农庄里散步，城里人也可以任意到乡下的任何地方散步。

“你也不用担心谁会动手拿你什么东西或者走路时踩坏什么庄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童年起就受到爱护一切东西的教育，而且，虽然城里人什么也不缺，可是他们来到农庄的时候，农民谁都喜欢送给他们一些花木、水果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对他说，“也不见得所有的农庄都是这样美丽吧！比如说，山区怎么样？”

“山区的农庄，”他回答说，“就更漂亮得多啦！无数入画的景色，喷泉涌出来的和瀑布泻下来的清澈山水，把它们装点得更加美丽！固然，有的山岭地带确实不大肥沃，当然也就不太令人喜爱。但是，正是在这些地方，共和国下的功夫最大，最关心改造这里的条件，以纠正大自然对它们的不公平待遇。我需要提醒一下的是：山区里也同样有完善的公社镇，那里也有数目和面积大小与平原地区相等的农庄！也有必要给你强调一下：山区农庄的住宅以及作各种用途的房屋，和平原地区十分相似。用不着说，这些农庄一样有它们的菜园，种植它们特有的蔬菜、花草和水果。当然，山地的作物和产品不论在品种上、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和平原有些差别；但是山区农民同样地精耕细作，改进生产技术，使生产提高到当地条件所能提供的限度，甚至超越这个限度！每个农庄都有为当地人或者外来参观者所喜爱的一些特色，都对共和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不瞒你说，我最喜欢的正是那些本来十分荒凉贫瘠、但今天却由于人类的才智而发生了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不过，”我说，“总会出现有的农庄人手过多、有的农庄劳力不够的情形吧！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怎么办呢？”

“首先，你应该理解，本来就很聪明，又经过教育，因而既勤劳又能干的人民，总是会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是想方设法改进现状，使一切都好上加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绝不会无事可干的。如果一个农民真的沒有工作可做，也可以就在他父亲的农庄做点别的手艺，或者帮助邻近的农民干活；而那些因为人手缺乏而经常或者偶尔需要人家帮忙的农民，也总是能够从邻近农庄里找到一些人来帮忙，或者城里有一些亲友、学生或者其他年青人自愿到农村里来和他们一块生活和工作。”

米罗尔先生突然对瓦尔摩喊道，“拐左边走，瓦尔摩！我们从果树墙边回去吧！我想让爵士看看那些果树墙。”

他让我看的是一些非常奇怪的果树墙，其实并不是墙，而是些活动隔板，它能往果树反射阳光，使果子成熟得快；如果怕阳光太强烈，以致灼伤果树，又可以把它挪开。

我们在一些可爱的葡萄架、水果棚下休息了一会儿。这些长满绿叶鲜花象拱门似的棚架里，空气一片芳香。接着，我们又一边和那些来抱吻她们祖父的年青姑娘一起采摘晚饭用的果子，一边走回家去。

“我最后一次看见狄纳薏丝在这儿采摘杨梅的时候，她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样子真是漂亮！”可怜的瓦尔摩紧拉着我的胳臂低声对我说，“唉！我的朋友啊！希望你永远不会象我这样不幸就好了！……”

晚饭的时候，米罗尔先生跟女儿和孙女们谈起收获庄稼、狩猎和打鱼来了，看来她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她们中有一个说起怎样割草，怎样收庄稼，摘葡萄，砍蔬菜，还有怎样摘花采果子等等。

她说，农民都先自己选定收获某一种作物的合适时候，而且总是安排得每一种作物的收割在一天内就完成，以免赶上雨天。当她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可以请邻近的农民来，反过来将来他们也帮别人收割；要不也可以要青年学生或者城里的朋友来帮忙。由于收获总是象节日一样欢乐，所以一般都有求必应。因此每个农庄都总是准备有四、五十套供客人下地时使用的鞋帽和其他必要的工具。

她还绘形绘色地描述了那些男男女女的临时农民从城里坐公共马车或长途马车，用骡子驮着粮食到达这里的情形。

然后她又叙说了到这里的男女青年的高兴样子。他们一面笑着一面换装，劳动时又是叫嚷又是唱歌，吃乡下饭菜时更是一片喜笑欢腾。开始劳动的时候他们总要半正式半开玩笑地举行有趣的仪式，劳动完又跳舞和做游戏，往往一直继续到午夜；不过，总是有家长在场，而做父母的也和孩子们一样高兴。她讲得很有风趣，不时使我们大家笑了起来。这些故事显然勾起可怜的瓦尔摩对过去幸福的回忆，或者不如说是痛苦的回忆，因为，我好几次看见他双眼闪着泪花。

另一位年轻姑娘给我们讲了打猎的情形，说的并不是捉野兽，因为这些动物已经再无藏身之处，早就被统统消灭了；她说的打猎主要是指设置各种罗网陷阱来捕捉害鸟，特别是要扑灭害虫。这姑娘和刚才她姊妹一样，讲得娓娓动听，特别是当她说起全国打鸟

的事，更使我们大笑不已。她说：因为有一种鸟能把收下来的小麦吃掉四分之一，所以，他们就在共和国全境进行围剿，一天里就把它消灭干净。她又讲了另外一个捕捉害虫的故事，使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种害虫总是成千成万地定期发生，所以，共和国所有的农庄就在同一天里围剿它，那天，几乎所有的城里人都象前来收割最珍贵的产品一样跑到乡下来帮忙。

另外，一个男孩给我们讲了几个农庄共同修路的情形，叙述了来自各农庄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怎样联合成一支队伍，统一由一个人指挥，象军队由一位将军率领似的；一条路只用两三天时间就突击完成。

晚餐后，我们送狄纳罗上船去，他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呆下去了。我很舍不得和他分手，因为，和他谈话的次数虽然不多，我已经发现他不但如我早先所知那样，学识非常渊博，而且为人非常善良可亲，他对瓦尔摩感情之深厚，使我更加觉得他们两人是我难得的朋友；同时，我这样关切地对待他的朋友瓦尔摩，他也如同自己就是瓦尔摩的手足似的，对我十分感激，并且要我答应回去之后经常去看望他。

可怜的瓦尔摩和他拥抱告别时几乎昏倒过去。

“你一定会觉得我非常懦弱，”他事后对我说，“可是，我会不失为一名大丈夫的，你瞧着吧！”

我们回城途中经过的五六个农庄，一个比一个富饶，一个比一个美丽，使我看得心旷神怡，赞叹不绝。

“要是把现在我们农村的繁荣和过去的悽凉景象对比一下，你

不知又该说什么哩!”瓦尔摩对我说,“对这些进步我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不过,步子毕竟是够大的,成就的确难以估量。不论放眼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各种改进,而且都是很值得赞叹的改进。由于大力开垦荒地,原先荒弃或者浪费掉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所以耕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这些耕地又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土壤的改良和肥料的增加,再加上在同一块地里一年内连作几季,单产也几乎翻了一翻。我们的每一种作物,都不仅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得很多,而且质量也空前提高了。我们甚至有了许多优良的新品种,比方,你在果园看见的那种大得出奇的甜瓜,比我们以前的任何品种都香甜得多。可是,你可不晓得,三十年前这种瓜我们一个也不出,最初是由一个邻国输进来的,个儿不大,味道也不怎么样;然而,现在我们产的瓜却是又大又香甜,而且产量非常高,所有的伊加利亚人都有机会尝到。

“我跟你说的关于水果方面的情况,也适用于牲畜、畜产品以及各种菜蔬和菜制品。共和国不惜工本地设法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最优良的动植物品种。所以我们的马、牛、羊和毛皮,就如我们的粮食、蔬菜、水果、花草一样,变化之大简直难以辨认。这么说吧,考虑到这种种改进,你来猜猜看,根据国家的统计数字这五十年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增加了多少倍呢?”

“我?叫我怎么猜呢?五倍,对吗?”

“不!是十二倍!你这点完全可以自己找地方证实一下。知道这一情况,你也就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伊加利亚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已经到达五千万人了,但是,就象你所看到的那样,却人人都有吃有穿,住的用的哪样也不缺。”

“是啊,我这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

他正想接着说下去，我们就瞧见米罗尔先生了，他曾经说过要带他的一些孩子来迎我们。

他原来打算要领我们去看一处美丽的水泉，但是因为我们太疲乏了，所以早早就回去了。

我还在回想着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一切时，瓦尔摩已经睡着了，可是很不安宁，嘴里断断续续地喃喃细语，说些不清不楚的梦话，我好不容易才听出这么几个字：善良的……美丽的……天使一般的……遗恨终身……。

第十九章　农业(续)　商业

早饭前，瓦尔摩在给他妹妹写信；米罗尔先生领着我看他书房里墙壁上挂着的一些图表和地图。

其中有一张是印制的这个公社的大地图，公社镇差不多就在公社的中心，四周是很多村庄，另外还标出了所有的农庄、公路、大道、河流和山脉。

米罗尔先生给我指出哪些农庄只种葡萄，哪些农庄只种小麦，哪几块地段正在采矿，哪些地方又是大制造厂。他给我谈起，离这农庄一里路远有一家非常奇特的制造厂，情况说得很简单，不过，他建议我早饭后到那里去参观一下。

有一张图表开列了这个农庄的财产，农庄有些什么设备全都标明了，也可以说是农庄的财产目录吧。

第三张是农庄的统计表，是一位国家抄写员绘制的，我特别欣赏那笔字。表上列出农庄上一年度的各种产品数，留下多少给农民们自己消费，交送国家仓库的又是多少。产品的丰盛实在使我惊奇，也使我更加了解这里的农业为什么能够给共和国提供完全足够的东西，使所有公民都吃好穿好，有好房子住，有好家具用。

还有一张是共和国要求农庄在本年度提供的产品清单。米罗尔先生指着表告诉我:有一种产品要求的数量减少了,另外一种则增加了,此外还要求他试种一种新的作物。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产品是怎样运送到国家仓库去的:有的是用农庄的马车运送,有的是由国家马车运送;至于需要每天送到城里的蔬菜、家禽、乳制品和水果,则先由农民用筐子罐子装好,按规定的时间放在公路旁,然后,事先妥善安排好的各类国家车辆按时前来装运到城里。

我去参观的那个制造厂原来是个陶器厂,设在一个土质特殊的地方,离公社镇只有半里地。

这里制造的陶器供应全共和国,这个公社镇的几乎全体居民都在这里工作,每天上下班用火车接送,只要五分钟工夫。好家伙,各式各样的车间那么多,机器那么多!真是一片生气勃勃、繁忙热闹的景象!偌大的仓库不停地在收存制成的陶器;包装特别迅速;大批车辆不断把产品运送到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去。我们即使在这里呆上整整一天,也看不完和欣赏不尽这里的一切。

在回去的时候我说,"我发现你们并不需要商业。"

"那当然啦!"瓦尔摩回答说,"共和国要求每个公社生产的都是最适合于当地土质和地理环境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共和国负责把这个公社多余的产品运出去分配给其他的公社,这个公社所缺少的产品,也是由国家从生产这类产品的公社运来供应。

"这是产品交换,更正确地说是分派和分配产品,谁也不能象共和国做得这样完善。

"现在假定有那么一个精明的富商或者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

司，在从事两个公社之间，或两个省份之间，或者是两国之间的产品交易，买进一个地方过剩的产品，卖给缺少这种产品的另一地方。

“你可以想象到，共和国也能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一定做得好多了，因为，即使所有的商人联合起来，力量也还不如共和国那样雄厚，指挥那样统一，尤其是不象共和国那样有全体人民出于自愿的合作和支持。

“各种必需的运输工具，如车辆和马匹、蒸气机车和铁道、船只和运河等等，共和国都有的是！

“司机、车夫、舵手以及各种管理人员，它都有，而且这些人员都是非常忠于职守的，因为他们的丰美舒适的食宿都是由共和国供给的！

“共和国的车辆常常是不停留地穿越全国，从国境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是车夫和马匹却不越出公社或省的辖区，而是在公社或省的交界处由另一批人马接替。

“车行速度都非常快，而且从来回头不跑空载。

“我们再来看看东西都是怎样入库的：每个公社都有它自己的公社仓库，先把供本公社消费的产品收存起来；省和国家的仓库则收存多余的那部分产品，准备运到其他公社、省份或者运往国外。

“至于对灾荒的预测和防备，谁又能比共和国计划得更周到呢！谁也不能象共和国那样，对农作物可能受到的各种灾害、每一个省份的需要以及哪些省份应该向别的省份提供什么，完全了如指掌。

“共和国从事对外贸易的雄厚力量更是谁也比不了！共和国不和外国的私人做交易，而是和外国的政府、特别是友好盟邦的政府进行贸易。共和国总是首先研究好哪些产物是应当输出的，哪些

又是应当输入的;这都由人民自己或者是他们的代表来决定,然后再由政府与外国政府商谈。

“同时,凡是容易从别的国家买到的东西,只要从事生产这类产品的土地和工厂设备能够用于生产其他更有用处的东西,共和国就尽量避免种植和制造。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种做法的结果,节约有多么大,对人民又多么有利!”

到了晚上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乡居和住在城市哪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我说:“我也说不上城里人和乡下人谁个更幸福,反正我一方面抱着羡慕的心情看到,谁也不如住在城里的人幸福,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沒有比住在乡下更幸福的了。要是当年的那位罗马诗人能活到今天,他的诗句就不会是‘务农若知福,福其无尽焉!’(你们的拉丁文都比我懂得多,所以我用拉丁文念这句诗。)而一定是‘务农福无尽,缘知福所在!’”

“您说得对!”米罗尔先生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一点也不留恋我以前在城里的爵邸和我领地上的城堡、花园、猎场,还有歌剧院里的那个专用包厢。如果您愿意明天四点钟以前就起床的话,我可以陪您到那棵高大的橡树那边,在那座小山岗上观赏日出,您将看到我们这里清晨的景致完全可以和城里晚上各种演出相媲美!”

第二十章 宗教

日出前一刻钟，米罗尔先生、瓦尔摩和我都已经在山顶上了。

“黎明的景色真是太好看了！”我高声喊道。那颗在夜晚大放光芒给牧人引路的美丽的金星，这时也不得不黯然消失，让位于冉冉欲出的太阳。晨曦实在是令人喜爱！古希腊人奇妙的想象看来是颇有来由的，他们把曙光比作年轻的女神，说她有朱红的脸，玫瑰色的手指，向周围撒播着露水、鲜花和芳香，用她那蘸着朴素华美浓淡不一的红颜料画笔，染遍朵朵浮云，通报着她主人的来临，最后，终于开启了巨大的天门让太阳升起！红日已经临近，虽然还没有露面，但是它强烈的光辉却已经照亮了作物、花鸟和劳动者，给他们送来了温暖，活跃了他们的生机；作物恢复了青翠，在和风吹拂下又重新昂然挺立；花卉再度张开它们芬芳的花瓣，飞鸟争相啼唱，表达它们的感激心情和欢乐情绪；农民们则兴高彩烈地纷纷走向苏醒过来的田野！

太阳终于出现了，护送着它的是火和光，周围的一切全都为之黯然失色，天空大地被照得金光闪耀，谁要冒冒失失地胆敢凝视这光辉灿烂的初升红日，一定落得个目眩眼花！

瞧，它乘着一辆由四匹神速健壮的骏马拉着的金光四射的马车，在天门神女的护卫下，庄严地驰骋在蔚蓝的太空中，到处散发着热力、光芒和生命！

这是大自然的始祖、恩人和上帝，几乎到处都受到它所创造的万物的景仰和人类的崇拜！……

瓦尔摩长叹了一声说："这一切象尘世间的幸福一样，都不过是幻想和迷梦罢了！你想象中以为如何神速如何仁慈的太阳，也不过就是固定在一个处所的一盏小灯或者是一具一动不动的小火炉，用来照亮和温暖我们这小小地球和环绕着它旋转的许多其他小星球；它身旁还有着亿兆个太阳和地球，在宇宙万物制造厂里各就其位，各显其能。

"我们应该赞叹的正是这个宇宙，这个在时间上无始无终、永恒不尽，在空间上无边无际、不能以长宽高来计量的万物制造厂。在那里麕集着无数各类不同身躯的工人，围绕着无数井然有序地高悬空中的机器。其中，有的在体积、重量、速度和动力上都是无限的，比地球不知要大多少千万倍，飞起来比炮弹要快不知多少千万倍；有的相反地却是无限地精致微小，比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还要小不知多少千万倍。"

我们觉得瓦尔摩心情非常兴奋，就留心不去打断他的话头，太可惜的是我记不全他所说的话了。

"人们一度曾经以为，这太阳、这小小的灯、这小火炉是一位上帝呢！

"照那样说来，那不计其数的太阳岂不全都变成上帝了吗？可是，这些上帝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谁来管理他们呢？又是谁给他们创造出他们的帝国和臣民呢？

"我无法设想地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无从想象上帝竟然不是造物之主，不是宇宙的始祖。

"因此，我必须相信确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上帝，亦即造物之主、

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

“但是，反过来说，这位设计和建造这个宇宙的建筑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又从哪里找来原料和工人的呢？他怎么有能力创造出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制造出那些精美奇妙的东西呢？

“他创造出这么多的机器和这么多的奇迹，究竟是为的什么、目的何在，而且是为的谁呢？

“再说，这位造物主，这位建筑师，这位人和神的始祖，自己又是谁给创造出来的呢？他的父亲是谁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从什么东西里，怎样生下来的呢？

“究竟怎样来理解所谓万能力、时间的永恒性和空间的无限性呢？反过来，又如何理解空间和时间的限度，何以确定宇宙的起源和末日，可能性的极限又何在呢？

“这样岂不就是说根本沒有什么上帝吗？物质是不是本身就自然地永恒存在呢？难道那种无限的力量，那种必然有一位具有无限智慧、能预见一切、非常能干的‘工人’才能维持的令人惊叹的秩序以及所有那些矿物、植物和动物的奇妙构造都只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

“鸟类身上多样的羽毛、构造奇妙的眼睛、嘴部美丽的形状，以及奇妙人体的各个奇妙部分难道都象食盐和水晶一样是自然化合而成的吗？

“发现水晶的奇妙所在，当然不如设想上帝的存在那么容易，显然，这不单纯是一个用词的问题。物质的这种特性不就是指的人们赋予上帝的种种属性，如万能力、无限性、永恒性等等吗？这种特性，或者说物质，不正是指的人们原来用上帝、神明、自然和最高存在等等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概念来表达的那些东西吗？

“对我来说，上帝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切结果的最初原因，我之

所以赋予它以人的形象，是为了更便于理解和更易于立论，但是，由于感官所限和身体构造尚不完善，我无从发现和认识这上帝的眞正形象及其本质是怎样的。

“我崇敬上帝，在他面前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欠缺，自己的卑下。我知道我一定是象聋子或瞎子一样，缺少某种感官，所以听不到上帝的话语和看不见他的形象。当我那微小的理智顽固地非要穷究这些秘密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思路越来越糊涂，甚而陷入神经错乱的境地，就如我那微弱的视觉固执地一定要逼视阳光，结果却只是使我头晕眼花一样。

“我是多么赞赏他所创造的奇迹呵！有的时候我简直是到处都发现值得赞赏的东西，甚至在污泥浊水里，也可以看见活跃着千千万万有生命的动植物；但是，有时我又觉得什么也不值得赞赏，或者说什么也不再值得惊奇，而一心只想追求更为神奇的事物。

“我倒是很想感谢一下他的仁慈。附带说一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他这个通常适用于人的代词，姑且先用着吧！……可是，我又不理解为什么这位万能的上帝偏要惩罚无辜的孩子们，使他们在长出他不可或缺的牙齿时必须经受剧痛，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上帝偏要使我现在这样地不幸，其实我和谁也无冤无仇，我从来也沒做过伤害别人的坏事，我热爱所有的人，只不过对我的父母亲朋感情更为深厚一点罢了。为什么他今天要使我这样痛苦呢？”

说到这里他心情显得非常沉重，我还以为他不能再讲下去呢；可是，他还是接着说。

“我还是愿意相信来生他是会还我公道，会始终赏善罚恶的；因此，我不想指责他，有时候我就不得不耐心地等待，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如下的结局，就是：经受苦难的被压迫者将获得另一种幸福作为补偿，压迫者蛮横取得的胜利将转变为屈辱和痛苦，暴君们

将受到惩罚，当然，也不必是无止境的惩罚。

“我这里提到的暴君，只是指伊加利亚以外的民族而言，因为我们的做法比仅仅咒骂和惩罚他们更为彻底，就是把他们永远清除掉，不用等到来世就给人民缔造了幸福。

“每当我想到人类如此细小的脑袋和如此纤弱的躯体里竟然包藏着那样伟大的理性、丰富的智慧和杰出的才能时，总是宁愿相信灵魂确实来自上帝。

“我也愿意相信灵魂不灭，因为我发现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却又从不消灭；但是我却不能设想一位这样漂亮、这样完美、象天使一般的人儿竟然会……”

他双手掩面，伤心得话也无法说完。

于是，老人为了让这位年轻的朋友散散心，便挽着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这座小山阴坡不远处去看一个幽美的山洞。

“你们伊加利亚有唯物论者吗？”我问瓦尔摩，存心想打起他的精神来。

“有啊！就那么几个。”

“那你们能容忍他们吗？”

“什么？我们当然容忍他们啦！既然一切都由法律作了规定，而他们又遵守法律，他们的主张又能起什么坏作用呢？既然全国人民都十分幸福，有那么几个人对宗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你不是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吗？信仰不是也应该象人们的爱好一样受到尊重吗？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先实在过分迷信和热狂，太不容忍，太喜欢迫害和杀戮异教徒了！宗教本来是用来拯救人类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成为人类的祸害，因为不同信仰

的人如果相互惩罚，诉诸战争，不是就和喜欢吃红果的人和喜欢吃杨梅的人彼此过不去，甚至斗殴起来一样地荒谬悖理吗？迫害唯物论者不也象排斥那些在天文、医药等科学领域里的无数问题上持少数意见的人一样，是一种不公平的、带压迫性的行为，一种野蛮的行为吗？”

“这么说，你们这里也存在着好多宗教派别咯，是吗？”

“是的！根据你平常问我的问题来看，你对宗教问题似乎很感兴趣。既然我们今天已经谈到了这个题目，要是你同意，而我的这位年高德劭的朋友也允许的话，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宗教制度吧！”

“说吧！说吧！”我和老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

“那好吧！不过你可得仔细听，因为，正是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善良的神人伊加尔花的心血最多，成就也最为非凡。他慎重地、耐心地引导大家，使所有的人都从思想上接受他的观点。

“所以，我现在要给你讲的宗教制度，就象我们的一切其他制度一样，是全体人民努力的成果。好啦！请你好好听着！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问题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按照共产制度的原则，一切都重新加以创造。

“我们首先是用一些非常明确、不会引起误会的新名词来代替过去上帝、神明、宗教、教会、神甫等等旧概念。

“其次，也还是象在其他领域一样，以教育作为推行一项制度的基础。男女在满十七岁和十六岁以前，不许听别人议论宗教，也不许皈依任何教派。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儿童未到达有判断能力的年龄时，父母或其他人都不许对他们进行宗教宣传。必须到达规

定的年龄，即男十七岁和女十六岁，也就是他们的普通教育将要完成的时候，才向他们介绍各种宗教体系和宗教思想，为期一年，而且任课的是哲学教师而不是教士。”

“那么你们用什么来约束儿童和青年人呢？”

“你说的是什么约束呢？为什么需要约束呢？过去也许还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约束，可是现在呢？孩子能干出些什么坏事呢？更不用说犯罪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教师的循循善诱，父母慈祥的引导，以及社会给他们创造的幸福，不就完全足以保证他们品行端正吗？你不妨问问我们这位年迈德高的朋友，看他是不是见过哪一个伊加利亚儿童需要严厉斥责的。

“每个青年人到十七八岁，完全明白事理了，自己有能力来判断哪一种观点是最正确的时候，才开始自由选择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宗教。无论他信仰的是什么，人们都予以尊重；无论举行什么宗教仪式，都一律不加禁止；不论哪一个教派，只要信徒的数目多到需要有一座教堂和一个教士时，共和国就给他们修建教堂，给他们请位教士。

“但是，你可不要以为这里的宗教真有许多派别。在宗教问题上，就和政治、道德以及其他问题一样，真理只有一个，它即使不算绝对的真理，至少也是相对的真理。我们的共和国对宗教也和对其他事物一样，是趋向于统一的。通过教育、说理和自由讨论，每个人都受到影响，自然而然地会接受一种最明智的观点，形成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也许、甚至可以说很有可能，我们的宗教思想将来会有所改变，就和过去的宗教思想已经改变以及科学技术上的见解肯定还要继续改变是一样的道理。不过这五十年来，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的宗教派别是很少的，异教信徒也极少，因此

可以说，伊加利亚全体人民有着一致的宗教信仰。”

“可是，这究竟是种什么信仰呢？”

“现在假定我们象以前的基督教徒那样，召开一个宗教会议，按照实际情况邀请所有最博学、最明哲、最公正的人士出席；撇除一切个人考虑，共同讨论各种不同的宗教观点，确定哪一种是最合情理的思想，那么，你完全可以想见，会议即使不是全体一致，至少也是绝大多数赞成我们所说的这种宗教信仰的。”

“对，我能想象到一定是这样；但是你们所一致采纳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信仰呢？”

“说起来话就太长了，因为谈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不涉及许多细节；而且我也不愿意伤害你的宗教感情……”

“这点请不必顾虑，还是告诉我这究竟是哪一种信仰吧！”

“还是不要坚持让我今天讲吧，我答应以后给你说就是了！不过，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就是：教会与政府或国家并不是一回事，政教是完全分离的；教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只是为了保护信仰自由，维护社会治安，发挥宗教可能带来的某些好处，同时又避免它经常造成的某些害处，才在必要时对宗教进行干涉。

“说实在的，我们的这种共同的宗教，或者说全民的宗教，不过只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哲学观点，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别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己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

“我们的宗教仪式非常简单，各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赞颂、感谢、祝福和礼拜上帝，我们甚至设有教堂，供人们讲道和共同做祈祷；但是，我们认为上帝最喜欢的礼拜，就是你行为公正，对人友爱，服从公众的意志，热爱祖国和人类；最懂得崇拜上帝而且最得上帝欢心的是那些当好了父亲、当好了儿子、当好了公民的人，尤其是那些对造物主的杰作——妇女——最爱护和尊敬的人。我们认为，那种把戒律和苦行强加于人的宗教狂，是违背上帝慈爱的本性的。我们还认为，整个大自然就是最美丽的教堂，在那里对上帝做礼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宗教并没有什么仪式，也不用修行，因为，这些做法往往带有迷信色彩，而且只会使教士获得各种特权。斋戒、禁欲、忏悔等等做法，不论是自愿的或者强制的，都一律取消！谁要是犯了过错，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就由他自己设法来补救，以此来自我惩罚，并且希望他加倍努力工作，对自己的同胞和祖国作出更多贡献来弥补自己的错误。我们觉得用一种自己并不了解的语言来祷告是荒谬的，同样，背诵一些并非出自自己手笔的刻板的祷文，也可说是愚蠢的。

“我们的教堂没有什么神像，它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一样漂亮，特别是十分舒适和整洁，主要供讲道和上宗教课之用。

“在结束这段谈话以前，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教士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连神权也没有；他们既不能惩罚人，也不能给人赎罪，他们的作用只是宣传道德，谈经讲道，提供意见，劝慰别人。其实人们即使没有别人来提供意见和劝导安慰，也够幸福的了！……”

说到这里，瓦尔摩好象很伤心，不想再说下去了。

“怎么？”这时我对他说，“你是准备当教士的，当然很了解教士

的情况，也知道我可能对这些最感兴趣，为什么又煞住不说了？给我讲讲吧！教士都是怎样吸收、培养的？他们的地位如何？”

“那好吧！”他回答了我，声音亲切而悲伤，十分感人，“你接着听下去吧！

“你先要知道，象男子有男教士一样，妇女也有自己的女教士。我下面所说的有关男教士的各种情况，也适用于女教士。

“教士的地位和医生没有两样，也是一种职业，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公职。

“青年人满十八岁，完成了普通教育学程，准备选择职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当教士，可以参加考试，由国家考核他是否具备当教士所必需的学识、才能和品质。

“一旦被批准为见习教士，就开始专门学习论辩术、伦理学、哲学和宗教学，一直到二十五岁；学习和见习期间，他还要充当教师，教育青年。

“他必须在二十五岁以前结婚，以便尽可能使自己的情欲有所寄托，同时也使人有可能判断一下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堪为他人楷模。

“到二十五岁时又经过另外一次考试，以便确定他在品德和能力上是否适宜于劝导和安慰那些需要劝导或安慰的人。伊加利亚人虽然从小就被培养教育成正直的人，力求不辜负人的称号，而且，尽管父母亲朋完全有能力充当自己的儿女或亲友的劝导者和安慰者，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教士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越是不常听到的话，起的作用往往越大。

“既然教士的职责是劝慰和指引不幸的人，既然他们是年青人的第二慈父，是同年龄人的弟兄，是其他人的朋友，因此，人们就要

求教士必须思考周密、事理明达、耐心细致并且善于说服别人。

“如果顺利地通过了二十五岁那次考试,见习教士便被宣布为候选教士;然后,每一个区的公民就从这些候选教士中选出自己的教士。

“当选的教士任期只有五年,以便选民有可能更换那些品德不能一贯为人表率的教士,因为人们要求于教士的主要是品德,人们越是尊敬教士,对他们品德的要求也就越高; 反过来,一个教士品德越高,也就越受人尊敬。”

这时,老人打断了他的话头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这样急于看到你赶快满二十五岁。你是知道的,我亲爱的瓦尔摩,见习考试时成绩没有比你更出色的了,当教师你也表现最好,谁也不如你这样受到大家普遍的敬爱。你是最有把握当教士候选人并被一致推选为教士的一个了;你也完全了解,真是那样的话,我这老头、你祖父交往最长的一位朋友,我这爱你如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叔伯辈,该有多高兴呵!”

我早就觉得瓦尔摩内心一定很激动,这时,终于爆发了,他高声地喊道:“唉!还说什么大家看重我呢!我确实曾经希望得到人们的看重,而且我一直也敢说受之无愧,因为,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心比谁都纯洁。可是现在我再也不值得人们敬重了!我自己就屈服于感情,怎么还能劝说别人克制感情呢?自己就这样软弱,这样怯懦,还有什么脸去鼓励别人安于命运,忍受痛苦呢?可是啊,有什么痛苦能够和我的相比呢?您是她的外祖父,您是了解她的心思的……您,您说说看!”

他抑制了很久的痛苦终于迸发出来了,不幸的人儿泪下如注,象决了堤的洪流似的。

唉！男人的眼泪使他的朋友多么难受啊！我们两个也跟着他哭起来了。

但是，他自己却因为这一哭反而感到羞愧、懊恼，所以一面让我们看他那用手抓得通红都快流出血来的胸膛，一面对我们说：“你们看，我是怎样拚命忍住不哭，我是怎样惩罚自己的懦弱的！”

“哭吧，孩子！在你的知交面前，你就尽情地哭吧！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烦恼的事情，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我也曾经哭过，而且我深知，如果我们想埋怨上天为什么叫我们吃苦，那么我们至少也应当懂得，眼泪可是造物主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呵！”

“是的。经这一哭，我觉得压在我心头的痛苦稍微减轻些了……”

“好啦！现在该拿出理智来，鼓起勇气来了！我的女儿娜伊拉不也是我们一家疼爱的一位天使吗？她不幸死去了，我们不是也把悲痛忍受过来了吗？”

“唉！要是狄纳薏丝真的死了的话，我也许倒不会这样难受！……”接着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行啦，瓦尔摩！”老人口气有点严肃地对他说，“拿出勇气来吧！现在该象个男子汉那样了，是表现出你的品德的时候了！一个人只有善于战胜逆境，才算得是品德高尚呵！瓦尔摩，你千万别说，‘我懦弱啊！我再也不想当教士了！’应当说，‘我一定要当教士，而且要当一名值得人们尊敬的教士！’”

“对！”瓦尔摩深受感动地说，“您是她的外祖父，也就等于是我自己的外祖父一样，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要当一名值得人们尊敬的教士！不过，我这点理所当然的苦恼，还要请您原谅。”说完他就一头扑到老人的怀里哭起来了，老人也跟着他一块落泪。

“我觉得好一点了，”终于他说了，“觉得自己坚强一些了，我一

定能战胜这苦恼，我希望我说到便能做到；不过，请容许我花点时间来斗争一下！

“明天，也许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走了。

“我不会避开她的，不久我就会使你们满意的。”

可怜的瓦尔摩还会很痛苦的，也还要经受种种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会得到安慰的。可是我呢？我今天帮助他解除了痛苦，不久却将被那难以解脱的痛苦所折磨；他将摆脱他的苦恼，而我却将成为一场无从摆脱的灾难的牺牲品；他将因为快乐和幸福而重新兴高彩烈，精神焕发，而我，不幸的我，却行将受尽人间的苦难！

第二十一章　瓦尔摩精神复原 爵士心思愁闷

我送瓦尔摩回到他家里，一家人对我陪瓦尔摩到乡下去所表现的深厚情谊简直不知怎样感激我;尤其是比谁都伤心的柯丽拉，这下对她哥哥和我更是格外殷勤，分外亲切。

我们回来才一小时，瓦尔摩就急着想去看望狄纳罗;于是，当晚我们又到了狄纳美夫人家里。

各人都尽力装出和狄纳薏丝作出那个致命的答复以前的情形一样。瓦尔摩和她彼此都不想回避，不过瓦尔摩不再象过去那样对她殷勤备至了。大家好象事先约好似的，都想法使他们两位分心别的事，有的人聚集在瓦尔摩周围，另外一些人则围着狄纳薏丝转。

有几次，当柯丽拉在狄纳薏丝身旁的时候，我也凑了过去。我心里不由得暗地里深深替瓦尔摩惋惜，因为狄纳薏丝从来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妩媚动人；使我惊讶的是，她对我不象以前那样害羞了，声音也显得温柔多了，颇带一点脉脉深情。我甚至觉得她可能是象柯丽拉一样，因为我照顾了瓦尔摩而想表示一下感激之情。尽管她见着我已经不再那么害羞，比较自然了，可是每当我鼓起勇气仔细端详她的时候，尤其是听到她那令我怦怦心跳的声音时，我还是象以前一样地慌张。我老记起瓦尔摩夸奖她的那些话，而且

更加体会到瓦尔摩为什么先前那样醉心，后来又那样地失望。

我甚至奇怪瓦尔摩如何能如此镇静。当然啦，我也发现有一次当他目光瞧着她的时候，面色有点发白了，声音也变了。不过，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

“喂！”出门的时候他对柯丽拉和我说，“你们对我瓦尔摩满意吗？要是你们知道我受过的那份煎熬、我内心经历的那场剧烈斗争就好了！……我认为我比以前坚强多了！唉，人是多么的脆弱啊！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胜利了；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还会胜利下去！我会让你们放心的，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我忠实的好友！”他一面说着一面不停地和我亲切握手。

看到瓦尔摩今天的表现，看到他对我的亲切样子和狄纳薏丝对我的态度，我本来应该心满意足，高高兴兴的；可是，人的心理是多么神奇莫测，多么不可思议啊！我走的时候竟然心绪烦乱，苦闷异常，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难过，也料想不到压抑着我的这股隐忧暗恼竟然就是日后使我无以自拔的苦难的先兆，就如同沉闷的空气预报着风暴的来临一样。

第二十二章　全国代表大会

柯丽拉、狄纳罗和我三人商量好了，要尽量多陪瓦尔摩出外，好让他散散心，而且，我还央求他答应把伊加利亚的政治组织更详细地给我讲一遍，并领我亲眼看看这些机构的工作情况。

他祖父预先告诉我说全国代表大会的下一次会议可能非常有意思，因此，我请求瓦尔摩带我和欧仁去参观，我知道他是很欢喜有欧仁一块作伴的。

这天很早我和欧仁就去找他，边谈着边走出门去；行前，我们答应参观完还回他家来，因为，到时狄纳美夫人和她的子女可能到他家，可以会会面。

瓦尔摩一面走一面告诉我们："除了全体人民以外，全国代表大会就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你们会看到，它是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代表的任期为两年，每年改选半数。

"全共和国有一千个公社，每个公社出两名代表，每年改选一名。

"全共和国都在同一天、即四月一日举行选举。

"选举只开一次会议就完成；不过，在选举前就先用两次会议来提出和讨论候选人名单，每次会议相隔十天。

“所有的公民都在公民大会里锻炼了处理公务的能力，任何人几乎都在公社或省里担任过一点职务，能力最强的人都先后担任过几乎所有的职务，而人民代表就是从这些最有才能的人里选举出来的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因此，不难想象，这些代表几乎全都年龄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在才能、品德和爱国热忱方面，都是全国比较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说，代表中也有若干不是循序经过许多低级职务的锻炼和考验而一下子就被选拔上来的年轻人，那也是比较有特殊天才的人；这样的代表，你们是会看到几个的。

“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人民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个永久性的机构。

“大会会期是九个月，中间休会三次，每次一个月；休会期间由一个监察委员会代行职权，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开大会。

“代表们受主权人民的委托，按照宪法规定的期间开会和休会，不必另行发布召开会议的命令。

“所有的代表都在国家大厦食宿。

“我们可以找一天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宿舍和餐厅，到时你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待遇和所有其他公民完全沒有两样。他们的会议室以及供他们个人使用的东西都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不过，这座公共建筑，这座国家大厦，你们可要仔细看看，”这时我们正走近那里。“你们到过的地方很多，就请你们说说，看见过哪个帝王宫殿比这更美丽的呢？……我们派人到各处去搜集设计图样，用了四年时间来讨论、规划，盖了整整二十八年；它落成到现在才二十二年。伊加尔和共和国政府共同宣布过：一定要把国家大厦盖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现在你们看，果然……哦，对了，我们快点进去吧，开会时间快到了！”

我不想描绘大厦里面的陈设了。……我相信沒有一座王宫里的金銮殿能够象这座供自己充当皇帝、教皇和国君的人民所选派的代表们集会议事的厅堂这样地庄严宏伟,这样地富丽堂皇。

宽敞的旁听席足可容下六千名听众。

不用一名士兵,沒有一个警卫,也不见一件武器; 有的却是时而雄壮有力、时而优美动人的音乐。

差五分四点,主席、副主席和几位秘书穿着华丽的服装,由许多服务员前导,后面跟着两千名代表,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走进会议厅,各就各位。

这两千名代表坐在围成半圆形的阶梯式席位上,列席旁听的那六千人坐在二层楼上,衣着光彩夺目,妇女们都盛装华服,饰金戴银,容貌美丽欢快,姿态端庄自如。正面是讲台,台后稍高处坐着许多官员,主席就坐在他们当中,不过座位比其他人略高一点。室内到处都是标语、塑像、彩旗和光芒四射的吊灯,时而乐声悠扬、时而一片肃静; 当全场鸦雀无声的时候,就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高喊:“一个伟大民族的祸福就是在这里决定的!”这一切构成宏伟的场面,绝不是那徒有其表的豪华宫庭或者虚无飘渺的歌剧舞台所能比拟的。

钟刚敲四点,一位穿着公民服装、态度庄严的老人走到主席的后上方,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说了下面的几句话:

“伊加利亚的人民代表们,你们要记住:人民派你们到这里来,是要你们为他们造福;你们的弟兄们选举你们,是要你们给他们作出品德高尚的榜样!”

主席随即宣布开会。

他问:“勤务长,所有的代表都到齐了吗?”

“沒有。”

“缺席的有多少?”

“三名。”

“是哪几位?”

于是,勤务长列举了缺席代表的名字。

“我向大会说明,”主席接着说,“前两名代表曾经书面向我申述准备缺席的理由,我将把他们的信件交给监察委员会。另外,有沒有需要临时请假的?”

有四位代表站起来说明自己请假的理由。大会同意了其中三位请假,把第四名代表的请求转交监察委员会审核。

接着,有一个报告人走上讲台,以家俱设备委员会的名义宣读了一份法律草案,是有关给每个家庭增添一项新家俱的规定。他声明,委员会已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并且简单地陈述了提出这项法案的理由。因为沒有人请求就这个问题发言,大会不经讨论,用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

当另一个报告人正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会议厅的大门打开了,同时响起了一阵铃声,引得大家都朝那边望去。“请你们看,”瓦尔摩对我们说,“这就是勤务长方才宣布缺席的那第三位代表。”

“可是,为什么不开一扇不致影响大会进行的门,却要开这么一个安有铃铛的门呢?”

“这是为了使大会注意到有人迟到了。这点你们马上就会明白的。”

报告人暂时停止了讲话,一直到那位代表就座以后,才继续做

完了他的报告。

大会表决了那项报告以后，主席就对那位迟到的代表说，“某某代表，您没有给您的同胞作出严格履行职责的榜样，您有什么迟到的理由吗？”

于是这位代表申述了他迟到的理由。

主席随后说，“请大会决定是否要把这件事交给监察委员会处理？”大家坐着不动。主席又问，“大会是否认可这位代表申述的理由？”全体起立表示同意。

“可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处罚了！”我高声地说，没顾着吵了别人……

“先生！”我旁边的一位老头有礼貌地对我说，“我是来听我们的代表们讲话，不是来听您发表感想的；请您不要剥夺我的权利！……”

“噢！请原谅我！”因为他说得在理，所以我赶紧赔个不是。

一共通过了十几二十项法律草案，否决了几项；都是不经讨论，一致同意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然后，又一位报告人走到讲台上，声明他所在的委员会对某项法案只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接着，这个委员会中持少数意见的委员选出的另一位报告人上台，申述他们反对那项法案的理由。之后，便有好几个代表发言，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全都是用非常简单明确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见。大会没有取得一致，经过计算，起立投反对票的占少数，共为一百零五人，他们的名字很快就被记录下来；通过这个办法，也就同时知道投多数票的那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是谁了。

至此，大会休息十五分钟。

“我旁边的那位对我的责备是对的，”我对瓦尔摩说，这时谈起话来就可以比较随便了。“不过，我的感想也不见得就错了。你们那扇门装上那么些铃铛，一开就响，发言的人还得停下来，这对迟到的人来说，可真是一种处罚呀！”

“嗯！我们可不把责任当儿戏的！”他回答我说，“当代表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不是听见那位上年纪的公民在提醒代表们，要他们做品德高尚的榜样吗？我们认为，代表要是随意玩忽职守，错误比一般人更严重。社会舆论对待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十年前，曾经有一位代表因为没有正当理由而缺席了一次，就被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出全国代表大会。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无理缺席；在两千名代表里，你也就只看到一个迟到的。”

“唉！我决不是批评这种严厉的处理办法，”我回答说，“相反地，我是完全同意这种做法，赞赏这种做法的。”

欧仁说了：“你们的那些委员会看来在立法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都是怎样进行工作的？”

“你们要知道，全国代表大会一共有十五个部门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三名委员组成。它们下面又分成六十个小组委员会，每一个由三十三名委员组成。这些部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都有它们自己专门的业务和专用的会议室。全国代表大会收到各种提案，一律按性质分到各个委员会，由它们分别迅速地进行审查和讨论。它们每天都开会，从早上十点起一直到下午一点，而且一律公开举行；大会则是每天下午开会，从下午四点起到八点，有时候一直开到九点。

“这些委员会除了拥有它们所需要的一切统计资料，而且与各级公民大会所属的相同性质的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以外，还常常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授权下进行调查，以及对某些公职人员或公民进行公开讯问。

“这些委员会还可以组织各种专门小组，邀请一些非代表的公民参加进来，负责收集情况和给委员会提供意见。这些根据需要临时组织起来的专门小组与委员会相配合，对共产社会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委员会作出决定后，报告人便立即起草报告，这个报告在向大会宣读前十天便送交大会印发给代表；遇有紧急情况则不在此限，不过，这是很少有的。”

会议又开始了，我很高兴能够听到一场有关一项重大问题的热烈辩论。这个问题曾经送交各级公民大会征求意见，但是，各个公民大会和原来起草法案的委员会一样，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事情是关于是否要把每天工作时间从七个小时改为七个半小时，把每十天休息一天改为每五天休息一天，以便公民们有更多机会到乡下去。多数派和少数派各挑选出一名最善言词的人，由他们在大会上单独进行辩论，维护各自一方的意见。这两位代表彼此提出种种疑问，互相反驳，各自说理，轮流答辩了二十次之多，延续达半个多小时，最后终于逐渐就许多原先有分歧的地方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同意在夏天先试行三个月，并决定提请各级公民大会批准这项新措施。全国代表大会就象法庭听取双方律师辩论一样，安静地听着他们的发言，然后，几乎全体一致地采纳了他们两人的意见。

接着，我又有幸亲眼看到一个少有的场面，就是：执行委员会

的主席应全国代表大会的邀请亲自到大会来回答质询，报告政府在全国代表大会授权下与五个外国政府协商一项联合移民计划的谈判情况。这位执行委员会主席向大会宣读了与这几个国家政府的来往信件，解答了代表提出的所有问题，告诉大家说，有三个国家已经接受共和国的建议，其余两个也很快就会同意。然后，他就退席了，仪式和他出席的时候完全一样。

大会第二次休息的时候，我问瓦尔摩说："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对全国代表大会的邀请从来也不拒绝吗？"

"拒绝？"他回答说，"那就等于违抗命令！全国代表大会会罢免他，并且对他起诉，因为，全国代表大会是主权机构或者说是主权者的代表；而执行委员会主席只是它的下属，是它所通过的法律的执行者，由它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

"所以，全国代表大会每年都邀请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它指定的日期出席大会，要他报告各项法律的执行情况；它还经常请部长们到会，要求他们向它报告工作。"

"外交事务也都向大会公开吗？"

"当然啦！难道对全国代表大会还有必要保守秘密吗？对主权者保守秘密岂不荒谬绝伦吗？"

"但是，如果执行委员会主席再三坚持说，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某项事情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呢？……"

"那只是无稽之谈，是专制君王和暴君们制造的弥天大谎！如果执行委员会主席声明某项事情必须保守秘密，代表大会又认为有理由，当然会谅解；如果有所怀疑，它就任命一个特别小组来听取这项秘密，然后由这个小组向大会提出报告。但是，只要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件事情多少公开一点情况不会有什么妨碍，那么，任

何人都不得坚持相反的意见。再说，我们革命以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困难局面，历来我们所有的外交事务都和其他事情一样，完全对全国代表大会公开。”

会议又重新开始了。大会迅速处理了一大批议案。它把各级公民大会向它提出的一些建议书和代表们提出并已向大会宣读过的提案分发给各个委员会。最后，在确定了第二天的议事日程以后宣布散会。代表的退场仪式与入场时完全一样；全体旁听的公民都充满着崇敬心情目送他们离去。我们的欧仁呢？则又是兴奋激动不已。

出门的时候我对瓦尔摩说，“如果每次会议的议程都是这样满当当的，你们这代表大会每年九个月会期该制定多少法律呀！”

“可不是吗，”欧仁回答说，“不过，它制定的一切法律，肯定都和刚才通过的那些一样，全是为人民造福的，因此我想，你也不会嫌它们太多吧。”

“欧仁说得对！”瓦尔摩说，“为了让你相信，等到家以后，我给你看看去年通过的法律的目录。”

“可是，我常听说，立法机关既不应当过问行政，也不应当集中权力，”我问道，“而我却发现这里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既管行政又集中一切权力。”

“不！”瓦尔摩反驳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不管理行政，它和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一样，只是讨论、制定和发布一部分行政法令。我们还遗憾它不可能审议全部的行政法令呢！因为，与其由几名、甚至单独一名行政首长来制定，当然不如由两千名立法人来制定啦！行政法令由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有权征询其他机关甚至全体人民的意见的机构来审议，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好处很大，难道

不是这样吗？

“你说代表大会集中权力，那不是也很好吗？只要它事事注意团结与平等，发扬集权的优点，避免任何弊端，那就比权力分散强得多了！在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下，集权是一种灾难；在共和政体和共产制度下，集权却是一件好事呀！”

回到瓦尔摩家里以后，狄纳罗告诉我们说，他母亲和妹妹不来了，柯丽拉也上她们那儿去了。瓦尔摩就把去年通过的法律目录表给了欧仁，欧仁大声地念起来了：

“关于种植和分配一种新的蔬菜并且把它列入食品项目的法律。另外还有十项有关食品、服装、住宅和家具的类似性质的法律。

“关于在全部道路上实行一项新改革的法律。另外还有五项有关人工运河和天然河道的类似性质的法律。

“规定编制、印刷和分发一部按年代和字母次序排列的人类发明目录表的法律。另外，还有十二项类似性质的法律。

“关于制造和试用一种新灭雹器的法律。

“十五项关于改进妇女在工厂及其他地方的生活、工作和文化娱乐条件的法律。

“四十项关于在国家工厂制造和推广各种新机器的法律……”

“够了，够了，就到这儿吧！我想……”我嚷道。

“不！不！接着念下去！”瓦尔摩说。

“十五项关于改进教学的法律。

“两项关于制造和分配某些用具给一个未开化民族以提高其文明程度的法律。

“关于向各同盟国的人民议会建议共同进行地质勘探的法

律。”

“够了！，够了……”我又喊道。

另外的二三百项法律全部是有关公众福利的。

“喂！”那祖父进来的时候问我说，“您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回答说，“真是新鲜，实在令人佩服呵！当然，我还没有听过你们讲演，也没有看过你们的戏剧，不过，光是你们这些代表，就够我赞赏的。他们严肃认真，庄重有礼，事理明达，说话简洁，真象法庭上的法官！他们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位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不插嘴，不起哄，连一点打扰发言人和听众的声音也没有。相反地，处处表现出互相尊重、彼此友爱。这些人民代表肯定可以充当你们的公民大会、公务人员和公民的榜样。这正是我所日夕向往的理想，是最使我感动，最觉得高兴的事情……”

“可是我看，您不见得一定很高兴，”老人反驳我说，“因为您在那里看到的也不过就是您在我们的学校、工厂、剧院和公众会议里都能看到的那些东西罢了！……难道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会不比小学生更懂事理吗？您想想，我们从童年起就受德育和体育方面的教育，培养自己将来在社会上能做一个真正的人，特别是在会议上能当好一个公民，这就是：听人讲话要安静，回答问题要简洁，不要妨碍旁边的人，等等。其实，这些都容易做到，看来比较困难的还是好几个钟头精神集中地正襟危坐，一动不动，一声也不响；不过，由于我们从小就有这种训练，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完全能够做到。……至于遵守礼貌、互相友爱、办事准确、严守职责等等，要是这些最优秀的人物首先就不重视，那可是一种罪过呀！”

"啊！你们多幸福啊！"欧仁高声说，"你们多幸福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尤其感到幸福，"老人回答说，"因为，在过去，也就是1782年革命胜利以前，情形是完全相反的。想起来也确实感到可耻和痛心。那个时候，大多数代表都把自己的职责当成儿戏。为了捞取选票，便许下各种漂亮的诺言；可是，一经当选，却整整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到议会里去，完全放弃自己的职责，忙于寻欢作乐，钻营个人利益。每天都有大批议员散会时才到场，或者不等散会就溜走了。老百姓特别愤慨的是，常常看见剧院里坐满了议员，立法大厦里却空空如也，一个立法议员也没来，几乎只剩议长一个人，他也就只好宣布会议延期举行。

"讨论议案时，只见议员们在会议厅里串来串去，不断出出进进；即使是坐在席位上的，也不是看报就是写信，要不然就和邻座谈天；听到的尽是开门声、走路声、谈话声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声音，结果不但他们自己没听发言，害得别人也听不了，发言人也无法安安稳稳地讲下去。

"今天，要是我们给年轻人讲起那时候权贵们明争暗斗、彼此倾轧，人民遭受压迫、饥寒交迫的情形，他们总是感到十分惊奇，无法理解。他们很难相信，一个国家最精华的人物怎么竟然会那样地寡廉鲜耻，那样地卑鄙下流。可是，不幸得很，这种乌七八糟、荒谬绝伦的事情，在那时候却司空见惯，完全是现实。那些在歌女舞妓面前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人物，当迫于职务不得不到所谓神圣的立法机关里来开会时，却象醉汉一样大肆喧哗叫嚷。

"那时候的学校、哨所、兵营、酒馆，特别是市场，秩序本来就够乱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也看不到象那个庄严的立法议会里经常出现的那种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喧哗吵闹、粗鄙下流的场面！"

"算了，爷爷！您就别说了！……"瓦尔摩喊起来。

“孩子，你不要管，让我说下去！”这年迈的老人接着又讲下去，越说越兴奋了，“我知道提起这些事情来会使你为祖国感到惭愧，但是，回忆过去的耻辱和荒唐，可以使人眼界开阔，对今天更加感到自豪。回想我们旧制度的罪恶和祸害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更加珍惜伊加尔给我们创造的幸福；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了解我们过去的日子，也很有好处，可以让他们自己通过对比，认识到我们共产制度带来了什么样的奇迹。因此，我要继续说下去。

“当时的立法议员分成两派，多数派是维护贵族利益的，少数派或者说反对党，则维护人民的利益。双方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互相敌视的集团，彼此怒目相视，摩拳擦掌，声色俱厉地互相侮辱，互相谩骂；自己方面的人发言，就发狂地鼓掌喝彩，对方的人讲话时则叱喝怒骂，捣乱破坏；一会儿是窃窃私语，一会又咆哮呼喊，有时放声狂笑，有时又拍桌顿脚，甚至象野蛮人攻打敌人堡垒一样，挥舞拳头，狂呼乱叫。想争取通过一条法律就如同士兵在一场混战和可怕的呐喊声中夺取一座城堡一样；个别人甚至因此决斗丧命。总之，他们想的只是怎么赶跑对方，但是，实际上又办不到。

“孩子们，你们听到那么多可怕的丑事，一定会气得发抖；……可是，在那暴政横行、内战不断、丑事层出不穷的年代，是非完全颠倒：大臣们本来应当是国中佼佼之尤的人物，可是，他们在讲台上恬不知耻地制造谎言，发表下流议论，肆无忌惮地辱骂、诽谤，明目张胆地赞扬叛逆，鼓励凶杀！

“那些大臣无耻地互相吹捧，彼此标榜，自命集贤明德行之大成，诱毁人民愚昧无知，污辱维护人民利益的人为蠢人、暴徒和无政府主义者……凭借着他们的大多数，这类胡言乱语总是博得鼓掌和喝采……

“正是这些大臣，象将军率领士兵一样，坐在多数派议员的最

前头，公开指挥或者暗中示意他们鼓掌或者起哄，起立或者静坐。

“正是这个多数，举手通过大臣们所需要的那些残暴、恐怖、血腥的法律；也正是这个多数，欣然同意大臣们的要求，把成千上万的金钱奉送给女王和她的三个孩子。

“说到这里，你们心里一定在问，这个多数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什么样的畜牲组成的呢？告诉你们吧！那里面有爬虫、家畜、野兽，有狡狐、猎狗、变色龙和山猫……总而言之，在这个动物园里，你可以找到各色各样的畜牲就是了！

“这是从三四万的一小撮财翁中挑选出来的不到二百人的一小撮有钱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是由大臣们指派或者提名的；大臣们利用他们的势力，以官职或者其他利益作贿赂来收买选举人；他们选择来充当议员的是那些和他们利害一致的贵族，或者对他们死心塌地的专事钻营利禄的官吏走卒，还有宫廷侍臣、骑士扈从、侍卫头领和王室的太监、武官、总管，甚至女王宠爱的年轻貌美的随从。有一个时期，人们还以为他们也许连女王宫里美丽的侍女、妆官也派来代表女王充当立法议员呢！可是他们总算还是满足于自己手下的人。在决定性时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那个多数，从而也正是他们在制定法律。

“想起这些，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的记忆力是不是有毛病……我们那时候把这套机构叫做代议政府，可是，你们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出……噢！请原谅我用一个不好听的字眼……一出卑鄙的闹剧，一台不折不扣的滑稽戏，一场可怜的老百姓不得不为之付出绝大代价的滑稽戏。因为，制定法律的实际上是女王，或者说得恰当一点，是她的大臣们；而这些大臣比专制君主还要专制，比苏丹还要暴虐，比他们更肆无忌惮地横征暴

敛，所谓议员，只是虚有其表，他们的任务就是充当王公大臣的打手保镖，以人民的名义抢劫一切东西去送给他们的主子。

"我们今天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都是为了全民族和全人类的利益；而从前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如果我把1772到1782年这十年当中，我们可怜的伊加利亚通过的法律列举给你们听，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里面有供奉女王浩瀚开支的预算，拨供她两个王子穷奢极欲的预算，准备公主嫁妆的预算，还有各种各样的恐怖法律，这全是有利于王室及其宠侍，有利于大臣贵族，全是反对人民的。有时，由于害怕人民，企图欺骗舆论，笼络人心，他们也可能通过几条看来颇得人心的法律，但是，随后又陆续加以废除或者肆意歪曲，或者不予执行！

"你们可以看到，专制政体一旦腐朽没落，它的打手走卒也就什么廉耻都不顾了！那个所谓多数，那些立法议员，据说是被选派来监督和弹劾大臣的，可是却日夜麇集在大臣们的府邸，甚至从来不离女王的王宫一步；只要宫廷和官邸有什么宴会喜庆，就趋之若鹜，蜂涌而至；若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下流龌龊，他们真可算首屈一指。说起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本来是被派来为人民造福的所谓立法议员，有一次竟然为了确定女王究竟适宜佩戴羽饰还是鲜花而一本正经地整整讨论了两个小时。

"大臣们为了笼络和收买这些议员，便给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安排各种职位，提供各种特权，授予各种形同儿戏的荣誉、各种颜色的绶带和各种式样的勋章；相反，他们对那些视良心重于利禄、敢于投票反对他们的议员却百般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

"这些大臣为了控制议会，便对议员分而治之，驱使他们的多数派去反对少数人，就如顽童嗾使一只狗去咬另一只狗似的。

"他们甚至不让少数派议员发言，连一个建议也不许他们提。"

"可是，那些亲眼看到这种现象的旁听人和读到会议记录的人又是怎样看法呢？……"我问老人说。

"噢，他们说这是一所专门教人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学府，是野兽的洞穴，盗匪的巢窟；是瘟疫滋生之所，是疯人院、大烟馆。一句话，是一块应当彻底打扫、认真清理的臭气熏天、污秽透顶的地方。"

"可是，人民为什么不象英国那样去请愿呢？……"

"请愿？向谁请愿呢？向女王或大臣去请愿，控告他们所宠爱和支使的议员吗？向女王告发她所喜欢和倚仗的大臣吗？……"

"那么，人民为什么不会象英国那样开会声讨呢？"

"唉！你知道，那时候的法律是属于富人、议员和大臣的，上面还规定着禁止集会结社呀！……"

"那么，报纸呢？报纸难道不能象英国那样出来替人民说话吗？"

"你们想，那时候的法律是贵族们制定的，它根本就不让报纸随便说话！……"

"那人民不会象在英国那样，往那些自命为人民的代表、实际上却出卖人民的家伙身上甩烂泥吗？"

"唉！你不知道，这些人民公敌身边总有一帮流氓打手保护着他们呀！"

"英国人民曾经起来反对他们的首相威灵顿大公爵，使他不得不在他府邸四周砌上围墙，门窗一律安上铁栏杆，这里的人民为什么不如法炮制呢？……"

"可是，大臣们的枪炮和宪兵是干什么用的？……"

“那就一点办法也沒有了吗？不能象英国那样，人民来个国会改革吗？……”

“您说什么？老天爷给你们送去那个所谓的改革以前四十年，不是已经给我们降生了伊加尔和共产制度了吗？虽然我也承认，你们对那次改革可以引以为荣，但是，那样小小的改革比起我们的革命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伊加利亚这里听您谈论你们英国的激进，怎么不叫我们发笑呢？我也承认，当我看到你们那些高傲骄矜的候选人，貌似谦虚地走上露天的竞选台，在民众大会上倾诉自己的情操，发表自己的政纲时，似乎十分敬重国家的主权者的样子，我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为什么到第二天投票选举的时候，这些听讲的人民却被视如敝履，排斥在外呢？而且，各党派之间为什么要无耻地互相攻击，竞选人之间为什么要粗鄙地互相咒骂，人民又为什么要对这些未来的立法议员大声叫骂，喧哗吵闹，甚至毫不客气地使用暴力把他们撵走呢？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要这样公然无耻地用金钱行私舞弊呢？这种行为本身就非常堕落，非常不道德，它使你们的选举变成一场弥天大谎，它使你们那些从事舞弊的有钱人和受腐蚀的穷苦人都蒙受耻辱，这就足以证明豪富对贫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可怜的爵士，您大可不必再谈你们的改革、你们的选举和你们英国的所谓人民代议制度了！尤其是在您刚刚旁听了伊加利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以后，更不应该谈论这些事。民主主义者欧仁先生，您说对吗？……”

“对！……对！……是这样。”欧仁支吾地作了回答。我好几次看见他用双手蒙住他那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白的脸。“对！……对！我很羡慕……我很赞赏……我赞赏你们的代表制度，赞赏你们的人民代表，赞赏你们这个民族的人民……对了，我还不如说，我赞赏你们的宪法、你们的教育、你们的共产制度；因为它使你们

的选民、你们的代表和你们的部长完全不同于以前，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了。……一想起这些，我的血液就沸腾起来，不过，我所厌恶和痛恨的并不是从前的那些人，而是那个可怕的社会政治制度，它把富人和穷人、选民和议员，甚至大臣和君主都引入歧途，使贵族陷入灾难，让人民大失所望。”

“好，欧仁，您说得好极了！”老人边讲边和他握手。

这一番谈话虽然十分有趣，但是大家都显得心情不大愉快，孩子们更是感到索然无味，就好象没有柯丽拉和狄纳薏丝在场，便谁也打不起劲来似的。

第二十三章　伊加利亚的上议院 省代表大会　历史人物馆

“你知道吗？”我对瓦尔摩说，“欧仁曾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里呆过一夜，醒来的时候怒气还沒消呢！”

“哦！原来是这样。”瓦尔摩说，“那么，为了给他消消气，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领他去看看我们的上议院。”

“什么？”欧仁一听这话马上活跃起来。“伊加利亚也有上议院？您跟我开玩笑吧！”

“不！这不是开玩笑，是眞的。我们也有上议院；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都由他们来批准或者否决。不过，我们的上议院不是只由几百名议员组成，而是由成千上万名议员组成；我们的上议院也不只一个，一共有一千多个……”

“您不了解，”我对欧仁说，“他们的所谓上议员就是彼此平等的公民；他们那一千个上议院指的就是那一千个公社大会，或者叫公民大会。”

“太妙了！”欧仁接上来说，“这种上议院，我倒眞想去看看，最好是马上就去，虽然我今天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别忙！公民大会要明天才开会；而且我想先让你们看看我们省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形。”

“什么？”我对他说，“你们还有一种省代表大会？”

“当然啦！”他回答说，“各省都有它的代表大会，设在省府大厦里；大厦座落在省会的中央；省会是在省属十个公社的中心。

“省代表大会是由各公社分别选出来的一百二十名代表组成的。它仿照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代表每年改选半数，分成十五个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

“这不是成了一个小众议院吗？”我说，“不会有人利用它来和全国代表大会分庭抗礼吗？……”

“不会的，”瓦尔摩说，“因为它人数很少，一年只有四个月举行省代表大会，一共才开四次会，每次为期十天，全年休会时间很长；而且它只处理宪法明文规定属于它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正如各省隶属于国家一样，省代表大会也隶属于全国代表大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法律在省内各公社的施行情况；只有为了便利和保证法律的施行，或者为了处理有关本省的事项，它才讨论和颁布法令。”

“这个省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形看来不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情愿去参观一下历史博物馆或者历史人物馆。”

馆里所有的塑像都是彩蜡制造的，大小和眞人一样，有头发，有眼睛，穿着眞的衣服，给你一种感觉，就象置身一群活人当中。

蜡像的姿势各有不同，许多在里面安有弹簧，会做各种动作，因此更加逼眞。

欧仁对着这些和眞人一模一样的塑像直看得出神。

“不错！”我对他说，“不过，看来这些穿上衣服的蜡像塑造起来比大理石像或者铜像容易，究竟不如它们那么贵重。”

“嗨！那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说，“雕塑困难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认为要紧的是逼眞，因为这才是图画和雕刻的目的。试问

有哪一幅人物肖像、半身画像、人物画或者全身塑像能够把人的姿态容貌模仿得象这些蜡像那样维妙维肖呢？”

“而且，”瓦尔摩补充说，“不要以为这些腊像很容易就做得这样逼真。你仔细看看他们这相貌、这手、这头、这肌肉，还有这姿势；要知道，这里面有我们最有才能、最有造诣的雕塑家和画家在竞赛中得过奖的优秀作品呢；就说这服装吧，也是很有考究的；为了使它忠实于历史和符合人物特性，需要的学问之大，技巧之高，绝不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们的演员和画家现在都到这里来学习怎样打扮他们准备在舞台上扮演的或者在画里要描绘的历史人物。”

我们先是在名贤堂、然后又在群魔殿走了一圈。我也数不清有多少间陈列室了，里面陈列着各国最著名的人物；可以说，我们在那里检阅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瞻仰了人类的一切恩人，也巡视了人类的一切魔鬼。但是，要完成这样一次检阅，恐怕需要一个月时间，我们匆匆忙忙地走马观花，只落得个头昏眼花。

瓦尔摩特别要我们注意伊加利亚的现代人物，并且告诉我们，蜡像完全和真人一模一样，看了它就等于和本人见面。

我本来以为，伊加尔既然在伊加利亚那样受人崇拜，他的容貌一定特别威武神气，象个圣灵，而那个人家一提起他名字就感到恐怖的利克斯多，一定是一副魔鬼强盗的尊容；其实呢？伊加尔除了相貌镇定沉着之外，别无其他特点，而利克斯多也只是独眼驼背，非常醜陋罢了，看起来与其说是凶恶，不如说是狡猾；当然，这个人实际上是凶狠恶毒、老奸巨滑兼而有之，既是满肚子野心，又十分伪善。

至于年轻女王柯罗拉米德的形象，却使我永远也忘不了。欧仁冲口而出的一句冒失话，也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一看到女王

的蜡像，便高声喊道："她多象狄纳罗的妹妹呀！"

我发现瓦尔摩的脸一下子刷红了，他那显而易见的尬尴神情，惹得我也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烦恼。

我还从来沒有见过这样令人神魂颠倒的女人！我相信，沒有比她那戴着冠饰的面容更娇艳的了；沒有比她那盘在王冕四周的发髻更秀丽的了；沒有比她那升坐在金銮宝座上的姿态更庄严优雅的了；沒有比她那眼睛更动人心弦的了；也沒有比她那轻轻微笑着的樱桃小口更为百媚丛生了！缺少的只是狄纳薏丝那娇滴的声音。我细心谛听着，多么希望她那半开半合的樱唇能张开来说几句话呵！

"可怜的女人啊！"我高声叹息道，"她多么不幸啊！手下用了一个利克斯多那样的人做首相，多么不幸呵！"

"什么不幸？！"欧仁接上来说，"她背上了女王这个称号，再好的心肠也要变坏了的！"

我站在这座美丽的蜡像前留连忘返，欧仁和瓦尔摩好不容易才把我拉走；可是，我心中还是恋恋不舍，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经常到这人物馆来看她。

第二十四章　公民大会

欧仁要带我去参观一处古迹，但是我谢绝了，一个人跑到历史人物馆去，又把陈列室逐个看了一遍，消磨了一上午。

我老是走到那位美丽的柯罗拉米德跟前，越看越觉得欧仁说她容貌象狄纳薏丝满有道理。

中饭后，欧仁因为我没有跟他作伴而有点赌气，但是后来还是答应陪我去找瓦尔摩，好一同去参观他们的公民大会。

瓦尔摩对我们说："要是伊加利亚人民能够全体集合到伊加拉市，我们就用不着全国代表大会了；同样，要是全省的居民都能集合到省会来的话，也就不需要什么省代表大会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公社代表大会，就是因为公社的全体公民很容易就能集合到公社大厦里。

"因此，公社的居民对于纯属本公社范围内的事情，是自己在当代表或者谘询委员，说得确切一点，就是自己在行使主权，处理自己的事务。

"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省代表大会颁布的法令在公社内得到贯彻执行；其次才是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省的法令，来解决某些有关本公

社的特殊问题。

“全体公民每月定期集会三次，每次相隔十天；如有一定数目的公民或者官员提出要求，也可以临时召开会议。

“全共和国都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召开公民大会，以便使全国人民同时都在参加集会。

“会议一般是在下班吃过午饭以后从下午四点开始。会议当天，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剧场、音乐厅、科学会堂、博物馆等等，全部停止活动；原因是全体公民无例外地都必须出席会议，而且通常总是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钟。

“如果我们再过一个钟头才出去，在街上和散步坪上就只能看到妇女、儿童和一些少年人，这点你们一定早就注意到了；要是有那么个把男人，那也一定是外国人。甚至，这时在街上行驶的也只有那么几辆公共马车，而且都由未到达公民年龄的青年人在驾驶。”

“那不会有人缺席吗？”我问瓦尔摩。

“不会的。你是知道的，全体公民都由共和国供给伙食，而且工厂到下午一点就下班，所以，谁也没有必要、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做是可耻的，对共和国是一种罪过，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因为我们都习惯于把参加会议看成是我们应当引以自豪、应当珍惜的权利。”

他边说边递给我们一张印刷品。“你们看，这就是今天的议事日程表。我们有不少议案要处理，十一件关于公社的，五件关于本省的，还有八件是关于全国的。可是我们解决起来非常迅速，因为这些议题在上次的会议上就已经宣布了，并且事先就交由各该专门委员会迅速加以审议，到上一次会议时，委员会就已经拟好报

告，并且正式列入今天大会的议程，这些报告在那次会后就预先分发给我们每一个人。”

“这么说，你们的公民大会也跟全国代表大会一样，分成许多委员会啰，是吗？”

“完全一样！它也分成六十多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所有的议案都按性质不同分别交给各个专门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以便它们能够在下次会议前预先加以审议。

“因此我们投票都是事先做好了准备，何况，我们还可以事先在工厂车间或者是家里的客厅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

“哦！我找到了！”我对他说，“这不就是你给我说过的那个关于扩充外宾旅馆的议案吗？”

“是的！这是我在再上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因为这样好让人预先知道，然后今天才赶得上讨论。”

我们进入会场已经有好大一会工夫了；到这时大批人开始涌进来了，我赶忙问道，“这人群是怎么回事？”

“哦！这是到会公民在找自己的位子，因为四点钟快到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你们看，主席和常务局的委员们正在入席。迟到可是个严重的过错，所以，你们看，谁都准时到会。”

这时，瓦尔摩连忙离开我们跑去坐在自己位子上，临走时约好了在大会第一次休息的时候来找我们。

会议厅华丽宽敞，能坐一万多人。这公民大会可以说是个小型的代表大会，但是其实还不如说是一个比代表大会还要大型的会议，因为，到会公民比全国人民代表还要多四五倍。反过来，这里的旁听席却少得多了，坐的几乎尽是妇女。

会议开始了。场内一片肃静，只听见钟声在报时，告诉人们开

会时间到了。大会按照议事日程的顺序，首先处理有关本公社的议案，然后陆续处理有关本省和全国的议案。

每一项议程都是先宣读一份以委员会名义提出的简短报告。

绝大多数议案都不经讨论，用起立表决方式以压倒多数通过。

有几件议案有几个人提出意见，因此进行了一下讨论；他们都是原地站起来发言。

大会根据上次会议决定和公布的候选人名单选出了五六名公社职员，表决方式与通过议案相同。

大会还宣布将继续选举其他一些公职，希望每一位公民在下次会议以前推荐候选人。

⑭

有关本公社和本省的议案处理完毕后，会议休息半小时。这时候我们和跑来找我们的瓦尔摩一起，到周围的广场上去散步。

"会场多肃穆啊！"欧仁对他说，"又安静，又有秩序，办事非常利落，真叫我惊奇！"

"我亲爱的欧仁呀，您老是惊奇，惊奇！"瓦尔摩回答他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惊奇的？如果我们想管理好自己的事情，想行使我们集会的权利，就必须保持会场安静，精神集中，遵守秩序和说话简明扼要。难道我们的公民连这一点也不懂得吗？我们并没有任何排他的私利，不存在什么党派，谁也不抱政治野心，我们又怎么会不心平气和呢？您大概忘记了我们的普通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所起的作用了吧！

"至于我们的选举，情形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出现合谋把持某项职位的现象，大家都把担任职务看成是一种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营私贿买的事情，难道您会觉得奇怪吗？"

接着，大会进而处理全国性的议案，其中有很多是全国代表大会交下来征询公民的意见或者要求公民批准的。议案中有一项是由某省的一位公民在他所属的公民大会上提出来的，经该公民大会通过，然后又得到该省所有的公民大会的赞同，报送全国代表大会，现在是由全国代表大会转交全国各省的所有公民大会讨论。

这项议案花的时间比较长，发言的人也比较多，有表示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最后投票时精确地计算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报送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一千个公民大会都这样做，全国代表大会就可以切实掌握全共和国里持赞成和反对意见的公民总数各有多少，也就是说，可以确实知道全国多数人民的意愿如何。

当天的议事日程处理完毕后，主席就向大会提出下次会议的议事日程。

接着，大会又听取了个别公民提出的十一二件提案，其中有的是本公社或本省的事情，有的是全国性的事情，不论何者一律按问题性质分别交由各该专门委员会审议。我注意到有一项提案是一位制鞋工人提出来的，他建议实行一种可以减轻印刷工人劳动的方法，就是把付印的书籍里重复较多的一些词，单独铸成铅字，省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撿字。比方说，立法机关的印刷品里，就无数次地重复使用全国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共和国、政府等等字样，完全可以把它们单独铸成铅字。

散会后离开会场时欧仁说："你们一定又要笑我了，不过你们愿意笑就笑吧，反正我对刚才看到的事情就是觉得惊奇！"

"那太好啦！明天您还可以照样再欣赏一遍，因为我们的速记

员已经把开会情形全记下来，您在公社报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欧仁又说：“我很欣赏那种当众起立表决的办法和分别计算赞成和反对票数的办法，因为大家都那样坦率大胆地表态。”

“什么？您说这是大胆？难道我们需要有勇气才敢表示自己的意见吗？我们又有什么得失可计较的呢？如果说确实需要勇气的话，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就已经给了我们勇气吗？……我不容许您对每个公民都享有创议权这一点表示惊奇，因为，人民在公民大会上对本公社、本省和全国的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

“这么说，只有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情您才允许我称赞啰，是吗？”

“好啦，您想称赞什么就称赞吧！说实在的，您也确实很难想象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组织能够使人民在公民大会上发表那样多的卓越见解。”

“看这意思，你们是用不着什么请愿权了，对吗？”

“当然啦！或者也可以说，每个公民只能向他所属的公民大会请愿。一旦公民大会接受了他的请愿，就变成公民大会向全国代表大会的请愿；如果公民大会拒绝了这个公民的请愿，那他还可以在下一年再提出，或者也可以马上就向另一个公社的公民大会提出。通过这种方式，凡是好的意见，早晚总是会被人接受的，而不好的意见也不致于妨碍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瓦尔摩本来想给我们接着谈谈报纸问题，因为他认为他们报纸之所以完善，正是因为人民享有创议权。但是，他有事需要回去了，只好约定第二天再和我们详细说。

第二十五章　报纸

我们一见面马上就接着昨天的谈话，说起报纸来了。欧仁猛烈地攻击报界，使我听了非常奇怪。

他说："为了对付贵族和王室，当然需要出版自由，那怕这种自由使用得过分一点，也是必要的，它是一种纠正难以容忍的弊害的办法。但是，在威廉和我所知道的某些国家里，所谓出版自由却非常虚伪，报纸所起的作用十二分恶劣。在报界，我们看到的是少数人的垄断，用报纸投机牟利，追求个人利益；大多数报纸都是报道偏私，肆意进行诽谤谩骂而不许别人反驳，制造谎言、捏造新闻和发表谬误的消息而不让人更正，不同记者的报道互相矛盾，观点模棱两可、暧昧不清。这样的报纸多不胜数，结果是一片混乱，乌七八糟！只有在那种令人厌恶和痛恨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才会出现这种名为反对旧社会而实则为它辩护、本身就非常可恶可恨的报纸。"

"这类弊病在我们这里已经接近根除了，"瓦尔摩接上去说，"因为，第一，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根本消除了报纸之间毫无意义地互相敌视的基础；第二，我们只许每一个公社出版一种报纸，就是公社报，每省只许有一种省报，全国性的报纸也只有一家；第三，我们把报纸的编辑任务委托给由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选举出来的公务人员，他们公正无私，有一定的任期，而且

可以随时撤换。特别是，我们规定报纸只起一种书面记录的作用，记者只报道，不发表议论。记者和其他公民一样，只能在他所属的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由公民大会来讨论，决定支持或驳斥他的意见。既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公民大会来发表自己的主张，还有什么必要允许大家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致危险言论也难以控制呢？

“在我们看来，向公民大会申述自己意见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出版自由，公民大会的意见就是我们的公众舆论。我们的报纸登载了我们所有的提案，报道了讨论的情况，并且发表了我们的一切决议，同时把表决票数也公布了，少数人的意见也反映了。用最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报纸表达了我们的公众舆论。”

“这样做法太好了，太好了！我实在佩服！”欧仁说。

“还应该补充的一点就是：那些选举产生的新闻记者，都是一些最有才干的作家，他们认为自己光荣的职责在于明确无误、条理分明地报道事实，分析讨论情况，文笔要优美动人，特别是语言要精练，内容方面不挂一漏万，不画蛇添足。……你们恐怕也已经发现，我们的报纸都是纸张上等，大小合适，印刷精致，编排合理；……你们不妨拿它们和你们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比较一下，自然看出它们的优点。……这个你们就尽管称赞吧！”

“您不是老是责备我见到什么都觉得惊奇吗？怎么这回又叫我称赞起来了？……我呀，我这回不想称赞了！……报纸由整个共和国和共产社会来办，当然要比一两个报馆老板强得多，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哈哈！您说得太对了！”瓦尔摩微笑地说。

第二十六章　执行委员会

“我们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瓦尔摩对我们说，“行政机关只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的决议、法令和意志，因此，它始终以人民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进行工作。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行政机关必须对人民和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向它们报告工作，并且可以随时撤换。

“你们大概也知道，行政机关只能由选举产生，而且有一定任期。

“另外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行政权绝不单独委托给一个人行使，而是交给一个我们称之为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来行使，执行委员会设主席一人。

“因此，我们没有共和国主席，只有共和国执行团主席或执行委员会主席。

“每一个立法机构都有它的执行委员会，因此，我们有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一百个省执行委员会，一千个公社执行委员会。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十六名，称为最高执行委员；人数比全国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数目只多一个。每一位最高执行委员相当于一个部长，都专门负责一个部门；委员会的主席实际上就是部长会议的主席。

“全国执行委员会在首都、各省会和各公社镇里都设有派出机

构，配备有必要的公务人员。

“这十六名最高执行委员当选后任期两年；和人民代表一样，执行委员每年改选半数。

“最高执行委员先由全国代表大会初选，决定一个比应选名额多两倍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全体公民根据这名单进行最后选举。

“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官员也一律由选举产生，有的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有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大多数则由人民直接选举。

“因此，执行委员会对它下属官员的错误，只有当这一错误确应归责于执行委员会本身时，才负有责任。

“最高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一律在国家大厦住宿，与人民代表的宿舍紧邻。他们的办公室和各部也设在大厦里或邻近的建筑里，因此，全国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彼此联系非常方便。

“我沒有必要特别告诉你们，执行委员是当然地和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不设警卫，沒有年金，不领薪俸；他们的吃住也并不比其他公民优越；因为，我好象跟你们说过，我们这里一切的公职都不过是一种职业，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所有的职业又都是公职。担任国家职务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任何人如无正当理由都不能免除这项义务，而且这些职务往往是不脱离生产的。

“因此，执行委员会沒有任何可能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威迫利诱或者僭越职权。”

“那么，那位地位相当于过去国王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不会因为他所处的从属地位而感到委屈吗？”我问瓦尔摩说。

“委屈？要是我们的主席是旧王族的王孙公子，那他可能会觉得衰微沒落，可是我们历届的主席和他们的同事们都当过工人，当选后也仍然是工人。我们现任的主席，就同我们的代表、官员和所

有的公民没有两样，本身是个泥瓦匠。他是一位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以前还当过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在卸去前任职务尚未担任现在职务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他又重操旧业，回去当泥瓦工；他的孩子们也都在工厂里工作。我们从来没有一位执行委员会主席会想到服从全国代表大会、或者说服从人民是什么委屈的事情。

"为了避免两种权力机构之间发生冲突，或者彼此僭越职权，人们曾经考虑要设立一个护宪机构，负责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维护宪法的规定。但是，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经验也证明，没有采纳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省执行委员会，我只想说一点，就是：它负责执行有关本省的法律和法令，其组成与全国执行委员会相同，并由本省人民根据省代表大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产生。

"至于公社执行委员会，也是由十六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名为主席；委员由本公社人民选举，各负责一个部门，指导所属人员进行工作。

"公社所属工作人员为数很多，目的是使他们在本职以外公务负担不致过于繁重，能够一面完成公务，一面又更好地从事本身的职业；同时，也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学会处理公务。因此，不论在学校、医院、固定的或流动的工厂、仓库、公用设施、剧院，或者在街道、散步坪、农村，到处都有大批不脱产的公务人员。"

欧仁这时问道，"那么，你们没有军队、将领、现役民卫队，也没有宪兵、警察、密探，原因是你们没有纠纷，没有政党，也没有暴乱和叛国阴谋，是吗？"

"当然是这样！"

“你们既然沒有犯罪案件，也沒有监狱，也就沒有监狱官和刽子手，对吗？”

“当然沒有啦！”

“由于你们不再存在税捐、货币、关税、行政间接税、城市关卡税，你们也就省掉一大批出纳员、海关人员和税收人员了，是吗？”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有从事收集、接收和分配各种工农业产品的人员，需要有工厂经理，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公务人员来保护公民，关心他们的福利，直至安排他们的娱乐活动。

“所有这些公务人员都是每年由人民选举产生。公民大会每次开会他们都要参加，随时准备回答公民的质询，报告自己的工作。”

欧仁又问道，“那么，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代表政府，便为了个人私利而去损害人民的利益吗？也不会对人民蛮横无礼吗？”

“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呵！”瓦尔摩回答说，“他们是受自己同胞的委托来执行职务的，他们把每一个同胞都看成是拥有主权的人民的一分子，所以对待同胞都十分尊敬和有礼貌；反过来，每一个公民又都因为公务人员是人民一分子和受人民所委托的人而尊敬他们。

“当初，人们原来想规定当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时允许公民违抗其命令，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宁可规定：只要公务人员以人民名义援引法律执行职务，公民便必须服从，不得违抗；同时，又允许公民在事后向人民法庭提出控告，要求惩处该公务人员的滥用职权的行为。”

“那么说，你们的公务人员并不享有那种令人痛恨的不受惩罚的特权了，是吗？”

“对了！公务人员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公民们认为他们最无愧于那些职务，因此，他们应该在公民品格和社会道德方面、尤其是在遵守法律和互相友爱方面作出榜样；他们不但沒有不受懲罰的特权，而且如果犯错误，性质比其他公民所犯同样的错误更为严重；地位越高，错误性质也就越严重。身负立法或执法重任而违反法律，罪行当然尤其严重。

“公务人员违法乱纪或滥用职权，可以在各种范围内公布其罪行，给以懲戒或免职处分。在我们伊加利亚人看来，这是非常严厉的懲罰，所以从来也沒有见过一个公务人员因为犯法而受公民控告，也从来沒有见过一个公民不尊重公务人员的。可见，我们的教育和舆论的威力多么大啊！”

欧仁接过去说，“我看，还不如说共产制度的好处眞是无穷无尽啊！”

第二十七章　结婚　舞会　舞蹈

几天前，柯丽拉和狄纳蕙丝接受了她们一位女友的邀请，要她们今天去参加她的婚礼和结婚舞会，她们的家里人也同时被请，因为，在任何娱乐场合，从来不会看到沒有母亲陪着的年轻姑娘或者沒有女儿陪着的母亲，也不会看到沒有妻子陪着的丈夫或者沒有丈夫陪着的妻子。

起先她们两家因为担心瓦尔摩参加这次婚礼会勾起他痛苦的心事，所以准备婉言谢绝；但是瓦尔摩猜透了家里人的想法，一定要她们接受邀请，并且保证自己一定意志坚强，经得起任何考验。

因为每家可以带一两个外人，瓦尔摩就要我也去，我当然很愉快地答应了；尤其高兴的是，柯丽拉要我答应跟她和狄纳蕙丝跳舞，这下子我可要当上柯丽拉的舞伴了。

下午五点我们到了结婚礼堂；不久，新郎新娘两家的所有同街住戶和双方的许多友人家庭也都来了，前者是当然客人，后者则是特别邀请的。

狄纳美夫人差不多和我们同时到达，就坐在我们身旁。

各家的人都穿上节日服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姑娘加小伙子，聚在一起，成了个欢腾热闹的群众大会。

我觉得年轻的姑娘们哪个都美丽可爱，但是最漂亮的是柯丽

拉，最动人的要数狄纳薏丝；我甚至认为，光是那么多双眼睛朝着她们看，就足以证明我的看法一点沒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暗地里有一种非常高兴和得意的感觉。

结婚仪式很短，因为他们并不是等到这时候才来教育这对未来的夫妇了解他们行将结成的婚姻是如何地严肃，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和对共和国应该承担些什么职责。不过，那位穿着礼服的官员还是对他们说了几句非常动人的话，对于所有的听众也算是一种间接的教育吧！随后，这官员授予新郎新娘以夫妇的称号，宣布他们的结合受共产社会的保护。

我们从礼堂出来，到同一座大厦里的舞厅去。

这个公共舞厅恐怕是读者所能想象的陈设最雅致、气魄最宏伟的舞厅了。镀金的装璜、落地全身镜、帷幕、烛台、吊灯、鲜花，加上扑鼻的芳香，这一切使它十分迷人。四周是一层高似一层的扶手椅，可以容下大批观众；原来，伊加利亚所有的公共厅堂，都是布置得每个座位都能清楚地看见舞台和讲坛，同时全场又能看清每个座位。

只要搬动一下一些顶到天花板的轻便活动隔板，便可以任意扩大或者缩小舞厅的面积。

舞会的序幕是那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跳一曲华尔兹。大家都定睛看着，欣赏他们动人的表情和优美的舞步；尽管这样，这对舞伴却一点也不慌忙，跳来纯熟自如。原来伊加利亚人全都会跳舞。

接着是所有的孩子一起跳，然后是年轻小伙子，然后是年轻姑娘，接下去是成年男女，甚至老头老太太也参加进来。在伊加利亚，人人都喜欢跳舞，所以舞会总是变成一场谁都登台表演的舞剧或

者群舞演出。

伊加利亚的舞蹈主要内容是身段的变化和旋转行进。

公民平常跳的舞和专业舞蹈家在舞台上演出的舞蹈有很大的不同；同样，男子跳的舞和女人跳的也不一样。

孩子们跳完以后，一位年轻小伙子独舞了一会，然后是两个人一起跳，接着是三个人，最后，所有的青年人都结成组一齐跳起来。

姑娘们跳的方式和这完全相同，先是独舞、双舞，直到集体合舞；有的女孩子还敲着响板或者用其他乐器伴奏。

许多老头老太太也富有表情地参加进来，引得大家笑个不停。

接着，大家又跳起各色各样的华尔兹舞，不过男的只和男的、女的只和女的一起跳，只有丈夫有权和自己的妻子合跳。我起先以为会跳华尔兹舞的一定不多；可是，实际上除了年轻小伙子都跳华尔兹以外，年轻姑娘们也跳，不少丈夫和自己妻子跳的也是华尔兹，这一来，场面不断变换，姿势多种多样，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

最后是不分男女老幼全在一起跳，这情景真是欢乐动人，热闹非凡。

人民餐厅就在舞厅的对面，这时，为了给大家解解渴，提提神，从那里送来了伊加利亚人最喜爱的一些果品和饮料，男孩子们忙着端给那些当母亲的，女孩子则负责招待做父亲的，而且都是先敬老人。

“看起来，你们都很喜欢跳舞，”我对柯丽拉和狄纳薏丝说，“你们一定沒有巴黎和伦敦的那种私人舞会，那里最体面的就是能把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请来到会，结果弄得后来的只好站在门口或者楼梯上，先到的则挤在狭窄的舞池里，彼此碰腿踩脚，气都透不过来，根本就沒法正经地跳个舞。”

“我们沒那样疯的！”柯丽拉回答说，“我们很少在住家的客厅里跳舞，有的话也都是特别要好的两三家人聚面时随便跳着玩就是。”

“不过，我们常到这里来，”狄纳薏丝补充说，“因为，凡是办婚事的都象今天这样举办舞会，请新婚夫妇双方街坊的所有住戶都来参加。哪条街上一年总有那么十起八起婚事，所以您看，各家每年都参加十次八次结婚舞会；此外，每年冬天街道上还另外组织四五次舞会，同街的人专门聚在一块跳舞。”

“我们还有在散步坪举行的夏季露天舞会呢！”柯丽拉接着她说，“每一家人可以进去一个小时，自己也跳或者光看不跳都行。舞场就在绿荫花丛之中，再点缀上各色各样五颜六色的灯烛，就如仙境幻宫似的。”

这时，狄纳薏丝又接过去说：“我们还有田园舞呢！也叫环舞或古风舞，又是跑，又是跳，还有旋转，简直说不上是舞蹈；可是我们却非常喜爱它，因为几家熟人聚在一起，不论在什么地方，管它是野地还是散步坪，随时可以即情就跳起来。”

“那么音乐呢？”我问。

“噢！我们几乎哪回都有乐队伴奏。音乐全都象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一样，十分动听；不过，就有一点，你看不着乐队，琴师一个也不露面。要是在野外，我们就用一支黑管或者风笛来伴舞，大伙都会，彼此轮流着吹；要不就男男女女和着自己欢快的歌声，边唱边跳。”

我晓得柯丽拉的舞跳得非常动人，可是觉得狄纳薏丝跳起来更加迷人。虽然说我跟柯丽拉合跳得还不错，但是一到和狄纳薏

丝对着面或者紧挨着的时候，就有点慌乱，不知所措了；特别是一牵着她的手就觉得这手热得滚烫，霎时间花样也忘了，舞步也乱了，踩了这个，撞了那个，把一曲好好的四组舞糟蹋得不象样子，惹得柯丽拉和旁边的人乐个不已。我实在感到懊恼，挺不好意思的；狄纳薏丝看来也被闹得很窘，不怎么好受。幸亏我很快就镇静下来，拿出了自己的本领，跳了几个好步，终于，听到了人们在低声地称赞了。

舞会最后的一场安排了一个独舞，为的是让其他人在出门前略为休息一下。到九点一刻各家便分别离开舞厅。

“来的时候这位出色的男伴陪的是我，”柯丽拉笑着对狄纳薏丝说，“现在，他该送你回家了。”

于是我不得不向狄纳薏丝伸出手臂，让她挽着，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情愿地这样做，因为我需要找机会当面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刚才跳舞时那副笨拙相，以致弄得她也很不好受；不过，除此以外，我还对她说，正是因为我表现笨拙，就更加显出我的女舞伴舞姿的优美呵！

她还是用她那每次我听到都心神荡漾的声音回答我，但是这回却显得比以前更甜蜜、更温柔似的，她的回话对我非常宽宏大量，同时又是那样机智俏皮，谦虚得恰到好处，这就使我在分手的时候不再那么懊恼自卑了。

第二十八章　放马游乐

我一夜心绪不宁，不能入睡。醒来非常疲乏，非常……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欧仁两三次要我陪他一齐出去，我都拒绝了。我也觉得不答应他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独自呆着。在狄纳薏丝和柯丽拉跟我约定一同出去骑马的时间到来以前，我又到人物馆去看了一趟柯罗拉米德的蜡像。

好不容易等时间到了，我马上就跑到柯丽拉家里；狄纳薏丝和她哥哥也准时到了。一同上马出发的有十一二个人。

天气晴朗明媚。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骑在一匹仿佛急于脱韁奔驰的骏马上，心中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而且好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使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无比地可爱。

那条穿过一片葱绿草地、刚洒过水的沙土路，很逗人喜爱。道上满是骑马的队伍，有的慢步而行，有的在小跑，有的则飞奔疾驰；有几个青年表演起惊险的马术，给他们的同伴助兴。

我愉快地回忆起有一次我在伦敦海德公园和两位贵妇并骑游乐的情形，左右各是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和一位媚人的侯爵夫人，我就在她们当中。

我发现，这些刚从工厂里下班的年轻的伊加利亚姑娘骑马姿态之优美和动作之灵活，毫不亚于我们英国最善于骑马的美丽贵

妇，我对她们实在赞叹，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这些各有美丽之处的巾帼骑手，骑在马上的那种镇定自若、优雅俊俏的姿态，使我不由地赞赏不已。

我情不自禁地反复端详了自己的两位女伴，发现她们恐怕是所有这些佼艳的姑娘中最数一数二的了，一想到自己和她们并骑而前，高兴之外又平添一种骄傲自豪的感觉。

柯丽拉提议我们策马飞驰，而且不顾狄纳薏丝的反对硬要我们顺从她的主意；这下我倒有点担心了，因为狄纳薏丝骑的是一匹比较烈性的马，她好象有些胆怯的样子。我甚至害怕得好几次伸过手去想帮她勒住缰绳，但是后来我发现她自己反而并不在意，于是我也就放胆纵马飞驰了。两旁是两位漂亮的女骑手，就象两位天使在护卫着我，怎能不使我心荡神怡呢？

但是，骑马终于结束了。独自一人呆着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竟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烦闷空虚，心神异常不安……

第二十九章　爵士钟情狄纳蕙丝 利克斯多和柯罗拉米德的历史 伊加尔的生平事业

欧仁进来的时候，我还沒有起床。

他神情严肃地说，“喂！您这个样子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们爽快地说一说吧，您到底是怎么回事？”

“沒什么事呀！”我十分诧异地回答说。

“沒什么事？这不可能！您在外面怎样，我不知道；反正这些天来您变了，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总是躲着我，老不答理我的话；看来我在这里以及我对您的友情都成了您的负担似的。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就说吧！”

“我不懂您是什么意思，我亲爱的欧仁，其实，我是一天比一天喜欢您。”

“那好啊，可是您总是那么忧愁，那么闷闷不乐的，有时候真可以说您是得了那该死的忧郁病了！也许您因为远离您的英国，有点发愁，犯了思乡病吧！”

“我敢保证，这是您弄错了！”

“这几天您显得有点心情烦躁，坐立不安，刚出去又忙着回来，刚回来又急着出去。您自己也许觉不出来。您的脾气和性格也变了，不象以往那样和蔼可亲，那样宽厚待人了；可怜的约翰，我那样

地喜欢您，却不止一次地沒得您的好脸，尽受您的气。”

“您说什么？您说这话叫我太难受了！”

“您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比以前瘦多了，我敢肯定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一定！……可是您呢？却不肯把心事告诉您的朋友！……”

“您误会了，欧仁！我根本沒有什么事……”

“您一定心里有点什么事，而且还是很严重的事，肯定是这样！是不是家里来了什么不愉快的消息呀？是不是钱财上遭了什么重大损失呀？或者，是不是亨利爱特小姐对您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呀？”

“沒有！我沒有听到什么不痛快的消息……”

“是不是有人得罪您了？”

“沒有！肯定沒有！”

“那么，老兄，您是害了相思病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您不久就要回国，一看见亨利爱特小姐，不用吃药，病也就好了。”

“您可眞成了个高明的大夫啦！居然会猜到是亨利爱特小姐害得我生病！……”

“难道不是亨利爱特小姐吗？”这时候他叫喊起来了，“唉！可怜的人，那么您是爱上了一位伊加利亚姑娘了。您准是爱上柯丽拉小姐了吧？……要不就是狄纳薏丝小姐……”

“别说了！”我对他说，“您疯了？”

“对啦！我们两人里总有一个疯了，但是，那不是我。要是我眞的发狂，那也只能是因为我太醉心于伊加利亚和它的共产制度了。可是您呀！可怜的威廉！……噢！我看到您老是钻到那两团烈火中间本来就有点疑心。……我呢？我可是哪团火也不敢靠近，就生怕被它们烧着了。……但是，您这英国人究竟胆子比我大得多啊！……所以啊，昨天骑马的时候，我直向您招手，您就是沒看见，

我也一点不觉得奇怪了。您左右的两颗太阳早把您给照得头昏眼花，还能看见谁呢！可怜的威廉，可怜的威廉啊！我眞替您焦急啊！”

我尽管拚命否认，欧仁的想法还是一点也沒改变，不过就是不能确定我究竟爱的是柯丽拉还是狄纳蕙丝……

我也竭力想欺骗自己，但是心里已经燃烧起来的感情，旣瞞不住别人，也瞞不了自己。当我在梦中想念狄纳蕙丝时，确实也会联想起亨利爱特小姐和柯丽拉，但是狄纳蕙丝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总是和她们两位有很大差别，我对自己眞正的感情所在完全理解，沒有半点怀疑。我一生里还从来沒有象听见狄纳蕙丝的声音时那样地心情荡漾，丝丝颤抖，从来沒有象看见她时那样地心慌意乱，从来沒有象最近几天在她身旁时那样地心花怒放，也从来沒有象和她分别以后那样难以抑制地心绪愁闷。

这时我才懂得，原来我早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狄纳蕙丝。柯丽拉的美貌和她待我的亲热只不过一时间使我稍微分了点心，我眞正的感情幷不在她身上。我对狄纳蕙丝的感情起初还是比较淡薄、比较隐蔽的，但是，现在连我自己也意识到它已经变得无法抑制、难以掩盖了；我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眼看着自己正在盲目地坠入深渊。

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一走了之，马上就离开伊加利亚。

不过，我又想要是她也爱我呢，怎么办？……前几天我在她哥哥书房里的时候，她进来了，马上又跑了出去，面色苍白，神态不安，就当沒看见我似的……其实她明明知道我就在屋里！……为什么要这样装模作样，这样故作稀奇，这样慌里慌张呢？……为什么她对我那样冷淡，在我面前那样局促不安？为什么她决心不结婚，不肯嫁给瓦尔摩呢？……这太反常了吧！……还有……不是

我来以后她才拒绝瓦尔摩的求婚的吗？……难道这是偶然的？……

整整一天，我心里就这样七上八下地乱作一团，拚命在回忆这些天的事情，始终无法断定她对我感情究竟怎么样；不过，我曾经好几次沉浸在自己美妙的幻想中，认定她对我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但是，我又想到，要是瓦尔摩知道狄纳蕙丝爱上了我，一定会痛苦万分，也许还会怀疑我对他不忠实；柯丽拉和她家里的人也九成要骂我。一考虑到这些，我对出走又不再犹疑不决了。至此，我周身发热，满头是汗，终于立誓要从此躲开狄纳蕙丝。

但是，我已经答应晚上到柯丽拉家里去，她的祖父还准备给我讲讲伊加尔的生平，所以我觉得和欧仁一齐再到她家里去一趟也可以，还不致于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沒想到柯丽拉特别去请了狄纳美夫人来。她母女的在场，加上狄纳蕙丝今天又比以往哪次都更加妩媚动人，怎能不叫我心惊胆颤，心烦意乱呢！狄纳蕙丝走到我跟前，用一种弄不清是什么意思的声音对我说，“威廉先生，您脸色不太好，好象有什么心事。您怎么啦？”这一问使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发现，欧仁的眼睛好象老是盯着我，让我别扭透了，幸亏我一朝他那边看，他就立刻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接着，我又看见狄纳蕙丝走过去和瓦尔摩谈话，态度少见地亲热，我心头又是一阵痛苦！……哎呀！原来我已经落到嫉妒的田地了！

不一会儿，祖父开口了：“我说，既然爵士对伊加尔、柯罗拉米德和利克斯多的蜡像那样感兴趣，理应给他讲讲这几个人的生平。……我的柯丽拉，你来说说怎么样？”于是，柯丽拉就开始叙述起柯罗拉米德和利克斯多的历史。后来，在她的逼迫下，狄纳蕙丝也讲了伊加尔的生平。

狄纳薏丝讲得多么动人呵！姿态又多么雍容自若，声音多么美妙悦耳呵！我这时是百感交集，思潮翻滚，心如刀割；但是，我不得不拚命抑制住自己，不让这种心情有半点流露出来。难道我真的从此就不再见她了？不！那样就谁也不了解我的快乐和痛苦了！

我当时心绪太乱了，所以现在无法记起柯丽拉和狄纳薏丝的原话，下面是欧仁追记的提要，当然，他听的时候也有点心不在焉。

利克斯多和柯罗拉米德的一生

1772 年年老的暴君柯吕格被废黜以后，伊加利亚人选择了年轻貌美的柯罗拉米德作女王，但是，正确地说应该是被迫接受了这位女王，因为她是由一部分贵族的头儿利克斯多推举的，或者可以说是他强加给人民的。

利克斯多是被废黜的国王的弟弟，非常富有，极有权势；独眼，驼背，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他野心勃勃，聪明博学，能言善辩，机敏圆滑，甚至可以说有点天份。他很早就计算着篡夺他哥哥、也就是他主上的王位。

他狡诈虚伪，专横跋扈，暗地里得到一批贵族的支持，使尽各种阴谋诡计、甚至是卑鄙的手段来欺骗朝廷，愚弄人民，收买人心。

他一面假装惋惜他那位当国王的哥哥的过错和不幸下场，故意掉了几滴伪善的眼泪，一面又暗中指使他的党徒或者说是他的同谋者把他哥哥交付审判，斩首处决。他秘密派人刺杀王后，也就是他的嫂子；把国王儿女全部毒死；只有那个最小的儿子因为被忠心的侍者带到一个邻国的王宫里躲起来了，才幸免于难。

他本来很可以轻易地登上王位，因为他在贵族和百姓中的大批党徒都叫嚣请他即位；但是，他盘算着假借他人名义来统治国家更为安全，甚至也更加得心应手，所以他始终装模作样，打扮成对王位满不在乎，建议由大家选举一位女王，并且推举这位出身伊加利亚有数的名门望族的伯爵夫人柯罗拉米德来充当。

柯罗拉米德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已经可以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美妇人。你们从陈列在我们的历史人物馆里的那个蜡像可以看得出来，从来没有一位女王象她那样堪称神女而当之无愧。

对于她的善良性格、优秀品质、高尚品德，以及她那绝代姿容，人们总是赞不绝口。她是一位名将遗下的寡妻，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人们都说她是一位绝顶的贤妻良母。

质朴、正派、仁慈、宽厚，凡是可以吸引并迷惑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一切优点，她都具备。正因为她是笼络人心的最中用的工具，所以狡猾的利克斯多才选中了她。

至于利克斯多，他只有一个孩子，由自己亲执庭训。他本人装成只醉心于天伦之乐；结果，不但他的党徒们不断地到处宣扬他为夫作父的种种美德，吹嘘他高明的才干和无比的能力，而且，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代表团前来敦促和恳请他出任女王的枢密顾问、太师或者首相，类似的请愿书也络绎不绝。

其实呢，这些赞颂和这类请愿都是他暗中收买，私下里指使的。可是，为了把自己的野心掩盖得更加严密和进一步欺骗那些天真幼稚、轻信盲从的人，他长期推辞不受，借口身体不好，甚至装上半个月病，最后才宣称他愿意勉从国人意愿，自我牺牲，为国造福。

女王的意志完全受他主宰，真正统治着国家的是他，女王不

过是他手中统治国家的一个工具，在适当时候便难免被他抛弃。

由于这位首相在女王的同意下使尽了一切方法来笼络人心，所以，在有一段时期里，他确实颇得民望，受到大家的拥护。

可是，当他争取到有钱人的支持和一个在边境上驻扎了三十万人马的强邻的国王给他撑腰以后，便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来揭下假面具，不再掩饰他那建立专制暴政的企图，开始赤裸裸地使用威吓和恐怖的统治方法了。

其后的一段时期，他又巧妙地利用女王的美貌和她外表的善良作为自己的遮丑布、护身符和挡箭牌。

最后，他的专制统治发展到非常凶暴残忍、极其血腥恐怖的地步。那位被他引入歧途的女王也变得那样地可鄙可恶，天怒人怨；人民对他们的憎恨便发展为密谋、刺杀和暴动。这样，一直到了1782年，人民终于庆幸推翻了这两位暴君。

经过一场激战，愤怒的民众杀死了两名大臣，还胜利地捕获了另外四名伪装成仆役和妇女企图逃跑的大臣。柯罗拉米德在宫中被她自己的侍卫逮捕了；至于利克斯多，人们到处搜捕，最后发现他穿着一身厨娘服装在一个地方躲藏起来，也把他抓住了。

现在，轮到这些曾经迫害过无数无辜者的人接受审判了！

那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那个如此受人崇敬的女王，那个如此专横残暴的利克斯多，那些冷酷无情的大臣们，几乎全都跪在从前他们称之为臣民的人民的代表面前了！

你们不妨读一读那些悲惨的控诉。下面的这段揭发，就曾经引起在场听众的一片惊呼：

6月13日，利克斯多正懒洋洋地靠在他那金色的座垫上，吸着最高级的阿拉伯烟；忽然，接到了一个假消息，说是暴动已经平息了。登时他就拔掉他那从不离嘴的土耳其皇帝使用的烟斗，恶狠狠地说了下面几句话："把伊加尔和另外十个叛乱头目给我带到阳台下面，我要亲眼看着我的马把他们给撕碎！"

人民的代表们一致宣布利克斯多一伙是弑君篡位的叛国犯，是残害人民的强盗杀人犯。但是，鉴于女王只是被引入歧途，利克斯多才是实际上的国王，另外有许多人是受他裹胁诱骗参与了犯罪活动，因此，人民代表判处利克斯多和若干大臣死刑，判处女王终身监禁；并且决定在行刑时让利克斯多赤着脚，只穿衬衣，脸上蒙上黑纱，先要他亲眼目击其同谋犯的处决，然后，再正式把他斩手砍头，送上西天。

与此同时，人民代表授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决定是否更改判决。

接着，人民代表又判处所有罪犯负连带责任，共同向人民缴纳十亿罚金，目的是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谁要是再敢使千万人沦为孤儿寡妇、行乞度日，那么，将自食其果，自己的子孙后代反而要以乞讨为生。

根据伊加尔的建议，人民决定赦免他们的死刑，适当予以减刑。

利克斯多及其同谋者众叛亲离，被囚禁在地牢里，对狱外事情一无所知，所以，当他们被押到刑场，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群众时，一个个都吓得魂不附体，就差没有就此昏倒，一命呜呼！

罪犯全部押上断头台后，就向他们宣读原判决，接着又宣布了减刑决定。

然后，刽子手把利克斯多剃成光头，关在一个铁笼里示众。

用不着给你们说，那些被利克斯多夺去了丈夫儿女的妇女们当然对他狠狠咒骂；一些曾经上当受骗为他卖过命的穷苦人，以及那些曾经听信他的挑拨离间而残酷无情地对待过自己同行弟兄的店主们，更是拚命向他投掷泥土，尽情地在他身上泄恨。

其他的大臣改为终身监禁，柯罗拉米德则被判在全国代表大会门前乞讨一个月，然后予以释放。

这就是凶恶的利克斯多和可怜的柯罗拉米德的下场。这是对那些怀抱野心、多行不义、欺压人民的人的一个最有力的警告。下面，再来看看善良的伊加尔又有着怎样完全不同的命运。

伊加尔的生平事业

伊加尔一生始终满腔热情地爱护着人类。

从童年起，他一看见别家的小孩，就一定要跑过去抱一抱，照料照料，把自己那怕是不多的一点东西分给他。

到了青年时代，他只要看见可怜的人，就总是同情他们的疾苦，设法安慰他们。常常可以看见他把自己的面包送给过路的穷人。曾经有一天，伊加尔看见一个流落街头的年青人，几乎身无片衣，都快冻死了，就把自己刚买了两天的新衣服给了他，自己虽然光着身，却高高兴兴地回家。他父亲是个穷人，性情又比较暴躁，一看自己好不容易才给孩子置办过冬的衣服竟然丢了，一怒之下，拿起皮鞭就把伊加尔抽得遍体鳞伤。

有一回，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连胆子最大的人看了也害怕；可

是，人们只见伊加尔纵身进入火场，不一会工夫就抱了一个孩子从火堆里钻了出来，衣服全烧起来了，右手也几乎烧着了。

他是一个穷苦的马车夫的儿子，自己也当过多年马车夫，尝过工人和穷人的种种苦难。

他酷爱书本，象他一样大小的孩子和徒工们消磨在玩耍上的时间，他都用来读书。一本书只要开始念，就一定要读完为止。不管是大街小巷，他走着路照样读；吃饭时他也读；甚至夜里也读。无论他父亲怎样制止，怎样发脾气，还是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他最喜欢的是哲学，对这类书籍的迷恋，就象那时候的年轻姑娘醉心爱情小说一样。

他见什么事都要动脑子，尽力从中吸取教益，永志心头。例如，他从基督徒祷文开头的“我们在天之父”这几个字里得到启发，开始认定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大家应当组成一个大家庭，象兄弟一样，相爱相助。又例如，他有一位邻居，非常懒惰和庸碌，但是因为得到一笔意外的遗产，就一下子从赤贫变成巨富；与此同时，另一位邻居虽然本来很有钱，而且十分勤劳，为人慈善，却因为一场飞来横祸而变得一贫如洗。正是这两件事情使他开始认识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弊病，因为它使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一些偶然不测的事件。又比如，他对一名石匠的劳动情形和一名建筑师为修建一所房屋所作的准备工作进行仔细的观察和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懂得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后，他是在驾车送一大批人到一座规模宏大的修道院去的路上，第一次想到一个国家里所有的居民应该可以共同地劳动和生活。

我不准备跟你们讲这位认为最崇高的事业就是拯救人类的青

年为什么会完全出人意外地当起教士来的经过；我也沒有必要给你们讲他是怎样从故乡来到首都的。他那渊博的学识、溫和的性格、热诚的献身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他在访问工人破敝的棚屋时，看到工人们骇人的艰苦生活，满腔悲痛，无比地愤慨；他从教堂的讲坛上大声疾呼，无情抨击当时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病，揭露富豪的残酷无情和基督教徒的日趋堕落；他不断地提到耶稣基督，援引他的话来宣传平等、博爱、甚至共产制度。由于他雄辩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上级下令禁止他传教，不许他活动，要他保持缄默。

于是，他便脱离了教会，开始发表一系列攻击时弊的著作，结果又招来了政府新的迫害。他因为说过耶稣基督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宣传家和最大无畏的革命家这样一句话，就被诬为盗匪绑在断头台上示众。但是这种凌辱并沒有使他屈服，反而增添了他的斗爭热情。

他是在深入地研究了有关社会制度的各种问题，分析了古往今来国内国外的一切哲学理论，思考了耶稣基督教义以及以这种教义为基础的无数宗教学说以后，才规划出一个建立在完全平等和财产共有原则上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到了这时，他才坚决相信，这种新的制度不但是唯一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缔造幸福的制度，而且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制度。

他发表了一本宣传共产制度的小册子，因此再次被捕，并且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象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徒一样，他被控为阴谋叛乱、煽动弑君和鼓动內战；也和这些教徒一样被诬为无政府主义者、嗜血者、人民蟊贼和人类公敌。法庭一面以死刑威吓他，一

面又对他说，只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便可以给他自由；但是，他回答说，他宁愿象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① 一样，至死也不背弃那总有一天要普及全世界的真理。半数法官主张判他罪，但是，另外的法官却决定把他释放，只宣布他的学说是荒谬的。

他意外地继承了一位不久以前在东印度去世的叔叔留下的一大笔遗产，便以万分的热诚，立誓要把这笔财产和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祖国的革新事业；尤其是一想到祖国的革新将带来全人类的重生，他更是满怀激情，意志坚定。

从那时起，他就象耶稣基督一样，变成了革命者和宣传者，象耶稣基督一样决心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而且，他还拿定主意，只要能够找到一位其名声和才干更能团结群众、更能促成革新胜利的人来做领袖，他自己即使担任次要职务也在所不惜。

从这时候起，伊加尔就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而忘我的青年人，帮助他从事写作和其他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搜集和研究从古到今、国内国外一切赞成或者反对共产制度的论点，以便他可以就这个有关人类祸福的关键问题，向人民不但抒发个人的见解，而且介绍人类曾经发表过的各种观点。当他发现不少法学界和哲学界的知名人物也名在赞成之列时，不但信心倍增，而且高兴无比。

最后，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十分注意取得民心，努力增长自己原来已经很高的人望。

我不想给你们详细介绍他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了。他尽管新成

① 就如同英国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那样。

巨富，但是始终保持节俭，衣着简朴，举止纯正，态度和蔼；他虽负豪富盛名，却把财产全部用在人民事业上；他对人民的真诚热爱，对暴政的英勇斗争，他的勇气和才能，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得到人民深深的信任和爱戴。不到几年时间，他就成为革新派和革命党公认的领袖。

他凭借自己崇高的威信，劝阻了那种刺杀个别人物的做法，避免了一些鲁莽轻率和不合时宜的行动。但是，当专制政权的一项措施明显地预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时，他就立刻发出起义的信号，用自己的公开号召和实际行动来鼓舞起义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斗争勇气。

经过 1782 年 6 月 13 和 14 日两天激烈的流血战斗，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身受轻伤的英勇的伊加尔，在万民欢呼声中被推举为独裁官。

伊加尔主宰了政权后，别无他求，只是一心为祖国造福。他处处注意巩固和扩大全国对他的信任，努力制止屠杀，恢复团结，把人民组织得象一个人一样，以保证国内外革命的胜利，实现他彻底改革和复兴祖国的宏伟计划。

正是他，这位独裁官，向自己的同胞们提出了社会和政治平等的原则、建立共产社会和民主共和国的计划，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为期五十年的过渡时期的计划。

四邻的国王勾结起来，对伊加利亚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伊加尔在几经周折以后，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在一次各国人民国际会议上与各交战国缔结了一项全面和约。之后，伊加利

亚人民又欢心鼓舞地采纳了伊加尔提出的所有计划，开始在国家全境进行实现共产制度所必需的各项巨大工作。

到 1789 年，也就是改革纪元的第十六个年头，已经有不少省份和大批公社建立了共产制度，三百多万贫民享受到新制度的幸福。就在这一年的 1 月 7 日，这位永远为人类增光的完美无缺、仁慈无比的伟人，在看到自己伟大的事业已经有了实现的保证以后，安然地辞世了，终年五十九岁。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生前死后都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敬和祝福。在卸去独裁官的职务以后，他回到自己故乡当一名村长，同时又做一名普通公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一切担任官职的人树立一个品德高尚的榜样。每次外出他总受到群众的欢呼致敬，每走一步都有大批群众动人地向他表示崇敬和爱戴。因此，他常常说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一个人。

噩耗传来，全体公民无一例外，都立即停止工作和娱乐，开始服丧。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国王逝世时人民感到如此悲痛，流了如此多的眼泪！

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他的遗体运到首都安葬；全国所有的公社都在同一天为他举行葬礼；共和国为他服丧一年；全国人民每年都纪念他的诞辰；在每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建立他的塑像；一切国家建筑物里都要陈列他的半身雕像；所有的家庭里都要悬挂他的画像。他生前一直反对悬挂自己的肖像，但是在死后其肖像传布之广，受人崇敬之深，却是任何人也望尘莫及的。

在那以前，固定的纪念日只有两天，一天是烈士节，一天是胜

利节；但是从这时起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增添第三个节日，就是独裁节。这点伊加尔在生的时候却是一直反对的。

“全国代表大会还决定废除本民族的旧名称，改以伊加尔命名，国家今后称为伊加利亚国，民族为伊加利亚族，首都改名伊加拉，居民一律叫伊加利亚人。

“许多人认为伊加尔是耶稣基督第二，要求把他当成神明来祭祀。他们用以神化伊加尔的依据，与一千八百多年前最早的一批基督使徒尊崇耶稣为神明所持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伊加尔本人从来不象一位神，所以，景仰他的人宁愿把他当作一位造福人类的杰出英才来纪念他。”

第三十章　剧院

“您疯了？这么早就把我叫醒！”欧仁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对我说，“我睡得正香呢！您为了爱情睡不着觉，就有权打搅没福气谈恋爱的人的清梦吗？

“可怜的威廉，我已经给您说过了，您为了爱情都快发疯了！您以为自己有能耐，能瞒过大家的眼睛，您这是疯了！您爱上不能和外国人结婚的伊加利亚女人，您太疯了！您喜欢的又是一个不愿意出嫁的姑娘，您不是疯了吗？……您爱的就是狄纳薏丝。这您是否认不了的！不错，就是狄纳薏丝！昨天您还故意装着不看她，反而盯着那个柯丽拉，其实，柯丽拉并不是您的心上人……”

“我决定走了，”我对他说，“我要躲开所有的伊加利亚女人！躲开柯丽拉和狄纳薏丝！”

“您要走了？太好啦，威廉！唉！我亲爱的朋友，要是光从我自己考虑，您走了我当然觉得难过，但是，为您着想我却替您高兴，因为，有的敌人您只有先躲开它一下才能战胜它；有的危险，与其死命去碰它，还不如避开为妙。现在您走了，虽然带着刺透胸膛的创伤，但是至少可以不再受新的箭伤，以致不可救药，招来致命的危险。”

于是，我接受了他提出的陪送我到边境的建议，并且约定在三

两天内就离开伊加拉市。

动身前我不想向任何人告别，甚至连柯丽拉和瓦尔摩也不想见了；但是，孤零零一个人又呆不下去，所以就答应了欧仁的要求，同意陪他去看一次戏。他老早就和他认识的一个人家约好了看戏，好些天前便一直央着要我跟他一道去。

欧仁的朋友阿尔马埃，是个外表挺惹人喜爱的青年，他几个姐妹也都非常漂亮。剧院里全坐满了，戏也很受欢迎，全场观众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在这人群里我却感到很孤单，所以连戏也觉得太长了。观众个个满面春风，兴高彩烈；我却是焦愁怅惘，烦躁不安。

我沒有心情参与阿尔马埃和欧仁关于伊加利亚戏剧的谈话；虽然他们谈得非常有趣，但是，要是我沒有借欧仁的日记来抄，我就根本记不下当时他们对话的内容。

欧仁的日记摘抄

剧　院

欧仁问阿尔马埃说，“你们既然一方面什么也不出卖，另一方面所有的公民又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你们怎样组织大家看戏的？”

“难道您这也猜不出来？”阿尔马埃回答说，“这么吧，您来安排安排看！要是您的话，您怎么办呢？”

“是不是一个戏一定要让伊加拉市所有的居民和在这里的外省人、外国人全都能免费看到？”欧仁问。

“那当然啦！”

“是不是得让每个人都一定有个座位，用不着在门口站着等？”

“对了！当然要这样。”

“好！那么，想看演出的居民和游客可能有多少？”

“大约是九十万人吧！”

“剧场里能容纳多少观众呢？”

“大致是一万五千人左右。”

“这么说，一出戏得演六十场才能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啰，是吗？”

“对了，差不离是这样。”

“您知道伊加拉市有多少人家，每一家又有多少人吗？”

“噢！知道得很清楚！”

“这么说，三十口的有多少家，二十五口的有多少，二十口的又有多少，您全都知道，是吗？”

“对了！一点也错不了！”

“那么，每次演出时剧院的经理处是不是可以预先安排好让多少三十口、二十五口和二十口人的家庭以及多少外省人和外国人来看？”

“当然可以喽，而且很容易做到。”

“那行啦！其余的问题就好办了：每次演出都准备一些家庭票和个人票，用抽签办法来分配。……每家分到一张家庭票，其中每一个人又有他的个人票，这样，大家就都预先知道他看的是哪一场演出……”

“对了！对了！正是这样！可是，要是该我看的那天我去不了呢？怎么办？……”

“那您可以查一查中签人名单，找一家愿意和您调一调的人家把票换了……”

“太对了！您完全猜着了！”

阿尔马埃接着说了:“我们所有的剧院和所有的演出都是这样办的。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听学术讲演、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我们也都采用类似的办法来组织。骑马也是用这个办法，每一家人每隔十天才骑一次马，因为马匹一次只能供十分之一的居民骑。您看,沒有比分配娱乐机会更容易的了,而且它和分配食品一样,也是平均分配,免费供应。”

“不过,”欧仁又问他说，“既然每个家庭在六十次演出中只能看到一次，那么他们就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一次戏了，是吗?……”

“他们已经看过的戏,当然要隔很久才能再看到,”阿尔马埃回答说，“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他们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听学术讲演,散步,参加社交晚会或者看其他的演出呀!您想想看吧,要是您是共和国,您想让人民常常能够有娱乐,您怎么办吧?”

“我呀?我就组织各种各样的演出:悲剧、喜剧、滑稽戏、歌剧、舞蹈、歌唱、音乐、骑马……等等,等等。”

“哎呀，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有四五十个大小一样的剧院,有您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演出,喜欢看演出的人几乎每天都可以享受这种娱乐,因为我们甚至在露天里,在所有的散步坪上都有演出。在哪个国家您也找不到象我们这里这样多的木偶戏、皮影戏,特别是儿童们最喜欢的滑稽戏演出;也看不到象我们这样漂亮的剧院,因为我们的剧院是由共和国修建的,它总是不惜一切力量使剧院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完美无缺,令人喜爱。

“此外,您在别的国家也一定沒见过这么多我们叫作奇迹剧的演出,戏里有各种物理、电学、光学、化学、天文学表演,还有各种魔

术表演，内容很多都是人们从来沒有看见过的事情，所以把它叫做奇迹。”

我们和邻近的人一齐去，总共是十五人，坐了公共马车出发。原来这里的公共马车调度得非常完善，每个居民区都有专门车子按时接送各家去看戏。我们是在离剧院不远的一座有顶棚的停车廊里下的车。

我觉得剧院的进口、楼梯和走廊都很宽敞、宏伟和方便，而且看来处处考虑到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的需要。

欧仁在走进剧院的时候说，“眞是太宽敞了！我在别的国家从来沒有见过这样大的剧院！”

“我们的剧院都是尽可能盖大一点，以便容纳更多的观众，”阿尔马埃回答说，“我们的建筑师手里有着全世界所有剧院的图样。”

“可是声音听得清楚吗？……”

“您一会儿自己去判断吧！可以说一句话也漏不掉，因为传声清晰是剧院的第一个要求，我们的建筑师们都首先注意这一点。”

“你们别的剧院也都象这个一样沒有包厢吗？”

“对啦！都沒有。因为包厢主要是贵族们才需要，它带有特权性质。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凡是有特权气味的东西，我们一概反对；包厢占的面积很大，而我们是希望把所有的面积都留给公民；包厢又最容易发生火灾，而我们却要把剧院设计得可以避免火灾。……对了，您是不是喜欢这种半圆形阶梯式的观众席？……”

“当然喜欢啦！这种座位很舒服，观众席看起来象舞台一样漂亮……您看，这各色打扮的观众、美丽的女装、华丽的服饰，一切都显得那样富丽堂皇；就是伦敦和巴黎的歌剧院也不过如此！”

“我们所有的剧院都是这样宽敞。要是您这会儿能同时参观所有剧院，您一定会发现它们都同样地坐满了类似这样的各行各业、各色打扮的观众。我们的儿童剧院也差不离这么大，也许您会觉得它们比这还要漂亮！”

幕正启，戏快开演了！

在下一节里我再想法把这戏的主要情节写下来，今天只想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这是一个历史剧：写的是人所共知的1777年阴谋炸死利克斯多的事件以及对卡拉尔的审讯。卡拉尔是个无辜者，被诬为这个谋杀案的主谋人和教唆犯而判了罪。下手谋杀的实际上是前王子小柯吕格的一些党徒，主谋教唆的是利克斯多。他通过一个为他卖命而背叛了小柯吕格的贵族，把小柯吕格的党徒煽动起来作案，事发后又极力援救那些真正从事阴谋活动的贵族，与他们勾结起来对他所害怕的民主党人卡拉尔进行陷害。

剧中再现了当时的一系列真实情景：利克斯多是怎样和一个宫廷重臣秘密商定暗杀计划的；一个伯爵又怎样承担了谋杀任务；谋杀怎样失败了；伯爵怎样被捕；他在监狱中受讯问的情形；怎样策谋让这个伯爵诡称自己是个烧炭夫，出面揭发卡拉尔；卡拉尔怎样在地牢里受审讯，他又怎样勇敢地拒绝回答问题，等等。

第一幕结束的时候欧仁对阿尔马埃说，“演卡拉尔的那位演员演得多好呵！他的那句‘我什么也不回答！’说得多有劲呵！一共重复了二十遍，一遍比一遍更有力量！他的表情多么逼真呵！造型多英武呵！就是不说话的时候也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概！……要说呀，所有的角色都演得不错，整个戏实在太成功了！”

"不过，这些角色都是比较容易演的，单凭这个戏您是判断不了我们演员们的才能的。"阿尔马埃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优秀的演员，这点您是不难想象到的，因为演员都对这行职业有特殊的爱好，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天才得到尽量的发挥。我们所有的演员，不论男女，在文学戏剧上造诣都很深。他们都由共和国供养，所以不必为了早日发迹而急于登台；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一次考试，取得演出资格以后，才开始正式登台演出。"

"在我们国家里演员是一个很低贱的阶层；而且一般地说，他们的为人也确实不大值得人们尊敬……"

"这可能是你们的过错了！在我们这里，舞台艺术就象医疗卫生一样，是一行固定职业，演员和其他的公民一样地由国家供养，由国家来培养，受到同样的待遇，既不高出别人，也不比别人低贱。我们这里的妇女心目中都认为，一个女演员、女舞蹈家或女歌唱家必然首先象自己那样，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姑娘。……因此，你们可以看到观众对演员多么尊重：对演员的精采表演，他们鼓掌欢呼；演技不太好，他们也能原谅，顶多是沉默一点，不鼓掌不喝采就是了。"

第二幕的内容是审讯和宣判。我们看到贵族法庭上审判辩论的情形；看到那个假炭夫，还有御前大判官、大法官、一些贵族和一个提供伪证的门阍，这些人串通一气来诬陷卡拉尔，但是，卡拉尔却有力地为自己辩护；还看到门阍的女儿勇敢地拒绝作伪证，因而招来了一场悲惨的境遇。卡拉尔的妻女伤心失望、痛不欲生的那场，演得真切动人，使人为之落泪。演员把卡拉尔本人崇高的牺牲精神卓越地再现在舞台上，使全场观众无不深受感动。

幕刚落下，漂亮的幻灯就陆续映出了演员的名字，扮演卡拉尔、

假炭夫和那两个年轻姑娘的演员名字引起全场鼓掌表示赞许；其他演员的名字也得到或多或少的掌声，有的名字观众则表示沉默。

接着，在另一块幻灯幕上出现了剧中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卡拉尔和门阍女儿的名字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全场出现了一种简直不相信幸福的伊加利亚人可能表现出来的狂热情绪。反过来，利克斯多、阴险的侍臣、伪装炭夫的伯爵、御前大判官、大法官、宫廷侍从和门阍的名字却引起了一片嘘喝和咒骂声，延续达数分钟，场面奇特少有。

走出剧院的时候，欧仁对阿尔马埃说，"这个戏从剧作本身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看来作者不过是把一段史实搬上舞台。但是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对它那样感兴趣和大家反应为什么那样热烈。你们要是有不少这样的戏，我设想你们的戏剧一定在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爱国热情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个剧本是在革命以后不久写成的，第一次演出好象是在1784年。"阿尔马埃回答说，"从那时候起，每隔十年八年才重演一次；不过，我们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剧本，其中有一个写的是1782年审判最后一个暴君利克斯多的情形，特别受到欢迎。这出戏我还没有看过，不过据大家说，我们的一些优秀演员把这位专制暴君的一桩桩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表演得再出色没有了；最后一幕演的是这个暴君被关进铁笼里放在广场上示众的情况，据说演到人民控诉和咒骂这个罪魁元凶时，特别激动人心，痛快淋漓。"

"此外，"阿尔马埃接着说，"我们的戏剧种类很多，各种各样的戏，如欢快剧、喜剧、滑稽剧都有；但是所有的戏目的都在提高道德水平，激励爱国热情。没有一出戏是不能让儿童或年轻姑娘听朗诵

或看演出的；剧院是一所学校，那里的教师就是艺术，它使尽它的一切魅力来使人们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如果您考虑到下面的种种情况，那么，对我们在戏剧上的成就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我们取缔了几乎全部旧时代的剧本，而新的剧本都是在共和国指导下编写或者是经过共和国审查采用的，都是由受过最完善的专门教育的剧作家出于爱国热情，充分运用自己的天才创作出来的。”

欧仁又说，“对了，您知道我在这剧院里看到的各种美好事物中最欣赏的是哪一件？”

“这我可不知道。”

“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些观众虽然是偶然聚在一起的公民，并不是经过挑选的什么优秀人物，一句话，他们只是普通的人民；但是，他们却那样地彬彬有礼，行为端庄。”

“嗨！这又有什么好稀奇的呢？”

“噢，不！在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几乎所有的剧院里都可以听到喊叫声、口哨声，总之是一片可怕的喧哗吵闹，甚至当演员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常常出现吵架、斗殴等现象。”

“哦！那我又要象刚才一样回答您了：这还是你们的过错。我们过去的剧院里也象你们那里一样，有许多任意喧哗吵闹、胡来一气的人；其实你们的人民也完全有可能象我们今天的人民一样，通情达理，注意礼貌，保持肃静。”

“唉！这我何尝不知道呢！……”欧仁叹了一口气说，“问题是我们那个要命的社会制度只会制造罪恶、混乱和苦难，而你们这个造福人民的共产社会却专门孕育完美的事物、高尚的道德和普遍的幸福。”

第三十一章　历史悲剧　阴谋爆炸案
对一个无辜者的审讯和判决

我之所以把一部历史悲剧的情节摘要记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介绍一篇文学作品，唯一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对伊加利亚戏剧的道德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部戏剧主要是忆述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上的种种弊害，揭示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下面就是这个剧本的概要：

第　一　幕

第一场——一间昏暗的书房。两个人物看不清楚是谁，只听见他们谈话的声音；但是，从谈话的内容可以分辨出这是利克斯多和他的亲信高龙公爵。

利克斯多一直害怕两部分人密谋推翻和暗杀他，一部分是那些忠于前王子小柯吕格的贵族，这位旧王柯吕格的遗孤现在在放逐中，正在结党图谋恢复王位；另一部分是献身于人民利益的民主党主要分子。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在自己的敌人中制造恐怖。他精心搜集了许多世纪以来各种阴谋权术的资料，汇编成巨册，仔细地加以研究，然后制定了一个恶毒的阴谋计划，来清除对他说来

最危险的那部分贵族，以及陷害他最畏惧的人民领袖。

计划制定以后，需要有一个对他死心塌地而且和他一样阴险毒辣的人来执行，高龙公爵就是他选中的这样一个人。

公爵伪装受了利克斯多的侮辱，对他心怀不满，关系破裂，存心要报复，借此当上了敌视利克斯多的那一部分贵族的头头；他假装关心这些贵族，暗中又进行挑拨煽动。与此同时，他几乎每天都偷偷地向利克斯多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公爵分别把十二个首要的贵族都鼓动起来了，让他们下决心暗杀利克斯多。这天晚上，这十二个人就要赴公爵的宴会，共商大计。

“您叫我扮演的都是什么角色呀！”公爵对利克斯多说，“挑拨、撒谎、出卖、告密，什么丑事都干！……”

“您这是在挽救国家，挽救朝廷，挽救宗教，还救了您的朋友呀！……我将对您感激不尽……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知道……您一定会名利双收！……”

第二场——幕启时，台上看到的是公爵府的一间华丽的餐厅，公爵和另外十二名贵族围坐在餐桌旁，热烈地议论着首相。

“是啊！”公爵说，“我给他做了那么些事情，结果，我不过想让我女儿在公主身边当一名侍女，他都不答应！这是个没有情义的人，骄矜自大的人，我永远不会饶恕他的忘恩负义和对我的侮辱！”

“这是个伪君子、大骗子，毫无信义！”一个侯爵说。

“这是个背叛上帝的人，拚命想让人家把他尊作神明！”一个主教说。

“他是基督的敌人，也许就是魔鬼撒旦！”一个神甫说。

“我儿子是他派人杀死的！”一个男爵边哭边说。

“他抢去了我的情妇，是个卑鄙家伙！”吉噶伯爵怒气冲冲地说。

“他杀了当国王的哥哥！他把王后和侄子全关在监牢里！”另一个人说。

公爵：“这个人可鄙可恨，大家都憎恶他。要是有一天他丧了命，大家一定会欢天喜地！……”

伯爵：“要是他让人宰了，一定沒有人怜惜他，因为谁也不象他那样只有冤家，沒有朋友！”

公爵：“谁也不象他那样，人人都想把它暗杀了。”

伯爵：“谁要是因为暗杀他而牺牲了，一定会被大家当成英烈来纪念！”

公爵：“暗杀成功的人，大家就把他当成救星来赞颂！……不过，过去暗杀过他的人都牺牲了！……”

伯爵：“以前密谋的那些人都是些笨伯！……我倒有个办法，保证万无一失……”

众：“什么办法？……”

伯爵：“你们都不知道，在女王宫殿下面有一个地窖，住着一个烧炭夫。我说呀，只要在那里放上二十桶火药，再加上有一个有胆量的人，在女王上朝的那天进地窖里放上一把火，那么……那么……女王和她的女儿，还有那个暴君利克斯多和他的同伙亲信、左右随从，不就一下子给炸得粉身碎骨了吗！……”

公爵：“太好啦！可是……上哪儿去找这么个有胆量的人呢？”

伯爵：“这人就在这里！”

公爵：“谁？……”

伯爵：“就是我！”

众：“打倒暴政！光荣归于我们的救星！”

但是，其中不少人还有顾虑，害怕因此败坏了贵族的名声。……

于是那位伯爵、特别是那位公爵，连忙给他们举出历史上贵族和主教、王亲与国戚从事弑君谋反、刺杀酖害的种种先例；王子公主们如何阴谋杀害自己的父王，而国王、皇帝或教皇又怎样阴谋杀害别的帝王和教皇，等等。……于是，阴谋决定下来了。

伯爵将伪装成烧炭夫，占据那位眞烧炭夫住用的地窖，然后派人搬进二十桶火药，藏在柴堆里，最后他亲自点燃一根导火线，在火药爆炸之前逃离地窖。

其余的人则积极为前王子的复位做好准备。

诡诈的公爵向大家提议当场立誓，共同信守。于是，在一片热烈气氛中大家庄严地宣了誓。

第三场——公爵的书房，只有一盏油灯照着，半明不暗。他刚把合谋的人送走，即将到王宫里去，向正在那里等候他的利克斯多报告一切经过情形。

该怎么办呢？……怎样才对他自己有利呢？是出卖合谋人好呢还是背叛利克斯多好？……

他在屋子里大步地踱来踱去，盘算了好一会功夫，仍然犹豫不决地走出去了。

第四场——地窖。……传来侍臣们的马车声，然后是小教堂的钟声。……一位烧炭夫上场，原来就是那位伯爵。……二十桶火药就在那边柴堆下。……女王快要上朝了。……军号和鼓声表明女王和利克斯多正出现在贵族们面前。……伯爵举起了那根一头埋在柴堆里的导火线。……他可以有五分钟时间从一扇后门逃出去。……忽然，传来一阵号声，他吓了一跳；可是，一想到马上就能把那个被篡夺了的王座、那位篡位的女王、那个暴君、那个朝廷、

那整个王国抛掷到九霄云外，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一个火种在他手中亮着。……另一只手拿起导火线……导火线点着了……可是，就在这当儿，柴禾堆下面发出惊人的喊叫声。……一群士兵从柴堆跳出来，向他冲去。……他把五六个士兵打死在脚下，然后，闪电似地纵身跳上楼梯，正要逃走；……但是，又一批侍卫从楼梯上下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继续冲杀，把一些侍卫打倒了，但是自己也倒下了，躺在一片血泊中。士兵们把他带走时，他已经气息奄奄；另一些士兵惊骇地发现了那些行将毁灭大地的火药桶。

但是，其中一个士兵发现导火线已经断了，是在中间切断的……

第五场——黑暗肮脏的地牢，地上有一堆稻草，一个可怜的人身上盖着破麻袋，疼痛得尖声叫喊。……这还是那位伯爵！周围的法官、卫士、侍臣都拚命地咒骂他；……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没有回答。……大家准备让他活着，好让他供出同谋犯的姓名，然后再把他送上断头台。……内科外科医生都来照料他，忙着给他动手术，包扎伤口，让他呷了几口酒。……他苏醒过来了，喘了口气，向四周看望，好象开始能听能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大检察官问他。

"米顾夫，"那可怜的人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身份呢？"

"烧炭夫。"

"什么地方的人？"

"加西省毕尔玛城，离这里三百里。"

"你想杀害女王吗？"

"不！我是想杀那个暴君。"

“首相阁下什么地方亏待了你？”

“他压迫人民。”

“你为什么要杀害他？”

“拯救祖国，造福人类。”

“真是大逆不道！”有一个人说。

“实在是穷凶极恶！”另一个人说。

……

“谁和你一齐同谋？”

“所有的人都是。……不！有一百个。……不！一个也沒有。”

凌辱也好，咒骂也好，威胁也好，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沒有同谋的人，但求一死，自己也好从此永垂不朽。

第六场——又是一间地牢，里面是另一名受伤的犯人。……原来是公爵！

利克斯多和他约定，需要先把他逮捕，以避免任何嫌疑，并且要他杀死一个逮捕他的人，自己则弄一点轻伤；然后，制造消息说他在拒捕时受了重伤。

过了几天，再宣布是错捕了：说是那个被杀死的士兵曾经非法使用了暴力，公爵只不过是行使了他的正当防卫权。

同时，还事先安排好，把合谋的贵族名单放在其中一个人的家里显眼的地方，让警察能够看到。

利克斯多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把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卡拉尔牵连在內，使他在表面上有重大的嫌疑。

不久，地牢里来了一个人，身上披着斗篷，这就是化了装的利克斯多。他把外面的情形告诉了公爵：所有同谋的都躲的躲逃的

逃了；警察在公爵指定为合誓名单保管人的那位贵族家里发现了那份名单。但是，这一切他们都严守秘密，而且，为了制造空气，已经放出风声，说这次可怕的事件是民主党搞出来的，说烧炭夫米顾夫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可怜的工具，等等。

那些宫廷侍臣对这次危险事件心有余悸，纷纷叫嚷要杀尽革命党人。利克斯多的党徒也叫得一样地凶。觊觎王位的前王子的同党，也和他们一样，叫嚣要消灭无政府主义者。……民主派受到了种种恫吓。……利克斯多和公爵眼看自己的计谋完全得逞，都大喜若狂。

但是，要紧的是把卡拉尔判罪，法办所有的民主党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下面就是利克斯多想出来正在讲给公爵听的计划：

"您得和伯爵见一见面，"他对他说，"告诉他您是怎样被捕，怎样杀死那个士兵，又是怎样受的伤等等。然后，您要责备他太不谨慎了。……您给他说，他在地窖附近的举动和他那神秘的样子引起了警察密探的怀疑，结果，人家就在夜里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地窖，在里面发现了炸药等等。将来，报纸上也就照这个说法报道。您得说这都是由于他太粗心才造成的。

"您还要对他说，我的一位亲信前来告诉您，说我表示过要宽赦那位伯爵，而且把您释放，还打算不再追究其他的同谋犯，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伯爵一定要想法把卡拉尔说成是自己的同谋者，使我们的这个共同敌人受到惩处。

"您还要说，这样做了以后，伯爵的姓名将予以保密。大家会以为他原来供的是真名实姓，身份也对，即出生在加西省毕尔玛城的烧炭夫米顾夫。这么一来，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凶犯，就剩下那

些煽惑人心的民主党人、尤其是剩下他们的那个领袖卡拉尔和为他们卖命的可怜的烧炭夫了。

“为了支持伯爵对卡拉尔的控告，我们可以使钱买一两个伪证人，同时，为了瞒过其他的大臣和法官，还需要您出面去跟伯爵和那些伪证人商量。”

公爵因为快当亲王了，所以他接受了这个计划。阴险毒辣的利克斯多走了，诡诈多端的公爵则准备去和伯爵谈判了！

第七场——还是公爵在押的那个牢房。他正躺在床上。……一个人进来了，身体都支持不住，简直快摔倒了，这就是伯爵。

原来有人偷偷地告诉他说，公爵也被捕了，他杀死了一个士兵，受了重伤，快要死了；还说他们两人的牢房正好紧靠着。……他表示想见一下公爵。……但是公爵起初拒绝了……后来，又答应了。……

奸诈的公爵果然厚颜无耻地撒开谎了。……他责备伯爵不小心把事情搞得一败涂地，还连累了所有的朋友。

伯爵哪里知道公爵在出卖他呢，当下就表示抱歉，匍伏在公爵脚下求他原谅。

于是，公爵被感动了，变得亲切起来了。……然后，他就谈起利克斯多的口信。……利克斯多已经拿到了合谋人的名单，他什么都知道了。……全都输光了！甚至他们的党、那位王位合法继承人的事业也完了！……“不过，”公爵又说，“利克斯多准备宽大我们，对我们仁慈相待……至于我，据说只要我肯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自己就可以得救。我气极了，当场就拒绝了这个好意。我宁可壮烈地就义！我主意是拿定了的！”

但是，伯爵当然想援救他所有的朋友，挽救他的党，拯救那勤王大业。……何况，有哪一个民主党人不是罪犯、恶棍、坏蛋呢?!……因此，现在反倒是伯爵在再三敦促，死死地哀求公爵接受利克斯多的建议，并且极口称颂那暴君的仁慈宽大了!

公爵始终装作不肯答应，最后还是为了搭救伯爵，援救他们的朋友和挽回贵族的声誉，他才勉强答应了。……然后他把利克斯多拟好的陷害卡拉尔的计划交给了伯爵。

伯爵读了那个计划，上面写的是编造出来的烧炭夫米顾夫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他和卡拉尔的关系和与卡拉尔合谋的经过，再有就是，这个伪造的米顾夫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怎样告发卡拉尔的详细步骤。

只有利克斯多、公爵和伯爵可以知道这桩秘密。……应该设法使法官偏袒米顾夫……让大家的愤怒都集中到卡拉尔身上。……要让大部分法官都象群众一样受骗，相信卡拉尔是这个卑鄙阴谋案件的主谋犯、教唆犯和罪魁祸首，而且比群众对他还要愤慨。

伯爵对计划完全同意，并且着手研究如何扮演他那烧炭夫的角色……他首先必须继续坚持说自己沒有同谋者，并且否认卡拉尔有罪；然后，再装作良心发现，愿意供出全部眞相，并且正式检举卡拉尔是这个阴谋案件的主谋人、教唆犯和祸首；他还要责骂卡拉尔把自己拉下水去，指斥卡拉尔卑鄙龌龊……

至于公爵，则将恢复自由，并且找两个伪证人。

第八场——另一个地牢。许多警卫带进来一个容貌英俊的人。他衣服被撕成碎片，沒戴帽子，面色忧郁，但是态度自若。……警卫中有一个用棍子打他，另外一个使鞭子抽他；一个揪他咀唇上的

胡子，另外一个扯他腮边的髯须。……这个人就是卡拉尔。

他被摔在草堆上，狱卒给他留下一点黑面包和水。

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呻吟了一会；但是，为了自由事业他能够忍受住痛苦！

“法官就要来讯问我了，”他说，“怎样回答他呢？……我说什么好呢？他们是法官？不！他们是敌人，是强盗，是凶手！……我已经落到了强盗窠穴里，周围全是陷阱。……不！在这里我是什么也不应该回答！”

很快大检察官、御前判官、大法官、大臣们、贵族们和卫士们都来了。

大检察官：“你认识米顾夫吗？”

“我先要问你，你们控告我什么罪？”

大法官：“你是万恶的阴谋爆炸案的一个主谋，是策划者和指挥者。你认识米顾夫吗？回答！”

卡拉尔：“我的回答是：我沒有罪！”

御前判官：“你认识米顾夫吗？……回答！”

卡拉尔：“我沒有什么要说的。既然你们硬说我犯了罪，就应该由你们来证明我有罪。你们不释放我，就赶快审判，到时我再来回答；在这监狱里我是什么也不打算否认，什么也不准备承认。只要沒有我的辩护人在场，只要我不是在公众面前受审，我就什么也不回答！”

大检察官：“可是，我们只问你事实，你自己做的事情用不着辩护人来替你回答。你这是在法官面前，如果你沒有罪，那你就不难作出证明。”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大法官："可是，你如果想证明自己无罪，回答才对你有利。"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御前判官："你知道吗？让法官了解情况是被告的义务……"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大臣甲："难道你胆敢反抗法官的命令？"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贵族甲："你这是侮辱法官！……"

（卡拉尔不予理睬。）

大法官："难道你不信任我？……"

（卡拉尔仍然保持沉默。）

御前判官："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认为你是有罪的了！"

大法官："你这是自己害自己，你想想吧，认眞考虑一下吧！……"

卡拉尔："我既不和你们辩论，也不准备考虑！我什么也不回答！"

大法官："我问你是不会害你的……"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大臣乙："你要是回答了，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

贵族乙："教你这样拒不回答的人可不是对你好呵！……"

卡拉尔："但是你们……我什么也不回答！"

宫廷贵妇甲："你这样做会把你全家给糟蹋了的！"

御前判官："我们已经把你的同伙希罗尔和雅尔德都逮捕了……你这样做就救不了他们了！……"

大法官："他们一定会知道，原来是你害得他们不能马上被放出去的！"

大检察官："你沉默是沒有好处的，这样只会害你自己，因为那

些证人已经把什么都供出来了！……”

大臣丙：“你的共同被告都不象你这样，他们都供认了，而且还揭发了你。而你还在这儿要义气，自作英雄！……”

贵族丙：“你做的事情，我们全都知道啦！这样顽固不化只会对你不利；反过来要是你坦白了，我们是会考虑减轻处理的。”

卡拉尔：“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回答！”

威逼和利诱，硬的和软的都没有能动摇卡拉尔的决心。

场上剩下卡拉尔一个人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很容易回答他们的，我也曾经想过是不是当面把他们压倒或者给他们来个迷魂阵，让他们愈弄愈糊涂。不过，看来还是不回答更好，免得上他们的圈套。”

可是，这时候大法官又进来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他对卡拉尔说，“和你说话的不再是法官，而是一个仰慕你的勇敢和豪侠，对你十分关心的人……我甚至可以私下对你说，我从心眼里赞同你的主张，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卡拉尔：“我在监牢里不交朋友，不谈话；我什么也不回答！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他一边躺到稻草上一边说：“我完全懂得，他们反正是要重办我的；不过，我一定要让人们懂得，是他们谋杀了我，这样，我的死就不会对祖国没有用处了！”

第 二 幕

第一场——高大的法庭，凄凉破旧，灯光愁惨。由许多警吏前导的一百名法官，后面是两个带着镣铐、穿黑囚衣的犯人，然后是

许多士兵、证人和大批旁听者都陆续进来了。

法官席高高在上，被告席就在它底下正对面，中间是许多桶火药和那条导火线。

法官都是些宫廷贵族、达官贵人，也就是本来将被火药炸得血肉横飞的那批人。

他们华丽的衣服，士兵们的制服，各种各样的装束，为数众多的旁听人，这一切形成一个非常威严的场面。

那个假的米顾夫神气傲慢，卡拉尔则态度镇定自若，毫无惧色。

大法官开始审问米顾夫。米顾夫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承认罪行严重，并且悔恨得哭起来了。他跪在地上，向女王、大臣们和审判他的贵族们求饶，把他们都颂扬了一番。他谈到了品德问题、荣誉问题，表示自己对女王赤胆忠诚，对宗教也是意念虔诚。……他把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臭骂一顿，说正是这些人的邪恶理论把他引入了歧途。最后，他揭发说是卡拉尔把他牵连进去的，供给他谋杀工具的也是卡拉尔。他还说，他之所以要检举卡拉尔，既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希图赦免，而完全是因为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为了伸张正义，为了效忠国家，以自己的忏恨、自己的苦痛和自己揭发同谋犯的行动来教训和警告一切阴谋分子。

法官和旁听者不知多少次地低声称赞，还鼓掌叫好来鼓励他。

大法官和御前判官庄严地嘉奖他不向法庭隐瞒，能够把事实真相全部供认出来。

轮到卡拉尔受审了。……大家都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有罪，满场是对他的怒骂声。大法官和御前判官用威胁口吻来讯问他。……他的结局会怎样呢？

卡拉尔在回答问题以前，先否定这些法官们有权审判他：“你们都是贵族阵营里的头目，而我呢？我是民主阵营里的一名战士；而且，受到这一桶桶火药威胁的正是你们，你们是我的敌人，你们不能当审问我的法官！”

法官们登时暴跳如雷，下令叫他回答问题。

“我对天明誓，我是无罪的。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了，你们去证明我的罪行吧！”

“米顾夫已经证实了你的罪行！”大法官蛮横地说。

“米顾夫？……他的话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他承认他把事情说颠倒了，甚至承认他撒了谎……”

“可是他今天已经说了实话！”御前判官大声叫喊说。

“你们知道，米顾夫是个外国人，是个强盗，是个骗子；他是个杀害过八名公务人员的凶手，是个要杀害女王和你们所有人的叛徒，是个恶棍、流氓、魔鬼，而你们却拿他的口供来压我！”

米顾夫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也许他要反供了。……但是，这时庭上各个角落发出了跺脚声、叫喊声、诅咒声，表明法官们都对卡拉尔很气愤。

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其他的贵族纷纷起来驳斥卡拉尔，质问他，责骂他，恐吓他，但是卡拉尔始终坚定沉着，对这一切都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回答米顾夫对你的控告！”御前判官愤怒地站起来说。

“看来，在你们眼里弑君犯并不是什么魔鬼了！”卡拉尔回答说，“你们居然要我低三下四地回答这个弑君犯、这个魔鬼提的问题！”

“这是法庭在审问你！”大法官说，“你这是在侮辱法庭！……”

“法庭？你们早把它玷污了！我看你们都是敌人，沒有一个是法官！”

“这是法律在命令你回答！”御前判官高声喝道。

“不！我不回答！”卡拉尔说，“这个告发人是要骗我上他的圈套，好毁了我！他是个卑鄙龌龊的家伙。”

几个证人上来了，陈述了他们目击的事实。

卡拉尔住房的门阍证明说，他曾经好几次看见米顾夫来找卡拉尔，并且看见卡拉尔交给米顾夫一封信。

法官们听了喜形于色，得意非凡。原来，在米顾夫身上搜出过一封信，那是用来陷害卡拉尔的。

“对这个无可否认的证词，你还有什么可答辩的呢？”大法官抬起头来神气十足地说。

“不错，米顾夫曾经来过……”

法官听见这话，显得高兴极了。“……现在，我完全可以肯定，他当时是来搞诡计陷害我的……”法官们又是一阵嗡嗡低语声。“……但是，他从来沒有和我谈过谋杀的事情；我也从来沒有交给他什么信。他是个卑鄙无耻的走狗，他不是证人，而是个卑鄙无耻、专门撒谎的骗子，是个假证人！”

御前判官：“所有的罪犯都会说这样的话的！”

卡拉尔：“但是，无辜的人也说这样的话！”

大法官：“难道这个证人也是你的敌人吗？”

卡拉尔：“不！他对我一直是非常尊敬的。”（法官们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贵族甲：“那么，作假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卡拉尔："这个我不知道，也许是有人用钱买他出来作证！……"

御前判官："你在诽谤法官！"

卡拉尔："我根本沒有交信给他，这是个假证人！"

大法官："好吧！那就让你听听一个小孩、一个天眞纯洁的小孩说些什么吧！"

这时，门阍的十二岁女儿被带了上来。

"孩子，"大法官用亲切的口气对她说，"你曾经看见卡拉尔把一封信交给烧炭夫米顾夫，是吗？"

女孩有点犹豫，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法官们就紧着催她，哄她，鼓励她，恐吓她。

"你父亲已经把事情说了……难道你父亲会撒谎吗？……"女孩子还是犹疑不决，而且哭起来了。……然后，又是催促，她就低声地说，"是的。"听到这句话法官们简直高兴得跳起来。

"你听见沒有？"大法官得意洋洋地嚷起来了，"你看，一个天眞纯洁的孩子要说出你罪行的眞情多不容易呵！你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看见了，"卡拉尔说，"你们为了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竟然折磨起一个天眞纯洁的孩子来！"贵族们一听都怒喊起来。

"你仔细看看这个被告，"大法官对女孩子说。孩子不敢抬起眼睛来。

"仔细看看我吧！可怜的孩子！"卡拉尔溫和平靜地对她说。

"是他！"她高声喊起来，"对！就是他！但是我沒有看见他给信给人家……"说完了这句话，或者不如说喊了这一声后，她就猛烈地抽搐起来了。

法庭里顿时一片混乱，惊骇的有，激动的也有。于是，有人把

孩子领了出去，法庭暂时停止审讯。

孩子又进来了，法官重新在逼她。……她还是否认。

“刚才在这儿你不是已经向法官承认你看见过被告交信给人吗？那你说谎了？你可要当心！”

“那是有人教我那样讲的。……他说我这样作证不会害着什么人的。”

“是谁？说出来！”——孩子低下头来没有回答，而且又哭起来了。

“我们不容许出现这样的丑事，”御前判官高声说，“这父女俩一定有一个是假证人！……我们要求法庭停审半小时，把他们两个分别隔离起来，不得和任何人接触。……我们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第二场——一间可怕的牢房，里面摆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

女孩流着泪进来了。……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几个贵族，甚至还有一个公爵夫人，也差不多同时到来。他们一面抚慰她，夸奖她，一面又想方设法恐吓她。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大家对她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呀！……你得说老实话呀！不然……你父亲的脸就丢尽了，他也就完了！……要罚他做苦工，也许还会判他死刑呢！……你要是去救一个坏人，就把父母给害了，何况，那个坏人早晚还是要判罪的……”

女孩子的母亲这时候呼天唤地哭喊着进来，父亲也戴着镣铐被带进来了。……那伙人七嘴八舌地都要这女孩维持原来的

证词。

孩子终于答应了。大家便都回到法庭去了。

第三场——又开庭了。

大法官说:“那两名证人已经被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关了一段时候,他们彼此沒有商量过,也沒有和任何人再见面,而是自己仔细地考虑了,因此,我们这回一定可以把眞相弄清。”这时,父亲和女儿被带了进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神情不安。

“你还是肯定你看见交了信吗?”法官问那位父亲说。

“是的。”

“交信的时候,你女儿也看见吗?我们想知道的是事实眞相。”

“是的。”

法官们都笑逐颜开了。

这时大法官转过来对小女孩说:“刚才你父亲已经说了实话了,你应该学他的榜样,也说实话。你看见交信了吗?”

孩子一直惊恐不安,低着头哭;这时,就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是……的……”

“听不见!”好几个法官嚷道,“她说什么来着?”

“她回答说‘是的’,”大法官说。登时,法官席上出现一片欢乐气氛,笑语沸腾。

“你们不是法官!”卡拉尔突然高声喝道,“你们是嗜血成性的老虎!”

这时候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好几个法官纷纷起来拿这女孩的证词当王牌,拚命想压卡拉尔,因为女孩已经证实了她父亲和米顾夫的供词了。

御前判官高声地说："你看到这女孩内心的斗争多厉害了吧！就是她肯定了你的罪行啦！"

"不！我没有！我没有！"孩子突然从她的座位上高声喊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接着就晕倒过去了。法官们都吓呆了，其中不少人大为愤怒。

女孩被救醒了，并且被带到法庭中央，受到再三的盘问。……不料，只听一声尖叫，她又倒下了。……她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

在一片混乱中，法庭只好立即停止审讯。

又重新开庭了，继续听取了另外几个证人的证词以后，御前判官表示支持对被告的起诉。他赞扬了假米顾夫的悔过和他的诚实，认为他是卡拉尔的受害人。他简直把米顾夫说成了一名英雄、一位天使。

至于卡拉尔，御前判官发现他犯罪的证据多得不可胜数：米顾夫的自相矛盾，他的撒谎，他的胆大妄为，他对卡拉尔的辱骂等等，全都是证据；小姑娘的犹疑不决，她的反悔，晕倒断舌的悲惨情景等等，也都成了证据；卡拉尔的不肯回答，他的矢口否认，他的声明自己无辜和他勇敢无畏的表现，也都统统列为证据。

据说，卡拉尔乃是主要的罪犯、唯一的罪犯，是个应当尽快从地球上清除掉的恶棍。

那位早就知道自己性命必然无恙的假米顾夫则虚伪地要求用一死来赎自己之罪，以便告诫黎民不要从事任何阴谋活动。

但是，明知自己一定会被判罪的卡拉尔，却坚决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卑鄙阴谋的受害者，至于这个阴谋的内容是什么，他暂时还

无法了解。

他朝着御前判官说，“你，是个凶手，杀人犯！”又转朝大法官说，“你，也是凶手，杀人犯！”然后又对着那一群法官说，“你们，你们全都是杀人犯！”

尽管法官们想制止他再说下去，尽管士兵们强迫他坐下，却都枉然，他还是一直大声往下说，“你们早就决定要杀死我！贵族们无非是企图把民主党人和人民的朋友出卖给暴虐的政府。……我将作为一名烈士而死去！……”这时人们想堵住他的嘴，“……可是，总有一天，人民会为我报仇的！……”

士兵们把他带了出去，法官们则退庭商讨对他的判决。

第四场——会议厅。法官们都在那里。

有的法官说，“证据不足，控告他的人显然是撒谎；何况，米顾夫还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他的话相信不得。……卡拉尔是无罪的……要是把他判罪，我们会败坏自己的声誉，他倒成了烈士了！……”

“他有罪！”另外一些法官说，“这是个恶棍，是个无政府党，是个革命党！……”

这时，利克斯多进来了。他劝说大家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要考虑到女王和贵族的安全，乱党天天在煽惑人心，攻击女王和贵族，所以……应当杀一儆百！……至于其他的问题，仁慈的女王自己会处理的。

“卡拉尔是不是有罪？”大法官问大家。几乎全体法官都起立了。于是，两名被告都以弑君叛国罪判处死刑。

第五场——假米顾夫在一间作为他的牢房用的清洁漂亮、设

备周全的房间里。

“这卡拉尔真可怜啊！”他自言自语地说，“……可他是个民主党呀！……”

公爵急急忙忙地跑来了，把判决告诉了伯爵。……不过，他说，他此来是给伯爵安排脱身的办法的。……伯爵将由一个刚刚在监牢里自杀的坏蛋来代替，法院的公报上将宣布米顾夫自缢身死。

第六场——卡拉尔所在的可怕的监房。……他带着镣铐……疲乏得睡着了。

狱卒跑来把他叫醒，又紧了紧他的镣铐。

刽子手来了，向他宣读了判决。……半小时以后，他将受车裂、火焚之刑！

卡拉尔不断地斥骂当今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斥骂贵族和专制暴政。他一想到自己妻女悲痛绝望的情形就感到心寒。

他回忆起她们的高尚品德、她们的种种优点，回忆起一家怎样地相亲相爱……想到这些，心情益发激动。

想到他将受的刑罚，有点不寒而栗；但是……对祖国的热爱又使他恢复了勇气。

忽然，女王的一位宫内大臣进来了，他转告卡拉尔说，如果他答应告发刚刚死去的另一位民主党领袖，女王就可以赦免他。卡拉尔怒不可遏地拒绝了。

又有一个贵族来了，说是只要卡拉尔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可以赦免。卡拉尔象是在考虑似的……这人就把卡拉尔的镣铐解下；

……但是……但是，卡拉尔还是拒绝了！

“那么，你光是请求赦免好了！”这人高声对他说。

这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出现了。她们哭喊着扑到他怀里……他深情地拥抱了她们。

那贵族把女王亲自签署的特赦令给她们看，并且对她们说，女王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自己请求赦免……

“请求赦免？”卡拉尔高声地说，“这不就等于承认我有罪了吗？我根本沒有罪！”

他妻子扑在他肩上，女儿跪在他膝前，把贵族放在她们手里的那份特赦令递给他。

他在犹豫……他在斗争……大家以为他已经同意了……

忽然，他高声地喊道，“啊！祖国！我今天将为你作出多大的牺牲啊！”

“是车裂和火焚呵！”贵族对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大声哭号，悲惨骇人。

他猛的一下子甩开了她们，把她们推倒在地，自己冲出门外，想朝刑场走去。

但是，他马上又万分激动地跑了回来，把女儿扶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情绪万千，泪如雨下……

只听见他断断续续地喊出这样几个字：自由……祖国……人民……专制暴政……

“看在我们的面上你就请求赦免吧！请求赦免吧！”周围的人都齐声对他叫喊。

但是他又一次冲了出去，再也不回来了。

全场观众这时都热泪盈眶，汗珠满额。人人充满了对暴政的无比愤慨，充满了对为自由而献身的战士的无限敬佩。

第三十二章　嫉妒和疯狂 理智和忠诚

已经两天沒有见他们了。今天(五月二十五日)晚上我就要动身,从此和他们永别,完全不让她知道她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

我只是写了一封信给瓦尔摩，告诉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几天,并且请他代向他的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道歉。我打算过些时候给他再写一封信，再次请他们原谅我沒有向他们道谢就离开了伊加利亚。我想,如果他们知道我受到的折磨,他们一定会谅解我的。

我动手给他写信了,但是,我满身的血都在沸腾,脑袋象火山一样滚烫地燃烧着,就象快要爆炸似的；不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哆嗦,牙齿打颤,两眼发黑,笔杆从我手里掉了下来。……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卧病　昏迷　初醒

这一夜过得坏透了！老也睡不着，漆黑的夜晚和种种纷乱的形象使人害怕极了！……一团团黑影来回转游,时隐时现,眼睛总也看不清是些什么东西！……

是您呀,欧仁！为什么把我丢下这么长时间？

我好象看见狄纳薏丝在哭。她怎么啦？她在哪儿？

我这次旅行什么时候该结束了？我实在筋疲力竭了！可是，我这是在哪儿啦？……

“在一个忠实的朋友家里，”欧仁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说，“您还得休息，我亲爱的威廉！安安静静地睡吧！”

这声音，这手，这种亲切的友情，好象使我精神一振，恢复了生机……

但是，不久我又昏迷过去了。

病　愈

我又醒过来了。亲爱的欧仁刚告诉我说我生病了，不过，很快就会好的。

我以为我是在英国呐……原来我躺在伊加拉的一所医院里！

但是，人家还是没让我说话！

听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欧仁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终于把全部经过都让我知道了。

我整整七天发着高烧，生命都有点危险了。我谁也认不出来，甚至连欧仁和瓦尔摩也不认识了。来看我的不是我梦里见到的狄纳薏丝，而是柯丽拉，她哭得象泪人儿一样。现在医生们已经放心了，不过，如果我还想在最近就动身的话，就非经心调养不可。

昏迷中泄漏秘密

欧仁被我问急了，便老实告诉我说我不省人事的时候，老是喊

着狄纳蕙丝的名字；碰巧瓦尔摩正在我房间里，听了非常难过，突然间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不过，柯丽拉每天都几次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好心的柯丽拉啊！可怜的瓦尔摩啊！但愿狄纳蕙丝不知道我无意中泄漏的秘密！对了，为什么狄纳罗没有来呢？

秘密完全暴露出来

我的头发变白了，不过，身体倒是好起来了；因此，欧仁同意让我看柯丽拉的一封来信。来，赶快拿来！

柯丽拉给爵士的信

亲爱的威廉：您终于恢复健康了，这太好了！您知道，我为您的病流了多少眼泪，您病好又使我多么地快乐呵！

不过，您这可怜的人啊！我也许应该恨您才对。您让我们大家多么焦急呵！您使热情接待过您的这两家人多么苦恼呵！您把我可怜的哥哥害得好苦啊！您害得狄纳美夫人、狄纳罗和我那可怜的女友多么难过呵！……

"什么？害得狄纳蕙丝难过？"我叫嚷起来了，"她怎么啦？什么也别瞒着我，欧仁！欧仁，您说呀！狄纳蕙丝身体怎么样了？"

"好些了！"

"这就是说，她病了，是吗？什么病？怎么回事？什么都得告诉我，我亲爱的欧仁！"

"镇静点，镇静点！别紧张呀！我什么都会告诉您的。柯丽拉和狄纳蕙丝正好在一块的时候，狄纳罗把您突然生病的消息告

诉她们了。狄纳薏丝一点不动声息，柯丽拉却显得非常着急；但是，第二天瓦尔摩又对她们补充说您在说梦话的时候老喊着亨丽爱特小姐的名字，没料到狄纳薏丝却仿佛象听到晴天霹雳，全身抽筋，一下子就晕倒了。……”

“唉！她确实是在爱我！”我自己也昏迷过去了。

我一苏醒过来马上就问：“她现在在哪儿？”

“最近几天到她母亲家里去了，不过，在这以前她也住了好些日子医院，病得快和您一样地危险。……”

“是，她是爱我！可是，……那瓦尔摩呢？……”

“瓦尔摩出门好些天了，我想，他不久也该回来了。……对了，我看，亲爱的威廉，您还是镇静点，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可怜的瓦尔摩啊！……欧仁，我们还是要走的！不过，您知道，听说她爱我，我内心得到多大的安慰呵！”

过了几个钟头，我休息过来以后，我们又把柯丽拉的信接着念完。

柯丽拉来信的后半部分

……您使狄纳美夫人、狄纳罗和我那可怜的女友多么痛苦呵！他们一直都平静不下来！

威廉，我们大家今天都很愁闷，也许我是最苦恼的了！我最难过的是别人误解了您。我的一位姑母和她丈夫都埋怨您，认为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您造成的；狄纳美夫人也好几次很生气地怪我把您领到她家里去；至于狄纳罗，那是憋足了勇气才说上那么几句替您辩解的话；瓦尔摩则对您气愤极了。唉！当我眼看着狄纳薏丝生命垂危，大家都在流泪，而我哥哥、我那位最亲

爱的哥哥又痛苦绝望到快发疯了的时候，老实说连我自己也确实要十分坚强和对您有极深厚的情谊才沒有咒骂您呵！

可是，我是永远不会误解您的，我比谁对您都了解得更清楚，我确信您是一点过错也沒有的，我们大家只能埋怨老天爷，埋怨命运去。

至于欧仁（噢！这位好心的欧仁，您实在应当爱上他！），他把一切一切都告诉我了，因此，我——您的女朋友，又重新鼓起替您辩护的勇气了。

我劝慰了善良的狄纳美夫人。狄纳罗不久就会来看您。我给我那可怜的瓦尔摩写了两三封信，希望我这做妹妹的对他的温情慰藉将有助于他恢复理智；只有我姑父母还比较固执，沒有说通，但是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改变看法的。

我只好希望吧，朋友！不过不是希望什么幸福，因为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再也谈不上什么幸福了！希望的是我们互相帮助，从友谊中得到安慰。至于我，只要您能象我对您一样，仍然保持一点我们之间的友情，我就一定会坚强勇敢的。

柯丽拉

5月30日

再者，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坚持您的计划，准备完全康复后立刻离去。也许您那样做很对，但是，威廉，我还是请求您，千万不要不辞而别！……不！根本就不要离别！

“多眞挚的朋友呵！”我边说边拥抱欧仁，“要是我既是柯丽拉的朋友，同时又成了狄纳薏丝的丈夫，世界上就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了！可是瓦尔摩呢？……可怜的瓦尔摩啊！……欧仁，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而且不去和他们告别了！”

柯丽拉的短简

欧仁已经对我说了，您希望我把瓦尔摩和狄纳薏丝的情况统统告诉您，而且您答应说一定保持理智，勇敢坚强。我接受您的要求，随函附上那位可怜的姑娘给我的一封信。但是，威廉，您可要有勇气啊，这是您答应了我的！

6 月 3 日。

狄纳薏丝给柯丽拉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很疲乏了。多少个夜晚，你一直守在我床边没有睡觉，我本来是不应该再写信打扰你的。可是，我亲爱的柯丽拉啊，你知道，我见不着你的时候，是多么想给你写信或者读到你的来信呵！

你好吗？你赶快来吧，好让我拥抱你，我多么喜欢你呵！……答应我马上就来，怎么样？……我呢？我睡得很好，我做了一些梦。……我会把它都告诉你的。我会好起来的，愈来愈好，会完全复原的；把我救了的不是别的，就是你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呀！……

不要再领你姑母来了！……我不想再见她了！……我没有能克制我的感情，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大家都给我讲瓦尔摩的品质怎么好，才能和品德怎么高……其实，又有谁比我更了解他，更钦佩他呢？又有谁比我更赏识他，更尊敬他呢？谁也不象我那样地喜欢他的品格和风度呵！我一直很爱你的哥哥，至少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即使是现在，我还是很爱他，就象爱你一样，就象你爱他一样。……我早就打算嫁给他，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够使他幸福；而我做他的妻子，自己也会很幸福的。

我从来沒有想到会有什么别的人能使我的感情发生变化。

可是威廉来了，从那时起，我就有点心烦意乱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其实，我那时候还是爱着瓦尔摩的，因为我们从童年起就要好，而且他是我亲爱的女友的哥哥；而威廉不过是一个我刚见面的外国人，当时我并沒有把他放在心上，就象他也沒有把我挂在心头一样。

他从来沒有对我说过他爱我，也从来沒有让我看出他的心思来。我完全不知道他爱我，而且还以为他根本沒把我当一回什么事；当然，我也确实感到他心情有些慌乱不安，究竟是为的什么我也不了解。

把他和瓦尔摩比较一下以后，我的理智促使我还是倾向于你哥哥，可是，好象就有着一股自己难以抗拒的力量连推带拉地把我引到你这位朋友那边去。

柯丽拉呀！你喜欢你哥哥，也喜欢威廉；……瓦尔摩当然喜欢他；你们一家人，还有我哥哥、我母亲，大家都喜欢他……

可怜的母亲因为瓦尔摩的事多伤心呵！我因为母亲这样难过自己也挺苦恼！可怜我吧，柯丽拉！你知道，我看到母亲哭的时候，心里就象刀割似的，不知有多么痛苦啊！……可怜的老妈妈就不忍心责备我一句！不过，今天早晨你走了以后，她总算埋怨了我一下，说我不该把恋爱的事瞒着她；……可是，柯丽拉呀，你是完全了解的，连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他。你和我在一起时也不大理会这件事。我第一次在船上看见他和你哥哥的时候，我就下意识地躲开他，似乎暗地里已经预感到这是个冤家，早晚要来纠缠我。从那以后，我几乎总是想法迴避他，这你是看到的，而且你还怪我太生硬了，嫌我胆怯；要不是妒忌的感情象尖刀似的刺痛我的心(一想到这里，我就羞愧得面红耳赤)，

我也许还不自觉到已经爱上他了呢！

他也爱上了我，而且他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是出自心愿的。他要动身离开的时候，既不来告诉我他爱我，也不晓得我的心事。他宁愿为我而牺牲自己，甘愿为了瓦尔摩、为了道德信义而忍痛离开了我。幸而有这场垂危的大病，才使我们之间的爱情在你们面前揭开了。你姑母大概是从来没有恋爱过，所以才不但不同情我们，反而责怪我们！好啊！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倒使我不再象生来那样胆怯了，反而使我增添了胆量和勇气！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有着一股战胜一切不幸遭遇的力量。是的，我爱他！是的，当我知道他也爱上了我时心里感到十分幸福！是的，无论他是去是留，我都始终爱他！我可以因痛苦而死去，但是，不管是你姑母或者是别的什么人，都无法扑灭我对他的爱情，无法离间你我之间亲密的友情！

可是，瓦尔摩呢？善良的瓦尔摩，可怜的瓦尔摩呢？……我已经给你说过，而且现在再给你重复一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因此，你不必设想我会从他的不幸中寻求我自己的幸福。不会的，我的朋友！我可以向你发誓，也可以向他发誓：我决不会让他悲伤地看着我成为别人的妻子；我尽管是个怯懦而软弱的女子，还是决心给他作出榜样，在纯洁和神圣的友情中寻求幸福。这样，就可以同时爱他们两人，爱你们大家，并且以全副心灵爱我的柯丽拉！

狄纳薏丝。

6月1日。

我不想给读者描述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的感情，因为我实在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夹杂着激动、惶惑、赞叹和幸福的心

情于万一，我登时热泪盈眶……

下面的另外几封信同样使我喜出望外，深受感动，读后的心情也不是我所能用言语表达的；甚至我都奇怪这样激动的感情为什么没有致我于死命！……

柯丽拉的第二封短简

好消息，亲爱的威廉！瓦尔摩回来了！送上他的全部来信和我写给他的一封，不过，您一定要理智一点！

6月6日。

瓦尔摩给柯丽拉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妹妹，你要好好安慰母亲，请她原谅我使她这样地焦虑不安。

二十个钟头里我一共走了二百里路，有时步行或骑马，有时坐马车、火车或轮船，甚至乘坐汽球。真是形骸困顿，疲惫不堪，实际上脑筋比身体还要疲乏！不过，我很高兴能够从疲劳中求得安静！我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明天再给你去信。盼即复。暂址：瓦尔迪拉邮局代收信箱。

于莫拉， 5月24日。

瓦尔摩写给柯丽拉的第二封信

唉！我算走对啦！那时候，我都不能控制自己了，……几乎闯出大祸来！……是的，我的妹妹，我曾经有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想把他杀死，把她也杀死，然后我也自杀；……甚至在野地里跑了好几个钟头以后，我还没有放弃这个极端骇人的打算。我把这告诉你，心里实在感到羞愧。

但是，亲爱的妹妹，你也得承认，还有比我的遭遇更不幸的吗？我接待了他，向他倾注了深切的友情，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兄一样，把自己的恋爱心事告诉了他，而他，竟然夺去了我的幸福！

我的创伤都快好了，可他又揭开了这疮疤。

我一听说他生病，马上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睡眠，跑去照料他，沒想到却在那里沒完沒了地听他宣示自己是我不共戴天的情敌！

我一心为这个寡情薄义的女人着想，尽力忘掉自己的痛苦，而她，这个女人却自我暴露，表明她宁愿喜欢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而不爱我。

她不顾十年之久的爱情，无视童年的友谊，违背自己的诺言，虚伪地借口自己立誓永不嫁人而拒绝我的求婚；可是几天以后，这个毫无信义的女人却扑到她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的怀里！

柯丽拉啊！他们两人彼此相爱甚至愿为对方一死，因此他们一定乐不可支，得意洋洋；一定会笑我幼稚可欺，一定对我的痛苦幸灾乐祸！

不！不！不能只是我一个人在痛苦！我马上就回伊加拉来！……瞧着吧，有他们好看的！……

于莫拉 5月25日。

又启：我又拆开了这封信。不！我的妹妹！我现在暂时还不回来。我方才是有点疯了！幸亏我理智尚足，推动着我继续前面的行程。

柯丽拉给瓦尔摩的复信

亲爱的哥哥，你的信使母亲和我流了不少眼泪。可怜的瓦

尔摩，我多么同情你呵！你是多么不幸呵！如果他们确实是罪有应得、难以饶恕的话，那就尽管我对他们友情深重，还是会转而对他们深恶痛绝的。

但是，哥哥，光看表面不是常常会把事情看错了吗？你会不会看错了呢？……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过错呢？……威廉会不会从来就没有背弃你呢！……狄纳薏丝会不会……？？？唉！也许那可怜的狄纳薏丝，你再也见不着了！……也许你也见不着威廉了。他今天早上病已垂危！

欧仁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包括母亲、祖父和我。你仔细听听吧，哥哥！

发病前三天，威廉自己也还没觉察到对狄纳薏丝有感情，是欧仁生了疑心，并且促使他开始认识自己的爱情。威廉想到的只是你，深怕他会使你痛苦，所以立刻就决定离开伊加利亚，既不准备向狄纳薏丝说什么，也不想知道她对他情感如何，甚至，不打算跟任何人告别。他预定三天以后就和欧仁一起走，欧仁答应一直送他到边境。但是，离动身还有几小时，忽然他发起高烧来，无法走了；以后的事情你就全知道了。……

唉！亲爱的瓦尔摩啊，你的脑瓜平素比谁都清楚，心胸又那样宽阔，你说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位可怜的威廉看成诡计多端、背信弃义的小人呢？恰恰相反，他不正是一位忠实诚恳、胸怀高尚、肯于自我牺牲的好朋友吗？

你唯一可以指责他的，无非就是见到狄纳薏丝以后不该产生什么感情。可是，哥哥，还是好好想一想吧！难道他不正是这场祸事的头号牺牲者吗？

这个不幸事件不都是我们大家惹出来的吗？而且首先是你惹出来的。你不是时刻对他叙说你所钟爱的这个姑娘如何如何

完美吗？其次是妈妈和我。我们不是常常在他面前夸奖狄纳薏丝的这个那个优点，而且还用我们待她分外亲切的实际行动证实着我们的看法吗？是的，亲爱的哥哥，你应该责备你母亲、特别是你妹妹，因为，正是我们两人竭力让威廉了解狄纳薏丝的为人，从而使他陷入绝境，有抱恨终身之虞。可你是知道的，你母亲和我为了你是连生命也甘愿牺牲的。

至于那位我们如此疼爱的可怜的狄纳薏丝，那你是知道的，哥哥，她爱上了你是我们最幸福不过的事情；而我终于沒能称她为嫂子，也是我最苦恼不过的事。……如果她眞是一个忘恩负义、寡廉鲜耻、不忠不信的女人，我当然要恨透了她；……但是，还是请你相信你的柯丽拉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并不觉察到自己对威廉的爱情，她不过是某种命运的牺牲者；我确信她对你是怀着最眞挚、最亲切的情感的。自从她生病以后，我就沒能探询她的想法，但是我非常了解她，我敢断言，她是永远不会嫁给威廉的。可怜的姑娘啊！她也是可以责备我们为什么要破坏了她的安宁，毁灭了她的幸福的！

可怜她吧，哥哥，我的好哥哥！我只不过是一个妇女，但我是你的密友，如果友好的劝说还力量不足，那就请你求诸自己的理智吧！请你再认眞思考一下，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来克制自己吧！请记住你当着米罗尔先生立下的誓言，不要忘记你原来经过的那番內心斗爭和已经取得过的胜利！你的理智曾经治愈了你的创伤，可是偶然发现了这件你还并不了解底细的事情，却一下子又伤痛复发，这一定是嫉妒心使你陷入迷途了！瓦尔摩竟然会受这种庸俗的感情支配吗？不会的！哥哥，一定不会的！你应当给我们大家作出勇敢无畏、公正无私、宽大为怀、品德高尙的榜样；你必须、而且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这样做的！最后，

请你不要忘记，你的妹妹要一直等到读到她最亲爱的哥哥的回信以后，才能入睡呵！

柯丽拉

5月26日于伊加拉市

瓦尔摩的第三封信

接28日来信。他眞的病情严重，性命垂危吗？眞的为了我而准备不让她知道他爱她便离开吗？这都是确实的吗？唉，柯丽拉，我的妹妹啊！……马上去看看威廉！不，马上去看看狄纳薏丝！马上去！

赶快给我写信，给我写信！

5月29日于瓦尔迪拉。

柯丽拉给瓦尔摩的信(6月2日发自伊加拉市)

(此信內容见下，随信附有前述狄纳薏丝给柯丽拉信件的抄本。)

瓦尔摩的第四封信

亲爱的柯丽拉，你一定要高兴高兴，因为你告诉我说他们两人都已脱离危险，眞是给我办了件大好事，使我快乐极了！你2日的来信和狄纳薏丝信件的抄本都已收到。

怎么，威廉还是坚持要走？狄纳薏丝也准备为了我而牺牲自己的爱情？……唉！和他们比起来，我是多么渺小呵！

我的脑子象火烧一样胀得厉害，无法马上复你；……我需要到屋外去走走，跑它几步。……我将尽快给你写信。……你到时一定会满意的！

瓦尔摩的第五封信

我要惩罚我自己，柯丽拉！我一定要惩罚我自己！

我刚才又重读了你的全部来信和狄纳薏丝的信，我已经反复咀嚼了上十遍，看了又看，吻了又吻！

我是多么脆弱而卤莽呵！多么不公平而疯狂呵！多么懦怯而又粗暴呵！可是，我会惩罚我自己的！

是的，我确实是嫉妒、愚蠢和盲目；确实是这种凶狠的嫉妒心使我误入歧途，乖悖情理。但是，我会惩罚我自己的！

啊！我亲爱的妹妹，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多么骄傲呵！我这做哥哥的多么渴望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呵！

替我拥抱威廉！把狄纳薏丝紧紧搂在你的怀里！

我要象他们为我牺牲那样，为他们作出牺牲；我一定要那样做，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把看到他们幸福当成我自己的幸福！

愿他们彼此相爱，同时又保持对我的友谊！

也许，我还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还需要作一些努力，也需要克服一点痛苦，这些都还需要时间；所以，我不准备立刻就和你们见面。我或者取得胜利，或者就一死了之；但是，我相信我会取得胜利的！

但愿我能让你们大家都尽可能地幸福，以便补偿我非出己愿而给你们带来的那些痛苦！但是，我美貌好心的柯丽拉啊，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的，那就是你哥哥将永远爱你！

6月4日于瓦尔迪拉

痊　愈

七天以后，节日的前两天，6 月 11 日，瓦尔摩回来了，狄纳薏丝也已经完全康复了。我的身体本来已经接近痊愈，他这一回来使我马上完全复原了。瓦尔摩和我们大家热烈而深情地拥抱；经过半个月极其可怕的日子以后，我们重又品尝到大家原来以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滋味。

但是，狄纳薏丝还是坚持信守她永不嫁人的誓言，我还是坚持要走；最后，还是瓦尔摩迫使我们两个人放弃各自的决定。

开始，他并沒有能说服我们改变原意，于是他宣称这是他眞诚的愿望，是他恳切的请求，是他唯一的要求，是他严肃的命令；甚至威胁说，他是懂得怎样来强迫我们就范的。我们大家连连笑他怎么刚干了件可笑的事，又来一桩新的；可是他却胸有成竹地说："那么，我在最近一个月内就结婚，而且要的又是一位肯定能使我幸福的姑娘，这姑娘也已经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和我结婚必然会使她感到幸福。如果是这样，你们看怎么样？如果我和狄纳薏丝的表妹爱拉耶结婚，你们看如何？她一向就很爱我，我对她也一直情谊很深……"读者一定能想象出我们听到这话时是多么地惊讶！

"是的，"他又接着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回来以前曾经到狄纳薏丝的祖父家里住了四天，把一切都对他说了。爱拉耶非常了解我的想法，沒有拒绝我的提议。我们两家都同意了这件婚事；不出两个月，我们就该找一天一齐举行三对婚礼。……现在，我也不苦恼了，你们都不必说什么了！"

柯丽拉打头先搂他的脖子，我们也都涌上前去拥抱他，大家感动的心情都不知如何形容好。就这样，在迎接伊加利亚幸福降临的国庆纪念日的欢乐气氛中，我们又开始过起愉快的生活。

第三十三章　国庆节的序幕　学龄、工龄和公民资格的开始

明天是伊加利亚的革命纪念日。他们用三件与人民利益攸关的事情作为庆祝的序幕。

伊加利亚的每个年度，是从6月13日、也就是人民起义的日子开始的。他们规定：从这一天开始，所有当年满五周岁的儿童正式入学；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和十七岁的女青年正式参加工作；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正式取得公民资格。

今天一大清早，各公社便用隆重的告示公布了新学生、也就是所有五周岁儿童的名单。

同时还公布所有的新工人、也就是所有满十八岁的男青年和满十七岁的女青年的名单，并分别注明他们经过前几天举行的选拔考试后确定下来的各种不同职业。

今天晚上还要公布所有从本日起取得公民资格的新公民的名单，为此，要举行非常有趣的仪式，瓦尔摩准备领我和欧仁一齐去看看。欧仁这时已日夕与我形影不离了。

新公民欢迎大会

我们三个人到达公社大厦时，欢迎会已经快要开始了。

瓦尔摩对我们说："你们看，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就是公社公民大会的主席，坐在他右边的是公社执行委员会主席，左面是教士，在他们周围的是公社主要的人民官员。

"坐满了第一圈椅子的那些英俊的青年，就是全公社里今年已满二十一岁的青年，他们马上就要被接受为公民。

"你们看到的坐在他们后面的那些年龄大小不同的人，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都是这些青年家里的朋友，负责介绍这些青年进入社会，因为，青年人都是在被接受为公民后才正式开始进入社会的；另外，他们还充当这些青年今后一生中的顾问和朋友。

"最高那一层座位上坐的是公社里所有今年将满二十岁的青年。他们按规定必须参加这个仪式，并且在这个年度里坚持不懈地参加公民大会，以便在实践中完成他们的公民教育。明年被宣布为公民、开始行使一切公民权利的就是他们了。

"其他列席旁听人，就都象我们这样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好奇而来，或者是对仪式特别感到兴趣。"

伊加利亚所有的公共集会，和别的国家的教堂里做礼拜一样，都有优美的音乐。这时音乐一停止，主席就宣布开会了，他请一位官员给大家讲话。这人简短地讲了新公民接受仪式的重要意义。然后，秘书开始宣读新公民及其保护人的名单。

接着，主席和几位常务局委员就开始向通过抽签决定的十几二十名新公民提出一些有关宪法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问题。用不着说，这些年轻人都严肃认真、信心十足地作了回答。

主席对他们宣读了公民誓约，内容包括：忠于祖国，遵守法律，

团结友爱，履行一切公民义务。他要这些新公民深刻认识誓约的重要性，因为，共和国只要求每个公民宣誓一次，不论他以后担任何种职务，也不再宣誓了。全体新公民一致起立，高举双手共同宣誓。

于是，主席便以共和国的名义宣布他们为公民，是主权人民的一个成员，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还发布命令，把他们的名字登入公民大会和国民军的名册。

接着他又命令把公民的制服发给他们，并且亲自把公民徽章授给他们的保护人，然后，由这些保护人把它佩戴在他们的青年朋友胸前。在进行这一仪式时，乐队演奏一首爱国歌曲。

主席又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大意是说，伊加利亚人应当热爱自己的共和国。然后这个庄严的仪式就宣告结束。

就在这同一时刻，伊加拉市的六十个城区和伊加利亚全国的一千个公社里，都以同样的仪式，接受了将近一百万名新公民。

与此同时，全国都在积极准备盛大的革命周年纪念活动。明天的庆祝内容是重演革命当时的情景。为了演出这出历史剧，组织了两支军队，一支扮演王室禁卫军，另一支扮演起义人民。各中队、小队、小分队和巡逻队都做好了准备，正待命出发。岗位和角色都已分配停当，有的人要扮演伊加尔和他手下的将领，另外一些人扮演利克斯多和柯罗拉米德。

布置街垒所需的材料都已经堆放在当年举行起义的广场上。紧靠着广场是一座在 1782 年 6 月 13 日早晨发出起义信号的大钟

楼，它是伊加拉市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物。一座用木板搭成的宫殿矗立在胜利广场边上，代表着当年的女王王宫。

• • • •

一切都准备好了，太阳落山时射出了绚丽的光芒，预示着明天的阳光将更为灿烂，好给模拟那两天伟大光荣斗争的演出增添光彩。

第三十四章　革命周年纪念

第一天：起义　战斗　胜利

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比昨天更加灿烂，好象神明故意为这个伟大民族的解放施放异彩。

从五点钟起我们就听到钟声，接着是一片叫喊声和阵阵战鼓声。

我和欧仁按照预先的约定，跑步去找瓦尔摩和狄纳罗，四个人直朝钟声跑去。

刚一出门就碰见无数成群结队的青年，唱着争取自由的战斗歌曲，高举着一张伊加尔宣布起义的宣言，挥舞着黑色小旗边跑边喊着："公民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不一会，我们望见钟楼的高塔上飘起一面巨大的黑旗，激动人心的钟声敲得加倍响亮了。

不久，我们又看见公民们都跑了出来，聚集在宣言塔的周围。上面贴着成千上万张手书的或者用其他方法制作的宣言，多得难以胜数，原来是人人都写，个个表决心。

王室禁卫军的巡逻队有的举着刺刀，有的开枪扫射，分头驱散集合的群众。

一群群公民抬着死难者的尸体高喊："为死者报仇！""拿起武

器，进行战斗！”

群众纷纷起来抵抗，双方互相射击，到处都用绳子、铁链、杉竿和车辆修起街垒。……射击更为剧烈了。

我们过不去了，只好退回来走别的路。

然后，又传来了整营整连的排枪声，接着是隆隆的大炮声，最后，听到四面八方都是枪炮声，夹杂着钟声、鼓声，还有“拿起武器，参加起义！”的呼喊声！

所有这一切新奇的景象使我心情激动，痛快非凡。欧仁呢？又是兴奋若狂，不停地扯着嗓门高喊：“冲啊！冲啊！这好象就是我们的7月27日那天！”

在继续向前走时，我们遇到了一群群逃跑的人，有的是起义者，有的是士兵。

我们也遇到一批批俘虏，有的是王室禁卫军驱赶着的公民，有的是手拿武器的公民押解着的已经解除了武装的禁卫军。

好几次我们被拦住了，有时是些起义者，他们想要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有时是些士兵，他们想把我们俘虏起来。但是，每次我们都逃脱了。

我们随着群众一齐到了起义广场，坐在围绕着广场的高高的座位上；这里早坐满了看热闹的人，因为全市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是观众，只有三分之一居民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演出中充当演员。

许多起义者已经到了广场，里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穿制服的民卫队和向周围群众发表演说的宣讲员。

我们看见不断地有穿着工人服或市民服的公民、妇女和儿童

带着各种武器和器械前来。

伊加尔骑着马停在广场中央，一面把群众组织起来，一面激励他们战斗。

狄纳罗把站在伊加尔旁边的一名副官指给我看。这人穿得比伊加尔还漂亮，样子象是受了点伤。我一下就认出他是瓦尔摩的祖父。

警钟、战鼓、号角和枪炮不住地响着：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与禁卫军交战的起义者纷纷逃过来，人们把街垒加高了，以阻挡士兵前进。

第一道街垒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抵抗也很顽强，但是，还是被攻下了；第二道街垒也陷落了；第三道就在我们跟前，这里出现了英勇的战斗。大炮在我耳边轰鸣；一位青年把一面旗帜插在街垒上，迎着枪林弹雨挺立了好久，终于，象是中了子弹，倒了下来。

士兵们喊着胜利的口号正要越过街垒时，大钟敲得更急了，正在向起义人民发出紧急警报，号角和战鼓也响彻云霄，激励着战斗的人们。伊加尔率领着他在战地上组织起来的队伍，朝前推进，全体高唱着战歌向敌人猛烈冲锋；禁卫军被击退了，到了士兵们据守的第一道街垒时，战斗更加剧烈了。终于，起义军夺回了这道街垒。呼喊声，号角声和逐渐远去的大炮声，表示起义军正在乘胜追击禁卫军，已经到达胜利广场的边沿。

不久，一切声音都停止了，只是偶然听见几声断断续续的枪响；起义广场上人都走空了，因为这时已到中午，天气炎热起来，大家都回家去了。

三点钟刚过，我们和狄纳薏丝、柯丽拉以及他们两家又一齐到胜利广场去。居民们也都到那里去了，有的当演员，有的是观众，

人数虽多，却井然有序；各城区居民的进出路线和在广场上的座次在节目单上都注明了，每个人都保证有合适的座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用宪兵，也不用密探，只有各区选出来的待人礼貌而又受人敬重的司仪员。

胜利广场非常之大，比巴黎的练兵场还要宽敞。地上十分平坦，铺上了水泥，还洒过水，一点灰尘和泥土也没有。

广场周围高出地面十尺以上，便是一层层清洁、舒适的圆形看台，可以坐一百多万观众；座位上用一些细小的柱子支起一个个轻巧的顶篷作遮盖，看起来就象千万顶帐篷。

伊加拉市六十个区里每一区的居民、外省人、侨民、外宾、各国使节、各级官员，都分别有自己的座席，而且都有不同颜色的旗帜作标志。

光是千万顶帐篷上飘扬着的成千上万彩旗、不计其数的观众以及丰富多采的服装，场面就够宏伟壮观了。

但是，广场中间的舞台，又是另一幅壮丽的情景。台上站满了身穿红黄黑绿各色制服的王室禁卫军，其中有步兵、骑兵和炮兵；女王的宫殿设在舞台的一个出口处，室内外都布满了士兵，架起了大炮。

不久，警钟又响了，枪炮声重新活跃起来，而且越来越近了。到这时，各层看台上已经坐有五六十万观众。将近四点钟的时候，激烈的战斗又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我看见王室禁卫军正在移动，摆开战斗阵势。柯罗拉米德、利克斯多和那些侍臣们穿着华丽的服装，骑着高头骏马来回转游，他

们在巡视队伍，同时费尽气力让士兵向他们高呼万岁。

炮声和枪声更近了，表明王室禁卫军继续在退却，越来越迫近王宫了。

号召起义军冲锋的警钟声、军号声和战鼓声，起义军更加密集的射击声和他们的呐喊声，这种种都表明他们已经近在咫尺了！

王室的前卫部队溃不成军地退下来了。士兵、马匹和大炮乱作一团。

有几座大炮守卫着进口处，不停地轰击；但是，来了几个青年，从门楼的柱子上滑下来，顺着地面匍匐前进，夺取了一座大炮，公民们马上把炮口掉转过来，对着王室禁卫军发射。与此同时，几名人民骑兵象闪电一般冲到附近另一座大炮那里，把它也夺了下来。

现在轮到士兵们在筑街垒了；但是起义者蜂涌而至，有的穿着工人服或市民服，有的甚至半裸着身体，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在大炮的掩护下，猛烈地攻击士兵街垒的中间一段。第一个冲上街垒，出现在它顶上的，原来是个年轻姑娘；她站在随后冲上来的一名穿军服的青年身旁，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旗帜。

起义者看见他们的出现，千万个人登时欢呼起来；敌人的街垒终于拿下来了！

这时候，王室禁卫军的主力出动了，朝着进攻的人压过来。两支军队列阵对峙：一方是密集的队伍，另一方是许多小队；后者里面可以看到骑着马的伊加尔，周围有他的副官们，其中就有瓦尔摩的祖父。

双方又开始枪击炮轰了，但是禁卫军里有几个团队的骑兵和步兵枪口朝下，倒佩军刀，放倒了旗帜，高呼着“人民万岁！”的口号，跑到人民这边来了，起义者则高声回答：“打倒暴政！军队万岁！”。

这时候群众都欢呼鼓掌，大声叫好。

王室禁卫军、尤其是雇用的外国卫队，被自己队伍的倒戈和这一片呼喊声吓破了胆，纷纷躲进王宫，或者四处逃窜。

伊加尔正在身先士卒向前冲锋的时候，好象被一颗子弹打伤了，从马上摔了下来；可是，他很快就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受伤使群众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这时开始进攻王宫了。在冲击和攀登王宫时，进攻部队充分发挥了工兵的作用，也生动地表现了体育训练的优良效果。

在一阵惊人的枪炮声响过以后，王宫终于被占领了。

在王宫的阳台上，一百支军号一齐吹奏，响声直震长空，向人们宣告：起义人民将坐到女王的宝座上了！

人们只见胜利者把一些穿着红色军服或者宫廷装束的人从窗户摔了出来。在观众的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王室的旗帜倒下去了！

不久，女王被她自己的卫队押解着，在一片叫喊和喝采声中带到舞台当中；而那个凶恶的利克斯多，刚才人们还看见他满身是绫罗绸缎、金银饰物，现在却是一身厨娘打扮，在轰鸣的叱喝咒骂声中被押上来了，原来，人们发现他化了装躲在一个柴房里，立即把他逮捕了。

这时候，王宫起火了，一股股浓烟烈焰夺窗而出，冲向四面八方，一些火药堆也爆炸了；在一片耀眼的火光中，王宫的大柱烧断了，不断发出噼啪声，最后，终于轰隆一声倒塌了。

忽然间，成千上万支军号和千百面战鼓的响声震撼了天空，接着又有不计其数的乐队奏起乐曲来，每个乐队也许都由上千人组成，声音特别响亮。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在五万胜利的起义者洪亮的凯歌声中，在目击了他们的战斗和胜利的八十多万观众雄壮的伴唱声中，王权在宫廷的灰烬里覆灭了。

这时，居民们开始由许多战鼓队、军号队和乐队作前导，高唱着自由和祖国之歌，分别回各自的城区去！

我再三克制，才勉强住笔，没有去详细地描述我被这第一天庆祝活动所激起的狂热和赞叹的心情。

第二天：葬礼

祭奠历代殉难伟人、英雄人物和革命先烈

从清早起全市各区都听到了缓慢的大钟声和每响间隔时间很长的炮声，同时，大街小巷都响起了悲壮的鼓声，预示着一场宏伟的送葬仪式即将举行。

所有的公民、妇女和儿童都改穿丧服，国旗都带上黑纱。

到处都有人在阅看或者宣读对历代殉难伟人、英雄人物和革命先烈的悼词。原来，国家号召所有的公民都动手撰写这样的悼词。

到了下午五点，六十个各由四五千人组成的葬礼仪仗队从伊加拉市的六十个区分别出发；与此同时，有七八十万观众前往那个巨大的广场，坐满了那里的看台。

每一个仪仗队都包括有许多鼓手和其他乐师、一群拿着花篮

的年轻姑娘、一群手持花圈的男青年；接着是三支队伍，一队扮演受伤的公民，一队扮演搀扶着受伤公民的战士，还有一队代表因英雄业绩受过表彰的公民；然后，是披着黑纱的白马、载着伤员的车辆、装着灵柩的车辆和运载烈士家属的车辆；最后，是公社的官员和国民军战士，有的步行，有的骑马。

舞台的中央有一个大型的火葬柴堆，周围是一百座祭坛，上面香烟缭绕。柴堆周围挂满了一层层长春花圈，每个花圈上都写上了名字，最上面的一层是献给主要的革命英烈，往下一层是献给历代英雄人物，最下面的一层是献给一百多名历代殉难伟人；三类人区别分明，花圈的颜色各异。

到了六点，便钟炮齐鸣，告诉人们，第一个葬礼仪仗队已经到达。

大队进入了广场，由马匹和车辆前导，排列在柴堆的周围。卸下灵柩的时候，鼓手擂响了战鼓，乐队奏起哀乐，姑娘们撒花，青年人掷花圈，国民军战士全都卸枪降旗，致哀悼礼。然后，仪仗队又开始移动，原路返回，与接踵而来的其他仪仗队擦肩而过，到了原来入口处附近便停了下来，面对着柴堆排列成纵队，姑娘们站在前面，男青年在后面，再次是鼓手、乐队、国民军和马队；排列在最后、靠近看台的是车辆。

步行的伤员、英雄和战士们坐在看台的第一排；官员们也都各就各位。

六十个仪仗队就这样川流不息地进入会场，仿佛是一整个无穷无尽的仪仗队。

这时，带伤骑在马上的伊加尔到来了；接着，是一身丧服的人

民代表来了，他们就排列在灵柩的周围。

那样多的送葬队伍进进出出，变换队形，一直到排列完毕，这场面本身就够宏伟动人的！

好啦，现在仪仗队全都排列停当了！将近八点的时候，广场上出现了极其宏伟壮丽的景象。人们可以看到，中间是火葬柴堆，周围是一百座祭坛，上面是成百上千个花圈和写有名字的飘带在弥漫的烟火中忽隐忽现。再往外是一大圈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舞台的一面是排成辐射纵队的六十个仪仗队；另一面是层层半圆形的队列：最前面的一圈是穿着白色衣服的年轻姑娘，接着是一圈穿黑色衣服的男青年，然后是一圈鼓手队和乐队、两圈穿着制服的国民军的骑兵和步兵、一圈白马和一圈黑马、一圈空车和一圈载着孤儿寡妇的车辆。在这些队伍后面，坐在看台最前面的是伤员、英雄和起义战士，然后是十二圈各行各业的观众；再上去到了最高一层，是无数小帐篷，篷顶悬挂着无数的旗帜！谁都能看见舞台，又都能被人看见；谁都是观众，但同时又是剧中人。

这时庄严的葬礼开始了。

响了信号以后，就听见悲壮、缓慢的钟鼓声和六十个乐队奏出的乐曲声，烟香又点燃起来，浓雾弥漫。伊加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历代殉难伟人、英雄人物和革命英烈献了花圈，然后走上看台坐到他们的座位上；同时，其他一圈圈的人陆续移动，走向柴堆去致敬。

这时候全场出现了一种庄严和谐的情调，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了！那圈少女边向柴堆投掷鲜花，边唱起一首赞美革命先烈、历

代英雄人物和殉难伟人的颂歌的第一段歌词，那圈男青年接上去和着她们唱副歌。然后，轮到男青年们边掷花圈边唱颂歌的第二段歌词，少女们又接上去和着他们唱副歌。接着，是国民军的战士们，他们一面降旗卸枪致哀，一面高唱颂歌的第三段歌词，两圈青年男女又一起和着战士们唱副歌。最后，他们和国民军战士合唱起颂歌的第四段歌词，这回，是全场几十万观众和着唱副歌了！

歌毕，在一百支军号声中，柴堆上方五十尺高空上，出现了一片闪亮的火光，组成了这样几个大字："祖国收养他们的子女和妻子。"

接着，天空又出现了六十颗明亮的火星，照射着那六十组载着烈属的车辆。一百支军号又一次齐响后，全体人民代表、各省的来人、外国移民、全体人民和官员都一致起立表示批准收养的决定。

这时，第一组字消失了，就在高空原处又出现了"光荣归于英雄们！"的字样，接着又是六十颗火星腾空而起，闪耀在英雄们的头顶上。于是，全体观众在洪亮的歌唱和音乐声中再次起立表示敬意。

接着，又陆续出现了"向伤员们致敬！""向战士们致敬！"等字样和一批批新的火星，群众又先后一致起立向伤员和战士们致敬。

到这时候，柴堆在一片钟声、炮声、鼓声、音乐和歌唱声中点燃起来了，它先是冒火舌，一瞬间便变成一片熊熊大火，有时通红，有时发紫，把整个天空和广场照得通亮。

继耀眼的火光之后，是一团团黑烟，大地骤然一片黑暗。可是，空中马上又出现了明亮的火星，重新照耀着那批花圈和写着革命先烈、历代英雄人物和殉难伟人名字的飘带。再往高处的天空，

又由焰火组成几个大字:“我们的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然后，火光熄灭了，但是，仪式原来还沒有结束。因为，不久在五、六百尺高空上又出现了一百个光明灿烂的花圈，悬挂在一百个大汽球下面，由一条发光的带子联接起来，排成一个大圆圈，看去就象一个硕大无朋的巨型花圈。

到此，观众开始向出口的门廊移动了。四周是一片漆黑，暂时还沒有灯光来照明。那六十个乐队呢？则奏着乐分头回自己的区里去。

至于群众，出于爱国情感和对为祖国献身的人们的感激心情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激动和狂热的情景，我就不一一描述了。

第三天：伊加尔荣任独裁官 凯旋之日

除了礼炮和大钟的声音外，这回又加上无数小钟的合奏。这是胜利节日来临的信号。整个上午，只见一个个乐队在穿街走巷，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车，到处都听见军乐、战鼓和凯旋曲。

下午四点钟，几乎伊加拉市和它所属的六十个城区或曰公社的全体居民、十万名外省人、一万名移民(其中有将近八千是黑人或红种人)和两万五千名外宾都聚集到巨大的胜利广场来。

到场的人划分成若干大群。从他们的服装、肤色和旗帜可以区别出是什么人来。看！这边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两千名代表，那边是十万名外省人；这一大群是一万名外来移民，那一大群是京城伊加拉所属六个省的七百二十名省人民代表和下辖的六十个区的全体官员。还有就是两万五千名外宾和各国使节了，他们坐在介于全国人民代表和群众之间的贵宾席上。

人们可以看到，群众坐的看台上最前排是儿童，其次是少女，再其次是青年小伙子，因为他们一会儿全都要到广场上去唱歌跳舞。

不一会，伊加拉六十个城区或曰公社的三十多万国民军步兵和骑兵，连同他们的六十个乐队来到了。乐队都坐在看台上，每一队之间都留下相等的距离，整齐壮观；六十支国民军则排列在广场中央，四向面对着观众。

官员们都穿起最华丽的服装，公民们则穿上节日盛装。什么漂亮的羽饰花朵、华贵的绫罗绸缎和耀眼的珠宝钻石，今天全都穿戴出来了，把全城装点得更加美丽。到处花团锦簇，到处旗帜飘扬。

广场的中央有一位象征着伊加利亚的高大身材的妇女坐在一个高高的宝座上，她脚下四周是那一百座点着烟香的香坛。那么多华丽制服、漂亮羽饰、高头骏马、闪闪发光的武器、晶莹闪亮的钢盔和迎风飘扬的彩旗，的确，再也没有比这更辉煌壮丽的景象了！

我坐在狄纳薏丝和柯丽拉中间，她们的美貌，再加上这一打扮，真象是一对天仙！我心中充满着幸福和希望，便尽情欣赏这一切瑰丽奇景，放怀享受这一切人间欢乐。

钟鸣炮响加上六十个乐队奏起的乐声，宣告庆祝独裁的仪式开始了。

一队由男男女女和儿童组成的起义战士随即进入广场，有的人步行，有的人骑马，手持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的穿着式样不一的服装，有的赤裸着胳膊。他们中有一个人打扮成伊加尔，身负创伤，骑在马上；起义人群都向着他高声欢呼："伊加尔独裁官万岁！伊加尔独裁官万岁！"柯丽拉喜笑颜开地指给我们说，站在伊加尔

身边的就是她祖父。

伊加尔和他的随从在观众与面对着看台的第一排国民军之间空下的通道绕场检阅一周。当他们在鼓乐声中走过时，国民军战士都放低旗帜，举起武器高呼:“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接着，他们又面对着看台，再绕场一周。这时，观众全都起立高呼上述同样口号;至此，欢呼声、鼓声和音乐声混成一片。

然后，伊加尔登上高台，走到“伊加利亚”面前，“伊加利亚”给他戴上一个荣誉花环。这时，全体鼓手都猛烈擂鼓，所有的乐队都同时奏乐，国民军一律举枪致敬，全部旗帜都朝着他放低下来，全场观众一致起立，挥舞着他们的帽子或披肩。整个广场又一次欢呼:“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现在，凯旋仪式开始了。

原来陪同伊加尔一起到达广场的一批起义胜利者，这时从对面的一个入道口重新上场，列队通过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本来一直用一幅大罩布遮盖着，这时才突然揿去帷幕，显露出来。

他们手里拿着或者顺地面拉着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如王室标记、王座碎块、宫廷服装、贵族家徽等等，在大钟小钟的响声中，在炮声、鼓声、号声、音乐声和凯旋曲声中，绕场一周;一路上，从看台上有如下雨似地向他们抛撒无数的花环、月桂和其他的鲜花。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位女王，由逮捕了她的宫廷卫队押着往前走;然后是些大臣，有的穿着绣花边的女服，有的化装成仆人或乞丐;再就是一些贵族，他们的华丽衣服全撕成了碎片，都带一副狼狈相;最后是利克斯多，他穿着厨娘服装，被关在一个用货车载着的铁笼子里，特别惹人注目。

大家见到女王时都沒说什么，可是，一当她的大臣、侍臣、尤其是利克斯多出现，就到处响起叱喝声和咒骂声。

其后，又是骑在马上或者坐着战车的起义队伍。最后面是一辆战车，上面坐着身披华丽斗篷、头戴灿烂花冠的“伊加利亚”，不戴帽子的伊加尔就屹立在她身旁。

凯旋仪式结束了，“伊加利亚”和伊加尔又回到广场中央的高台上，“伊加利亚”仍然坐在宝座上，伊加尔则站在最高的一层台阶上，准备主持快要开始的杂技和体操表演。

平地上竖起了六十根竿子，一批青年轮流着往上爬，直到他们中间有人爬到竿顶为止，然后，又一个个地滑下来。这表演前后历时一刻钟，观众一直是大笑不止。

竿子撤掉了。又出来一批男孩，用背包蒙着头赛跑，大多数人沒有跑到终点就摔倒了，惹得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各种表演一项接着一项，占时间都不多，却使全场一片喜笑欢腾。

接着是青年男女赛车和赛马，然后是马术表演，全都用号声来指挥。

现在该检阅国民军了。这支军队是伊加尔在革命后几天之內组织起来的。眼看伊加尔跃上一匹高头大马，由骑着强悍战马的瓦尔摩的祖父和另外几位将领前后护卫着，很快地沿着国民军与观众中间的通道绕场走了一周。

军事演习开始了。国民军的步兵和骑兵表演了多种多样的战斗动作。

接着，伊加尔在革命后亲手建立和召集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离开了看台，二十人一队，排成一百队，手执一百面省旗和

一千面公社旗，列队在伊加尔和“伊加利亚”面前行进，接受他们的检阅。

然后，代表们围站在一百座香坛四周，宣誓忠于“伊加利亚”和伊加尔提出的共和国和共产社会的宪法；接着，国民军也宣读同样誓词；最后，观众全体脱帽起立，高举双手进行同样的宣誓。

看！现在是两万名六岁到十岁的儿童走下了看台，从国民军的队伍中间穿过，跑到广场中心排成一个圆圈。

男女各半的六万名十岁到二十一岁的青少年也走下看台跑到广场上，在儿童后面分别站成两个圆圈；他们有的拿着鲜花和花圈，有的拿着彩带和花环，有的拿着松柏枝和彩旗。

于是，这八万名舞蹈演员跳起了芭蕾舞、轮环舞和圆步舞，他们的队形和舞步千变万化，而且边舞边向伊加尔和“伊加利亚”抛撒鲜花和花圈，或者挥舞松柏枝和彩带、花环和彩旗。

听！现在是歌唱了！两万儿童先唱，接着是那三万女青少年，然后是那三万男青少年，最后是一百多万人的声音合起来，反复唱着一首赞美共产制度的颂歌。

听，现在又转为音乐了！先是大钟声和小钟乐，接着是市内各广场上同时响起礼炮，然后是五六百名鼓手和五六百名号手击鼓吹号，然后是散布在看台上的六十个乐队开始奏乐，最后，全部乐队带着将近一万件乐器全集中到广场中央，一齐演奏，一会儿是各种歌颂胜利、庆祝凯旋的乐曲，一会儿是欢快悦耳的曲调，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这时暮色开始降临。但是，到处都早已搭好了台子，准备好焰

火，不过在这以前是用花环、树叶和旗帜暂时遮盖起来。这焰火一放，天空立时通明豁亮，火光来自四面八方，纵横交错，五光十色，千姿百态；最后出现了一束你想象不到的光辉耀眼的巨型焰火团。

但是，到这时，庆祝实际还沒有结束，因为，当群众在六十个乐队的前导下离开广场时，他们发现沿街的人行走廊全都装饰着花环和旗帜，平时所见的路灯都代之以煤气彩灯；所有的街道上，公共建筑物的大门前，还有公园和散步坪的树叶丛中，都装上了五颜六色、式样繁多的灯光标语。

我们的庆祝活动并沒有到此为止。回到瓦尔摩家里，大家又到屋顶的露台上去，一面吃着动身以前就准备好的丰盛晚餐，一面又欣赏开另一幅新奇壮丽的景象。

放眼一望，各家的露台都掛满彩灯，明如白昼；一家家都在那里进餐，又笑又唱；露台的栏杆都被灯光照得轮廓分明。所有高大建筑物的屋顶上也都悬灯结彩，在灯光照耀下更显出姿态的美丽雄伟。

不久，那夜幕笼罩的广阔苍穹，又突然被千万朵五彩缤纷的火光照得通红，原来，这是遍布在全城的五六百尺高空上的一百个大气球向四面八方放射的焰火；它们慢慢地消失了，但是，就象骤雨似地向全城撒下了无数的火星和光芒。原来，这是宣布庆祝结束的信号。

显然，在观赏了这里的节庆以后，很难再找到什么使人更赏心悦目的景象了！

第三十五章　节庆　游艺　娱乐　享受

我和欧仁准备在狄纳美夫人家里消磨一个晚上。到她家的时候，发现他们两家人都在花园的鲜花绿叶丛中，迎着扑鼻的芳香在散步乘凉。狄纳薏丝一身园丁打扮，正在栽种花草，儿童们忙着浇水，柯丽拉则在作孩子的指挥，在那里发号施令。

柯丽拉给我做了一个手势，我便走上前去。她低声对我说："你看，她打扮得多俏呵！……她穿上工作服是为了让您知道她穿这样的衣服比节日的打扮还要漂亮呢！您看我不是还穿着出外作客的衣服吗？"

"唉呀，你这调皮鬼！"狄纳薏丝听到了，回了这么一句。

"哼，你这狡猾鬼！"柯丽拉也没让她。

我走开的时候，故意说她们两人都一样漂亮，她们又不约而同地给我来了一句："呵！您真会奉承人！"

"噢，先生们！"瓦尔摩的祖父对我们说，"你们今天精神怎么样？对了，我不是问欧仁睡得如何，因为我敢肯定我的这位朋友一定整夜都在打呼噜。我问的是您，爵士。您还发烧吗？您知道，昨天，还有前两天，您也象我们可爱的欧仁那样，有点疯疯癫癫了；噢，不！我的意思是说……高兴得有点狂热，"说到这里，他微笑

了一下,"因为我们的国庆活动好象使您激动得有点发烧似的。"

瓦尔摩接上去说,"可是当你头顶上是火光,左右是两股火团,简直都让火包围住了,哪能不发烧呢?"

"哼,孩子啊!"老人笑着说,"你这话幸亏没让狄纳薏丝和柯丽拉听见!"

"我说,爵士先生,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伊加利亚的国庆不如你们英国的国庆那样热闹?"

"呵! 当然是这样啦!"欧仁大声说,"英国的节日可是热闹了!不过那只是对贵族而言,他们要穿上华丽的礼服,坐着堂皇的马车,上王宫去出席盛宴,在那里心中乐得开花似地排上队伍,一连等上几个钟头,才受宠若惊地得个机会觐见国王和王后,必恭必敬地表达一下自己敬仰爱戴之心; 如果王上有子,还要向那摇篮里的婴孩敬上一礼。贵族们还可以出席大型的音乐会,上教堂去听四五百名乐师的合奏,其好处是保证可以得上伤风感冒; 还有赛马会,不少人可以为赌马而倾家荡产; 还有阅兵典礼,无非是打上几声枪炮便完事;还有就是在金壁辉煌的宴会厅里狂饮烂醉;或者在花园里大吃大喝;……至于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节庆可言。没有!根本没有! 要说有的话,也不外是在行会守护神节里举行一些迎神活动,或者在国王诞辰那天看一看那些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彩灯,或者,极少数能够牺牲得起一天工钱的人也不妨在这一天跑去观看一下贵族们的华丽的车马、服饰和猗欤盛哉的护从行列。"

"那么您呢,欧仁?"老人对他说,"比起你们法兰西的节日,我们的节日又怎么样? 是不是也不象你们那么热闹?"

"噢,当然啦! 法国的节日可是热闹呵!"没等欧仁回答,我就

先抢着说了，“对于国王，不管他是查理十世还是拿破仑，那是都要百般逢迎歌颂的；对于王子，无论他是个小毛孩还是胆小鬼，都要当成英雄，为他盖起一座座凯旋门。贵族们呢？有节日的舞会和晚宴。不错，群众可以去参观阅兵典礼，但是，根本就看不着；也放了点零零星星的焰火，但是，需要挤在人群里翘起脚跟，伸长了脖子，才能稍微看到那么一点点，而且还得冒着被憋死、挤倒和掏包的危险！对了，我还忘了那些宪兵呢！到处你都能看到他们在侮辱观众，给观众找麻烦，动辄还把人给抓走！我还忘了那些施舍给穷人的腊肠和酒呢！目的无非是好看看他们怎么打架斗殴，怎么醉后出丑，大概也算一件赏心乐事吧！对了，我还忘记了那著名的七月革命纪念日呢！……的确，七月革命节，那才是真正盛大的节日呵！……”

“唉！”欧仁悲切万分地说，“请您就别提那七月纪念日了！我们再也没有那样的纪念日了！也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革命纪念日，因为我们只是在伊加利亚才看到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纪念日！

“这里的庆祝才称得起是在纪念革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背叛自己功业的民族；看到的是一个在革命街垒中诞生的政府，它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来历，没有抹煞起义公民的英雄业绩；它不是填平自由人民射向专制暴政的枪炮所留下的枪痕弹孔，不是把一场光荣而正义的革命当成一场灾难加以抛弃，不是把胜利者封为英雄以后又把他们一一流放和处死；它丝毫不怕起义宣言，不怕战斗呐喊，不怕群众暴动，也不怕回溯当年王军在阵前逃跑和禁军背叛暴君的往事。总而言之，这个政府不是以宫廷庆典来代替对人民为了争取幸福和解放而流血牺牲创建起来的伟大事业的纪念！”

“喂，我亲爱的朋友！”老人说，“我坦白地对您说吧，我觉得您

这是有点缘木求鱼了！您怎么能期待王室和贵族愿意人们怀念群众起义和人民革命呢？沒有人民自愿参加的节庆，怎么可能是眞正盛大的纪念呢？我们这里的革命纪念和各种节庆都是由共和国来组织，由人民自己动手安排的。它们都是为人民而举行，并且由人民以他们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来准备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狂欢节；是我们的大型业余剧院，演出的是一出由整个人民大家庭合演的历史活报剧。”

“唉！这我们也曾经盼望过……”欧仁回答说。

“你们也盼望过？可怜的欧仁呀，你们还得盼望下去呵！您知道，我们也曾经盼望了很久呵！等的时间太长了，希望又沒有实现，所以，我们的全体人民和我们的舆论界一度简直以为绝望了！”

“可是，您了解吗？爵士，”老人又转过来对着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公民愿意、而且也能够充当这出政治剧的演员呢？为什么我们的节庆能够这样庄严盛大呢？”

“当然啦！我当然完全了解啦！”

“不！不！”狄纳薏丝和柯丽拉一面朝我们走来，一面笑着说，“他不了解！他不了解！”

“是吗？我眞的不了解吗？小姐们，好吧，你们就看看我究竟了解不了解吧！我虽然沒有听人家说过，但是我却知道，所有的节庆，比方说革命纪念日吧，都是有专门法律规定的，这法律又是根据一个公共节庆委员会在参考了古今一切民族的节庆以后拟出的草案制定的；法律通过后还提交全民批准。因此，完全可以说，节庆是由全体人民自己规定和组织的；可见，人民那样乐意地分担各项节庆任务，也就沒什么好奇怪的了！这都不是人家告诉我的，但是，我确信一定是这样！”

“太好了！太好了！您说得完全对！”在场的人都这样说。

“因为法律上明确地规定了庆祝典礼需要那样多的歌手、舞蹈演员和乐师，所以在教学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训练所有从五岁到二十一岁的孩子都能够在庆祝典礼上唱歌、跳舞和演奏乐器。这些，也沒有人告诉过我，但是，我确信一定是这样！”听到这里，大家鼓掌就更起劲了。

“我也十分清楚，人民希望在参加庆祝的时候，到处都不见灰尘，不见泥泞，沒有宪兵，沒有密探，希望座位上有罩棚，坐起来舒服，哪个座位都能看到演出，而且大家都看得一样清楚。这些他们的确都做到了。

“我也完全知道，所有的庆祝仪式都象演一幕戏剧似的，有它的政治目的和教育意义，绝不是为了什么个人乐趣和谄媚讨好某一个国王，而是为了人民的欢乐，为了发扬过去的光荣，歌颂人民的幸福。

“我不但惊叹你们节庆仪式规模的盛大和场面的壮丽，而且也十分赞赏你们秩序井然、准备周到和高度的组织技巧；还有……哦，对了！我不知道对你们共和国该怎么形容才好……”

“您对于共和国制度的好感和热爱，好象是大有增进了！”柯丽拉说。

“的确，”瓦尔摩说，“欧仁的民主情绪和这位爵士比较起来，都快要逊色几筹了！这倒是一个天大的奇迹！我们完全可以夸耀，正是我祖父、狄纳罗、欧仁和我几个人大大地促成了这种奇迹般的转变的呵！”

“嗯，您可忘了，另外有四个人对他这种奇迹般的思想转变所起的作用，比我们几个人还要大得多呢！”欧仁说，“这四个人就是

共和国、共产制度，还有……”

“还有另外两个呢？”瓦尔摩问。

“你们难道不知道是谁吗？”欧仁反问说。

“把他们名字说出来！把他们名字说出来！”

“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狄纳薏丝和我！”柯丽拉高声喊道。

“不是！……”

“是的！……”

那可怜的欧仁被柯丽拉和狄纳薏丝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说一句俏皮话来圆场，声称对付这两位姑娘简直比抗御两名拳击冠军还要困难！

“你们笑吗？”祖父说，“你们要知道，孩子们！你们倒确实是应该向这两位姑娘学习学习，你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象柯丽拉那样拟出那么激动人心的起义宣言，也没有人能象狄纳薏丝那样写出那样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篇来！”

于是，我们就念开了狄纳薏丝的诗和柯丽拉的宣言，还读了狄纳罗的一篇宣言。其实，狄纳罗写的那篇是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却故意加以挑剔，拿他开玩笑，反过来却极力称赞两位姑娘的作品，惹得隔壁花园里乘凉的邻居也跟着笑起来了。

瓦尔摩给我们解释说，共和国号召所有的伊加利亚人都动手写些这类有关这三天节日的作品，有大批已经传阅过了，其中不少写得非常出色。这些作品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阅，从每一类作品中选出最好的十篇，在节日后不久公布表扬，并且印刷出来，分送给大家。

话题又转到别的节庆和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了。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在起义广场或胜利广场举行。瓦尔摩给我们说，有时候在那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男女工人按行业聚在一起，带着各自的旗帜，进行各种表演；有时候是所有的马匹、所有的车辆或者所有的狗在那里表演。他还说有的时候人们又在广场上砌上池子，引进十尺深的水，于是就可以看到许多的帆船、汽船、小艇和游泳的人浮沉其间；因为船多人众，形状不同，动作各异，加上色彩缤纷，旗帜多样，场面确实非常壮丽。冬季的滑冰活动，又提供另一番优美而风趣的景象。

狄纳罗这时说："你们已经看到共和国不但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胜过君主国，而且在节庆的壮观和高雅方面也压倒了君主国。

"其实，在公众游艺和私人娱乐方面，共和国也安排得比君主国优越得多，因为，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我们都研究过，都十分了解；我们从中吸取好的，扬弃坏的，创造自己新的娱乐形式。

"另一方面，我们对娱乐是十分重视的。我们认为，应该善于运用仁慈的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感觉官能来享受安排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财富。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用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无价之宝，即理性，来支配我们的一切娱乐活动。

"因此，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和别的国家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游艺和娱乐，但是没有一项是有害于人的，而且，都由共和国来供给人民从事娱乐所必需的场所和用具。

"共和国甚至并不禁止豪华和舒适。因为，我们不应该把适当的享受视为奢侈浪费。但是，我们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合情合理的基本原则：第一，一切娱乐都由法律加以规定，或经人民批准；第

二，只有在生活上具备了必需和实用的东西以后，才能考虑到舒适问题；第三，必须是所有伊加利亚人都能平等享受到的娱乐活动，才允许举行。

“因此，我们在建造公共建筑物之前先修建工厂；在装饰我们的客厅之前，先给卧室配备家具；在纺织丝绸之前先制造毛呢。我们允许骑马游乐是最近二十年的事，儿童骑马游乐更是最近五年才有的事。现在，我们只能每三十二家人共用一间枱球室；十年以后，就每家的房顶露台上都要安上一张枱球桌，既供娱乐，又作餐桌使用。不久，我们街道上的人行走廊都将改成花园，或者至少用盆景花束、绿叶翠枝装饰起来，使人走过时感到心情舒畅。

“历史上波斯国王曾经悬赏征求新奇的娱乐方式，我们也和他一样，号召所有的公民提出改进娱乐方式的建议，设计新的娱乐方式；但是有一点不同，在专制国家里这样做，是为了给专制君主增添寻欢作乐之道，而共和国却是为了丰富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至于贵族，比方说英国的贵族吧，他们本来就把娱乐设备几乎独占起来；而星期天又禁止一切娱乐，但此外的六天，能够抽时间娱乐的当然只有富人和游手好闲者。结果，英国的群众怎么办？除了到酒馆去喝个酩酊大醉，好忘记自己可怕的苦难以外，就没有别的娱乐消遣了。相反地，伊加利亚的人民却受到共和国母亲般的疼爱和关怀，每天都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要幸福，甚至比世界上任何贵族都要幸福！”

“啊！是啊！幸福的伊加利亚！”欧仁一面说着一面长嘘短叹……

他这一感叹可引起了我们的哄堂大笑。

这位狂热的爱国者,被我们取笑得几乎快生气了,就连珠炮地向我们发表了一通爱国主义理论,发泄自己的情绪,大家只好噤若寒蝉,唯独那位老祖父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叫好。

第三十六章　殖民

我在节日庆祝会上看见过一万多名外国移民，肤色几乎都是黑的、棕红的或是紫铜的；此外，我又听说过伊加利亚邻近的一些未开化民族有许多特殊的风俗习惯，以及伊加利亚的殖民地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展着，因而，我请瓦尔摩给我们详细地解说一下他们的殖民制度。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殖民地。”他对我们说，“但是，由于我们预见到有一天我们可能人口过多，所以很早就准备在一块几乎荒无人烟的肥沃土地上开辟一个殖民地；这块土地当时只有一些人数很少的野蛮部落在居住，所以我们还准备在这些部落中推行一个规模庞大的教化计划。

“为了更好地达到这双重目的，我们和邻近的盟邦协商，向他们提议建立一个共同的殖民地，各自把为数相等的家庭移殖到那里去，规定他们的子女只能和不同种族或血统的人结婚，使他们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为了给这个计划的实行做好准备，我们曾经从外国要来一批最优秀的儿童，让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长大，准备以后把他们送到殖民地去。

“同时，我们与各盟国协调一致地采取一切方法来使当地的野

蛮人喜欢我们，愿意接近我们。为了不使他们感到不安和害怕，我们先派一些老人和儿童去那里，给他们带去各种礼物，在那里定居下来，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就这样，我们终于吸引了野蛮人，并且把其中若干人、甚至还有一些儿童领到我们国家来，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让他们参观一切可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事物，教他们学会我们的语言，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他们带回去各种良好的印象，就大大有助于使他们的同胞信任我们，对我们抱好感。

“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我们并没有灰心。经过耐心细致和坚持不懈的工作，这个办法终于完全成功，那些野蛮人几乎把我们当成降福的神明一样地崇敬和钦佩，一再恳求我们的人住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创造更多的福利。

“因此，我们根本没有使用过什么暴力，便创造了各种条件，使我们足以判定已经适于开始殖民了。……我们的移民一定居下来，我们便派遣更多的宣传人员前去邀请更多的旅行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让他们参观我们劳动，但并不要求他们也劳动；只是让他们亲眼看看劳动所创造的丰硕果实，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也自愿参加劳动了。到现在，还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已经开拓了一大片和伊加利亚一样繁荣的殖民地。我们已经给七八个小部落带去了文明；今天，它们的文明程度已经可以和我们不相上下了。我们传播了文化，并且要让它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说句实话，我们为此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财富。我们援助野蛮人，其实为的是使他们同意我们去给他们缔造幸福。但是，这样做所得到的报偿又是多么大呵！我们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获得一个新的伊加利亚，使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为人类继

续征服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区做好准备。”

听到这里，欧仁高声地说：“我们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一面夸耀自己的文明，一面又购买奴隶，也就是说，我们鼓励强盗匪帮去抢劫男子、妇女和儿童，然后我们买过来，虐待他们，强迫他们劳动，用他们的血汗榨取糖和咖啡！

“为了掠夺野蛮民族或半开化民族的财富，我们把它们整个部落整个部落地消灭掉！

“为了霸占一块殖民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我们重演古代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西班牙人侵占美洲的恐怖历史，大肆烧杀抢掠！

“我们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我们的马鞍上，好象我们竭力想使自己变得更凶暴残忍似的！”

可怜的欧仁恼怒羞愧得满面通红，使劲用手遮掩着自己的脸。

第三十七章　宗教(续第二十章)

上次我们议论宗教问题时，曾经把伊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因此，我一直在催促瓦尔摩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总是避而不答。现在,他总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谈得非常有趣,甚至还涉及到法国和英国的情况。

由于欧仁已经把这次谈话写入他的日记，而且他又是这次辩论的积极参加者,所以,我就采用了他的记述。

欧仁日记摘录

宗教

威廉曾经要求瓦尔摩给他讲解一下伊加利亚的宗教制度，因而引起了下面的一场辩论:

瓦尔摩对威廉说,“我曾经给你谈到过,起义胜利两年以后,当革命已经取得不少成就的时候，伊加尔就建议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一次大型的宗教会议，来讨论有关上帝和宗教的一切问题。这个会议是由全体教士选出的教士代表、全体教师选出的教师代表,以及最著名的哲学家、道德学家、学者和作家等组成的。

“这个会议不但其成员集中了一些学问渊博、才智过人、公平正派的人物,而且还向全体公民征求了个人意见。

“一共用了四年时间来讨论研究各种观点，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经过大多数同意决定的，而且往往是全体一致通过。

“好啦！现在你不妨设想一下，会议召集起来了，它将在一段长时间里讨论和决定各种问题；设想你正列席这次会议，亲眼看着他们在那里开会，听到他们在发言……好！现在注意了！要定睛看着，细心听着，千万别打断发言！有什么意见你可以以后再提……现在可光是听着！

“‘究竟存不存在一位上帝？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初因？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初因所产生的结果呢？’

“他们用起立方式进行表决。请仔细看：

“全体与会人都起立了！

“现在进行反对表决，还是仔细看！这回大家都坐着不动！

“‘你们见过这位上帝吗？’

“全体一致说：‘没有！’

“‘人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吗？’

“全体一致说：‘不知道！每一个民族都赋予上帝以各自的形象，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上帝形象！’

“‘人类是不是依照他的意旨创造出来的？’

“‘我们倒是愿意相信这一点是真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宗教会议是否相信摩西启示录里说的他是由上帝按照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呢？’

“全体一致表示：‘不相信！’”

“什么？”威廉这时插嘴嚷道。

“宗教会议既然一致地表示不相信这点，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还是听听他们说的理由吧！……

"'宗教会议相信圣经是人类的作品吗?'

"'相信!'"

"什么?"威廉又嚷起来了。

"你看见吗?出席会议的人都站起来了,你马上就可以听到他们提出的理由了。

"'宗教会议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话吗?'

"'不相信!圣经并不比童话故事、术士魔言、鬼怪小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以及神话、寓言更为可信!'

"'宗教会议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神明吗?'

"'充斥地球上的无数种宗教,都是人们为了支配和统治人民而想象和建立起来的……一切主要宗教的创始人,如中国的孔子、鞑靼的喇嘛、日本的道教、印度的婆罗门和释迦牟尼、波斯的祆教始祖、埃及的亚齐里斯和伊齐斯、迦太基和希腊的丘必特和他的家属、克里特岛的米诺、犹太的摩西、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罗马的努马、欧洲北部的欧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秘鲁的芒柯·加巴克,以及其他别的国家所有一切宗教的创始者,都是有天才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无非是人,无非是他们国家里的立法者、学者或统治者。

"'耶稣基督曾经在本国受到轻蔑,遭到刑罚,被哲学家们,也就是有学问、有教养的人们排斥达三百余年之久;他显然也只是一个人。不过,由于他表现出对人类幸福的献身精神,由于他宣布了平等、博爱和共产制度的原则,所以,理应居于人类的前列。'

"'那么,世界、特别是人类,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为什么人要遭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呢?'

"'这点,我们也丝毫不了解。'

“‘那么，应不应该把圣经看作一本杰出的著作呢？’

“‘不应该！在野蛮无知的时代，圣经可能还是有用的，因为其他的书籍都比它更坏；但是，到了今天，圣经里就只剩下某些道德信条还算是可取的，至于其余的內容，都已变成错误明显、荒诞不经的了，甚至是猥亵和不道德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例如说，它教导人们说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运转，后来人们却发现并且证实了事情恰恰相反，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摩西和耶稣基督在他们那个时代那样说是对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奢望自己的著作将永垂不朽，並沒有准备给未来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提供万古不变的信条。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绝顶荒谬的事情。’

“‘宗教会议相信存在一个天堂吗？’

“‘那些可怜的被压迫民族才需要相信有一个天堂存在；但是，对我们来说，因为一般地除了疾病或者精神上的痛苦以外，不存在任何别的苦难，而且我们希望那些遭受不幸的人能够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从中吸取力量来忍受他们当前的痛苦，我们也就沒有必要相信什么天堂。’

“‘宗教会议相信存在一个地狱吗？’

“‘遭受暴政迫害的人们，才需要相信存在一个暴君们将在那里受到惩罚的地狱。这种信念对他们是有用的，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但是绝不应被这种信念所麻醉，不能因此而不去亲自动手惩罚暴君。地狱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压迫者因为害怕入地狱而不敢胡作非为，可惜的是，压迫者自己并不相信有地狱；相反地，他们却力图使被压迫者相信有地狱，使被压迫者不敢自求解放。在我们伊加利亚，既沒有暴君，又沒有罪犯、也沒有坏人，所以，我们

不相信有地狱，它对我们毫无用处。'

"'宗教会议相信圣人、神明、教皇及其绝对正确性[①]吗？'……"

威廉这时高声嚷道："嗨！这个，我看你就不必把他们的答复说出来了！……老实说，你们的宗教并不是一种宗教！你们并没有宗教！"

"那么，照你的意思，什么是宗教呢？"瓦尔摩反问说。"是不是一定要信仰的是一位具有人的形象、人的习惯和人的感情的上帝才算宗教呢？因为你相信了摩西所说的那个心胸狭窄、吹毛求疵、喜怒无常、擅长报复和刻薄残忍的上帝，所以，凡是不相信这个上帝而相信别的上帝的千千万万人，在你看来，都是不信奉宗教。如果你没有打断我，你本来就能听到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宗教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因为，会议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宗教对伊加利亚人究竟有没有用处？会上一致的回答是：没有用处！……显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是指自成一个体系并且具有特殊仪式的宗教。由教士代表、教师代表和国内一些最杰出的人物组成的宗教会议，或者也可以说由全国人民组成的宗教会议也回答说没有用处，那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看，宗教会议的回答是有道理的！"我(即欧仁)接着说，"威廉，你看呢？我们来分析分析怎么样？

"宗教会议既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明，不相信圣经来源于神明，不相信给摩西启示的神明，也不相信存在一位具有人的形象、能够赏善罚恶、接受祈祷的上帝，难道你还硬要这个会议假装相信这些说法，硬要它采纳这种想象出来的宗教，硬要他命令人民相信这种宗教，硬要它用这种信仰来教育儿童以及硬要它承认本来错误和虚假的东西是正确和真实的吗？

---

① 1870年主教会议规定：教皇对教义的解释绝对正确，不容更改。——译者

“而且，要命令伊加利亚人民相信这种宗教，难道办得到吗？因为，宗教会议可以说实际上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是受过教育，通明事理的。一句话，人民既然不相信宗教，你就不可能命令他们相信。

“用这种信仰来教育儿童，不也是完全近乎不可能的吗？因为孩子们的父亲本人就不相信宗教，而且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始终根据理性和眞理行事的人，如果用虚构的宗教去欺骗儿童，岂不是在效法拜物教徒、多神教徒、伊斯兰教徒和贵族吗？岂不是与革命和进步背道而驰吗？

“给儿童灌输一种成年人自己也认为荒谬的虚妄的信仰，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好处，但是也是弊多于利。因为谬说、谎言和迷信只会使人变得愚蠢无知，而伊加利亚人却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又比如，对于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伊加利亚人来说，害怕入地狱会有什么好处呢？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哲学的最完善的概括，不就是见诸行动的最纯洁的道德吗？它不是已经最彻底地实现博爱原则了吗？它本身不就体现着最高尚的品德吗？一切宗教不都是标榜它们的目标是为人类缔造幸福，但是却又从来没有做到吗？共产制度不是已经事实俱在地实现这个目标了吗？总之，这种耶稣基督曾经宣传过的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最完善的宗教吗？威廉，我再问你一下：伊加利亚人既不想犯罪，也从来不犯罪，既不需要刑法、刑庭和监狱，也不需要神甫的责罚和地狱的审判来维持秩序和正人律己；你不妨说说，对这样一个幸福的民族说来，相信共产制度以外的任何宗教，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时,瓦尔摩也对威廉说,"你恐怕一定会说,共产制度还不能使人免于疾病和某些别的灾祸,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便可以给人一点安慰。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我可以回答你:共产制度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疾病和灾祸;通过教育,人们完全有足够的力量来忍受这些不幸,而且,一般地说,仅靠理智就足以忍受这一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还存在着疾病和某些灾祸,所以法律才允许人们进行祈祷来期望生活更为幸福,法律也才规定要建造教堂和设置从事劝导和安慰工作的教士。"

"你们的教士不过是宣传理性的教士,"威廉回答说。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最有理性的人,"瓦尔摩反驳说。

"你们的法律,还有你,统统都是无神论者!"

"唉呀!这帽子多吓人啊!"瓦尔摩说,"要是以前,光是这个罪名,我们就得让人给活活烧死啊!我看,还是听听我们的解释吧!我们千万别象传说的那些傻瓜一样,彼此先打一通架,等到两败俱伤之后,大家一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彼此并没有什么分歧。你说说,依你的理解,什么叫无神论者呢?如果你认为谁要是不相信存在一位象丘必特那样具有人的形象的神明,或者不相信有一位象摩西所说的那样的上帝,就是无神论者的话,那么,你在伊加利亚确实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无神论者。如果你对他们有点害怕,那你还是赶快逃走,因为,就在这房子里,你便可以看到好些个,他们也许随时都会把你吃掉!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所谓的无神论者是指根本不相信任何一种上帝的人,那么,在我们当中你却一个也找不到。

"弄清了这个区别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法律既是主张无神论,又是否认无神论。不过,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从来还没有一种法律象我们的法律那样更具有宗教性的了,因为我们的法律都是以

共产制度为基础，法律唯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指欧仁）接上去说，"而且我十分痛惜我自己的国家没有能够通过它多次的革命，建立起一种以共产制度为基础、只关心人民幸福的宗教。"

"哼！"威廉回答我说，"谁都知道，你们法国人全都象您一样地天真可爱，富于想象力；你们都是怀疑论者，都不信宗教，都是无神论者！一到星期天你们就跑去看戏，逃避做礼拜；特别使我气愤的是连你们的那些国王，也故意违反神圣的礼拜日戒规，为了自己能在宫廷寻欢作乐而支使人们在这一天里工作。因此，在魔鬼撒旦的地狱里，早就给你们留下了不知多少位置了！"

"您就放胆地说吧，我的好爵士！"我对他说，"别害怕呀！使劲说下去呀！拿出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来，把我们统统都打入地狱去吧！因为我们竟然糊涂到想当哲学家，居然敢拿神明开玩笑；因为我们竟然愚蠢到敢于亵渎那位在教皇和神甫的协助下杀戮了十万名宗教改革者的虔诚万分的查理九世，愚蠢到敢于辱没那位在他的耶稣会教派的主教和牧师的合作下，枪杀了千万名巴黎市民的忠于上帝的查理十世！

"说吧！您就说下去吧！象您的有些同胞那样，骂我们法国人是法国狗，却不自知这样做是在充当压迫者的工具吧！

"不过，既然您责备我的同胞是无神论者，那么，我也要说你们英国人也是一样地不信上帝。既然您向我挑战，为了自卫和反击，我当然要奉陪了！

"首先，我亲爱的朋友，爵士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个小小的问题。我并不想问您在伦敦或者在英国其他地方为了讨好上帝，星

期天是不是宁可一整天闷得发慌，光打哈欠，禁绝一切消遣娱乐，而一定要上教堂去做礼拜；我只想请您告诉我，当您在巴黎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礼拜天是不是也同样地躲开一切娱乐和消遣，一定要去做礼拜？”

“当然不是啦！”

“那好啦！我眼前马上就找到一位不信宗教的人啦！……”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

“我说，我找到了一位现成的不信上帝的人，一位无神论者，我可以给您证明这一点。

“在这以前，我请大家允许我给你们讲一段我个人的小小经历。

“大家可要加倍地注意听！”

我接下去说了：“可怜的威廉并没有料想到，我这个被他随随便便就打进地狱的人，在年轻时代也曾经对上帝虔诚到狂热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我讲下去……”这时，大家都显得非常惊讶。

“……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教区里有一位可敬的神甫，非常赏识我，想把我培养成一名教士，就下尽力气来启导我，终于使我相信：上帝是肉眼常开，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没有他的支持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不过，只要真心诚意地祈求他，就能得到他的帮助；为了讨他喜欢，你自己甘愿吃什么苦，他都会很高兴。这时候，我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信仰他；在所有虔诚的信徒中，我是最纯洁、最热烈的一个。但是，现在结果又如何呢？请您好好听着，威廉！

“当时我好象随时随地都看见上帝的那只眼睛，一只硕大无朋的眼睛，睁得大大地老盯着我(哄堂大笑)，这只从天上往下看的眼

睛叫我害怕极了，因此，哪怕是在黑暗的角落里，我也不敢做任何可能遭到他惩罚的事情。……我上学的时候，因为相信沒有上帝的帮助就写不好作文，所以就满怀信心地向他祈祷，并且先在胸前画个十字；为了不让别人发觉，便故意拉长四道手势的间隔时间（又是哄堂大笑）；其实，要是我相信这样做完全必要的话，就用不着这样偸偸摸摸了。……当我散步回来饿得要命的时候，尽管饭桌上有我最爱吃的菜，只要我想到不吃那个菜就能使上帝高兴，我就高高兴兴地放下那个菜不吃……（又是哄堂大笑），每当我发现我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哪一位年轻姑娘，我马上就画个十字，祈求上帝帮助我打退魔鬼的诱惑。”（最后这句话使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那么，您是怎么样才摆脱这种状况的？”瓦尔摩问我说。

“我一位同学的爸爸和我谈过一次，这位善良的老人的一席话使我重新把事情仔细地思索了一番，这疯癫症才总算治好过来了。说句实话，我当时不说已经发疯了，最少也快了。我原先是以满腔的热诚来祈祷上帝，跪在地上恳求他，合着双手央告他，就盼望他能用什么办法给我显一下神迹，比方说眨一眨眼睛吧，也好让我认识一下眞理；我向他许愿说，一定要把我一生的每时每刻都奉献给他，只要他有所嘱咐，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我记得，我还祈祷说：‘啊！我的主啊！全能的主、慈悲的主啊！我求您象人们说的您在摩西身上显圣一样，再度降灵人间吧！请您显显圣灵，从天国给我们下赐旨意吧！我心确信，人无例外，都将如我一样匍伏在我主您的面前，如我一样听从您的吩咐；行将进入地狱受惩的人们也将因此得救！……万能至圣的上帝啊！善良公正、大慈大悲的主啊！我天国之父啊！求您降灵赐谕，救救您的孩子吧！！！’”

“后来呢？”瓦尔摩逼着问道。

“但是我看见的那只大眼睛却一眨也不眨。从此,我也就不相信他了,而且,心里连点疙瘩也沒有,完全心安理得。”

“要是您今天还相信的话,那……”威廉对我说。

“要是我今天还相信?那……那我一定立刻跪倒在至圣的天主面前,一定马上去做一切能够使他喜悦的事情,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会杀死您,亲爱的爵士,我会把柯丽拉和狄纳薏丝也通通杀掉。只要我认为你们的死会使上帝高兴,我就会这样做;要不然,我也一定会求他点化点化你们,让你们改邪归正,回过头来相信上帝,也好拯救你们的灵魂。或许,我也会象有的圣徒一样,为了拯救那些异教徒不致堕入地狱,在他们头上先洒上几滴圣水,然后把他们杀个精光;因为,据说这样他们到了阴间才能得享永恒之福。实在沒办法,我就跪在地上叩头,祈求我主来开导开导我的祖国,开导开导人类。

“至于那些被您责备为效法自己的国王,在礼拜日只顾寻欢作乐的法国人,要是忽然信起上帝来,那您瞧吧,他们一定会马上跪倒在震怒的天主面前恳求恕罪,或者赶紧跑到教堂里去想法平息圣怒。

“倘若全世界的人都忽然听见天上果然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们,那您也看吧,万国子民也一定会同时下跪,匍伏在他们的天界神主面前!

“可惜的是,我的同胞们对上帝并不比我虔诚多少;这点,他们并沒有什么过错,我也同样沒有什么过错。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君士坦丁堡或者伦敦出生和长大,我们准都成了伊斯兰教徒或者新教徒,就象您和您的同胞如果碰巧生长在巴黎或罗马就一定会成为天主教徒一样。我的同胞们讥笑那些宗教狂,而后者则把他们革出教门!

“而您呢？虔诚的爵士，现在该回过头来说您了；方才您笑我疯狂，您责备我们不信上帝，我原来就说过要证明您也是不信上帝的，现在我就来履行我的诺言，给您证明证明。

“我只要您回答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在巴黎的时候不象在伦敦那样牺牲自己礼拜天的消遣呢？为什么您在英国到了礼拜天连音乐都不敢听，可是到了法国，礼拜天却上歌剧院去呢？……您回答呀！……我等着听您的回答呐！……哈哈！您说不出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吧！……其实，这是因为您不相信应该有礼拜天，不相信上帝确实用了六天时间来创造世界，第七天便用来休息，解除自己的疲劳，也不相信上帝曾经授意一个犹太人纪念创世主的这个安息日，并且让他有机会就向其他人传达这个意旨。有意思的是，尽管创世主自己从此就永远休息下去，他却要这个犹太人纪念完礼拜天后，下个星期一还应该重新开始工作。

“由此可见，您是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启示录，不相信摩西，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确实是这样，爵士！尽管您这样善良，尽管我非常喜欢您，我们也非常敬重您，但是，您却是个无所皈依、不信宗教、目无上帝的人呵！可怜的爵士啊，您早晚一定会进地狱的！”

瓦尔摩和狄纳罗听了心里十分痛快，便连声地叫好。

接下去我又说：“老实说吧，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真诚相信上帝并且象我以前那样时刻看见上帝那只大眼睛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地虔诚，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象我们在法国的沙朗东和英国的贝特兰神经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疯子那样疯疯癫癫的，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得象印度人甘愿躺在载着他们佛祖的巨大塑像的车子下被压得粉身碎骨那样地狂热，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异教徒烧杀殆尽，我甚至也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那位下议员安德罗为什么觉得光是邮局礼拜天不送信还不

够,竟然要求制定一条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禁止私人马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在街上通行的法律。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您对关乎天堂地狱这样的大问题如此地漠不关心,满不在乎,竟然敢在礼拜日上巴黎歌剧院去看戏！不！亲爱的爵士先生，您绝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当您到你们称之为大不列颠的那颗小沙粒上的那个小小王国的王宫里去觐见国王陛下时，你又是激动又是慌张，对吧？可是，当您走进一座教堂去拜谒那位王中之王，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民族之君，尘世和宇宙之主时，您却无诚惶诚恐之感！您看，高尙的爵士先生啊！这不就证明您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吗?！

“为了您自己的一星点小事,您可以不辞辛劳,费尽唇舌,书信不辍,到处奔跑,可是,对事关您永得拯救还是万劫不复的大问题,您却丝毫无动于衷，一点不放在心上。爵士先生！这不也证明您是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吗?！

“可是,您往上瞧瞧吧！穿过那天花板,在那王天高处,我看见上帝的那只大眼睛正在盯着您呐,就等着您向他祈祷,他才肯给您那英国降福呐！怎么？您还不赶紧下跪？还不赶紧祈祷？您难道沒看见他那只眼睛吗？嗨,我亲爱的爵士啊！这沒什么,无非是因为您不相信上帝,不信宗教罢了！其实，您装作信仰上帝，而且还显得那样地虔诚,不过是想考验考验我们罢了！”

我提出的每一个论据，都博得了在座的每一位先生的鼓掌声和欢笑声。

瓦尔摩接上来说：“威廉也许会象许多神甫和贵族那样对您说:‘我们呀,我们这些人可不致于愚蠢到眞的相信上帝，但是，您总得叫老百姓相信呀！因为，老百姓都是些想把我们吞食掉的愚

昧凶残的野兽。'"

"噢，这倒不至于！"我回答说，"威廉是热爱人民的，他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要是他眞的疯狂到敢于说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回答他说：人民之所以愚昧，完全是贵族造成的。伊加利亚人民就是个证明，他们沒有了贵族，也就不再无知了；人民之所以凶恶，完全是因为压迫他们的人实在太野蛮了，以致他们的愤怒发展到狂暴的地步，这点，伊加利亚人民又是个证明，他们沒有了暴君，也就不再凶恶了。贵族之所以需要宗教，是为了禁锢群众，如同他们制定恐怖的法律是为了捆绑人民的手脚一样；贵族们就好比一群强盗，把过路的人打个半死，抢光了他们的财物以后，还要强迫他们相信一门宗教，好使他们放弃反抗，满足于祈祷和希望。"

"说得太好啦！太好啦！"瓦尔摩和狄纳罗齐声喊道。

我又接着说："我虽说有点讨厌我的同胞，但是我还是热爱他们的。您刚才既然攻击了他们，那么，我的英国老爷啊！现在应该容许我在谈论了您本人之后，也来议论议论您的同胞了！

"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有的人去法国回来以后，对不信上帝、罪孽深重的法国人，比谁都骂得凶；但是恰恰是这些最善谤毁的虔诚人物，每年大批地重返这个可耻和污秽的国度去学习它的时装式样和社交习惯，学习它的娱乐方式和艺术风格，一直到把它的玩世哲学和乐天性格完全学到手了才肯罢休。

"还有一点也是无可否认的：你们英国有一些最著名的人物，例如我一直很钦佩的奥·康奈尔，竟然把整个法国革出教门，说它是不信宗教的国家；其实，他们也不想一想，在欧洲人看来，他们这样做法对他们平素享有的明理善断的盛名的损害，远过于对法国

声誉的贬抑,因为,世界上谁也无权象上帝那样宣称:‘我是绝对正确的! 我认定法国民族是不信上帝的,因而我宣告他们不配享有自由!’

“还有一点也是难以否认的:你们英国人只要礼拜天稍微违反了一点教规,就当成天大的事情,以为不可收拾了;其中虔诚之辈礼拜天连桔子的品种也不肯对陌生人说,据说因为这是属于尘世的事务(众人大笑); 一位热心的教士竟然公开谴责一位啤酒商在礼拜六酿造啤酒,据说这是充当了啤酒的共犯,帮助了啤酒违反戒律,在礼拜天还工作(又一阵大笑);还有,你们的年轻姑娘们礼拜天不去从事正当的娱乐,却虔诚恭谨地去阅读圣经里面的那些猥亵的描述或者钻研周刊上有关那个星期里发生的贵族丑闻的长篇报道……(这时大家面面相觑)

“好啦!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你们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上帝吧! 您看,首先当然要减去那些根本不参加教堂礼拜的人:这里包括了大批时髦青年、漂亮妇女以及那些尽管大谈宗教却从来不进教堂、不读圣经的贵族;至于人民,因为他们在周日里没有时间娱乐,到了礼拜天,又除了喝个小醉之外别无其他消遣,自然是急着跑小酒馆的人比上教堂的还要多! 此外,这类公然不信上帝的人里还包括不少的议员和以博学有识见称之士呢!

“其次,还要减去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星期天去做礼拜、那个礼拜天又不去的人,以及那些在伦敦礼拜上帝而到了巴黎却崇拜魔鬼的人,因为这都是些把信教当成儿戏的半拉信徒,我把他们叫做于教不诚或者缺乏信仰的分子!

“就算是严格参加礼拜的人当中,也还要减去那些伪君子;因为,英国不是也和法国一样,存在一批拿宗教当商业买卖,跟老天爷勾勾搭搭的圣门人物吗?不是也有殴打妻子的牧师,也有象勒

科隆那样枪杀情妇，或者象明格拉那样把受到他那亵渎教门的淫秽行为之害的女人残忍地肢解的神甫吗？

“现在剩下来的该是诚心礼拜的人了。但是，这样的人你们那里也并不比法国多，因为你们的礼拜堂里也不见得比我们的拥挤；而且，在这些人里面还有许多是被迫或者勉强去的，许多小孩和老太婆，许多厨娘和仆役，许多傻瓜笨伯和无知之辈，这些人之所以相信上帝，只是因为别人叫他们相信，他们甚至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教士，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相信上帝了，实际上不过是毫无意识地下跪祈祷，根本说不上什么信仰，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并没有什么宗教主见可言。我说的那只老是睁着的大眼睛，是否阻止了它的信徒偷换别人的草料，是否阻止了店主尅扣他们的顾客，是否阻止了仆人偷窃主人的东西、散布女主人的流言，是否阻止了丈夫殴打妻子，又是否阻止了妻子去干各种有损丈夫和子女的声誉和利益的勾当呢？！

“我还想再扯远一点：您难道不知道有的虔诚的船主在祈求上帝让他能搞到一满船黑奴，好捞一笔大钱吗？难道您没听说过有的虔诚信女在祈求上帝让她的丈夫遇难淹死吗？说起来就象传说的那个那不勒斯强盗一样，拚命地背诵天主经和圣母经，原来为的是希望仁慈的天主能送个有钱的贵族到他枪口底下；或者象哪位国王那样，跪在圣母像前求她让自己再稍试屠刀，多杀几个人。其实呀，您只要稍微想想宗教的种种弊病，就会发现，宗教的历史实际是一部集中了一切恶行、罪愆的历史，是所有毁损人类的恶棍坏蛋们的历史。

“你们那些高雅的贵族，不论是参加礼拜的或者是无视礼拜的，都在装腔作势地大谈其宗教，但是他们却长期压迫那不幸的爱尔兰，并且依靠可怜的英国人民的贫困来养肥自己，他们难道是真

的相信宗教吗？不！威廉！你们的贵族并不相信宗教，你们的整个民族也不见得那么相信宗教！”

“唉！老兄啊！”威廉喊道，“您是不是因为太热爱您的人民而对英国的贵族有点不公正了？您对英吉利民族未免过于苛刻了吧！”

“不公正？要是这叫做不公正，那可叫我伤心透了。因为我最崇尚的就是公正，不论对贵族或者对穷苦工人，我都力求公正。而且，我满怀喜悦地承认……对了，我说喜悦，是因为见到好事我就高兴，见到坏事我就难过。承认什么呢？我承认我在英国和在法国一样，见到过许多品德高尚、慷慨为怀、慈善过人的贵族人士，他们深得我的尊敬；我也认识许多品质优秀、操守高尚的市民和工人家庭，使我赞叹不已；我也十分欣赏你们不少教派的人道主义善行；我对你们的民族是尊重和敬佩的。我还愿意高兴地告许您，每当人们不公正地指责你们的民族时，我总是替它辩护。你们国家里确实存在许多值得我赞赏的事情。但是，爵士先生，不能说这一切是因为你们相信宗教，相反地，应该说：虽然你们是那么‘虔诚’，还是有这好的一面。

“对了，我怎么说来着？虔诚？不对！我应当说顽固和迷信。因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教派，还有那些被视若珍宝的无聊仪式，难道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民族所应该有的吗？

“还有，虽然我并不想把我们两个民族拿来机械地类比，但是，我还是承认：英国人似乎更象一点大人，就是说，英国人有点象一大群可爱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大人；而法国人呢？却象在一大群天才的大人当中讨人喜欢的一名孩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寸步不让地坚持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不大相信宗教的。既然您责备我不公正，那么为了更公正起见，我不妨再

补充一句，就是：你们除了那些住在贝特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完美信徒了！因为，即使是你们那些最慈善为怀的虔诚信徒，我也可以对他们说：‘你们的衣着、住房和饮食都很朴素，这很好！你们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仆人和教友都挺善良，这也很好！可是，你们是有钱人，你们周围还有穷人；你们的东西有富裕，而你们的千千万万弟兄们却缺吃少穿！……如果你们眞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不妨请你们把你们的享受压缩到生活必需的程度，扩大你们施舍的范围，把你们所有多余的东西都送给别人；这样，你们将会得到许多报偿，首先是上帝会喜欢你们，其次是效法你们的榜样也来做好事的人一定会大大地增多。这些对你们说来，当然都是无上的幸福。……可惜的是，你们对耶稣基督的嘱咐置若罔闻，死守着你们多余的东西不放！呸！你们哪里是什么基督教徒！’

(51)

“再说，威廉，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本来应该是一个最有品德、最为幸福的民族。你们虽然那样地相信宗教，噢！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你们那样地迷信宗教，那样地崇尚圣经，可是，你们的法庭里审判的刑事案件是不是就比你们的邻国少了呢？你们的子女是不是就更加孝顺父母了呢？你们的妇女是不是就更加贤慧，男人就品德更加高尚，人民就更加幸福了呢？沒有！统统沒有！

“您一定不敢回答说有吧，威廉！因此，请您从此不要再谈什么英国人的虔诚和法国人的非宗教了吧！

“不过，我们倒应该谈谈伊加利亚人，而且要经常谈它。……先生们！这里先得请你们原谅，我回答我朋友的挑战，花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不过，既然他也批评了伊加利亚的宗教，我还是不得不再对他说几句。

“您啊，爵士先生！您旅行过不少的地方，试问您在哪一个国家见过象伊加利亚这里对自己儿女这样慈爱的父母、对自己父母这样尊敬和忠诚的儿女；又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聪慧的姑娘，这样彼此忠实的夫妇，这样关怀子民的政府，以及生活这样自由、这样幸福、品德这样高尚、既不犯罪又互相友爱的公民呢？最后，您又在哪个国家见过这样值得尊敬而且确实受人尊敬的教士呢？在什么地方见过人们如此完美地报答造物主的良好意愿，如此巧妙地运用上帝把他作为一种用以改善事物、自求多福的取之不尽的宝藏而赋予人类的崇高而神圣的理性呢？您看见过哪一种宗教能够使一个民族这样幸福并且在一项永无止境的进步事业中如此大踏步地前进，以至到达对造物主完全无所怨艾而只对造物主的无数恩惠满怀感激之情的境地呢？请您给我举出，有哪一个民族能够这样珍惜和领略宇宙万物的奇妙，这样崇敬上帝崇高的功绩，这样真诚地报答上帝的公正与善良；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如此成功地效法这位人类共同的始祖，爱护他的一切儿女呢？对于上帝来说，还有比这更为崇高的荣誉吗？还有比这更为真诚的敬意吗？……因此，我说，伊加利亚的宗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完善的宗教！亲爱的爵士，您就承认这一点吧！您就大声地这样高呼吧！”

第三十八章　法兰西和英吉利

共和国在几天以前收到一邮包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而且，它刚刚发表了一份对最近六个月里收到的各种报纸进行分析和统计的资料。

“这统计数字眞是触目惊心啊！……”瓦尔摩的祖父高声地说。

“……火灾和事故眞不少啊！全都是因为政府漫不经心造成的！这么多商号破产！这样大批工人失业，被迫行乞度日！这么多人打官司、决斗和自杀！这样大量的盗窃案、凶杀案和其他犯罪案件，这么多人被判决、处刑！这么多骚乱、阴谋活动和谋杀暴行！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尔进行了那么凶残的暴行和屠杀！

“报纸在大量报道这许多经常压在穷苦人民身上、使人们心灵充满伤感的灾难的同时，又不厌其详地介绍贵族们怎样过他们的节日，描述他们狂欢作乐的情况。就好象编辑故意要给人一点安慰似的。

“有一天我曾经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一篇议会开幕词，里面大谈你们的人民是如何如何地幸福，政府又是如何贤明，如何受到尊重和爱戴，人民对政府又是怎样地满意和信任，总而言之，是到处一片昇平景象。可是就在第二天，我却马上读到另一些报道：哪里的人过着怎样骇人的困苦生活啦，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故啦，哪

里又出现了什么呼救声啦，又通过了什么恫吓性的恐怖法律啦，等等。回想起前一天读过的开幕词，我不由地万分惊愕。

“在伊加利亚以外的一切地方，我看到的尽是冲突和欺骗、混乱和纠纷、压迫和灾难。我很明白，这是你们不良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的后果，但是，我亲爱的欧仁和我亲爱的爵士，我对你们两位的国家，却并不是很了解的。

“对英国我倒还知道一点情况。我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古老的贵族阶层，掌握着一切财富和权力，挟持着他们的国王；凡是不听话的人，不管是亲王、王后还是大臣，他们都可以判刑处决；他们的手法很巧妙，既残酷地统治人民，又允许人民有某些自由。我就这么想，这种贵族统治要根本改变并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是以贵族制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长期以来，人民就习惯于忍辱屈从自己的领主，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处在困厄苦恼之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使用武装进行反抗还是陌生外行的。至于那里的人民政党，则因为每年都取得那么一点小小的进展，多少就感到满足，也就情愿耐心等待下去，不急于行动。

“可是法国的情形怎样呢？……我看到那些被人们称为七月英雄或者街垒英雄的人，被处决的处决，被监禁的监禁，被流放的流放……不是牺牲了，就是被投入铁窗，或者流亡国外。那些被称为人民精华的人物，不是都在暴动中被镇压或者被阴谋杀害了吗？！选举团不是专门选出革命的敌人来吗？！陪审团不是裁定人民的作家有罪吗？！”

到这里，我把他的话打断了，先表示了抱歉以后，我说：“您知道吗？我们欧仁就曾经在六月屠杀以后、四月屠杀以前两个月，因

为说了'是当局决定扫射起义者的'这么一句话，就象当年伽利略提出地球绕日运转的主张后的遭遇一样，被陪审团判定有罪。”

老人接着又说下去:“如果我再往前追溯，粗线条地划分一下，就可以说，法国是先从封建王国过渡到立宪君主国，然后成为共和国，随后又变成帝国，最后出现了王朝的复辟。

“我发现它在1830年曾经一度重新崛起，以它政治修明的光辉声誉震惊了全世界，就如同它过去以其军事业绩撼动整个世界一样。可惜的是没有多久它又重新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我还看到，四十七年以来，它给别的民族多次提供了革命的范例，鼓舞了人们去效法它; 可是，当别的民族在它的榜样的推动下卷进了革命之后，它又抛弃了他们。

“我看到它曾经作出超人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来争取平等，而且还曾维护住这种平等，可是，随后又听任贵族们主宰了政权，忍气吞声地接受了一个在三千三百万法国人民中只有十五万选民的局面，容许贵族从人民手中剥夺了集会结社权、出版自由权甚至陪审权，最后它终于匍伏在一位君主的脚下!

“一旦这位君主心血来潮，要想一逞虎威，那就早晚有一天在你们的报纸上可以不足为奇地读到这样的报道：你们国民议会的议长跪在地上对他禀告说:

“‘我王陛下，

您就是把百姓嚼碎饱餐，

他们也会感到荣光无上!’

“亲爱的欧仁，我遗憾的是我的这番描述一定使您十分伤心。但是，与其说我不了解法国，倒不如说我对法国的自我沉沦了解得太清楚了!”

“唉！是的！您的确使我肠断心碎，”欧仁泪汪汪地高声说道，“您叫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呸！这些胆小鬼，可怜虫！我鄙弃他们，厌恶他们，我眞想……可是，不对！我说什么来着？唉呀！我太莽撞了！不！不！那不是眞正的法兰西，不是我的祖国！那绝不是我始终热爱和永远珍惜的祖国！

“我尊敬的朋友，请您不要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不要被外表现象所蒙蔽！其实是存在着两个法兰西，一个是平民的法兰西，一个是贵族的法兰西；无论是 1789 年或者 1792 年，不论是共和国时期、执政时期、帝国时期或复辟时期，也无论是 1830 年或者在那以后，您都可以分辨出两个法兰西来：一个是宽容、勇敢、渴望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法兰西，它是一切民族的朋友；另一个是利己、贪婪、嗜权、懦弱、残忍的法兰西。……前者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多次的革命；后者却相反，斥资拨款来从事一切反革命勾当！

“人民之所以让别人夺去了他们的胜利果实，那是因为他们过于轻信，热诚太甚；而贵族的法兰西所以能多次窃据革命成果，那也无非是因为它不断地使用阴谋诡计，利用叛徒蟊贼，甚至依仗外国的刺刀。向平民的法兰西致敬！光荣归于平民的法国！至于那个贵族的法兰西……

“我这样说还是不对！因为，两个法兰西不还都是一个法国吗？无非是它被那凌驾全国的专制政权所分割开，成为这种弊端百出的政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混乱和纠纷的牺牲品罢了！如果伊加利亚不是有幸得到伊加尔的领导，今天不也是象法国一样吗？要是拿破仑或者那位从巷战中取胜的路易·菲力浦亲王能够具有伊加尔的胸怀和旨趣的话，当今的法国不也会和伊加利亚一模一样吗？”

“但是，我亲爱的欧仁啊！”我对他说，“我说法国之所以这样落后，而英国却那样进步，区别不正是根源于两国人在性格上的不同

吗？前者固然热情，但是轻浮，缺乏贯彻始终的决心；而后者虽然冷漠，但是却谨慎沉着，不屈不挠。”

“我亲爱的威廉，您就免开尊口吧！请您不要再说这些了！您还想夸耀你们那个代议政府吗？其实它不过是你们贵族的代言人罢了！被驱进骇人的悲惨境遇的英国人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代表；您如此自鸣得意地反复使用‘人民’这个字眼，无非是骗人的鬼话罢了！您也不必吹嘘你们那所谓人民的‘自由’了，因为，这种自由丝毫无助于他们摆脱苦难。一旦贵族们感到人民的这种自由、人民所拥有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的权利对他们造成危险时，他们就完全懂得怎样来剥夺掉这一切自由权利；而且，只要人民胆敢暴动起义的话，那么，他们甚至就使用自己的雇佣军队来大肆砍杀扫射！请您还是别夸耀什么你们比我们进步吧！因为，无论在哲学、风俗习惯或者清除贵族和宗教的偏见等方面，尤其是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即实现平等这一点上，你们英吉利民族比我们法兰西民族要足足落后半个世纪呢！不错，我们受到的迫害的确更甚，我们的贵族也更为暴虐，而我们的民主权利也受到更多的压制，但是，这原因究竟何在呢？这正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年青一代内心追求自由更为热切，行动也就更为急迫，提的要求也更高；这正是因为我们一直主要是处在革命形势下，我们的贵族仿佛坐在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上，每天都有被溶岩吞没的危险；这还因为如果法国的贵族让人民享有英国贵族不怕给予英国人民的那些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权的话，法国人民就有可能把原来被剥夺的一切其他权利全都夺回来。我们虽然正在遭受一个自由贵族阶层的奴役，但是，这种状况将只是暂时的，我们正不断地在抗议，不断地在反抗；或迟或早，真理总是要取得胜利的，就如它过去多次获得胜利的情形一样。那时候，我们将比你们进步半个世纪！

“就算你们确实比我们先进，难道这不应该归功于法国吗？正是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使你们从此觉醒过来，也正是 1830 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激发了你们的荣誉感，从而促使你们实现了你们五十年来唯一的一项进步措施——国会改革。

“如果说法国确实是落后了，难道一个善良的英国人能够出来指责它吗？不能！因为，四十七年来法国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而英国的贵族在这四十七年里，却一味搜罗或庇护法国的敌人，正是这个贵族阶层，对刚露头的任何专制政府都给予支持。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亲爱的威廉啊！我们可要提防别自相残杀！千万不要把我们两国的人民与它的贵族及政府混同起来，不要因为一时愤恨竟把人与制度混为一谈呵！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人民都是贵族统治和弊端百出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让我们为了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解放，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向前迈进吧！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和整个人类的幸福，努力向伊加利亚学习吧！”

欧仁的谦逊态度使那位伊加尔的老战友非常高兴，老人家因而好几次跑过去和他握手，最后甚至心情激动到亲切地把他拥抱起来。

第三十九章　爵士婚事的决定

今天是我们早先计划好的游船日子。

一行约共三十六人，到了泰尔河边，登上一只小型的大游艇，或者说大型的小游艇。原来，共和国备有各种大小型号的游艇，各家或各个单位只要提前几天预订，就保证有船可用。

所有的游艇几乎都用蒸汽机或者其他机器来推动，只有那些最小号的才用桨划。

游艇的式样全都非常漂亮，油漆一新，悬挂着各种旗帜，张着装饰得很雅致的帐篷。

天气非常晴朗，江上布满船只，一片生机，景象万千，令人看了心情十分舒畅。

但是，另一幅图景似乎更使我们赞赏，那就是大河两岸和沿江的田野，人工修饰得简直可与自然景色相媲美。原来，共和国为了满足居民和旅游者散步和游乐的需要，尽量地美化河岸的田野和道路的两旁，就象别的国家里富有的庄园主在装饰自己的庭院花圃一样。

我还觉得，哪里也比不上万花岛更令人喜爱了。我们是船行一个小时以后在那里登岸的；在岛上，我们又是做游戏，又是唱歌，

在欢笑中度过了一个整天。

眼前看到的种种事物，无不增添我们心中的幸福感。话题很自然地转到爱情问题，还大谈起我们未来的命运来。

瓦尔摩继续保持着他在克制自己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对自己能够作出高尚的牺牲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因此，他每天都逼着我和狄纳蕙丝两人同意他所提出的同时举行三对婚礼的计划，而且好象一心就想使我们两人的感情更为密切。可是，这一切都有点徒劳，因为，我们两人的想法是，只要我们还难以肯定我们的结合不至于给瓦尔摩和亨利爱特小姐造成痛苦，我们就不愿意作出最后的决定。现在，事情却有点变化了，昨天我收到的从英国寄来的两封信，促使了瓦尔摩更强有力地重提他的建议。他竭力向我们保证，他绝不会可恶到使自己未来的妻子失去幸福；并且要我们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他将感到双重的喜悦，一方面他自己获得了家庭幸福，一方面又能看到我们两人如愿地结合。既然他这样满腔热诚、情词恳切地要求，我们也只好答应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众人一致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找一天同时举行我们这三对婚礼。

狄纳蕙丝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大家都一致鼓掌赞成了，这就是：我必须声明拥护共产制度，并且使用我的全部影响和财产来向各国人士宣传这种制度。她还沒有完全说完整个条件，我就已经赶忙回答说，只要能够和她在一起，我一定是个再热心不过的宣传家。可是，接着她又补充了另一个条件，要我每隔一年带她回来看望一次她的母亲、家人和朋友。这第二个条件当然也得到一致的鼓掌欢迎。

这时还剩下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法律上规定，外国人必须取得了双重国籍，才能和伊加利亚妇女结婚。所谓双重国籍，就是加入伊加利亚籍，又不取消原国籍。而一个外国人要取得这项国籍又必须对共和国有过某种重大的贡献。不过，瓦尔摩的祖父认为，在英国宣传共产制度，将是一个外国人对伊加利亚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因此，他承担了替我争取入籍的任务。

归途上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可是，当我们的游艇快接近伊加拉市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个事故，使我们虚惊了一场。一位七岁的女孩掉到水里去了。正当两个十岁和十二岁的男孩，还有欧仁，急忙想下水救她的时候，瓦尔摩已经一面大声叫喊大家别动，不要惊慌，一面自己就跳进水里去了。狄纳罗也差不多在同时跳了下去；他事先让船停下，再往后倒退了一点，并且嘱咐我拿好杆子和绳子，随时准备抛过去。此外，附近的船只在听到专供报警用的小钟声后，都纷纷赶到落水的孩子可能经过的地方，等待营救。但是，这一切都变成多余的了。瓦尔摩和狄纳罗甚至连救起一名溺水女孩的愉快也尝不到；当他们看见这小孩平安无恙地出现在水面，而且毫无惧色地劈水而泳时，都提防着别去妨碍她。

女孩的母亲一面把她抱起来，一面温和地责备她。大家因为我脸上也露出惊慌的神色而笑了起来，原来，大家都知道这女孩会水，本来就很放心，加上有潜水能手狄纳罗和游泳健将瓦尔摩在场，就更不怕出什么危险了！

第四十章　妇女

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的时候，瓦尔摩看见欧仁从花园里跑了进来。

我急忙对那群女士说："我来跟他开个玩笑让你们开开心怎么样？要是我把他和妇女问题扯到一块，你们就等着瞧他那焦急劲吧！"

"好啊！好啊！"柯丽拉和她的伙伴们同声喊道。

于是，我就边笑边大声地嚷道："嗨！大家瞧！那位专门向妇女献殷勤的法国人来了！"

"哦！原来是您这位专门欺骗妇女的英国人呀！您好！"欧仁和大家有礼貌地打了招呼以后，边和我握手边说。

"怎么我变成会欺骗妇女的人了？"

"那我怎么又变成会给妇女献殷勤的人了呢？"

"那么说，您是不善于向妇女献殷勤的喽！"

"嗯！可不是吗？……噢！不对！我……"

"您说呀，究竟是会啊还是不会？"

"听我讲个故事吧！"欧仁说，"一天，有那么一位涂脂抹粉的老风骚，奇怪一个小伙子为什么不恭维她的肤色鲜润和长相漂亮，便故意把手套掉在地上，不料，那小伙子也不忙着去捡；这下她可生

气了，便轻蔑地说：‘这小子真不会献殷勤，简直不识抬举！’您瞧！爱嘲笑人的爵士，您说他善于献殷勤的那个法国人，其实并不懂得献殷勤呵！”

“噢！原来说的是您自己呀！这么说您倒有点象伊加利亚的男士了，只要对女人稍微献了点殷勤，自己就觉得挺不光彩的，要是给女的说了几句无聊话，就感到很可耻似的。”

“就凭这点您就以为伊加利亚人不懂得向妇女献殷勤了？其实，伊加利亚人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唉！要是这些女士都不在这里就好了，我就可以说……”

“您就尽管说吧！……这些女士不会介意的……”

“我想说的是，要是有几个女的坐到一块，……而且她们又肯说实话……那么……”

“瞧您，我可怜的欧仁啊！您怎么又想给自己辩解，又说得这么颠三倒四、吞吞吐吐的！”

“哦！是的，是的！伊加利亚人是做得对！他们那样对待妇女才是心怀好意，真正地殷勤。他们不是花言巧语，尽耍嘴皮，玩弄一下词令，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他们不来花花公子的那套无聊玩意儿，女的也不卖弄可笑的风情，而是男女彼此互相尊重。总之，伊加利亚人对妇女是爱护、尊重和崇敬的……”

“您别说得那么快呀！”

“他们把妇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她们生活得美上加美，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她们的幸福着想，而自己回过头来又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幸福……”

“喂！您未免太兴奋了吧！”

“我判断人们对妇女的态度如何，并不是以那些毫无意义的恭维和无聊的奉承做依据，而是看人们给她们什么教育，在工厂、家

庭以及其他方面怎样对待妇女，替妇女做了些什么。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伊加利亚人对妇女最为殷勤，而且，我将始终坚持这个看法……”

“这点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反正我的看法和您正好相反。”

“在伊加利亚，您从来也看不到做丈夫的自己跑到俱乐部或者别的地方和其他男人一块消遣作乐，把妻子撂在家里发闷；也从来沒看见一个男人故意抢占好座位而不让给妇女。”

“可是您究竟在哪一个野蛮国家里看见过这种粗野无礼的行为呢？”

“这样的事情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倒是不多，但是，在爵士了解最清楚的那个国家里却是司空见惯呵！当然，也应该说，已经开始有些改进了。……在伊加利亚这里，我发现当哥哥的对待妹妹几乎就象别的国家里男子对待女朋友一样地殷勤体贴。我还发现许多在别的地方遗憾地从来看不到的事情，例如，我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身体力行着那个体现了一切高尚品德的格言，就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也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对待别家妇女的态度，与他希望别人对自己母亲、姊妹和妻儿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在别的国家里，我们总是看到道德非常败坏；可是在这里，不但为了维护妻女的尊严，而且连为了维护自己母亲和姊妹的尊严，人们也情愿冒生命的危险。如果反躬自问一下，我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尊重别人的母亲和姊妹的呢？实在很少！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期待别人善待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呢？结果，在我们那里，青年人对于年轻漂亮的姑娘倒关怀备至，简直有点过分，可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就弃而不顾。这里就不一样，青年人对所有的老年妇女都象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地尊敬和照顾，对所有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姑娘都象对自己

的姊妹一样地尊重和殷勤相待。是的！赶时髦的先生！伊加利亚人确实是世界上对妇女最殷勤、最体贴的民族呵！”说到这里，在场的妇女都鼓起掌来。

“这些女士都比较客气，特别是因为有这些男士在场，所以没有起来反驳您。话虽如此，可是人们不是说巴黎才是妇女的天堂吗？”

“是的！妇女的天堂是在巴黎，其实还应该说是在整个法国。可是，如果说今天的巴黎是富人和贵族们宠爱的年轻貌美的女子的天堂的话，那么，对平民中的无数不幸的妇女说来，它难道不是个地狱吗？何况，所谓天堂又是个什么鬼样子的天堂呵！相反，在伊加利亚这里，妇女不仅在青年和壮年时代受到人们的爱护，而且到了中年和老年时代，也受到敬重和照顾，生活总是那样安宁和幸福。因此，在伊加利亚这个国家里，永远过着天堂般生活的，不是一部份妇女，而是全部的妇女！……”在场的妇女又一次鼓掌。

“不过，伊加利亚的男士们凡是没有自己陪伴就从来不让妻子到剧院或者其他交际场所去，您不觉得他们有点自私和忌妒吗？这点，这些女士是不敢承认的，可是您总该看得出来吧！”

“不错，如果他们确实只顾自己出去玩乐而不和妻子一起去，那是太专制了。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妻子作伴就从来不出外娱乐，他们对单独出外玩乐并不感兴趣，而总是和妻子一道享受各种欢愉，并且以能够使妻子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做丈夫的如果甘愿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玩乐，便不成其为妻子的保护人和好朋友了，即使说不上是个狂人，最少也是个不正派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想陷害妻子的仇敌。……您懂得我这话的意思吗？”

“这么说，如果要求自己的妻子把最漂亮的首饰留到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穿戴，您也赞成的喽！”

“嗯，当然啦！因为伊加利亚人教育妇女应该专为自己的丈夫而打扮，应该以得到丈夫的欢心为幸福。光就这一点，我就想真诚地夸奖他们一番，包括那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最合乎理性的了！……要是我不怕让您在这些女士面前难为情的话，我就会说，只有……只有伊加利亚的男人才……”这时我贴着威廉的耳朵继续往下说，“……才最懂得爱情和它的天然乐趣。”

“哦，原来您说的是这个呀！您不用怕我难为情……您就尽管大声说吧，风流的法国人！我倒觉得您和他们一样，既自私又嫉妒了！对我来说，我倒宁愿有一位英国式的妻子，甚或一位巴黎式的妻子！”

“怎么？您愿意让人家拥抱您的妻子而把这叫作无伤大雅的游戏吗？”

“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我因为自己不能陪她到布朗森林①去玩而请您坐了我的车陪她去，这对我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这不是文明的杰作吗？确实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您那时就可以代表我当她的游伴，在舞会上和她一块跳华尔兹舞，和她一道骑马打猎，也可以做点无伤大雅的游戏，无伤大雅地拥抱拥抱她；您要负责保护她不让那些风流少年拿风流话来折磨她，您要象自卫时那样英勇地替我保卫她，您要是能使她非常高兴，我也就一样地高兴了，因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她感到幸福。……再说，她和您这样一位我最知己的朋友在一起，又会有什么危险呢？”

① 巴黎市郊著名游览地。——译者

“沒危险？……眞的沒危险吗？……对她来说，当然是一点危险也沒有……这是肯定的。……她一定会使对方非常仰慕……不过，要是这位最知己的朋友因为接触到阳光，周身都象火烧似的，那……”

“那就跳到水里去把身上的火灭掉好了！……”

“您这是要逗这些女士欢笑吧！……”这时，在场的女士们果然大笑起来。

“……得了！先别逗笑了！我是问您，如果那灼热的阳光……”

“算了吧！我是不会让我的妻子和您在一起的，因为您是个风流人；还因为……还因为什么呢？您听着！还因为您尽献殷勤，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知道，眞话有时候不大好说。我就见过有的人因为你说实话就给你来个下不来台；不过，也有的人度量比较大。我就希望您原谅我说话莽撞好了。……再说，您尽提了些跟我捣乱的问题，我一个个都来回答，也未免太傻了！……您的夫人一定比您聪明，会懂得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当然啦，如果说你们英国人爱疯疯癫癫地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伊加利亚的女人可不一样，她们是完全懂得不能允许由丈夫以外的男人陪自己出去玩的。”

“不允许？难道不是我在做主吗？你们风流的法国人自己的法律不是明文规定了妻子要服从丈夫吗？”在场的女士们听了这话都惊叫了起来。

“不错，我们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不过，聪明的英国人的法律不也是一样吗？你们的法律甚至还允许丈夫用一根绳子套着妻子的脖子，把她牵到牲口市场上当只不值钱的绵羊卖它几个钱！”

这时，屋里到处都传来惊讶的喊声：“唉呀！眞可怕呀！眞

可怕！”

“可是，您要知道，我们的法律是源自野蛮时代，而你们的法律却是产生在文明世纪和启蒙时期的呀！”

“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样的法律反正是专横无道得很，它是专制君主制定的，他们强迫妻子服从丈夫的专制，眞正目的是要丈夫服从帝国的专制！”

“这么看来，会献殷勤的先生，您大概是主张丈夫应该服从妻子的了，是这样吗？”

“不！决不是这样，爱开玩笑的先生！如果您倒服从起您的夫人来，那您也未免太可笑了！我相信，您的夫人一定非常明白道理，完全了解她自己眞正的利益何在，绝不会希望自己的丈夫被人取笑的。我所盼望的是，我们的法律能够象伊加利亚的法律那样，宣布夫妇平等，只是让丈夫有最后决定权；而且还要象伊加利亚的法律那样，作出各种必要的规定来保证夫妇之间能够始终意见融洽，幸福愉快！”

“不过，我听说你们有一位最有权势和威望的贵族曾经当着王后的面说过：‘沒有一个女子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在这样的国家里，难道不是很需要在法律上规定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吗？”

“唉呀！您竟然把这样的诽谤也信以为眞！这都是你们的那些所谓端庄的贵妇人传出来的。她们可会自鸣清高啦！甚至您要是不懂礼貌，在她们面前说出几个象‘鸡胸肉’，‘鸡腿肉’之类沒什么大不了的字眼来①，她们也会难为情得脸红耳赤！再说，您不

① 英国的贵妇认为当着她们的面说“鸡胸肉”、“鸡腿肉”等字眼是猥亵失礼的行动。

妨试试让你们所有的贵族把他们所有的金钱全都拿到伊加利亚来引诱引诱，看看能买动半个这里的妇女不！”

“您说得倒是有道理，但是法国究竟不是伊加利亚呀！”

“嗨！这个我何尝不知道呢！正是因为看到一个可恶的社会制度使那么多的法国妇女变得那样地可怜，我才这样生气！也正是为了她们，我才特别热切地希望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也能够建立起共和国和共产制度，好让她们也和幸福的伊加利亚妇女一样，享受到幸福的日子！”

第四十一章　对外关系　筹建共产协会的计划

每天，外国人在宾馆里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总是互相交谈他们在这里的各种见闻，并且讨论他们看到的这个效果极其神妙的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他们各自国家的问题。虽然大家都一致地称赞这种制度，但是，关于能否推广到他们本国以及如何推广的问题，意见却大有分歧，所以，讨论往往发展成激烈的争吵。

许多人都说："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种财产共有制度，毫无疑问地是一切社会制度中最完善的一种，它总有一天会给全世界带来幸福。谁也不象我这样热烈地向往这种制度；从今以后，只要别人赞同这种制度，我也会表示赞成的。但是，我们的同胞道德水平还不够高，恐怕只有我们的子孙们才能享受到这种制度的幸福了！"

接着又有人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愿意把我的财产和生命全部贡献给它，但是……"这个可恶的"但是"，总是来回地出现。

欧仁每天都积极为共产制度辩护，热衷于宣传这种制度，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伊加利亚迷。他有个想法，准备把这时候正在伊加拉市的所有外宾都召集起来，坐到一块进行讨论，投票决

定一些问题。

他对我说:“您瞧着吧! 要是我们能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投票表决的话,所有的‘但是’都会变成‘赞成’,那样也许我们就能进行点有意义的工作。共产制度已经在伊加利亚建立这么久,造福这么大,而外国人却还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里宣传过这种制度,实在是太可耻了! 我们来带头作个榜样吧! 我们还是行动起来吧!”

我们把欧仁的想法告诉给几位重要的外宾,特别是和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的年高德劭、以明哲著称的苏格兰神甫交换了意见;他十分赞同欧仁的计划,同时又建议我们应该先取得几位有威信的伊加利亚人的赞助。

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和瓦尔摩的祖父交谈这件事情;他高兴得几乎想把我们抱起来,而且趁这机会给我们讲了伊加利亚是怎样和外国交往的。

对外关系

这老人家说:“伊加尔和共和国自从宣布了伊加利亚实行与一切外国互相友好的原则以后,就从来没有背弃过这个原则: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事情;外国要求帮忙的事情,只要我们做得到,就从来不拒绝;外国越是感激我们,我们就越是谦虚。

“同时,伊加尔还定下一条重大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不去干涉邻国的事务,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要企图加速共产制

度在各个国家的建立，而是相信只要这种制度在伊加利亚试验十分成功，就能对所有其他民族有好处，反过来，要是别的国家急急忙忙地试验，效果又不好，便反而会对伊加利亚的试验不利。

“因此，伊加尔郑重叮嘱我们要集中精力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直到共产制度在我国臻于最完善的地步为止。

“我们并不去鼓励邻国加速它们的步伐；恰恰相反，我们甚至还运用我们的影响来劝说邻国首脑稍微节制一下他们的热情。

“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从来不企图征服任何国家；我们甚至不愿意接受一个位于我们国境之内的小小的民族要求与我们合并的建议。后来是因为他们在好多年里一再地请求，而且其他的邻国也主动地表示同意以后，我们才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但同时又声明我们决不再答应类似的合并。

“我们对邻国只满足于彼此建立亲密的联盟，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进行贸易往来，以及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并且每年召开一次协商会议，研究共同的事务、尤其是有关我们共同的殖民地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强大，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贯彻执行我们的友好原则了；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全体同胞都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共产制度。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最近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吸引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访问；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瓦尔摩才在不久以前向本区的公民大会提议扩建专门接待外宾的旅馆。

“但是，外国人应该自己帮助自己，因此我十分赞许我们的年轻朋友欧仁的主意，就和我对爵士的光临我国十分高兴是一样的道理。

“你们就集合起来好好讨论吧；要是可能，就组织起来。是的，你们就努力组织一个有各国人士参加的大规模的协会来宣传共产制度吧！如果你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我可以保证你们会得到伊加利亚的支持，至少，我一定会设法使你们获得这种支持。

“你们先去跟你们的同伴们商量，争取他们同意开会来讨论你们的计划；我呢？我负责给你们找一个集会的大厅。”

这位伊加尔的老战友，即瓦尔摩的祖父，在全市和全国都很受尊敬，而且我们每天都发现新的事实，说明他的声望很高。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热情亲切的话和鼓舞人心的诺言，欧仁当然是信心百倍，高兴得不得了，以至我们认定他又快发狂了。

第四十二章　筹建协会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的计划经我们这位尊敬的朋友上报以后，受到伊加利亚方面热烈的欢迎；他们在国家大厦里给我们准备一间最大的会议室，许多伊加利亚的知名人物、人民代表和其他人士还答应出席我们的集会。

这个独特的会议，经过全国性报纸连续几天以热情赞许的词句报道以后，终于开幕了。

在主席阐述了集会的目的和介绍了共和国对这次集会重视的情况以后，会议就开始讨论。

所有发言的人对伊加利亚的社会制度都表示赞赏和敬慕，但是也听到不少带“但是”或“假使”的异议。会议拖长了，一直得不出什么结论，做不出决定来。欧仁本来打算让别人去说，现在也只好要求发言了，他讲了这么几句话：

“我们大家都亲眼看了伊加利亚，所以沒有必要再长篇大论地评价它的社会制度。我要求大会首先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都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象伊加利亚这样的社会制度？’至于别的问题，留待以后再研究。”

大会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作了这样一点补充，就是：只有到达这里十天以上的外国人才有权投票，并且采用起立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我们原来只希望有五分之四的多数表示赞成；但是，结果却是到会的人象一个人似的全体起立赞同伊加利亚的制度。我们当时惊讶的程度，可想而知。

大家一片欢乐，喧闹异常，以至主席不得不暂时宣布休会，情形就好象这次集会刚刚决定了全世界的命运似的。看来，凡是人群聚到一块集会，就总是会有点过分估计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呵！

欣喜若狂的欧仁，在人群里高声喊道："要是我的所有同胞都象我们这样了解伊加利亚，而且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能够聚在一起开会，我敢肯定，全体法国人一定会象我们一样回答说他们希望建立共产制度！"

这一来，大家都纷纷替自己的国家作出同样的保证。有一个人甚至说起话来声音比谁都大："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这个会议厅里，他们一定都盼望建立共和国和共产制度！"

"他们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另一位声音洪亮的人说。

一刻钟后，会议又继续举行，主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种制度是否能够实行？"接着，他就问有没有人想发表否定意见。

我们原来预料在这个能否实行的问题上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人持否定意见，可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站起来发表反对意见的非常之多，以致这个问题无法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结论，只好另找一天继续讨论；同时，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起草一份报告。

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能够争取到大会庄严地宣称：在伊加利亚集会的外国人都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共产制度，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不过，我们还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努力争取那一大批在能否实行的问题上持否定意见的人改变态度。

但是，后来我们接受了瓦尔摩祖父的建议，又把原来的计划扩大了，就是：由狄纳罗在第二天上午给外宾开个小讲座，介绍一下伊加利亚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给外宾讲讲伊加利亚建立共产制度的经过。